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肆

新學堂
PDG

類庵會註本

傳奇漫錄

書坊紅夢阮自修錄作

《傳奇漫錄》東洋文庫藏本書影



項王祠記

承旨胡宗謨工於詩、在長規觀朝觀

公黃奇士、城人、今東城

一云屋唐、東縣、每、砌、杜、陳、云、宗、朝、登、科、累、官、至、翰、林、率、歲、事、八、十、餘、有、封、開、敘、華、詩、集、史、記、元、有、人、聚、灯、數、處、延、文、客、為、飲、公、受、簡、請、題、席、上、賦、詩、百、篇、立、就、又、為、安、撫、使、有、侵、於、民、共、宗、臣、同、之、不、輔、云、一、夫、受、皇、恩、全、家、食、天、饗、中、原、之、其、工、於、詩、尤、長、朝、義、類、如、此、陳、末、奉、命、北、使、經、項、王、祠、下、題、詩、云、

百二山河起戰鋒

田、昔、有、漢、高、帝、問、中、云、秦、得、百、二、戰、注、云、得、百、中、之、二、也、

言、秦、地、險、阻、二、萬、人、是、當、備、兵、百、萬、人、也、 携將子弟入關中、煙消河

同窓記

茲者。聖朝御厝。因柳登昌。序平日久。南山煙秀。花衢四顧。回首皆
墨客連輝。柳陌千重。舉目總文人。接武吾州。文物不減于天朝矣。時陳
學士自稱。以景雲先生。阮良能自稱。為章臺先生。均有步玉登臺
之志。看花折桂之才。每以才名自負。相謂為臺青鎖。豈無金馬
玉堂耶。並與結膠漆誼。俱受業于年名處士。時場中角手百餘
人。因待盜其孝力焉。一日阮謂陳曰。我今李海同舟。丈峯雖陟。金蘭
志契。水淡情親。古稱陳雷。今則陳阮矣。可無以記其事乎。是日共席
坐。交甚對飲。共叙寒暄。酒至半醉。情心方淡。景雲先題一律。云。易金
詩木閤。芳音今日洋。蓬蒿我。心幾度尋花同。八院效。當執筆共長。

吟朝雲暮雨芳心。醉餘酒聖詩神。樂思深。蘭秀菊芳。惟雅不陳。雷好
誼古而今。章臺曰。可愛佳辭。吾當和筆。乃占一律云。雲窗會。是
知音。一旦相逢。萬古心。王柳陸梅。相折贈。暮雲春樹。共成吟。夜
長。夜短。芳情結。年去年來。友誼深。却說陳雷。膠漆誼。一般深。義
古至今。題畢。因各醉。共枕而臥。景雲謂章臺曰。今夜金風送爽。秋
月揚輝。正吾行樂之景也。章臺曰。不惟。因執筆請題。景雲以秋月
命題。章臺至一揮而就。題云。往復都從造化鈞。寒光分却十分春。桃花
半逐青皇駕。桂影高懸赤兔輪。花草一天還似錦。開山萬里望
無塵。人心那箇照如許。五夜何愁寸點雲。景雲曰。兄可謂英雄妙
手。若不昂答。必啓我笑。年能乃賦其詞云。涼田一氣轉洪鈞。玩月

目錄

傳奇漫錄	一
傳奇新譜	一七五
越南奇逢事錄	二五五
同窗記	二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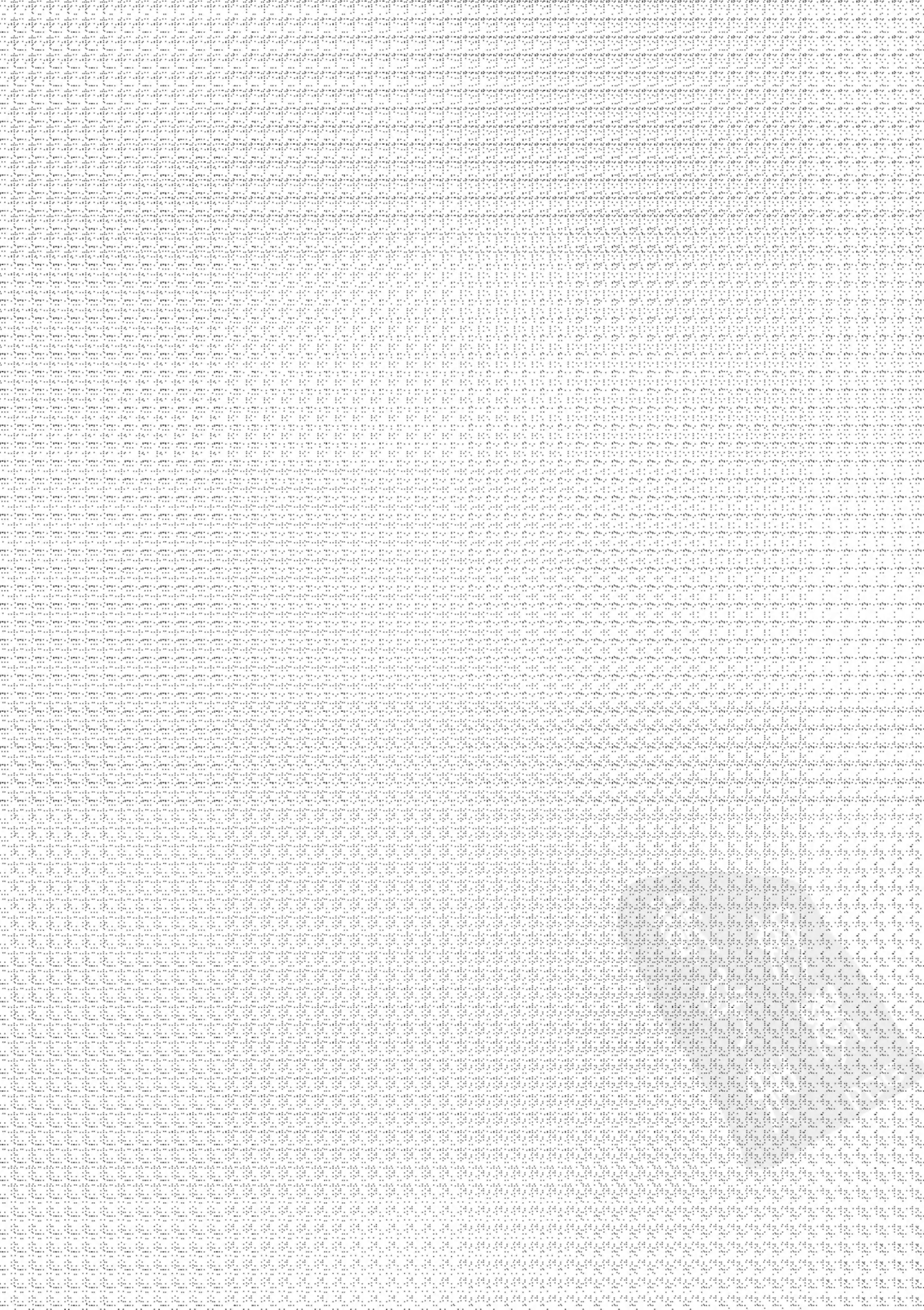


阮
嶼◇撰

傳奇漫錄

陳益源◎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傳奇漫錄》，阮嶼著。阮嶼，洪州嘉福縣段林社（今青沔段林）人，生卒日期不詳。嶼爲翔縹長子，翔縹「登洪德二十七年丙辰科（1496）同進士，仕至承宣使，贈尚書」，死後封爲福神。（見《登科備考》春集頁五十六）據大安何善漢序謂嶼「少劬於學，博覽強記，欲以文章世其家。粵領鄉薦，累中會場。宰於清泉縣，纔得一稔，辭邑養母，以全孝。足不踏城市，凡幾餘霜，於是筆斯錄以寓意焉。」武純甫（1697—？）《公餘捷記·白雲庵居士阮文（道）[達]公譜記》中謂嶼爲阮秉謙（1491—1585）高足，「嶼隱居不仕，作《傳奇漫錄》，公多斧正，遂爲千古奇筆。」黎貴惇（1726—1784）《見聞小錄》卷五才品提及阮嶼，均據何序，又增述云：「後以僞莫篡竊，誓不出仕，居鄉授徒，足不踏城市。著《傳奇漫錄》四卷，文辭清麗，時人稱之，以壽終。」

按何善漢序署永定初年，永定只得一年，故知序於一五四七年，此爲《漫錄》成書之下限。味其序，是時《漫錄》成書已多年。據《阮傳》，永定初年秉謙已儼然爲王者師，聲名籍甚，如嶼爲其高足，何善漢

恐不至於失書。估計嶼與阮謙爲同時代人，嶼年或稍長。《傳奇漫錄》中《徐式仙婚錄》篇末敘及黎延寧五年事，則《漫錄》之成，亦應在一四五八年以後。配合阮嶼資料，本書極可能成於黎末莫初，即十六世紀二、三十年代。

何序謂《漫錄》「觀其文辭，不出宗吉藩籬之外」。此句下有註曰：「瞿宗吉著《剪燈新話》。」按《傳奇漫錄》卷二首篇《龍庭對訟錄》正文謂「善文有龍宮之宴」，新編此句下註則引錄《剪燈新話》首篇《水宮慶會錄》全文。善文乃《會錄》之主角，《龍庭對訟錄》已將之用爲典故，註且引《會錄》全文，《漫錄》受《新話》之影響可知矣。《漫錄》中頗多故事情節及結構模仿新話，筆者另有較詳細研究，此處不贅。即論形式，《漫錄》與《新話》幾乎一致。如全書二十篇，五篇爲一卷，共分四卷。各故事或稱「錄」，或稱「記」、「傳」，亦無一例外。瞿佑（1347—1433）《剪燈新話》成於洪武十一年（1378），後流傳甚廣。早在宗吉生前，李禎（1376—1452）於永樂十七年（1419）至永樂十九年間役於房山，即模仿《新話》作《剪燈餘話》。趙弼輔作《效顰集》，其後序寫於宣德戊申（1428）。至萬曆壬辰（1592），邵景詹又仿作《覓燈因話》，是時又有將《新話》分篇收入通俗類書，或合其他文言小說，輯爲選集。又有將《新話》改編爲白話小說戲劇的，明清兩代仿作改作，不絕如縷。

《新話》傳至朝鮮，金時習（1435—1493）於一四六五年在慶州之金鰲山作《金鰲新話》。《金鰲新話》爲朝鮮傳奇小說之祖，影響至巨。《剪燈》及《金鰲》兩書後傳入日本，即爲中村選譯入貞亨四年（1687）出版之《奇異雜談集》中。及後淺井了意（？—1691）之《伽婢子》、上田秋成（1734—1809）之《雨月物語》，均翻譯改編兩書之部分篇章，大受歡迎，形成怪談小說，對江戶文學影響甚深。

《剪燈新話》南傳入越南應在隆慶元年（1567）以前。按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六《安南》中，已提及安南當時有《剪燈餘話》。據《掖垣人鑑》卷十四，嚴為「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授行人，選工科給事中，遷刑科右給諫。隆慶元年坐謫婺源縣丞，歷揚州同知，免官歸」。《殊域》一書係從簡任官行人司時輯錄檔案而成，約成書於萬曆二年（1574）。而據何善漢序及觀《傳奇漫錄》所受《新話》之影響，則《新話》之傳入越南，似不應遲於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較之新話，《傳奇漫錄》已有發展，故事加長，情節更豐富，結構更完整。且故事人物均為越南人，場景亦多在越南，南國風味甚濃。阮嶼漢文造詣極高，韻文散文均甚嫻熟，文字典雅，甚可貴也。

《傳奇漫錄》出現後，仿作亦多，最重要者為段氏點（1705—1748）之《傳奇新譜》（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之《藝文誌》中稱為《續傳奇》），阮演齋之《傳聞新錄》及范貴適之《新傳奇錄》，形成越南漢文小說中有重要地位之傳奇小說類。《新譜》已收入本叢書此輯中，其他二種亦將收入第二輯，讀者可直接看原書。

現存《傳奇漫錄》有舊編新編二種版本。舊編為「類庵會註本」，由「書坊紅蓼阮自信鋟梓」，於永盛八年（1712）刊行，據書中校記及註，可知舊編出版前，本書版本頗多，而類庵為之集校集註，保存了不少異文。此本現存日本東洋文庫，北京圖書館亦有收藏，此外未見記錄。阮自信刊本為《漫錄》之最古版本，何善漢序在以後出現的本子中雖繼續出現，但除一抄本外，皆刪去序文時間及署名，遂使後人對阮嶼生存時期及《漫錄》創作時間，有諸多猜測。目前較易找到的是《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註》（下簡稱新編本），此本似與舊編本沒有直接傳承關係，而是直接據舊編前的本子作校註。雖然只保存了寥寥

的三條校記，但可看出所據的底本不只一個。新舊編本註頗有不同！舊編引文較簡，只有少數交代出處，新編引文較繁，幾乎全部標明出處。兩本均曾引及「舊註」，可見皆有所本。註皆據類書轉錄，故疏漏訛謬比比皆是。註書體例亦不嚴謹，如有前不註而後註，反於初出現時註參後之註者。又舊編有眉批，評論故事內容及寫作方法，新編無眉批。但新編較舊編增加了解音一項，將正文逐句譯為喃字。目前知見新編本有永盛十年（1714）繼善堂刊本、永知三年（1737）巨靈書坊再刊本、景興二十四年（1763）刊、景興三十五年柳幢社社長阮遴重刊本，以及據刊本逐錄的抄本、節抄本和刪去註釋、音解的白文本。就掌握到的本子看來，新編本的正文註釋都從同一個祖本而來，但喃字音解部分，因出版時間地點不同而有別。此方面日本川本邦衛正在進行系統的確定。

本書已有現代越文譯本和法文譯本。

《傳奇漫錄》的整理，據下列本子校勘：

（一）《舊編傳奇漫錄》（下稱底本），此本藏日本東洋文庫，現據微捲影印本過錄。前署「永曆萬萬年之八歲在辰月在如穀旦刊行」、「類庵會註本」、書名、「書坊紅蓼阮自信鋟梓」，次大安何善漢序，序後署「後學松州阮立夫編」，次目錄。此本上下雙欄，左右單欄，有界欄，版心無魚尾，上卷次、中篇名簡稱、下頁次。半葉九行，行廿字，惟正文內頂格空，實行行十九字，此本有眉批，今收入註文中。註間有《號》，表刪節，今改用省略號。引文實際已刪節而無《號》者，則以引號分開而不用省略號，以免混淆。

（二）《新編傳奇漫錄抄本》（下稱甲本），遠東學院編號為A. 176，現藏河內漢喃研究所，今據微捲影印本。前《傳奇漫錄序》、目錄頁及正文前署書名為《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註》，目錄頁後記「柳幢社

阮碧家本重刊「景興二十四年春月穀日」，是知抄本據一七六三年刊本過錄。此本四週單欄，版心無魚尾，署「傳奇卷□」，次篇名簡稱，下頁次。半葉八行，行廿一字。各卷末皆署書全名，卷次，終畢。

(三) 抄本《傳奇漫錄》(下稱乙本)，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藏，編號B21，原四卷，因郵誤，現只得卷三、卷四。此本卷三、卷四扉頁署「記錄阮克定承抄」。此本素白編抄，卷前及卷末書名皆作《新編傳奇漫錄增補解音集註》，接卷次，卷末則有「終畢」二字。正文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此本大致同甲本，然亦有少許差異，故用以參校。其中除卷四《南昌女子傳》、《李將軍傳》、《夜叉部帥錄》外，其餘均節抄。又錯字極多，猶以卷四為甚，除非遇關鍵字，甲非乙是或兩者皆非而又有不同，足供參考者，不一一指出。

(四) 白文抄本《傳奇漫錄》(下稱丙本)，戴密微原藏，原藏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此本無總目，素白紙抄錄，首頁及版心上方皆題《傳奇漫錄》，版心中題篇名簡稱，不記頁次。半葉七行，行廿三字。此本除二處註地名外，餘無註、無批、無音註，可稱白文本。此本卷三《東潮廢寺記》置於《翠綃傳》及《沱江夜飲記》之後，與其他各本之置於二篇前不同，可能漏抄再補者。正本文字大抵同甲本，其底本亦應為新編本系統。

(五) 《新編傳奇漫錄》，刊本，只存卷一、卷二，馬伯樂原藏，現存法國亞洲協會圖書館，編號工·3，2236，其格式與甲本相似，惟目錄後作「時永佑三年歲在丁巳(1737)秋節穀日重刊」，「巨靈書坊再刊，世世華門」。其文字亦與甲本相類，然甲本為抄本，難免筆誤，此本較佳，雖不全，亦以為校勘參考本。

本書曾於一九八七年四月，刊在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本次整理，底本、校本一仍其舊，唯參合本次集成校勘凡例，只對文理不通處及重要異文簡單出校，與一九八七年排印本不同。在整理過程中，池潔審讀了校樣。

目錄

序 一一

卷之一

項王祠記 一二

快州義婦傳 一八

木棉樹傳 二七

茶童降誕錄 三四

西垣奇遇記 四二

卷之二

龍庭對訟錄	五三
陶氏業冤記	六二
傘圓祠判事錄	七二
徐式仙婚錄	七七
范子虛遊天曹錄	八九

卷之三

昌江妖怪錄	九五
那山樵對錄	一〇三
東潮廢寺傳	一一五
翠綃傳	一二〇
沱江夜飲記	一三一

卷之四

南昌女子錄	一三八
-------	-----

李將軍傳	一四七
麗娘傳	一五二
金華詩話記	一五九
夜叉部帥錄	一六八

序

其錄乃洪州之嘉福人阮嶼所著。嶼，私呂切，海中洲上石山也。公前朝進士翔縹之長子也，公中洪德二十七年丙辰科進士，仕至尚書。少勛於學，博覽強記，欲以文章世其家。粵領鄉薦，累中會試場。宰於清泉縣，纔得一稔，辭邑養母，以全孝道。足不踏城市〔二〕，凡幾餘霜，於是筆斯錄以寓意焉。觀其文辭，不出宗吉藩籬之外，瞿宗吉著《剪燈新話》。然有警戒者、有規箴者，其關於世教，豈小補云。豈古「時」字。永定初年秋七月穀日。僞莫年號。大安何善漢謹識。

後學松州阮立夫編

【校勘記】

〔一〕「足不踏城市」，「踏」字原無，據甲本加。

卷之一

項王祠記

承旨胡宗鷺工於詩，尤長規諷嘲諢。公濱州土城人，今東城縣；一云屋唐豪縣無礙社。陳藝宗朝登科，累官至翰林奉旨，壽八十餘，有《討閑效顰詩集》。《史記》：元宵，道人張燈設席，延文客爲歡，公受簡請題，席上賦詩，百篇立就。又爲安撫使，有侵於民，藝宗怪問之，拜謝云：「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帝原之。其工於詩，尤長嘲諢類如此。陳末奉命北使，經項王祠下，題詩云：

百二山河起戰鋒，田肯賀漢高都關中云：「秦得百二焉。」注云：「得百中之二也，言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携將子弟入關中。煙消函谷珠官冷，古詩云：「三月煙消函谷冷。」蓋指羽燒秦宮室而言。雪散鴻門玉斗空。照星玉斗，秦寶名。漢遣張良奉獻羽於鴻門，羽以賜增，增碎之。《虞美人草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一敗有天亡澤左，重來無地到江東。經營五載成何事？銷得區區葬魯公。按魯公乃懷王封羽舊號，及楚平，魯降漢，漢復以魯公禮葬之。眉批：泣鬼驚神。

題訖，回鞭客次。次，次舍也。酒酣思睡，見一人前致辭云：「受旨吾王，屈君對話。」公即慌忙斂整，慌忙，

急遽貌。其人即導之左。至則殿宇巍峨，堂高大爲殿，屋四垂爲宇。巍峨，高大貌。從官羅列，項王已先在坐，傍設琉璃榻，琉璃，石名，出大秦諸國，色光性堅，刀刮不動。榻，床屬，但卑狹。揖公即席，問曰：「日間詩句，何見誚之深耶？所謂『一敗有天亡澤左，重來無地到江東』，則誠是矣。至於『經營五載成何事？銷得區區葬魯公』，無乃譏評失當乎？夫漢萬乘也，我不能滅漢，漢反能爵我耶？且田橫一介豎子，猶不貪漢爵，羞殺而死，豎子，童僕未冠之稱，蓋輕之之辭。豈以皇皇霸楚，乃甘心於魯公之禮哉？皇皇，大也；又室無四壁曰皇。羽滅秦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故曰霸楚。彼爲此舉，蓋虛以爵位相加，償昔日漢中之耻耳。請爲使君言之：昔秦失其鹿，爭者四起，以鹿喻帝位，言秦無道，遂失其國，猶虞人之失其鹿也。予於是時，因疾秦之民，興攻秦之師，仲鋤而矛，煮麥而糧；云：「陳涉，酇隸之人。」豪傑皆將。潰吳如撞蟻穴，撞，擊也，擣也。羽少時，避仇吳中，及陳涉起兵，吳欲應之。項梁乃使羽拔劍斬守頭，及擊殺數十百人。舉淮若燎鴻毛。燎，縱火也；又火熾也。項梁渡淮，軍於下邳，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驅梁。梁引兵擊之，嘉敗走，景駒亦死。一戰而北章邯之軍，北，敗也。章邯，秦將也。羽與項梁擊破章邯軍於東阿下，追至濮陽，又破之。再戰而墟祖龍之廟。祖，始也；龍，君象也。指始皇也。德義行而無不樹之國，威令加而無不臣之人。冠諸侯則楚之兵，王三秦則楚之將，天下歸楚，可坐而策。然卒見斃於漢，庸非天乎？然則天之扶漢，雖吹簫織薄，亦足以成功；《史記》：「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以給喪事。」天之亡楚，雖扛鼎拔山，不能以語勇。《漢志》：「梁使羽往召塗山于英等，英曰：『禹王廟內，有三個石鼎，若推得倒，扶得起，我便降。』羽遂推倒之，又扶起之，又一手插入鼎中托起，邊廟前三次，英等拜服。「況鍾離之健，不下淮陰；亞父之謀，實浮孺子。浮，盛也。」使吾聽言能審，因敗爲功，策烏騅倦足，豈不能犁豐沛之宮庭乎？《漢志》：「梁

使羽往召于英，行至山下，有人大噉曰：「那水田常有一黑龍出來，變爲黑馬，害人田禾，衆不能伏。」羽曰：「我能擒之。」話了，果見馬來。羽執鞭與敵。馬見羽，即伏於地。羽跳上騎住，回見梁。梁遂名曰烏騅。高七尺，長一丈。」收彭城散卒，豈不能沼赤劉之宗社乎？直爲生靈之故，直猶但也。以堂堂八尺之軀，《史記》：「羽長八尺二寸。」挈而付王翳諸人之手。挈，舉也。《史記》：「項羽敗烏江，顧見漢騎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王翳取其頭。楚、漢之興亡，天之幸與不幸耳。豈可例以成敗而論之哉？然世之好品評人物者（一），或以非天亡議之，或以天曷故咎之，長使吟翁墨客，往往形諸篇什。有曰：『蓋世英雄力拔山，楚歌四散淚闌干。』淚，目液也。闌干，眼眶也。按王元景曰：「別後闌干。」注：「淚不斷也。」有曰：『君不君兮臣不臣，如何立廟在江津？』王荆公詩云：「君不君兮臣不臣，如何立廟在江津？」江東分半猶嫌小，何用灰錢百萬緡？」日添月積，多至千章。惟杜牧之一聯曰（二）：『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捲，收也。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云云。甲本：唐杜牧《題烏江亭》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委曲忠厚，得詩家格律，讀之差強人意；其餘大抵涉於浮薄。此吾所以不平，而爲使君鳴也。」不平，義見《陶氏》。

公笑曰：「天理人事，相爲始終。謂『命在天』，此商紂所以喪國；謂『天生德』，新莽所以斃身。斃，虛演切，解分也。今王乃捨人而談諸天，此王終焉喪敗而不能悟也。今僕幸蒙延接，請得正言無隱，如何？」王曰：「唯唯。」公曰：「夫運天下之勢，在機而不在力；收天下之心，以仁而不以暴。王則以叱咤爲威，以剛強爲德；戮冠軍之宋義，無君之過；殺已降之子嬰，不武之甚。韓生以無辜烹，淫刑何濫；阿房以無故火，虐焰何深！以若所爲，得人心乎？失人心乎？」

王曰：「不然！夫邯鄲之役，以新造之趙，當虎狼之秦，呼吸而成敗分，瞬息而存亡判。瞬，音舜，開闔目數搖也。一呼一吸爲一息。而義也，逡巡畏縮，逡巡，退却貌。而伺夫賊之疲；顧望淹留，而阻夫師之進。使帳中之計不行，渡河之兵少緩，則趙城士女，又慘於長平之禍矣。是吾戮一宋義，而活百萬生靈之命，夫何過？列國之君，均之爲諸侯，均之有民社，其爵則天王所加，其壤則天王所錫。而秦也，利其土地，驕其甲兵，魚韓肉趙，脅魏戕燕，南誘楚而留之，東給齊而餓之。使不覆秦宗，不赤秦族，空地日赤。則并吞之恨，無日可消磨也。是吾殺一子嬰，而報曩日六國滅亡之讎，庸何傷？咸懷忠良，乃人臣之大節，韓生則不然，誇上以求高，忘恩而背義，鼓舌而議君親，彈唇而宣謗讟。痛怨而謗曰讟。吾故烹之，使不忠之人知所戒。克勤克儉^三，乃人君之美德，始皇則不然，屬渭而宮，表山而道，屬，連也。表，標也。築民怨以崇其基，浚民膏以充其積。吾故焚之，使在後之人知尚儉。以此見罪，吾竊不服。」

公曰：「然則『六經』灰冷，聖人之澤幾存？一劍霜寒，江中之舉何忍？孰若漢人：懼君臣之分失，則聽董公之說，爲仁義之舉，而帝王之統，幾紊而復正；憂道學之傳泯，則還曲阜之車，展太牢之禮，而《詩》、《書》之脈，幾斷而復續。故爲之說曰：『漢得天下，不在蕭、張之用，而在三軍縞素，有以倡豪傑忠憤之心；漢保天下，不在規模宏遠，而在曲阜親祠，有以爲後世憑藉之地。』王安得與漢高同日而語哉^四？」項王辭塞，面色如土。

傍有老臣姓范進曰：「臣聞：『爲人者，不外乎天地以有生；爲治者，不外乎綱常以立國。』王之臣有名咎者，曹咎爲項王大司馬。項王常使守成臯，戒以勿與漢戰。後漢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擊之，半渡，漢擊大破之，咎自剄。介石其心，《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節介如石之堅也。歲寒其操，《論語》：『歲寒而知松

柏之後彫。『寧歿其身而不忍甘其辱，寧死其節而不忍偷其生，非御得其道，而能得其死乎？』《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大王得之矣。彼使守豐而雍齒降，沛公令雍齒守豐，引兵之薛。及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攻不能取，還沛。命監趙而陳豨反，綱常之道，孰爲得乎〔五〕？王之姬有姓虞者，命輕霜葉，魂逐劍光，寄芳心於寂寞之枝，埋宿恨於荒閑之野，《虞美人草行》云：『香魂夜逐劍光飛，清血化爲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非處盡其倫，而能盡其節乎？《詩》曰：『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大王有之矣。彼呂雉嬌則塵動壁衣，審食其舊與呂后質於項王軍中，有相悅之意。及寡居，情猶懷舊，即與之相通。宮人見泄，即藏匿於挂衣壁下。戚姬嬖則禍成人讎，綱常之道〔六〕，孰爲得乎？況忍於天性之親，而肆杯羹之語；溺於趙王之愛，而輕國本之搖，父子之綱，又安在哉？後之議者，不原輕重，不究是非，胸中之權度既無，權，稱錘也。度，音渡，丈尺也。口裏之雌黃妄發，晉王衍爲人輕浮，與人約事，隨即改變，人號爲口雌黃。按古人寫字有誤者，以雌黃塗之。於漢則褒之如不及，於楚則抑之恐不勝，使吾王於冥冥之中，久負深誚。蕪辭穢語，煩公洗之，亦遭逢中一快也。『公見其言頗有理，領之者再，領，五感切，點頭以應之也。顧從者曰：『汝其識之。』識，音至，記也。已而更闌茶歇，闌，盡也，殘也。歇，許渴（竭）切，消散也。步履言還，王送出門，則東方漸白矣。攬衣急起，攬，魯敢切，手取也。古辭：『晝日移陰攬衣起，春闌睡足。』乃篷窗一夢。篷，音蓬，編竹夾箬以覆舟車者，車篋，南楚之外謂之篷。

公沽酒市脯，於舟中酹之而去。脯，乾肉也。酹，錢祭也。

嗚呼！擬楚於漢漢爲優，進漢於王漢則未。何則？鴻門釋憾，太公遣歸，楚不爲不仁，但仁

淺而暴深；穎川之屠，《史記》：「沛公南攻穎川，屠之。」功臣之戮，漢不爲無失〔七〕，但失少而得多。楚固仁義之反，漢亦仁義之似。楚項不霸，漢高維之，治天下者，當進於純王之道，漢、楚之仁與不仁，姑置勿論。

【校勘記】

- 〔一〕「然世之好品評人物者」，甲、丙本「品評」作「評品」。
- 〔二〕「惟杜牧之一聯曰」，甲、丙本作「惟杜牧一聯云」。
- 〔三〕「聖人之澤幾存」，「存」，甲、丙本作「亡」，舊編注云：「一作泯。」
- 〔四〕「王安得與漢高同日而語哉」，「高」原作「王」，據甲本改；「而」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 〔五〕「孰爲得乎」，甲、丙本「得」作「優」。
- 〔六〕「網常之道」，甲、丙本「道」作「理」。
- 〔七〕「漢不爲無失」，甲、丙本「爲」作「能」。

快州義婦傳

金洞縣粉睦社人，廟在泮水社

快州徐達宦遊東關城，僦舍同春橋側，僦，借也。與簽書馮立言鄰接。簽書，樞密院官名。馮富而徐貧，馮奢而徐儉，馮尚通而徐執禮，一家氣習，大抵不同。氣，聲氣。習，習俗。然能以義相交，往來遊宴，不啻如親兄弟焉。馮之子名仲達，徐之女名藥卿，才色俱優，長大相等，每席間相遇^(一)，悅其姿色，遂有朱陳之願，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一村惟兩姓，世世結婚姻。父母亦欣然許嫁焉。乃卜日通媒，定期納聘。

藥卿雖少，及歸於馮，能以仁睦族，以順從夫，人皆以賢內助稱許。仲達既壯，頗事游俠，世有三游，一曰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是也。藥卿時時直諫，言雖不見聽^(二)，甚敬重之。年二十，以父蔭補建興一職^(三)，蔭，庇也。祖、父有官，子孫藉蔭得在職。會義安盜起，朝廷詔求良守一人能治劇者，劇，難也。漢桓帝時，琅琊賊聚衆破壞郡縣，連討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韓韶爲之。廷臣忌立言之直，意欲害之，遂以名應選。將之任，立言謂藥卿曰^(四)：「道途遙遠，吾不欲以兒女相從，可暫留家貫，貫，鄉籍也。須關河平定，須，待

也。早晚與仲達相見。」生見藥卿不往，心亦願留^{〔五〕}，微有繾綣之意。繾綣，不相離貌。藥卿止之曰：「今者嚴堂，父以嚴切而治其家，故曰嚴堂。又《易》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直言見忌，要地不容，要地，謂居樞要之任也。陽雖假於雄藩，陰實擠於死地。擠，音劑，推也。忍使波濤萬里，瘴霧雙親，濤，海中大波也。瘴，山川癘氣也。霧，陰亂氣也。寄身於蠻獠之鄉，獠，音老，西南夷名。阻迹於鼉鼉之境，鼉，大鼃也。鼉，似蜥蜴有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可冒鼓。晨昏定省，誰備使令？《禮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註云：『定其枉席，問其安否也。』兄勉相從，妾不敢以房閨之私，而缺庭闈之養。任使脂樵粉瘦，翠謝朱殘，脂，膳脂，即脂臉也。樵，悴也。粉，即腮粉也。瘦，損也。翠，青黑色，即翠眉也。謝，褪也。朱，即朱唇也。勿以香閨介意也。」介，繫也。生不得已，始開筵餞別，與立言挈室南徙焉。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謂設席之法：筵鋪于下，席加于上，所以爲位也。餞，送行者之宴。

豈期天心難信，人事多乖，藥卿父母相繼殞歿，扶喪歸快州。葬祭禮畢，與祖姑劉氏相處。時同邑有白將軍，劉氏表孫也，表，外也。欲得藥卿爲妻，以財懇請。劉氏許之，因乘間謂藥卿曰：「國家自閏胡受籙，日事遊宴，閏，餘分月也。《藻林》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言間色、邪音，比受命之非正者，指秦、莽之屬也。』蓋胡季犛篡陳而僭位，亦如秦篡周，莽篡漢，非正統，故曰閏胡。籙，圖書也。舉朝濁政，亂在朝夕。而馮郎一別，動至六年，音耗不通，存亡未卜，脫或龍爭虎鬥，龍爭虎鬥，喻干戈紛擾也。張路斯以明經爲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後自宣城罷歸，嘗釣于焦氏臺。一日，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歸則體常濕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夢人祥遠亦龍也，與我相爭釣處，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明日，九子射祥遠中之，九子皆化爲龍。秦陳軫曰：『卞莊子出見兩虎食一牛，欲刺之，館豎子止之曰：『兩虎食一牛，牛甘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而刺之，舉有雙虎。』』蝶浪蜂狂，浪，放蕩也。遭吒利老

拳，吒利，韓翃事，見後。趙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李陽酣譔，引李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欠押衙義士，唐劉震，女名無雙，幼時許嫁王仙客，未成婚，會朱泚作亂，震以從僞伏誅，無雙沒入掖庭。後二年，仙客入京，遇舊蒼頭塞鴻，又得無雙婢採蘋與居。後爲縣尉，至長安驛，忽有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元陵洒掃。塞鴻烹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內語曰：「塞鴻，郎健否？明日我去後，閣子中取書送郎。」書後云：「常聞勅使說：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今能求之否？」後仙客尋古押衙，結以寶玉。半歲，古押衙求茅山道士藥，令採蘋假作中使，賜無雙自盡，飲之立死。乃托親屬贖尸，以與仙客。三日，救治復活，改賜姓名，夫妻偕老於襄、鄧間。祇恐章臺柳絮，漂泊向誰邊也。章臺柳，見後。絮，柳綿也，非花也。莫若別求佳配，再結新緣，絕傍人花柳之嘲，副之子松蘿之願，《桃夭》詩云：「之子于歸。」又《頍弁》詩云：「葛與女蘿，施于松柏。」言藤蘿附松柏而起，如婦之得托於夫也。何至惛惛踽踽，爲孤棲之娥乎？「惛，音瓊，憂貌。踽，音雨，獨行貌。棲，宿也。娥，即姮娥也；后羿得不死藥，其妻姮娥偷之，奔月宮不還，人謂姮娥。藥卿聞言大駭，廢寢食彌月。彌，滿也。劉氏雖知志不可奪，然強欲以禮相加，婚期有日矣。

藥卿一日謂老蒼頭曰：「汝乃我家廝養，獨不思所以報先人之德乎？」漢奴服純黑，以別於良民，故曰蒼頭。《張耳傳》：「廝養卒。」韋昭曰：「折薪爲廝，炊烹爲養。」曰：「唯娘子所命。」藥卿曰：「我所以偷生忍死者，只以馮郎在故；如不在，當舉身相從，斷不能著主衣裳，爲人作者妍也。歐陽修《妾薄命》詩〔六〕：「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汝何惜間關旬日，不抵義安訪問乎？」間關，崎嶇屈轉貌。抵，至也。蒼頭如教而往。

時干戈爛漫，擾亂也。路極艱阻崎嶇，旬日始達義安境。訪於民舍，則云：「立言已於某年捐館，死曰捐館。捐，棄也；館，舍也。遭兒不肖，家計一空，計業也。噫可嘆也！」遂抵舟沿岸。抵，撐也，又至也。敵於市上見生，携至所居，則一榻蕭條，家徙四壁，蕭條，寂寥貌。四壁，謂家貧但有四壁空立也。卓文君奔相如，歸成都，

見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止有棋枰釀具，馴禽走狗，餘無長物也。枰，音平，棋局也。釀，酒也。馴，擾也，從也。長，音場，餘也，剩也；晉王恭以簞送王忱，曰：「吾平生無長物。」謂蒼頭曰：「先人不幸，奄棄孤兒，奄，忽也。於今四載矣。我爲兵戈所礙，欲返不能，雖在他鄉，夜夜夢魂，未嘗不在藥卿側也。」乃卜日爲歸計。

比到門，遂夫妻對泣。生於是夕，枕上賦詩云：賦者，敷陳其事而吟咏之也。

憶昔平生日，曾諧契合姻，感君情太厚，笑我命多屯。別袂分携早，袂，衣襟也。長亭勸酒頻，長亭，驛舍也；隋制：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蕭鳳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謂：「醉中庶分袂不悲。」依依愁嶺嶠，依依，猶切切也，一云眷戀也。山高曰嶺，山銳曰嶠。擾擾逼風塵。共憶人千里，相望月半輪；李詩：「蛾眉山月半輪秋。」侵尋閑六載，侵尋，猶在苒也。零謝悵雙親。怕睡橫山曉，橫山一帶，在義安。行歌演水濱，演水，即濱州。登樓王粲淚，粲字仲宣，山陽人。漢末，與弟凱避難，往依劉表，表欲以女妻之，嫌其形陋，以凱有丰姿，遂妻之。粲登樓懷歸，遂作《登樓》之賦云：「昔夫子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又云：「登茲樓以四望，聯暇日以消憂。」索句杜陵巾。杜陵字子美，唐時人，嘆不見用，《上韋左相》詩云：「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爲公歌此曲，流淚在衣巾。」竹石難醫俗，東坡詩：「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人俗不可醫。」琴樽不療貧，他鄉勞寄目，故國重傷神。放浪非吾事，淹留病此身；寧知蓬島客，遙達錦江鱗。西蜀江水，濯錦鮮明，故名錦江。鱗，魚也；借鯉魚傳書事。采石重移棹，采石，磯名。《江原記》：「商旅取石於此，運至都下，爲造宮之石，因名。」棹，舟楫也。黃姑兩問津，黃姑，星名，即牽牛也。《博物志》：「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達時，乃齎一年糧，乘之。至一處，見婦人織，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是何處？答曰：『爾歸問嚴君平。』」及還，問平，平曰：「曩有客星犯斗牛。」幾年巫峽夢，巫夢，襄王事。一旦武陵春。武陵，漁父事。蝴蝶交情舊，鴛鴦變態新；鴛鴦

鳥，飛則並翼，眠則交頸。輕儇唐虢國，輕儇，跳躍貌，蓋輕薄巧慧子也。虢，國名，唐楊貴妃，有姊三人，並承恩出入宮掖。其長封於虢，號虢國夫人，有艷色，不施朱粉，常淡掃蛾眉以朝。靡曼宋東鄰。靡曼，美色也。宋玉《好色賦》云：「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綠暗鶯聲澀，澀，不滑也。紅稀燕子嗔，嗔，恚也。狎遊今杜牧，杜牧司洛陽時，李聰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意氣閑逸，旁若無人。云云。《類聚》作《杜牧狎遊傳》。奇遇古劉晨。漢劉晨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見桃實食之，覺身輕。行至溪邊，見二女相邀還家，設酒饌，行夫婦禮。居半年求歸，仙女送還。至家，子孫已七世。吟咏聊隨興，風流肯讓人；會應傳勝事，命筆記周秦。唐僧孺宿薄后祠，遇仙人，仙人命記周、秦事。

二人以睽離日久，睽，音奎，乖異。倍相憐愛，情鍾意適，鍾，聚也。其和可知。

但生少以落魄之資，落魄，失業無次也。《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又宋楊僕隱居被召，妻作詩送云：「更休落魄貪杯酒，亦莫猖狂愛作詩。」長於膏紈之習，膏，肥澤之物。紈，音完，純麗之物。唐元德秀死，族弟哭之慟，或笑之，彼曰：「大夫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綺紈梁肉者。」放情任俠，任，音壬。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縣，力折公侯是也。技癢如故，癢，以兩反。癢，痛也。有能欲逞曰技癢，言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老杜《哀鄭度》詩云：「《薜蘿》何技癢。」口與賈人杜三呢比，生則羨杜之財，杜則慕生之色。呢，尼質反；呢比，親狎也。羨，貪慕也。因共飲博，咱以厚利，博，戲局也，如樗蒲之類。咱，徒覽反，餌之也。仲達角勝收錢，如探囊中之物，角，競也。探，以手摸取也。往無不獲。藥卿戒之曰：「富商多狡，慎勿締交。始雖因彼求贏，終必喪吾所有。」生不聽。

他日，會賓客爲呼盧之戲，盧，黑六也，得黑六爲勝，故賭博曰呼盧。唐嚴續相公有歌妓，唐鎬給事有通犀帶，皆一代

尤物。唐有慕妓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爲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六骰數巡〔七〕，唐大勝，乃酌酒，令妓歌一曲而別，嚴悵然遺之。杜出錢百萬，請以藥卿爲賭，仲達狃其勝，不暇他顧，竟許之。交書畢，飲而射之，博弈者，先置物於此，勝者取之，如射而獲然，故謂之射。仲達三擲三北，神氣沮喪，舉座亦皆慘然失色。座，位也。乃召藥卿至，告以實事，交書見授，且勞曰：「勞，慰也。」我爲貧所驅，不免相累，事既如此，噬臍焉及！悔事不及曰噬臍。《左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聘甥請殺之，鄧侯不許，聘曰：『亡國者，此人也；君不早圖，後君噬臍焉及！』」且悲歡聚散，人事之常，善事新人，不日黃金來贖矣。」娘度不免，度，料也。佯爲好語曰：「去貧就富，妾亦奚辭？佯，詐也。天數安排，莫非前定。倘新郎不棄過采殘容，當致力袞襦，袞，大被也。襦，單被也。《詩小星》章：「肅肅宵征，抱衾與襦。」勉奉巾櫛，櫛，側瑟切，梳篦也。《左傳》：「晉太子圉質於秦，秦妻之。將逃歸，嬴氏曰：『寡君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縱子私歸，棄君命也，不敢從。』」如前日之事故郎也。但請一杯別酒〔八〕，還與諸兒一訣。」訣，別也，絕也。杜大喜，命酌紫螺杯飲之。既訖，歸家，携兩兒撫其背曰：「汝父薄情，殊無聊賴，別離常事，死亦何難？徒以汝曹爲念。」曹，衆也。言終，以翠條自縊。條，音叨，編絲繩也。杜怪其遲，促令召之，促，速也，催也。則死已久矣。

仲達悔恨，備儀收葬，爲文祭曰：

維娘子，閨門之秀，令德之全。精神雅淡，舉止鮮妍。鮮妍，色麗也。洎歸於我，洎，及也。與我周旋。豈期中路，遽爾離筵。我公遠守，相隨遙邊。北南無雁，解見《翠綃》。垂六餘年。垂，幾也。銷金帳裏，宋党進家有銷金帳。怨鶴驚猿。《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怨鶴，山人去兮曉驚猿。」言周顯不仕〔九〕，隱居在山側，獨卧蕙帳，與猿鶴並處，今被召去，則帳空而鶴怨，猿亦驚矣。嗟嗟奇蹇，奇，數之零也。蹇，屯難也。命蹇曰

數奇。前途屯遭。《易屯卦》：「屯如，遭如。」屯，難也。遭，行不進也。天涯海角，涯，邊也。角，隅也。古詩云：「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風塵客氈。氈，毛席也。幸聞來信，舉策歸鞭。琴瑟之樂，鸞膠續絃。麟鳳州，在西海中央，其上多麟鳳，仙人養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續絃膠，又名連金泥。凡弓弩絃斷及金折，並以膠粘之，則又相著。漢武帝時，西海獻鸞膠，後帝絃斷，以膠續之，兩頭遂相著，終日射之不斷，帝大悅，名續鸞膠。宋陶穀狎妓贈詞云：「待得鸞膠續斷絃。」甫償契闊，契闊，隔遠之意。《詩擊鼓》章：「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已誤嬋娟。嬋娟，好美貌。我殊太薄，汝最堪憐。棄捐至此，負之何言？花摧別院，桂隕中天。芙蓉滴露，芙蓉，木蓮花也。滴，水點也。王介甫詩：「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滴胭脂色未濃。」楊柳搖煙。風景如舊，人何依焉！何以度娘？禮中乘禪。資度、普度，禪家語。禪家三乘，有大乘禪、中乘禪、小乘禪。何以慰娘？結後生緣，唐開元中，賜邊將士衣，製於官中。有兵士袍中得詩曰：「沙場戰戍客，寒苦苦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偏示官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官人自言萬死，明皇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山衢海陸，此恨難痊。街道曰衢，高平曰陸。痊，病愈也。嗚呼小姐！姐，女子之總稱。歆此芳樽。鬼神食氣曰歆。尚享！

仲達既失偶，深懲過咎，然而生理日蹙，朝干暮貸，干，求也。貸，借也。取給於人。因念故交有任歸化者，歸化府，屬興化。往投之，冀求活己。途中渴睡，假息丹楓樹下，楓樹似白楊，葉圓、枝有脂而香，霜發色丹，故謂之丹楓。聞空中有聲曰：「果是馮郎否？」如有舊情，某日某刻，可就徵王祠下相候。徵王，姊諱側，妹諱貳。時太守蘇定貪暴，姊妹與兵攻之，定嶺南六十五城，自立爲王，稱徵姓。沒後，甚有靈應。今祠在福祿縣喝江社，番禺舊城亦有之。恩情切至，勿以幽冥爲問。」生怪其聲似藥卿，引自四望，但有陰雲暝合，從西方去。暝，音命，

晦也。

生甚怪訝，訝，疑怪也。然猶欲驗其實，如期至祠所。只見斜陽入窗，綠苔沿砌，苔，水土潤氣所生也。砌，七計切，階甃也。時聞烏鵲噪於枯柴修竹間。脩，長也。惆悵將歸，惆悵，失志望恨貌。日已銜山矣，乃偃卧於橋梁破板。三更末，聞哭聲裊裊，裊，尼了切，聲不絕也。自遠漸近，及前半丈，可辨顏色，果藥卿也。語生曰：「多謝良人，遠來跋涉，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何以爲贈？」仲達但稱罪責，因備詢始末。藥卿曰：「妾歿後，上帝憫其非命，尋加恩旨，尋，仍也。見隸嚴祠，隸，屬也。職掌箋奏，箋，表也，書也。豈遑相訪？昨因行雨，暫爾驚喚；否則終古悠悠，無地可遭逢也。」仲達曰：「娘來何遲也？」藥卿曰：「頃御雲車，上參帝所，參，覲也，謁也。以卿來，故稟請先回，稟，受命也；今人以白事爲稟。所以少不如約耳。」相携就寢，語及時事，藥卿蹙然曰：「蹙，音促，愁貌。」妾常奉侍左右，竊聽諸仙語，謂胡朝訖錄，丙戌歲兵革大起，按丙戌乃胡漢蒼開大四年，是年明人來伐；至丁亥年，胡滅。軍旅日兵革。殺傷攻刺，二十餘萬，虜掠者不在，自非邁於種德，《書》：「皋陶邁種德。」注：「邁，勇往力行也。種，布也。」只恐玉石俱焚。《書》：「火炎崑崗，玉石俱焚。」時有真人姓黎，從西南方出，勉教二子堅與追隨，妾雖死不朽矣。」天將明，急起爲別，且行且顧，冉冉而逝。冉冉，行貌。《楚辭》：「老冉冉其將至。」

仲達遂不復娶，撫育二子，至於成人。二十歲曰成人。及黎太祖藍山奮劍，二子以兵從之，歷入侍內等職，至今快州猶有子孫在云。

嗚呼！女有三從，從夫一也。藥卿之死，果從夫乎？曰：「不然！古之所謂從者，蓋從義而不從欲。死合於義，何害其爲從？從義所以從夫也。」有婦如此，使之含冤泯泯，仲達亦豚犬兒

哉？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欲齊其家者，當躬率以正，使之無愧於妻子，斯無愧於天地矣。

【校勘記】

- 〔一〕「每席間相遇」，「席」字原作「寂」，據甲、丙本改。
- 〔二〕「言雖不見聽」，「見」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 〔三〕「以父蔭補建興一職」，「以」上原有「欲」字，據甲、丙本刪。
- 〔四〕「立言謂藥卿曰」，「立言」二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 〔五〕「心亦願留」，甲、丙本無。
- 〔六〕「歐陽脩《妾薄命》詩」，「妾薄命」原乙作「薄命妾」，據原詩改。
- 〔七〕「六骰數巡」，「骰」字原作「骰」，據文意改。
- 〔八〕「但請一杯別酒」，甲、丙本作「但請一樽酒，借觴爲餞別」。
- 〔九〕「言周顒不仕」，「顒」字原作「顒」，據《南史》改。
- 〔一〇〕「果是馮郎否」，「果是」原作「是果」，據甲、丙本改。

木棉樹傳

程忠遇，北河美男子也，家貲極厚。貲，財也。賃舟南販，賃，女禁反，借也。泊柳溪橋下，舟附岸曰泊。常往來南昌市間。每至途中，輒見美姝從東村出，姝，音樞，美色也。一侍兒踵後，程偷眼微觀，真絕代佳人；杜甫歌云：「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但異鄉旅次，無從質問，賓客館舍曰旅次。從，由也。含情鬱結而已。鬱，氣不通也。結，思不解也。

他日復出，見亦如之，欲以微辭挑動，挑，戲也。則翻裳急逝，語侍兒曰：「我久爲春醒所困，貪眠不起，古詩云：『酒濃猶覺春醒困。』又云：『連日春醒苦未消，強排愁思過溪橋。』醒，酒病也；又酒未醒也。溪橋泯跡，將半載矣；未審今朝已作如何風景？夜當訪舊，少慰幽情，汝肯相從否？」侍兒曰：「諾！」忠遇聞之喜甚。日既暮，預就溪橋竊候。候，伺探也。人定時，即亥時也。女果與侍兒携胡琴一張，琵琶，一名胡琴，乃胡中馬上所鼓，故名。琴有絃，故言琴則曰張。行至橋頭，嘆曰：「溪山歷歷，不改前度；惟恨女郎零落，不作向時逐伴，唐文宗時，梁厚本臨渭水，接得一物，發視之，乃一女郎，粧色儼然。詢之，乃是宮人，善小忽雷，因納爲妻。小忽雷即胡琵琶。使人有感舊之悲耳！」遂凭欄危坐，凭，蒲明反，倚也。欄，勾欄也。自援胡琴，操南宮幾音，弄《秋思》

數遍。白居易《醉吟先生傳》：「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按樂府有《秋思詞》，征婦詞也。良久，捨琴而作，曰：「欲寫幽懷，作，起也。寫，除也。謾勞寄指；但調高意遠，舉世無知音，誰能會意？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高山。』俄而，志在流水，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以爲世無知音，終身不復鼓。不如早歸來耳！」忠遇趨前揖曰：「僕知音者，願少試之。」女佯驚曰：「郎亦在是耶？昨妾屢蒙下顧，厚惠銘心；長顧少曰下顧。第以路次匆忙，誠難款曲。匆忙，聚會難冗處。今乘清夜，暫覓閒遊，不意郎先在此。向非天緣素定，未必重逢屑屑。雖珠玉在側，但覺我形穢，不能不以此爲嫌也。」衛玠，豐神秀異，人皆以爲玉人。王濟，玠之舅也，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蓋謙言人美己惡也。問其姓名住址，住，居也。址，基也。女攢眉曰：「兒姓葉名卿，鄉中大姓晦翁之女孫也。嚴慈急逝，嚴父慈母也。家計單寒，昨爲夫兒所棄，徙居外郭矣。竟覺得人生如夢，不如身在時且暫爾行樂；一旦入地，便是黃泉人物，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云黃泉。見《唐詩直解》註。雖欲追歡覓愛，尚可得乎？」遂同入舟中。女低聲謂曰：「殘容衰謝，與死爲鄰，度日如年，無人酬答。願君子扇陽和於幽谷，泄暖氣於寒荻，寒荻，冬月草根也。見《月令廣義》。使墮紫飄紅，偷弄韶光，韶光，春色也，取和暢之義。則一生之活計足矣。」乃褰裳戲劇，劇，弄也。極其歡昵。

女占詩二首，穩度其辭以授人曰占口。以記其樂。云（一）：

其一

窮閨久困午眠遲，閨，里門也。午眠，晝寢也。羞對新郎話別離。近日別，遠日離。玉笋整斜珠釧子，

笋，鬼尹反，玉笋，美手之稱。見《西廂》註。釧，臂環也。香羅脫換繡鞋兒。《西廂曲》云：「何時重解香羅帶？」又云：「繡鞋兒剛半折。」乃戲拈足也。夢殘半枕迷蝴蝶，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春盡三更怨子規。子規，怨鳥，一名杜鵑，亦名杜宇。春至則鳴，其聲哀切，聞之有離別之苦。昔蜀王名杜宇，號望帝。時有荆人繁靈，尸隨水上至汶山，復生。見望帝，帝立爲相。後以其德不及繁靈，乃委國授之，自亡去，化爲杜鵑。故蜀人聞杜鵑鳴，則曰：「是我望帝也。」此去未酬同穴約，《詩大車》章：「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蓋約之之辭也。又，郝嘉賓死〔二〕，婦弟欲迎其姊還，姊終不肯，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乎？」好將一死爲心知。

其二

佳期忍負此良宵，醉抱銀箏撥復挑〔三〕。箏，樂器，以竹爲之，長三尺，十二絃，柱高三寸，蒙恬所造，謂之銀箏者，飾以銀也。玉燕任慵簪墜髻，玉燕，釵名。漢武帝起招靈閣，有神女進玉燕釵，帝以賜趙婕妤，後化爲白燕飛去。慵，懶也。髻，音記，綰髮也。金蟬幾怕束纖腰。唐薛逢《夜宴觀妓》詩：「燈火熒煌醉客豪，捲簾羅綺艷仙桃，纖腰怕束金蟬斷，髻髮宜簪白燕高。」怕，音破，畏也。煙舒棠萼紅猶濕，萼，逆各反。花外曰萼，花內曰蕊。汗褪梅粧白未消。褪，花謝也。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殿簷下，梅花落于額，拂之不去，色轉瑩然。後人效之，作梅花粧。早晚結成鸞鳳友，于生詩：「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風晨月夕任招邀。

程本商人，不識文字。女爲隨言釋意，忠遇大稱曰：「子之艷藻，艷，色也。藻，文辭也。不減易安，《朱子語錄》云：「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易安能文，頗多佳句，嘗作《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

非婦人所能也。必能以文章名家。」女笑曰：「人生貴適志，張翰初應齊王辟，後嘆曰：『人生貴適志焉，富貴何爲？』即去。文章土苴，一堆黃壤耳！」苴〔四〕，音且，側下切，糞草也。《莊子》云：「道之精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又古詩云：「一堆黃壤蓋文章。」班姬蔡女，今亦何在？班姬，班彪之女，曹世叔之妻，名昭，班固其兄也。固嘗作《女誡》七篇，著《漢書》，未及竟而卒；昭踵成之，號曰大家。又蔡邕之女，名琰，博學有才辨，曹操嘗因事問曰：「聞夫人家多墳籍，猶能記憶之否？」琰因爲曹操寫之，文無遺誤。孰若眼前借景，偷弄片時春，過了一生哉？」將曉辭去，晚則復來，將及月餘。

時並宿商友，其中有識者，謂忠遇曰：「吾子在羈旅中，羈，古奚反，寄也；旅，舍也。言行止無定所也。宜深自韜匿，韜，藏也。遠避嫌疑。胡乃萌有欲之懷，悅無媒之女？不明去處，不究來由，脫非繡闥寵姬，便是紅樓富女。白樂天《議昏》詩：『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癡二八初。』紅樓，富女之所居也。一旦事情難掩，聲跡易彰，上有嚴刑之加，下無親黨之援，子豈得晏然而已乎？奚不問至所居，賺求得實？賺，音湛，潛訪也。或辭而遣，或竊而逃，如昌黎之放柳枝，韓昌黎侍姬，一名絳桃，一名柳枝。初，愈出使未歸〔五〕，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有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桃園裏在，柳枝不發待郎歸〔六〕。』自是，放柳枝，而屬意於絳桃。李靖之載紅拂，李靖謁楊素，有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門，延入，脫衣去帽，乃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遂與俱適太原。此萬全之計也。」忠遇然之。

他日，謂女曰：「我本遠客，偶結良緣；然咫尺仙居，未嘗蹤跡，六寸曰咫，十寸曰尺。非所以安遊子之情也。」女曰：「妾居誠不遠，但今日遭逢，私中之遇，只恐嬋娟見妬，耳目生疑，鴨打而鴛驚，呂士隆知宣州，好筍官妓，妓皆畏筍，欲逃去。適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郡妓犯小過，士隆欲筍之，妓曰：『不敢辭，但恐杭妓不

安耳。」士隆乃赦之。梅聖俞作詩云：「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鴟鴞。」蘭焚而蕙慘。故寧候星而往，戴月而歸，免爲郎君所憂也。」忠遇請之力，女笑曰：「妾本以敝居爲恥，今君不信，何惜偕往？」

乃於是夜三鼓，乘天氣陰暝，俗冥字，幽冥也。步至東村。見竹籬環匝，匝，作答切，圍也。間以數叢枯葦，中有一區茅屋，制極卑陋，四面皆薜蘿侵壁。薜，音備，香草也。女指之曰：「此妾停針餘暇安身之所，郎且排門少憩，且，未定之辭。排，推也。憩，音契，息也。候妾點燈來也。」遂偃偻而入，偃偻，背曲不伸也。暫停門限間。每微風來，覺有腥臭味發。方徘徊驚訝，忽火光中起，見左邊安小藤床，藤床，以繩穿爲坐器。床上有朱棺，背覆紅羅一幅〔七〕，以碎銀沙題曰：「葉卿之柩」。在床曰尸，在棺曰柩。柩傍有塑泥女子，捧胡琴侍立。忠遇膽寒髮豎，狼狽走出。狼似犬，銳頭白頰；狽，狼屬。狼前足長後足短，狽前足短後足長。狼無狼不立，狼無狽不行，相離則不能進退。故世言事乖者謂狼狽。《漢·周勃傳》：「狼狽失據。」已見女子當道而立，謂曰：「兄既遠來，萬無歸理；況曩日詩句，固以死爲期，願早相從，以諧同穴之約。孤眠若此，豈輕相捨哉？」遂前挽其衣。幸而衣裾微毀，裾，音據，衣後襟也〔八〕。裂之得脫。走至溪橋，幾不能言矣。

詰朝，詣東村覓問。平旦曰詰朝。果有晦翁孫女年二十，死已半載，殯在外郭矣。忠遇因感重疾，其女亦倏忽來往〔九〕，或於沙磧大呼，磧，音迹，水渚有石也。或就船窗細語。忠遇每時時應答，欲翻身馳去。舟人以繩苦繫，則罵曰：「我妻所處，有樓臺之樂，有蘭麝之薰。行當赴之，斷不爲塵籠絆著，絆，繫馬足也。汝曹何預？強以繩索相加哉！」一夕，船夫熟睡，經明始覺，則亡已久矣。急趨外郭，已見抱棺而死，因即其地葬之。

此後凡陰黑之宵，見二人握手同行，或歌或笑〔一〇〕。往往索人之祈禱，要人之薦祭，要，平聲，求也。祭

無牲曰薦，加牲曰祭。稍不如願，禍害尋作。鄉人不勝其患，潛發塚破棺，併男女骸骨，散之江中。江上有寺，寺有木綿古樹，相傳已百餘年，木綿樹高數丈，春開紅花，花中綿軟白，可爲布。遂依樹爲妖。欲加斬伐，則斤摧斧折，牢不可動。

陳開禧庚午歲，開禧，陳憲宗年號，原名祐，後改禧。庚午，第二年。有道人宿樹傍古剎，居寂寞而無爲，蹈修真而執平者，道人也。剎，音察，僧寺也。時江寒月淡，萬籟俱寂，籟，音賴，凡孔竅機括皆曰籟，有人籟、地籟、天籟；萬籟，猶萬聲也。見二人，裸逐笑闕。闕，闕聲。移時，俄就禪關扣問。道人疑其懷春男女，乘月相招，《詩》：「有女懷春。」註：「男女相思，懷婚姻也。」且醜其爲人，閉門堅卧。翌日，就村中老叟，明日曰翌日也。備言所見，且嘆民風偷薄。叟曰：「吁！此妖物依憑古樹，于今有年，安得斬邪之劍，爲斯民斷此惡荑也！」商時，鐘山道士雲中子見紂宮妖氣上冲，遂令道童砍山下枯柯木，削成一劍，進之，請懸宮中以驅邪。道人沉吟良久，曰：「我以濟人爲業，事有至此，已曾面覩，若不垂法手，是見溺而不援也。」乃召鄉人，具嚴壇法椅，椅，音倚，坐凳爲椅子。書符三道，一釘之樹側，一沉之江中，一則當空焚碎。宣行畢，即厲聲曰：「此間淫崇，久矣憑陵，假爾神兵，翦除凶醜，法無稽滯，火速奉行！」有頃，雲霾漲浮，霾，音埋，晦也。咫尺不辨；洪波震蕩，聲動天地。俄而風止，稍稍開霽，霽，音祭，雨止也。則木綿已拔，枝柯碎爛，如裂麻之狀。繼聞空中有鞭撻泣哭聲，撻，職瓜切，擊也。衆人仰視，見牛頭馱卒，可六七百人，馱，音陀，馬負物也；又疾驅也。枷二人去矣。

鄉人以財厚贈，道人拂衣不顧，竟入深山去矣。

嗚呼！魑魅魍魎，雖自古不以爲天下患，魑魅，山鬼也。魍魎，水怪也。然匹夫多欲，庸或犯之。忠遇商人無識，不足深責矣。彼道人爲民除害，功德宏茂。後有秉王充之論衡，姑取節焉。王充性恬淡，

不貪富貴，淫讀古文，甘聞異言，傷時憫俗，故爲《論衡》之書，凡八十五篇。論衡者，論之平也，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也。不可以其學之幻，幻，焚絹切，妖術也。而竟斥其非，不可以其途之他，而竟沒其善。庶乎君子與人忠厚之意也。

【校勘記】

〔一〕「云」，甲、丙本作「詩曰」。

〔二〕「郗嘉賓死」，「郗」原作「郤」，二字多混淆，今據《世說新語》改，下同不注。

〔三〕「醉抱銀箏撥復挑」，「撥」原作「扒」，即「撥」字俗寫，據甲、丙本改。

〔四〕「苴音且」，「苴」字原作「土」，據下句「音且」改。又，「且」字下原衍「苴」字，今據文意刪。

〔五〕「愈出使未歸」，「歸」原作「調」，據下文改。

〔六〕「柳枝不發待郎歸」，「待」原作「侍」，據文意改。

〔七〕「背覆紅羅一幅」，甲、丙本「背」上有「棺」字。

〔八〕「衣後襟也」，「襟」原作「裾」，據文意改。

〔九〕「倏忽來往」，甲、丙本作「倏來忽往」。

〔一〇〕「或歌或笑」，甲、丙本「笑」作「哭」。

茶童降誕錄〔二〕

楊德公，名昨，山南常信人，李惠宗朝按獄宣光鎮，伸冤理枉，獄得其平，因其慈祥惠物，時人以德公呼之。

年五十，無子，忽病革，革與亟同，急也。《禮記》：「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死而復甦，甦與蘇同，死經日復生曰甦。語人曰：「語，去聲，以言告人也。」我適至一所，黑城鐵壁，方欲趨就；俄而有一吏止之，引之而右。」右則紅門朱扁，扁，補典反，門戶封署也。遂攝衣偕入，攝，整飭也。見長廊巨宇，廊，廡也。束條而前後侍立者，約百餘人。條，音叨，組紉之屬，編絲繩也。中有紫袍二員，對案而坐，曰吏取楊氏朱簿來，檢閱移時，檢，九釐切，察也，校也，通作檢。閱，觀也；又較勘文書也。相顧謂曰：「陽間無此等人物，全活甚衆；所恨者享齡不遐，齡，年也。箕裘無繼。承祖父之業曰箕裘。《禮·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不表斯人，爲善何勸？行將白之帝矣！」白，告也；下告上曰稟白。即命退東廊憩息。半日許，復命引入，謂曰：「子平生在世，素以善聞，上帝嘉汝，畀以奇男，延壽二紀。可早歸來，努力陰功，努，用力也；與努別。勿謂

冥冥無知也。」使吏引還。既出門，楊公問曰：「是何官府？所主者何員？所司者何事？」吏曰：「此即鄭都別署，二十四司之一也。鄭都，地府北陰獄也。官舍曰署。凡人初死，必經于此，由朱錄通作錄。尚有生還，陷墨籍斷無出理。」非公誠於樂善，恐亦無由得脫也。」遂叉手爲別，俗呼拱手曰叉手。如夢始覺。

夫人亦言：「是夜一更末，有小星墮懷中，墮，杜卧切，落也。心覺微動。」既孕，及期而生子，命名天錫。性酷好茶，常自比於盧仝、陸羽；盧仝性好茶，時孟諫議大夫以新茶寄仝，仝受自然煎而飲，乃作《茶歌》：「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又陸羽有文學，性嗜茶，著《茶經》三篇。然天資高邁，學問該博，書厨文苑無不涉獵。厨，櫝也。陸澄博覽，王儉曰：「此書厨也。」涉，渡水也。獵，捕獸也。言人之博覽群書，如涉水捕魚、獵山取獸也。公喜曰：「吾有後矣！」遂專以義方教焉。按石碯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言愛子之道，教之以方外之義，弗納于邪。又馮道《贈寶家》詩曰：「燕山寶十郎（三），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後二十四年，公無病而終。天錫哀痛踰禮，遠近哀之。既免喪，晨昏肄業，略不少懈。肄，音易，習也。但家貲甚窶，鮮能自給，窶，貧也。望門出贅，無人肯納，贅，之瑞切，是餘剩之物；男無聘財，以身自質于妻家曰贅，猶人身之有朮贅也。賈誼策：「家貧子壯則出贅。」村翁里嫗率以貧見拒。生嘆曰：「我父能活千人死，不能救一子貧，爲善者果何益哉！」言未竟，見一人衣冠甚偉，自稱石大夫，前來揖曰：「昔受楊公厚恩，無以爲報，止有息女漢英，願拂枕席。息，子也，子吾所生曰息。拂，音弗，拭也。卿宜重自愛惜，勿以貧故，損平生志慮。」言訖不見。天錫甚怪之，但私識其言。

聞仙遊有陳先生，授徒數百人，挾策從之，挾，以手挾也。策，書簡也。《唐·儒學傳》：「四方挾策負素以從學。」寓居青鄰村舍。村有巨族姓黃，見生容貌瓌奇，瓌，孤回切，偉也。文詞瞻麗，遂有東床之願。晉王羲之，王導

從子也。郡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遍觀弟子門生。歸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各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乃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以女。後羲之爲右將軍。謂妻曰：「吾累世以商起家，非歟於財，所乏者佳婿令婚^{〔四〕}。獨孤郁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憲宗嘆曰：「德輿乃君佳婿。」今有楊生僑居鄰左，僑，旅寓也。真南州豪傑，且吾觀其相，終當貴發。我家醜女，垂及長成，牽絲之求，舍此奚適？」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曰：「吾有五子，令各持一色絲於帳後。子牽之，得者爲婦。」元振牽一紅線，得第三女，有姿色。其妻允可。竟納而壻之，凡納聘之需，娛賓之具，一切黃家取辦。生殊感悅，喜慰如狂。但時時於岑寂中，常凝情獨坐，掩卷長吁。娘適見，因問其故。生曰：「昔見神人先告，謂我所娶者，石氏漢英也。今而幸贅高門，獲聯華族，神人指示，既爾乖戾，將來成就，未必端的，故不能不掛慮也。」娘聞言，泫然下淚，泫，胡犬切，流涕貌。曰：「此必妾父也。妾幼時字漢英，父姓石名厖，守在宣光，爲上官誣構，一門遭禍，竟死獄中，時妾方在童稚。聞有楊德公者，憫其無罪，堅拒有司，毅然竟赦，顛連賤質，僅獲生全。顛連，顛沛流連也。嚴堂哀之，養爲己子，螟蛉之托，十載于茲，^{〔詩·小宛〕}篇云：「螟蛉有子，蠋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注：「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蠋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蠋無子，取螟蛉養之，置木空中，祝之曰：「類我！」七日夜，化爲蝶子。故凡人養他人子，皆曰螟蛉。」實則石大夫子也。」生駭曰：「吾即德公兒也。古來伉儷，莫匪夙緣，伉，音抗；儷，音麗。配偶也。孰謂赤繩紅葉果虛語哉！」唐韋固少時未娶，旅次宋城店，遇老人倚紅囊，坐向月下檢書。固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緣。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固問已妻何在？老人曰：「君妻乃店北賣菜陳媼女。」翌日，固往視之，見一媼抱二歲女，甚陋。固怒，磨小刀付奴刺之，纔傷眉間。宋城宰王泰聞之，收養爲子。後固參相州軍事，泰因以妻之，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金鈿。固逼問之，女曰：「妾郡守之息女也，少孤，乳母

鬻菜以給。常抱于市，爲賊所刺，其痕尚在，故貼花鈿。」宋城宰因名其店曰定婚店。唐僖宗時，有書生于祐晚步禁衢，見御溝流一紅葉，其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復送流去。韓夫人又拾得之。後祐托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泳嫁韓夫人與祐。及成禮，各於篋中取紅葉相視，於是感嘆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因作詩云：「今日結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生既以事出希奇，情好愈篤。內有棲身之所，外無餬口之憂，餬口，解見《夜叉》。《左傳》：「餬其口於四方。」文場肆力，學業精研。歷春秋兩試，初受京官教職，次歷提刑等官。纔二十年，遂躋于顯宦焉。公能忠以事君，廉以律己，兩朝開濟，趙普，字則平，薊州人，初相太祖定天下，再相太宗致太平。出《宋史》。廟堂倚重；但少時貧窶，侮慢者多，髮怨絲恩，稍稍修復，是其短也。唐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常設祈安道會，栽星冠而曳霞裾者，數百人餘。按星冠，道士所載之冠，冠上有點星也。繼有一道士，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弊袍破履，盤跚而進，盤，當作蹣，通作蹣；蹣，相關切。蹣跚，跛行貌。把門者不納，強之至再，闔者稟命。闔，音昏，守門人；王宮每門四人，司晨昏以啓閉，故名闔。公叱之，道士行且嘆曰：「故人尋故人，不意故人果薄情如是！烏蹲之厄，幸免相煩，烏蹲，在南海外。胡季犛領舟伐占城到此，亦遇風波。勿謂故人負故人也。」公聞之，使人追請，下階延接。坐定，道人曰：「相公今日官居鼎鼐，地起樓臺，宋魏野《上寇公》詩：「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行則金吾靜街，金吾，官名，一云杖名。按金吾，鳥名，形如美人掌，性通靈，不睡，能辟邪；古人有刻形於杖頭，天子出，令官執以前行以辟邪，故官名金吾。唐李林甫爲相，多結怨，慮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靜街。止則花鈴護閣，花鈴，似鐘而小。唐寧王，春時花開，以紅絲繩綴金鈴於花下，以驚禽雀，號爲護花鈴。又晉尚書左僕射羊祐，都督荊州事，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人間富貴，想

極平生，獨不記紫微之樂乎？」公曰：「鼎鼎之居，粗嘗竊寵；紫微之樂，未究來由。」道人曰：「公爲慾河汨沒〔五〕，迷沉至此，請爲陳之：昔公爲帝所茶童，吾爲星曹酒吏，日侍紫微垣，相從舊矣。帝一日罷朝，語群仙曰：『汝曹誰肯作下界遊觀，領取十餘年宰相？』唐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群仙相視，無適先對。公即欣然從之。帝曰：『行矣！閻浮之樂，不減天曹，閻浮世界，人間也；一說須彌山有閻浮樹，影於月宮，故下界曰閻浮。勿以塵寰爲隘也。』隘，烏解切，陋狹也。時予侍立，故見其詳。」且以靈丹一粒授之。粒，音立，米類也。飲既畢，則惺然有悟，惺，悟也。醒，醉解也。漸漸記前生事矣。曰：『吾之履歷，既以略聞，君何以却在人也？』曰：『某性麓豪，又善使酒，上帝微賜譴訶，謫在塵寰，謫，音窄，責也，罰也。將歷三紀。今謫期已滿，還補星曹舊職，與公有舊，故來相訪耳。』公又問烏蹲之說，道人愀然不樂，愀，七小切，色變也。屏人謂曰：『後五年，公當有海濱之行，吾恐於其時，重遭奇禍。』公請其故，曰：『公爲宰相，無他過咎，只緣當途日久，頗用愛憎，今則產怨已深，冤魂塞路矣！』公曰：『奈何？』曰：『無傷也。吾本字君房，脫有急，脫，或然之辭。但焚香一瓣，以字呼之，瓣，音卞，片也。宋陳師道〔六〕，字無己，號後山，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南豐贈。』曾鞏，字子固，盱江人，學者稱爲南豐先生。出《尚友錄》。吾至，亦一助也。』

是夜遂同宿。公曰：『君既相知，奚以相教？』道人曰：『夫德者善之基，財者爭之府。積德如孤根滴露，會見發榮；積財如熾火點冰，終當溜破。溜，力救切，義同流。況不耘而長者，善惡之根；不持而滿者，禍福之機。倚伏之間，至爲可畏。賈誼疏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城。』相公珍重，勉爲仁而已矣。』珍，猶慎也。公曰：『吾聞天道公明，如持衡握鏡。有神明以記其迹，有造化以司其平；

照必洞而無私，網雖疎而不漏；法可謂至嚴而至密，人固宜無怨而無尤。夫何勸懲所加？猶有混淆若是！利於物者未聞降福，瘠於人者未見罹殃；瘠，前歷切，瘦也。貧雖有志難酬，富則無求不獲；或力學而終身黃馘，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注云：「黃馘，耳無潤澤而黃薄也。」或尚奢而奕葉朱幡。奕葉，猶累世也。漢長吏受祿至二千石，所乘之車，左右各執一朱幡。誰云投李報瓊？《詩·木瓜》篇：「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筴。」自是種瓜得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吾所以深惑而終不解也。」道人曰：「不然！善惡之積微而彰，報應之機遲而果。陰功顯處，必須善果圓成；陽福散時，必待惡根滋蔓。滋，多也。蔓，莫半切，枝長也。或將伸而預屈，或欲挫而先驕。有行而貧，或是前生業障；障，隔也；梵書有二障：一曰理障，二曰事障。不仁而富，定爲宿世善緣〔七〕。雖云深遠難知，實則毫釐不爽。故勿以一偏立論，以一槩觀天也。」如是凡數千言，皆寓規勉，公甚欣納。

次早當別，公以黃金十錠錠，徒鼎切，義見《金華》。爲遠行之贐。贐，慈忍切，送行財幣也。道人笑曰：「安用此爲？但力行方便，免使重來，是則故人之賜也。」

後天錫果因言事忤旨，遠投南裔，裔，表也。途經海口，白晝中忽陰霾垂暝，南風勃起，大波如山。《莊子》：「白波如山，海外震蕩。」又楊廷秀《過石碓渡》詩：「中流風作浪如山，前進不得後進難。」有鬼相數百輩，相喧呼曰：「仇家至矣！我乃今日得甘心於相公哉〔八〕？」或操船尾，或登船背，船幾覆者再。急問篙師，篙，音高，進船器也；篙師，即舟長，掌舟楫也。則曰：「烏蹲之地。」方記道士之言，依教呼之。俄見雲駟一兩，駟，蒲眠切，輜車也；重曰輜，輕曰駟。憑空按駐，駐，立馬也。仙童玉女，侍衛嚴肅，遙謂衆鬼曰：「汝曹汨沒，業

障殊深，生前既犯於條章，死後更萌於芥蒂，芥蒂，鯁刺也。冤冤相繼，無有了時。胡不滌腸易慮，一心向道？我當奏聞帝庭，一切洗冤魂矣。」衆鬼聞言踴躍，一時散去。公懇款相邀，詢以後事，顧盼間，失所在矣。盼，邪視也。

已而風晴浪帖，晴，日出雨止也。帖，定也。舟始達岸，遂屏其妻子，不知所之。後有見於東城山，或者疑其得道云。

嗚呼！爲善在人，福善在天。天人之相與淵乎哉！楊公一治獄吏〔九〕，僅能伸冤理枉，而天之陽報，已諄諄於夢寐之間；況宰天下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正心率人，推行善政，使穹壤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則天之畀福，當何如哉？至於天錫之事，其白圭之玷乎！《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然與其玷也，孰若併其玷而去之爲愈？當官守者，願勉其所當勉，監其所當監云。

【校勘記】

〔一〕「茶童降誕錄」，丙本作「茶童降誕傳」。

〔二〕「陷墨籍斷無出理」，「出」原作「生」，據甲、丙本改。

〔三〕「燕山寶十郎」，「十」字原訛作「寸」，據原詩改。

〔四〕「佳婿令婚」，甲、丙本作「佳婚令婿」。

〔五〕「慾河汨沒」，甲、丙本作「慾河浪汨」。

〔六〕「宋陳師道」，「師」原作「思」，據甲本改。

〔七〕「定爲宿世善緣」，「爲」原作「知」，據甲、丙本改。

〔八〕「我乃今日得甘心於相公哉」，「哉」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九〕「楊公一治獄吏」，甲、丙本「楊公」作「德公」。

西垣奇遇記

天長士子何仁者，紹平間客遊長安，從抑齋先生受業（一）。濟文侯阮鴈，號抑齋先生，凡稱師曰先生。每朝聽講，途經曲江坊，坊有陳太師故宅，常見二女子，日乘西垣敗壁中，謹譁笑謔，或以佳菓投之，晉潘岳美丰姿，常出洛陽道，婦人遇者，皆投之以果，滿車而回。或以好花擲之。積之日久，生殊不能定情，遂致慙慙焉。女即回顏一哂，慙慙，委曲貌。哂，式忍切，微笑也。謂生曰：「妾一姓柳字柔娘，一姓桃字紅娘，舊時太師婢女。男曰奴，女曰婢。自公即世，久秘芳踪。今日逢春，願作向陽花草，范文正公知杭州，蘇麟爲屬，時城中官兵往往皆獲薦，惟蘇在外，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草易爲春。」文公薦之。庶不負風光佳節也。」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故謂風光。乃携歸寓所，叙其歡愛。採摘間，採，取也。摘，音窄，手取也。二人羞花慙曰：「妾等春事未諳，芳心正怯，祇恐花情顫掉，慙，情實也。諳，曉也。顫，音戰，四肢寒掉也。掉，徒了切，搖動也。柳絮顫狂，杜詩云：「顫狂柳絮隨風去。」絮，柳之棉也；作花，非。怨綠羞紅，減了風流一段也。」生曰：「姑試可爾，不敢以雲雨見困。」已而翦燈就寢，則偎金倚玉，偎，烏魁切，愛也。倚，依也。纔欹枕間，欹，音欺，不正也。

已擺碎桃花浪矣。擺，補買切，持而搖振之也；又開撥也。生於卧次索吟。柳先吟曰：

麝塵涼汗濕羅衣，翠黛輕顰八字眉；黛，音代，畫眉黑妝也。顰，皮賓切，眉蹙也。漢帝宮人畫八字眉。報

道東風寬鞞綠，報，告也。道，言也。東風，春風也。鞞，丁可切，垂下貌。纖腰擺亂不勝吹。

桃續吟曰：

天高禁籞漏聲遲，禁籞者，禁苑之籞，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又池中編竹籬以養魚亦曰籞。漏，銅

壺水也。燈擁銀缸出絳帷；缸，音綱，燈蓋也。分付才郎攀折去，新紅認取小桃枝。

生撫掌大笑曰：「春閨情狀，曲盡其妙，艷辭綺句，吾不及也。」亦續吟曰：

倦掩書齋客夢慵，書齋，讀講之所；取齋潔之義。誤隨雲雨到巫峯；解見《徐式》。交飛蝶弄參差白，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連蒂花開次第紅。蒂，音帝，果蓏綴實也。並宿任教鶯上下，教，居肴切，使之爲也。分流

忍禁水西東；絕聯均是風流種，興到風流自不同。

此後朝去而夕來，日以爲常。生自謂平生奇遇，未之有過，可以伯仲裴航而尋常僧孺也。伯仲，兄弟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唐裴航佐舟於湘、漢（二），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賄其婢裊烟達詩云（三）：「昔爲胡越猶懷想（四），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相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幸無諧謔。與郎少有姻緣，他日必爲配偶。」因答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有神仙窟，何必區區上玉京？」別舟去。後航經藍橋驛，忽見茅舍，有一老嫗績麻。揖之求漿，嫗呼：「雲英，擎一甌漿來。」航接飲，真玉液也。航憶夫人「雲英」之句，謂嫗曰：「小娘艷麗過人，願娶之，可乎？」嫗答曰：「我老病，神仙遺藥，欲得玉杵臼搗之。人欲娶吾女，但得玉杵臼，其餘無所須。」後航得玉杵臼與之，嫗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一大第，仙童侍女引航相見媾婚。後夫婦超爲上仙。僧孺，事見《徐式》。

又一夕，風疎雨驟，二人冒冷而至，低聲語曰：「妾等恐負佳期，勉尋舊約，身如燕子，不耐寒色矣。」耐，音奈，忍也。生即以袖擁柳，因戲曰：「柳嬌艷態，當今獨步，可謂『美人顏色嬌如花』者矣〔五〕。」虞全〔有所思〕詩：「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桃即斂容俯首，若含羞之狀。後，數日不至，生問柳曰：「桃娘安否？」曰：「彼固無恙，恙，餘亮切，憂也；訓爲疾，非也。〔風俗通〕：『恙，噬人蟲，善食人心，故人相問勞曰：『無恙乎？』但郎君以形跡見拘，故不敢來也。』因出桃所寄詩一首，詩曰〔六〕：

晴霞骨骼雪精神，格，音格，與路通，骨也。露藥煙條兩樣新，可恨東皇偏著力〔七〕，著，屬也。一枝憔悴一枝春。

生讀訖，懊惱移時，懊，烏老切；惱，乃老切。悔恨也；又事物撓心也。再賡前韻以答，詩曰：

相思一度一勞神，底事纔成別恨新，憑仗封姨煩寄語〔八〕，姨，音夷，平也，與妻等也，妻之姊妹，母之姊妹，並曰姨。崔元微〔玄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桃氏，又有緋衣小女曰石氏，皆殊色。石氏曰：「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封家十八姨相庇。煩處士每歲作一朱幡立苑東。」崔如其言。後值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精，封姨即風神也。爲誰憔悴爲誰春？樓穎〔西施石〕詩云：「岸傍桃李爲誰春？」

桃得詩，始往復如初。

時及元夕，京城士女，觀遊四出，二人請曰：「密邇蓬門，〔禮記儒行〕篇云：『蓬戶。』編蓬爲戶也。君子未嘗信步，信，音申，不屈也。每以爲恨。今乘令節，願暫相邀，幸勿以婢子爲羞，〔禮〕：『夫人自稱曰婢子。』以敝居爲遠也。」生喜，與之偕往。步入西垣，踰重籬，度曲墻，約數十丈，復經芙蓉沼，芙蓉，荷花也。圓曰池，曲曰

沼。沼窮而琪園出，錦樹交加，石曼卿以泥裹桃核，施於山嶺，二歲間，滿山花爛如紅錦。交加，參錯貌。奇葩馥郁；葩，普麻切，花也。但夜色朦朧，不辨其爲某花某樹，只聞清香萬斛，時時逆鼻而來耳。二人相顧曰：「我家冷淡，風味酸寒，止於園中促席可也。」於是鋪以竹編之席，燃以松膏之燈，唐昭宗民間取松樹，皮中聚脂，燃爲燈。酒則宿釀杏漿，《玉燭寶典》：「寒食研杏仁爲酪。」酪（一〇），漿水也。餅則冷淘槐葉，杜甫《槐葉冷淘》詩云（一一）：「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愁過熟，加餐愁欲無。」登盤盛供，盡一時佳品。繼有美人自稱韋氏、李氏、楊氏、梅氏、石家娘子、金氏兒郎，同來參賀。天色將曉，各各散去，二人亦送生出牆。比至書房，比及也。則紅日東生矣。

數月後，生鄉信至長安，言父母欲爲生奠鴈，聘定儀物稱鴈奠，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程子曰：「鴈，取其不再偶也。」且責歸來之早，生徬徨不忍。徬徨，猶徘徊也。二人揣知之，揣，度也。謂曰：「妾等率以蒲柳之姿，文帝與顧悅之同年（一二），悅之先老，帝怪問之，悅曰：「松柏之姿（一三），經霜猶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難主蘋蘩之事。蘋，大萍也，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蘩，蓬蒿也，似青蒿。《詩·召南》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沚。」采蘋，言大夫妻能奉祭祀；采蘩，言夫人能盡敬誠，以奉祭祀也。鳳占之選，懿氏卜妻敬仲，占之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必屬高門；宋子、齊姜，非賤質所敢望也。《詩·陳風》云：「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宋，子姓；齊，姜國名（一四）。但歸來後，倘深情未斷，厚意有加，割懷土之思，夫子云：「小人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也。決尋芳之計，尋芳，解見《翠綃》。則韓翃之柳，迎舞長條；解見《翠綃》。崔護之桃，依舊笑春風矣！唐崔護於清明節獨遊都城，渴酒求飲。有女以盃水至，獨倚小桃佇立，屬意殊厚。崔辭起，絕不復至。來歲清明，徑往尋之，因題詩于左扉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

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女見詩，遂病死。崔入哭，半日復活。老父大喜，因以女嫁之。兄善圖之，無以新婚之樂，而忘舊日之情，徒使妾等爲江南無主花也。」無主花，即桃花也。杜詩云：「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間淺紅。」因携觴餞別，各歌一曲。柳先歌曰：

帝城東邊蕃草木，破屋數間曲江曲。銀篦綵盃事梳粧，篦，邊迷切，櫛也，以竹爲之，去髮垢也。盃，音六，匣也。梳，音疎，理髮也。粧，俗妝字，飾也。霧閣雲窗苦幽獨。韓愈《華山女》詩：「雲窗霧閣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粵從二八惜芳容，蝶使蜂媒未肯通。古詩：「寄花招蝶使。」又《梅花》詩：「遊蜂巧作媒。」盡日對依紅杏塢，塢，安古切，壘壁也。窺春羞向少年叢。挾書何處佳公子？《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學博才奢貫經史。草草牆頭一見間，荀簡曰草草，又雜亂不齊貌。良緣未許心先許。便將凡卉向陽栽，卉，音毀，百草總名。分付東皇好好開。絮暫迎風香落泊，影初試暖綠徘徊。穠花露滴檀心吐，穠，乃同切，花木盛貌。檀，香木也。消得從前春恨苦。歌笙軟度小蠻腰，軟，柔也。白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樊素、小蠻，樂天二妾名，樊素善歌，小蠻善舞。脂粉膩勻西子乳。膩，乃計切，肥膩也。勻與均通，齊也。會來屈指未周星，周，遍也，星一歲一周天，周星，一歲也。滿目山河旅夢驚。淚落粉鄉魚遞信，遞，音第，更易也，驛遞也。漢高少時，祭粉榆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粉榆字爲鄉曲。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粉榆之鄉。」按粉榆，木名，古人立社，必以樹焉。魂消梅驛馬諧程。驛，驛亭也。安撫詩：「千里長亭復短亭，梅花香裏送人行。」又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贈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長亭又趁車聲早，趁，丑慎切，逐也。使妾長憂來祖道。黃帝子累祖，好遠遊，死於道，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故云祖道。西垣雨暗泣黃梅，《風土記》：「江浙四五月間，

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南浦波寒愁綠草。江淹《別賦》云：「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梅黃草綠暗傷神，妾在君歸影暫分。鄭重爲君歌此曲，《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之意。」注：「鄭重，猶頻煩，言殷勤也。」臨歧應有斷腸人。

桃亦歌曰：

秋霄抹碧兮，秋葉棲丹。霄，雲霄，天氣也。抹，塗也。棲，遲息也。千戶萬戶兮，寒砧聲乾。砧，音斟，擣繒石也。乾，音干，燥也。孤鴈南飛兮，征鴻度關。鴈，陽鳥，性畏寒，秋至霜降則南飛。李白《惜餘春賦》云：「送行子之遠遊，看征鴻之稍滅。」注：「征，行也。」暮烟慘淡兮，新愁一般。我公不留兮，我心盤桓。盤桓，難進貌。竟捐舊愛兮，暫結新歡。河汾嘆菊兮，楚畹羞蘭。漢武幸河東，祠后土於河汾，中流飲歡，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楚辭·離騷》云：「既滋蘭之九畹，又植蕙之百畝。」蓋屈原遭讒見棄，故怨而有是言也。泛我瓊觴兮，羞我銀盤。羞，進也。別時容易兮，見時良難。《鍾情》詩云：「往日漸多來日少，別時容易見時難。」嗚呼一歌兮，鬱陶長嘆。鬱陶，哀思也。恨不遊絲兮，纏挽歸鞍。李白《惜餘春賦》云：「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橫路，網春暉以留人。」一說遊絲，乃大暑日，於空中結爲白絲，俗曰遊絲。恨不長坡兮，障杜回轅。坡，坂也，山曰長坡。障杜，隔絕也。轅，即車也，車前直木上勾衡曰轅。恨不鶯簧兮，喚客繙蠻。黃鶯，一名倉庚（一五），週身黃色。古詩：「黃鶯相喚亦可聽，繙繙蠻蠻如有情。」咄嗟此別兮，何時當還？咄，當沒切；咄嗟，咨歎語。左思《詠史》詩：「糝糊生榮華，咄嗟復彫枯。」花留洞口兮，水到人間。仙人送劉阮詩：「花留洞口應長在，水到人間自不同。」忍令小妾兮，抱此生冤。嗚呼再歌兮，珠淚決瀾。決，音完，泣貌。鮫人水居，出寓人間，臨去索器，泣而出珠與主人，故

曰珠淚。

歌竟，生欷歔泣下，分手而歸。

比至家，則婚期定矣。日入二刻半爲昏，娶妻以昏爲期，因名焉。生謂其父母曰：「竊聞：『男子生而願之有室，女子生而願之有家。』此父母之至情，門庭之深慶。但小子長於簪紳之族，士大夫之家曰簪紳族。業於《詩》《禮》之傳，夫子教伯魚事。學未成名，志猶願仕，縱有妻孥之樂，恐妨燈火之功。莫若緩花燭之程，假螢窗之歲月，使平生志遂，則針線之求未晚也。」線因針而入，如女因媒而成夫婦也。父母重違其志，事爲中止；然生亦以思娘之故，居常悶悶，復命駕爲長安之遊。

纔到西垣，已見二女迎笑曰：「星期在邇，成昏日曰星期；星，心星也，心有夫婦之象，故嫁娶者以爲候焉；一云報成昏日曰請星期。《詩·綢繆》刺婚姻不得其時曰：『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新寵方妍，韋況《棄婦詞》云：『物情棄衰賤，新寵方妍好。』胡不伸宴爾之情，《詩·谷風》篇云：『宴爾新婚，以我御窮。』蓋婦人爲夫所棄而作也。副歸歟之願，夫子在齊，不得行道，乃嘆曰：『歸歟！歸歟！』而乃早覓來程也？」生語以故。二人稱曰：「兄可謂『巨信人』，昔有一人與范巨卿約三年後某日來會，至日，其人殺鷄以待，母曰：『久限之言，未必信。』其人曰：『巨，信人！』已而果至。不負尋芳之約。」乃再爲生具禮，使就鱸堂肄業焉。楊震客居於堂，有鶴雀嚙三大鱸魚〔一六〕，飛集講堂，故云鱸堂。生雖以遊學爲名，然屬意在美人，佔畢之期疎，佔，視也。畢，簡也。《學記》云：「今之教者，呻其佔畢。」蓋言但吟諷所視之簡，不能通其蘊奧也。講歡之意密。

歲華冉冉，時再更冬。一日，生自外來，見二人流涕，怪問之，皆忍淚言曰：「妾等不幸，偶罹霜露之疾，漢公孫弘病篤，上書乞骸骨，武帝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補醫藥以自

持。因賜牛酒雜帛。居數月後，又瘳，視事。惟恐雪侵病骨，春去寒荏，風恙難醫，謂風疾爲風恙。花顏易謝，香魂一片，更向誰家漂泊也？」生驚曰：「我與子等，初非良媒之求，偶諧羅帶之結，何忍遽言睽隔，使人驚怖如傷弓之鳥耶？」古語：「傷弓之鳥驚曲木。」柳曰：「貪歡慕愛，誰無是心？慕，音奇，極也。古云：『一日欲慕色。』然在天之數難逃，歸盡之期又迫，會將翠鈿委地，鈿，金華也，以金華爲飾，田田然。紅粉填泥，不知此後三春行樂處，竟屬誰邊也？」唐劉廷芝《代悲白頭翁》詩云：「一朝卧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生惆悵終不能捨。桃曰：「人生如樹花〔一七〕，榮瘁有期，非短景所能留住。願郎君強力加殮，及時進業，使緝柳成功，孫敬到洛，在大學左有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柳爲簡以寫經，睡則懸頭于梁。《楚國先賢傳》。看花得力，孟郊《登第》詩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雖小妾終填溝壑不恨也。」生曰：「子言零謝，尚得幾多時耶？」曰：「只在今夕，如有狂風一陣括地而來，括，包括也。是妾等捨命之秋。兄如有伉儷舊情，可就西垣一訪，妾且含笑入地矣！」漢桓帝時，琅琊賊聚衆破壞，以韓韶爲長時，有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生泣曰：「事勢既迫，情亦無奈，但我他鄉旅寓，資貺全無，資，貨也。貺，賜也。何以相報？」二人曰：「妾等命薄遊絲，身輕落葉，奄棄後，不過以雲爲妾，妾，百合切，棺飾也，形如扇，柄長五尺，持之以障柳車。以魘爲御，魘，音標，暴風也。草茵其席，露珠其釧，殘鶯當鼓吹，倦蝶護郊垆，垆，音肩，邑外謂之郊，林外謂之垆。封妾者綠徑之苔，苔，水土潤氣所生，在水傍曰水衣，在牆曰垣衣。送妾者長溝之水，烟消風化，不煩葬也。」因各留所服結珠鞋，囑生曰：「人亡物在，別思何堪？夫子曰：『其物在，其人亡，以此見哀，哀無不在！』區區憑此，爲死生契闊之贈。契闊，解見《快州》。倘步武所及，常如妾之在足下也。」步，徐行也；武，迹也。一步曰步，再步曰武。是夕果不來。

夜將半，風雨暴至，生倚欄悽愴，徬徨之狀可掬。乃就鄰居老叟，始吐實言之。叟曰：「吁！子誕矣。此地自太師歿後，二十餘年，華聲久歇，歇，消散也。半間祠宇，無人洒掃，安有姓氏甚繁，若彼所言哉？此必懷春遊女，不然則陰精滯魄，假體爲妖耳！」天既明，與生俱造西垣，造，災到切（二八），音操，至也。只見廢院荒涼，數株桃柳，葉碎枝摧，地慘殘蕤，蕤，儒追切，草木花垂也。籬橫敗絮矣。叟指謂生曰：「此非子所狎遊者乎？所謂金氏兒郎，金錢花也。石家娘子，石榴樹也。其如李氏、韋氏、梅氏、楊氏，皆因花冒姓。不意芳株，乃能變幻如此！」幻，胡貫切，相詐惑也。於是生大感悟，歎其半生浮浪，全是對花眠也。歸取所留鞋視之，則應手飛揚，片片成嫩葉矣。嫩，尼困切，少好貌。明日，典衣一領，以酒殽致奠，自爲文祭之。其辭曰：

維二人冰凝奇骨，露滴妍芳。雅負天然之質，天姿自然不施粧點曰天然。恥爲時世之粧。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容儀端麗，不許群妾作時世粧。均是名姝第一，信乎絕代無雙。閨苑英華，厭看富貴；閨苑，王母所居處。按崑崙山有閨苑，左帶瑤池，右環翠水。糊窗燈火，好伴清光。唐楊炎於後閣用桃花紙糊窗（一九）。盆長雙頭茉莉，茉莉，音末離，花名。池棲交頸鴛鴦。司馬相如以琴挑文君曰：「何緣交頸與鴛鴦？」按鴛鴦，鳥名，止則相偶，眠則交頸，飛則並翼。惟願久霑於恩海，如何遽返於仙鄉？冉冉穠花頓改，悠悠別恨空將。風乘我，我乘風，片時撩亂。列子乘風而歸，曰：「吾心疑釋，隨風東西，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色是空，空是色，半夜淒涼。色，色身皮肉也；空，覺性如虛空也。觀空莫非見色，顏色莫不皆空，色空如有，無不異也。慘淡紅稀院落，低迷綠暗池塘。深深兮瘞玉，鬱鬱兮埋香（二〇）。瘞，余祭切，藏也。孟蜀時，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渭州刺史張宗妻王氏」，銘曰：「深深瘞玉，鬱鬱埋香。」身世逐秋風之客，秋風客，指歸燕也。

漢張衡旅寓，顧梁燕曰：「秋風已至，想汝客興思，難久留也。」繁花驚春夢之場。古詩：「春來何處不繁花，豈獨公侯富貴家。」又東坡在昌化，行歌田畝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爲春夢婆。噫！一朝離別，萬古悲傷。魂欲招兮不返，踪擬訪兮無方。縱有靈兮未泯，尚來舉兮吾觴。歐陽祭子美云：「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嗚呼哀哉！尚享！

其夜夢二人來謝曰：「昨蒙哀奠，聲價倍增，重感此情，虔來伸拜。」生欲留之，則騰空而逝，不知所矣。

嗚呼！清心莫若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邪魅豈能干乎？何氏童心多欲，物誘牽之，故彼得以乘機伺隙；不然，則花月之妖，何以能惑憮小之承嗣，而不能蹈踪履跡於正大之梁公哉？武三思妾，名素娥，有姿色，狄梁公請出之，忽失所在。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附耳而聽，素娥語曰：「某花月之妖，帝遣奉公，梁公正人，不敢見也。」士之負笈來長安者，當精專其業，正大其見；雖不敢望於無欲之境，亦勉進焉於寡欲之地，則善矣！

【校勘記】

〔一〕「從抑齋先生受業」，丙本「抑」作「柳」。

〔二〕「唐裴航佐舟於湘漢」，「湘」原作「襄」，據《裴航》改。

〔三〕「航賄其婢裴煙達詩云」，「裴」原作「晨」，據《裴航》改。

〔四〕「昔爲胡越猶懷想」，「昔爲胡」原作「同舟吳」，據原詩改。前二字誤竄入鄰行字，故訛。

〔五〕「可謂『美人顏色嬌如花』者矣」，「人」字原無，據盧仝《有所思》詩加；甲、丙本「嬌」上有「桃」字，與「柳嬌」對文。

〔六〕「因出桃所寄詩一首，詩曰」，原作「因出桃所寄詩云」，據甲、丙本改。

〔七〕「可恨東皇偏著力」，甲、丙本作「可恨東皇私著意」。

〔八〕「憑仗封姨煩寄語」，「封」原作「風」，據甲、丙本改。

〔九〕「止於園中促席可也」，原作「只於園中從席可也」，據甲、丙本改。

〔一〇〕「酪」，原作「酏」，據前句改。

〔一一〕「杜甫《槐葉冷淘》詩云」，詩名原乙作「冷淘槐葉」，據原詩改，并按此詩第三句「愁過」原作「資方」，第四句「餐」作「飧」，並改。

〔一二〕「文帝與顧悅之同年」，「悅」原作「愷」，據《世說新語》改。

〔一三〕「松柏之姿」，此句及下三句，《世說新語·言語》作「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一四〕「姜國名」，「國」字原無，據文意補。

〔一五〕「一名倉庚」，「倉庚」原作「食庚」，據文意改。

〔一六〕「有鶴雀嘴三大鱸魚」，「大」原作「十」，據《後漢書》改。

〔一七〕「人生如樹花」，「花」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一八〕「災到切」，「災」，原作「失」，據「造」字音改。

〔一九〕「唐楊炎於後閣用桃花紙糊窗」，「窗」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〇〕「鬱鬱兮埋香」，「鬱鬱」原作「杳杳」，據甲、丙本改。

卷之二

龍庭對訟錄

洪州永賴，舊多水族，族，類也。水族，即龍蛟之屬。沿江而祠，凡十餘所，沿，音緣，循也。積年寢久，間或爲妖；但祈晴禱雨，無不立應，故香火不絕，而人加敬憚焉。

陳明宗時，有鄭縣令（二），任在洪州，其妻楊氏歸寧，女子已出嫁於人而歸，問父母安，曰歸寧。《詩·周南》云：「害澣害否？歸寧父母。」舟次祠側。忽見二女童，捧粧金小匣，捧，兩手拱承也。粧，原妝字，俗作粧，飾也。匣，呼甲切，匱也。前致語曰：「吾君奉此，聊寓微情，早晚於水雲鄉，契乘龍之願矣。」孫雋、元禮娶桓玄之女，人謂桓玄兩女乘龍，言得佳婿也。言訖不見。拆匣，見同心紫帶，帶上題詩一絕句云：「拆，音冊，開也。」

佳人笑插碧瑤簪，插，刺入也。碧，深青色也。瑤，玉也。簪，首笄也；又連也，所以連冠於髮也。勞我情懷屬望深，屬，音祝，注意也。留待洞房花燭夜，洞，幽岩也；房，夾室也。洞房，取幽暗之義。花燭，插燭器，以金爲蓮花形也。水晶宮裡結同心。水晶，水玉也，出哀牢國；大秦國官室皆以水晶爲柱。結同心者，謂以帶結爲形，中圓如毬子，長垂末二條于下也。隋文帝夫人美姿貌，文帝寢疾，太子廣逼之，夫人拒之，得免。文帝崩，太子廣賜夫人盒，中

有同心結數枚。其夜，太子蒸焉。

楊氏大懼，與小婢捨舟而途，復投任所，備實以告。鄭驚曰：「淫祠水怪，將禍子矣。子宜避之，凡水次，慎無踪跡焉。」每風雨之宵，幽陰之夕，則張燈設警，警，戒也，巡警也。如是者半載。纔值中秋，是夕，纖雲掃跡，一碧萬頃，田百畝曰頃。明河在天，明河，銀河也。星宿如晝。鄭喜曰：「風月如此，少懷。」遂夫妻對飲。飲酣而睡熟，酣，何南切，洽也。雷電隨作，及起，則門關如故，而楊氏不在矣。往所，則江寒月淡，惟衣裳在焉。其憐香惜玉、沉蘭散蕙之恨，情狀可掬，發於中察而知之曰情，形於外見而爲狀。掬，撮也。但臨風哽咽，哽咽，音縷謁，悲塞也。時時無可奈何。

已而遂棄官歸，虛葬賴山之下〔二〕。日居一小樓，樓瞰江津，瞰，音闕，俯視也。津之頭則冲淵也。也。鄭每登樓縱目，常見老叟負淺紅囊，朝出而暮歸。鄭私念曰：「此乃江淵深處，那有村墟，而往是？」村，聚落也。墟，大丘也；又商賈貨物輻湊處，亦謂之墟。至其所，則平沙莽漠，復無人煙，莽，草深貌；大貌。言沙磧廣大，望之漠然也。復，呼郡切，冠絕也。惟數叢蘆荻，搖動江波耳。叢，連聚非一也。蘆荻，葦荻也。覓之，已於南市僦廛賣卜矣。廛，市物邸舍也。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三〕，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鄭見其人顏癯而澤，癯，音渠，瘠也。神清而淡，意其逃名隱士，否則得道真人，又否則煙霞中仙客也，遂與之遊。賁酒殺，賁同齋，持遺也。盡歡而罷，叟頗德之；感恩者曰德之。然問其姓名，則笑而不答，鄭疑甚。他起，預匿於葦叢竊候，時宿露未洗，晨煙尚昏，見叟從水中娑婆而出，娑婆，衣揚貌。鄭直前趨拜。叟曰：「得無以形骸索我乎？」〔莊子〕：「申徒嘉〔五〕，兀者也，與子產同師，後子產笑之，兀者曰：『吾與夫子遊士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改容。」注：「形骸之內，德

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是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矣！」然子既相知，今告子矣。我乃白龍侯，幸而歲旱，暫覓閑遊，若玉皇勅至行雨，則不暇矣！豈能就人間賣卜乎？」鄭曰：「昔柳毅有洞庭之遊，柳毅下第時，歸至涇陽，見婦人牧羊，謂曰：『妾乃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投黜至此。聞君將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至某處，有大橘樹，君當擊三聲，自有應者。』毅如其言而往，果見千門萬戶，有臺曰虛靈臺，殿上一人，披紫袍，執圭。毅取書進之，洞庭君泣下，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而去。後毅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妾即洞庭君女，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報。』後同歸洞庭。善文有龍宮之宴，余善文，潮州士人也，善屬文，南海廣利王構靈德殿，召善文入水府作上梁文。後殿成，謝東、西、北三王赴宴，善文預焉。不知凡骨，果可追踪前輩乎？」侯曰：「何難之有！」即以杖端激水，激，半遮也。水路漸漸開朗，將及半里，則乾坤光霽，樓臺突兀，所居之宇，所供之饌，非人世所有。侯又周旋禮接，極其隆重^{〔六〕}。鄭喜曰^{〔七〕}：「不圖寒窶，近挹光儀，挹與揖同。昔有非常之變，今有非常之遇，報復之舉，正在今日。」龍侯問故，即以楊氏事告之，「且望憑藉威靈，剪除凶醜，使帆因風而得力，帆，音凡，乃舟上幔，所以泛舟也。狐托虎以揚威，楚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八〕}：『虎求百獸而食之，得一狐，狐曰：『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也。子不我以爲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百獸見我而敢不走者乎！』虎以爲然，遂與之行，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以爲畏狐也。今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甲兵之強也。』不負此遭逢。」龍侯曰：「彼雖狡僞，自有王庭勅命，況彼此絕域，本非統攝，安能遠涉波濤，擅興兵甲，犯不赦之誅乎？」曰：「然則訟之王庭何如？」侯曰：「幽明自隔，事跡不彰，子欲以不根之言，櫻莫強之敵，櫻，音英，觸也。恐未能即服。不若先期發問，問，音諫，細作也。覘得事由，覘，於占切，窺視也。則彼奸不足圖矣。然吾左右無足與計事者，介使之命，自謂缺然。」介，助也；介使，副使也；正使不能對，則副使助之，故謂

副曰介。傍有一綠衣娘子進曰：「妾請當其選。」鄭即禮而遣之，且授以碧樣瑤釵，執以爲信。釵，音差，婦人兩股簪也。

娘到洪州神蛟廟，果有姓楊，見封昌邑夫人，居以琉璃碧殿，環以芙蓉翠沼，巾櫛之寵，冠絕房閨，已於前年生一子矣。娘喜甚，但樓臺稠疊，無路可通，稠，多也。疊，密也。且躊躇就門前停足。躊，音儔；躇，音除。猶豫也，住足也。時春色方媚，薔薇盛開，薔，音戕；薇，音爲。花名，野生蔓延，柔靡依牆，莖有棘刺。如紅霞萬點，連綴於牆角，綴，聯也。娘佯爲不識，且搖且折。聞者怒，娘即以瑤釵見賂，賂，遺也。且曰：「妾謂閑花凡卉，不足多惜，偶然驚觸，誠爲有罪，只恐幼質，不勝鞭楚，鞭，箠也。楚，木名，以爲鞭也。願郎持此奉達主樓，使寬杖箠之憂，受賜無量矣。」量，音良，概量多少也。其人如言，持獻楊氏。諦視良久，諦，音締，審也。佯怒曰：「何物兒女，敢爾唐突，唐突，觸也，不遜也。拗碎我一欄紅錦？」拗，烏狡切，手折也。命繫在銀杏園中。乘間獨來，持瑤釵泣謂曰：「此吾夫鄭郎舊物，兒何從得？宜以情告。」情，實也。娘曰：「此誠鄭郎所授，且言今時見住白龍侯家矣。住，居也。以夫人故，忘殯廢寢，遂因賤妾密寄遙情，了此相思舊債也。」言未竟，小鬟已報神蛟促召矣，鬟，音還，總髮也；小鬟，即童奴也。乃狼狽趨出。明朝又至，慇懃勞問，授以濤箋書子，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紙幅大，不欲長牋，故狹小之。蜀中才子乃以爲便，後減諸箋亦如是，故號薛濤箋。且戒之曰：「爲我語鄭郎，天涯孽妾，尚有犬馬之情，願百計求之，使鳳返雲中，西方衛羅國王有女曰配瑛，與鳳共處。後女有胎，王怪之，因斬鳳頭，埋于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皇妃。配瑛思鳳不已，因命駕而臨丘中，爲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鳳勃然更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馬還塞上，塞上翁，馬無故亡入胡，後其馬將胡馬而歸。無徒老處於水雲鄉也。」撩，音僚，理亂謂之撩。其書併錄于後，書曰：

盟山誓海，嗟往事之已非；撥霧撩雲，笑此生之多誤。江天萬里，心事半箋。重念妾、跡甚睽孤，質慚婉婉。婉，於遠切，順也；婉，音晚，媚也。婉婉，總言婦容也。自天作合，幸聯兩姓之歡；《詩》云：「天作之合。」又朱、陳兩姓〔九〕，世世結婚姻。同穴相期，忍負百年之約？《詩》云：「生則異室，死則同穴。」又云：「百年之後，歸于與居。」誰料變生於一夜，翻教影落於重淵。不能玉碎而珠沉，終見鶯狂而燕黠。黠，胡扒切，慧也。委衣裳於鱗介，飽見腥膻；委，棄置也。鱗，龍屬；介，龜屬。漢楊終請罷邊兵，曰：「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寄身世於蜉蝣，謾延喘息。蜉蝣，音浮由，似蜉蝣，生糞土中，身狹而長，有角，有翅能飛，朝生暮死。含愁似海，度日如年。誰知梗斷之踪，按《戰國策》，土偶謂桃梗曰〔一〇〕：「子東國桃木，刻子以爲人，水至洑子而汎，汎將如何？」故古云：「浮斷梗。」舊解：「木斷漂流，不知何處？」意必取此，但恐未詳。辱有魚書之訪？葛玄見人賣大魚，曰：「暫煩此魚到河伯。」其人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以丹書納魚口，擲水中。有頃而還，躍上岸，吐書青黑色，如木葉飛下。撫瑤釵而淚落，對介使而心驚。一死幸偷，動野草閑花之感；三生爲誓，如皇天后土之臨。白璧未完，黃金幸贖。

娘既反命，龍侯謂鄭曰：「事濟矣。」乃偕就南溟，《莊子》：「南溟，天池也。」至大城府，侯先入，命鄭在城門候旨。俄頃，見一人引至殿所，王方披猩紅之衣，《柳勝傳》：「勝家老僕病，與黑犬同日死。後復甦，曰：『適登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帶平天冠，衣猩紅袍。』」猩猩，能言獸也，其血染毛鬣，不黯。橫驪珠之帶，驪龍領下有明珠，可以飾帶。群臣陪拱，不知其數。鄭長跪哀訴，辭極悽愴。王顧左廋一員，促行關牒，關，白也，如今之關文也。牒，札也，如今之官府移文也。一卒騰空而去。半日許，押一丈夫，軀體甚壯，朱冠鐵面，鬚髯如戟，在頰曰髯。就庭間跼伏。王責曰：「爵非濫得，必待勳勞，刑不妄加，欲懲奸宄〔一一〕。今以汝舊有勳勞，使

司長一方，爲民保護，胡乃縱其淫虐，豈禦灾捍患之意乎？」其人曰：「彼處人間，臣居水際，殊途異轍，何以相及？而乃妄宣簧舌，構陷無辜。簧，音黃，笙等管中舌金葉也，笙等皆以竹管植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之則鼓而出聲，所謂簧也；又以言惑人，謂之簧鼓。使邪說得行，則朝廷有愚弄之侮，而小臣受曖昧之刑，曖，音愛，日不明貌。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言辭往反，終不能屈。王亦狐疑難決。狐性多疑，故曰狐疑。侯從旁附耳言曰：「不如訴楊氏姓名謚號，一併勾勘。」勾與鈎同，引來也，索尋也。勘，校也，鞫問也。鄭如言奏請，王果命追取。日向晡，晡，音逋，日申時也。復見二卒引一美人，婷婷嫋嫋，從東方來。婷，音亭，美好貌。嫋（嫋），音裊，纖好貌。王問：「汝夫何在？」曰：「青衣者夫也，朱冠者讐也。前者不幸，爲彼妖所掠，首尾三年，向非太陽垂光，則殘魂朽質，終受污蠟，蠟，彌列反，汚血也；凡毀人善行，非其實而橫誣之，曰污蠟。安能復見天日哉？」王盛怒曰：「不意猾賊乃懷奸如是！處己則陰圖淫佚，在公則面肆欺瞞，此尚忍爲，死何足惜？」時有綠袍人，號正刑曹錄事，奏曰：

臣聞徇私而賞，賞也不公；當怒而刑，刑之必濫。屈伸異狀，斟酌爲宜。彼以爪牙之才，任藩籬之寄，固是孽由己作，其如德在民何？有罪當刑，雖已甘於萬死，以功準過，尚可望於全生。願寬赤族之誅，赤族，族類無人，如地空無物也。薄示黑都之謫。黑都，即幽都也。

王稱善，乃判其罪曰：

蓋聞：人生如逆旅，然往者過而來者續，（莊子）云：「世人直爲物逆旅耳！」注：「逆，迎也，旅，賓客館舍也。」天道無毫髮爽，福其善而禍其淫。條理甚明，古今一律。今汝猥由勳閥，猥，鄙也，凡稱猥者，卑辭也。閥，閥，功狀也。濫守方隅，固宜揚赫赫之靈，普施龍德，（易）：「龍飛在天，德普施也。」胡乃恣厭厭

之欲，厭，音淹，不休也。自效蛇淫？念妖邪愈日愈滋，在典憲不容不舉。嗚呼！攘非己之財，淫非己之色，既逞昏迷，犯罔赦之罪，加罔赦之條，用懲奸惡。彼楊氏者，疵雖可指，情亦甚憐。身宜反於前夫，子合還於後父。判文既具，主者奉行。

聽命畢，神蛟俛首而逝，俛，俯也。左右亦目鄭使退。龍侯於是開筵命酒，贈以文犀玳瑁。犀，形似水牛，豬頭，象脚，頂有一角：或有文如魚子形，或文中有眼，或白中有黑花，或黑中有白花，其文不一。玳瑁，似龜，貝甲有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錯。新編甲：贈，送、遺也。犀，形似水牛，豬頭、象脚，有名通天犀角：紋如魚子形，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爲正透；黃中有黑花者，爲倒透；花中復有花者，爲重透，竝名通犀，乃上品也。又名駭雞犀、辟寒犀、辟暑犀、辟塵犀，皆希世之珍。其烏犀爲下品。出《本草綱目·獸》部。玳瑁，似龜，貝甲有十二片，黑白斑文相錯。出《本草綱目·介》部。夫妻拜謝歸家，具道始末，人皆喜其歸而奇其事也。

後鄭有事之洪州，再經其處，則頽垣壞壁，殘碑斷蘚，蘚，蘇典切，苔也。惟有木綿飛絮，撩亂斜陽耳。訪於野老，皆云：「前一歲白晝間，忽無雲而雨，江水漲溢，前有十丈長蛇，碧鱗朱幘，幘，音責，巾覆髻也。浮而北徙，脩蛇短鱗，從者百餘。鱗，音莽，大蛇也。其祠自此無顯應焉。」屈指計之，則當勘訟日也。噫！異哉！

嗚呼！「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祭法也。見《禮記》。享是祭者，當顧名思義，烏有歆人之祀，而反爲人之禍哉（一二）？然則神蛟之罪，止於投竄，廣利王猶失刑也，必得許遜、欽飛，然後可以快其舉（二三）。許真君，名遜，汝南人。遊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與之語，知非人類，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爲洪水所害，若非剪戮，恐致逃遁。」蜃，精知之，化爲黃牛，真君以道眼遙

觀，謂弟子施太王曰：「彼之精化作黃牛，我今化為黑牛，以手巾掛膊為記。汝見牛奔闌，當以劍截（戮）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王以劍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化為人。荆有飲飛者，得寶劍于干，還涉江，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憂！」拔劍赴江刺蛟，殺之。王聞之，任以執圭。此仁傑巡撫河南，奏毀淫祠千七百所，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祠，仁傑毀千七百所，止存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良有以哉！

【校勘記】

- 〔一〕「有鄭縣令」，甲、丙本「縣令」作「太守」。
- 〔二〕「虛葬賴山之下」，「賴」，甲、丙本作「頓」，舊編亦注云：「一作頓」。
- 〔三〕「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主」字原無，據《史記》改。
- 〔四〕「鄭見其人」，「其人」二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 〔五〕「申徒嘉」，「徒」原作「屠」，據《莊子》改。
- 〔六〕「極其隆重」，甲、丙本無，舊編亦注云：「一本無此句」。
- 〔七〕「鄭喜曰」，甲、丙本無「喜」字。
- 〔八〕「江乙對曰」，「乙」原作「公」，據《戰國策·楚策一》改。
- 〔九〕「又朱陳兩姓」，「陳」原作「東」，據白居易詩《朱陳村》改。「姓」字原無，據文意補。
- 〔一〇〕「土偶謂桃梗曰」，「土」原作「上」，據《戰國策》改。

〔一一〕「欲懲奸宄」，「宄」原作「冗」，據甲、丙本改。

〔一二〕「而反爲人之禍哉」，甲、丙本無「反」字。

〔一三〕「然後可以快其舉」，甲、丙本無「然」字。

陶氏業冤記

慈山名妓陶氏，小字寒灘，妓，女樂也。曉音律，通文字。陳紹豐五年，裕宗年號。選充宮籍，日以飲博入侍。一日，帝泛舟珥河，沿至東步頭，帝朗吟曰：「霧翳鐘聲小，翳，蔽也。沙平樹影長。」近臣未及屬和，屬，音祝，續也。和，音畫，聲相應也。陶應聲曰：「寒灘魚吸月，灘，他丹切，瀨也。古壘鴈鳴霜。鴈畏寒，秋北來，鳴則霜降。」帝稱賞者久之，因呼爲寒灘妓。裕宗崩，屏居都下，常往來行遣魏若真家。行遣，官名。其夫人無子而妬，意與若真通，痛加箠楚。陶不勝恚恨，恚，音惠，怒恨也。捐珠玉首飾，募刺客入若真家，募，廣求也。刺，音戚，殺也；爲人而殺人報讐者曰刺客。爲御子所得，御，扞也；御子乃執御之人，家臣之長也。辭連寒灘。寒灘懼，乃落髮披緇，逃名佛跡寺（二）。緇，黑紺色。講經說偈，偈，音忌，釋氏語。數月精通。常構居淨庵，圓屋結草木爲小廬曰庵，今釋流寺內別室皆曰庵。會客屬求榜文。

時有村中小童年十四五，寒灘欺其少，戲曰：「彼豎子亦能文乎？試爲我綴之。」綴，拙、贅二音，聯也。生全無怒色，退而廉得寒灘事跡，爲文曰：

蓋聞：佛本慈悲，其名曰覺。佛者覺也，中華人謂佛爲覺，以其能覺悟群生。人能清淨，即僞成真；能脩法界津梁，法，佛法也，界，十八界也。如眼見處、耳聞處、鼻嗅處、舌味處、身能處、意思處之類。一切皆空，則真心蕩然清淨〔二〕。《金剛經》。便是叢林宗主。叢林，僧設法聚處也。敬惟佛跡山庵主陶氏，名逃樂籍，樂籍，即教坊司。頂禮梵王。梵，音飯，佛也。桃口柳腰，白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掉舌際纔按閱《梁州》幾曲，掉，搖動也。《梁州》，曲名，唐明皇製。慈雲慧日，《鷄跖集》云：「如來慈心，如彼大雲，蔭注世界。」又《頭陀寺碑》云：「慧日，即佛日也。故禪家偈有云：『蔭慈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擡頭間已皈依兜率諸天。擡，音苔，舉也。《法苑》云：「兜率天雨摩尼珠。」又菩薩云：「大安和尚，心在兜率彌勒官聽法。」按佛家謂天爲兜率官。裙拋湘水層層，鬢落楚雲段段。楚《巫山美人》詩：「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擁巫山一段雲。」今日拋日落，是指披緇削髮時也。夢裡無端觸景，半枕遊仙，《開元遺事》：「龜茲國進枕，其色若瑪瑙，溫潤如玉，製作甚工。枕而寐者，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帝因號遊仙枕。」風前何處撩人，數腔短笛。腔，曲江切，俗謂歌曲調曰腔。笛，以竹一節長尺餘爲之，七孔或三孔。古詩：「月下誰人短笛橫？」歌院不如僧院靜，衲衣絕勝舞衣涼。衲，音納，補也。比丘白佛：「當著何衣？」曰：「應著衲衣。」水掬曹溪〔三〕，猶分窺鏡影，兩手所捧曰掬。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自西土來，泛舟溪上，尋流至韶州曹溪水口〔四〕，聞其香，掬而嘗其味，曰：「此水上流有勝地。」尋得之，遂開山，立寶林。夜宣貝葉，尚作遶梁聲。貝葉，即蕉葉，長六七尺，隆冬不彫，西域寫經多用此，故名經爲貝葉。韓娥東之齊，過雍門，匱糧，鬻歌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三日不絕。雖云禪定忘機，禪定，言守靜也。智涅問：「六祖以何爲禪定？」玄策曰：「我師妙湛圓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叵奈狂心被酒。叵，音頗，不可也。足不向潯陽送客，唐長安娼女善琵琶，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從夫商，泊船潯陽江頭。時白樂天送客下船到此，忽

聞琵琶聲，徧尋得之，遂請移船來彈以送客。身却來杭郡參禪。杭妓名琴操，善問答，東坡善之。後因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參禪。」琴問云〔五〕：「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擁巫山一段雲。」又問：「何謂意中人？」答云：「隨他楊學士，斃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遂削髮爲尼。五陵兒拋錦纏頭，追隨未已，五陵富豪者所居，後之言富者曰五陵兒，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頭上，謂之拋錦纏頭，蓋本唐時魚朝恩出錦爲郭子儀纏頭之費。三生客結蓮花社，招引何頻！有一省郎遊南花寺，夢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煙穗甚微，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煙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玄宗時爲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爲西蜀書記，第三，即今生也。」省郎恍然方悟。晉僧惠遠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花，與陶潛十八人同修淨土，號白蓮社。鐘殘茶歇無餘事，好向山房一打眠。

文成，大揭寺門，揭，舉而豎之也。遠近傳寫。寒灘乃挺身宵遯。

聞海陽麗奇山寺，山幽水清，仙景絕勝，寺有老宿法雲，老宿，高年僧也。及小僧無己，因投謁焉。法雲不納，且謂僧曰：「此女行非謹慎，性涉輕儇，年屬妙齡，色幾傾國。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不惜傾城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竊恐禪心匪石，《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石猶可轉，我心不可轉也。尤物移人，《左傳》：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女〔六〕，其母曰：「汝何用此爲哉？吾聞：『甚美必有其惡。』」夏姬已殺三夫，其女雖美，種類不好。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紅蓮不染黑泥，然尺霧易籠皎月。汝善拒之，無貽後悔。」僧不聽，竟受之。法雲即日移居鳳凰絕頂。

陶雖居淨境，然故態猶昨，每上堂講〔七〕，披絞綃之衣，《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底居，不廢緝績。嘗從水中

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曳研羅之裙，研，碾也。按李珣夢王母宴群仙，舞者帶「研光帽」，則研字爲是；作牙，非。方目紗綺曰羅，取象也。施宮樣之粧，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欲界既親，禪機易觸，遂與之私焉。二人既相得，放情肆慾，不啻如經旱之霖，雨三日爲霖。逢春之蝶，禪窗象教，如來既化，諸弟子想慕不已，刻木爲象貼敬之，謂之象教，言以形象教人也。不暇留念。但昏迷任意，日與陶氏聯句，凡山間景物可供吟詠者，無不揮毫紀勝。毫，筆也。不能徧錄，姑述其一二于左：

其一 山雲

遙睇濃還淡，睇，小視也。天邊濕未晞；晞，音希，乾也。曉隨疎雨去，暮帶落霞歸。靉靆因風捲，靉靆，雲盛貌。悠揚到處飛；僧慵童亦懶，誰爲掩岩扉？扉，戶扇也，以木爲之。

其二 山雨

一雨千岩暝，暝，眉病切，晦也。瀟瀟作意鳴；瀟瀟，風雨暴疾貌。珠璣堆地色，星斗落天聲。溜奪泉流急，溜，力救切，水流下也。涼回客夢清；山房無箇事，入夜幾殘更。

其三 山風

靈籟噓幽澗，籟，風也。噓，吹也。終宵淅淅聲；淅，音昔，淅瀝，雨聲也。翻花紅意亂，捲樹綠陰驚。僧衲含涼淺，鐘樓送響清；茫茫天地內，非爲不平鳴。韓愈《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

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八〕。」

其四 山月

隱隱林梢迴，梢，音筒，木枝也。迴，戶頂切，寥遠也；作迴，非。連空灝氣浮，灝，夷曠也。衡山銀鏡缺，銀鏡，月也。隔霧玉盤收。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臺鏡，飛上青雲端。」影落松關靜，涼回竹院幽，清光隨處有，何必上南樓？庾亮：「乘月登南樓。」

其五 山寺

一簇輝金碧，簇，音促，小竹叢生也，寺言一簇者，取叢生之義。岩腰隱夕陽，日入山之西爲夕陽。風高松洶浪，洶，許拱切，水涌聲也；此言風動松鳴，其聲洶洶，如波浪然。天近桂飄香。洞小禽聲鬧，鬧，由（內）教切，擾也。峯斜塔影長，塵間名利客，望此幾徬徨。

其六 山童

生長樵蘇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寧知淺草原？狂歌雲黑暗，短笛日黃昏。麋鹿鳬鷺侶，麋，鹿之大者。麋，陰獸，冬至解角，鹿，陽獸，夏至解角。鳬，鴨也，鷺，鷺也，皆水鳥。煙霞水石村，歸來深洞裡，雲閉小乾坤。

其七 山猿

隱約巢南侶，緣崖日幾回？崖，涯、牙二音，山邊也。愁將巴淚落，《荊州記》：「巴東三峽猿長鳴，至三更，聞者流涕，語云：『猿有離群。』」巴峽供愁思。」聲入楚雲哀。楚王使養由基射猿，始調弓，猿抱樹哭。飲澗呼朋去，宋王裕養一猿號「野賓」，久而放歸。後裕入蜀，有群猿連臂下飲澗，一猿捨群而前，從者指曰：「野賓！」呼之即應，哀吟呼侶而去。聞經喚伴來，孫恪白猿事。雲深何處覓？山色正崔嵬。崔嵬，山高貌。

其八 山鳥

身世雲煙外，依依盡日閑；一聲山色暝，數箇夕陽還。僧供銜來果，天竺沙門智伽，禪學深明，嘗坐禪，念欲虛齋，有群鳥銜果飛來投之，乃以供佛。巢棲到處山，啁啾誰會意？啁，音周，啾，即由切。小鳥群飛迫急之聲。飛繞薜蘿間。薜，音備，草名；蘿，女蘿也。皆緣木蔓生。

其九 山花

暖入高低樹，枝枝火欲燃；東西霞世界，遠近錦山川。紅雨林腰墮，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香風洞口傳；自開還自落，今古幾春天。

其十 山葉

一碧天無際，際，畔也。叢條人望迷；秋來黃被逕，逕，小路也。春到綠盈蹊。蹊，音溪，徑路也。晝

倦無人掃，煙深有鳥啼；蒼然看不盡，千里夕陽西。

夫何昏迷不返，取快目前，樂極生哀，理無足怪。己丑年果得胎病，自春徂夏，徂，往也。動止須人。須，資也。僧素不善醫，又不諳方顯治，蓐間抱鬱，蓐，音肉，薦也，以茭蒲爲薦席曰蓐。按醫書：婦人臨產有坐蓐。輾轉而亡。輾轉，臥不安也。僧哀痛殊甚，殯在西廊盡處，旦夕撫棺泣曰：「汝銜冤老草，老草草，雜亂之意。爲我而終，脫得相從，甘心瞑目，瞑，音明，閉目也。誠不使佳人獨死；况娘子平生聰敏，特異凡流，死若有知，早求我於黃間之境，黃間，黃泉也。不願與法雲相見也。」數月後，亦因思致病，纏綿半載，饘粥不刺。饘，音旃，厚粥也。刺，音次，次也。一夕見寒灘就曰：「妾前者以桑榆之景，桑榆，木名，謂晚也；或謂日入處也。《淮南子》曰：「西日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陪蘭蕙之遊；寺曰蘭蕙。見《書言》。笑塵慮之難拋，恨障根之未滅。瑤臺命泯，瑤臺，佛寺名。遂致分飛。生前未足於深歡，歿後何妨於再合？所望悟六如之法偈，六如，謂一切有爲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九〕、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經》。拋四大之禪床，東坡與佛印禪遊，一日入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借和尚四大作禪床。」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即答，當從所請；否則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收玉帶鎮山門。「四大，謂此身四大和合，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精氣、大小便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處？」暫棄招提，《釋典記》云：「梵語拓闢提奢，猶華言四方僧佛也。訛拓爲招，去闕，奢，留提，故稱招提。」屈臨泉壤〔一〇〕，使妾仰憑佛力，驟假冥胎，了別一段冤家債也。」言終不見，疾遂加劇。劇，增甚也。法雲聞之，下山相省，至則疾不可爲矣。相視流涕，頃然而逝。

是夜風雨晦冥，都下飛沙折屋。前行遣若真夫人夢兩蛇交嚙，穿脅傍左腋，遂覺胎孕。生兩男，乃

命名長曰龍叔，次曰龍季。周歲能言，八歲能屬文，屬，音祝，著也。甚爲父母所鍾愛。時方盛夏，若真一日於飛樓避暑，樓瞰街衢，有丐僧經其下，躊躇眺望，眺，他吊切，望也。欲捨不能，俄嘆曰：「異哉如此樓臺！會見爲蛟龍淵窟，蛟，龍屬，似蛇，四脚，細頸。窟，苦骨切，孔也。可惜！可惜！」若真駭愕失色，遽追而叩之。叩，問也。初不肯言，但曰：「適間恍惚，非有異聞，幸勿深訝。」公強請不置，置，赦也。乃言：「君家上積妖氣甚濃，濃，乃同切，厚也，淡之對也。非前身業報，則今世冤家，其人已在室中，不出數月，闔門無遺類矣。」若真哀懇求救，僧曰：「僕本以相人之術顯，請一一諦視，若見其人，即扣盆爲識；扣，擊也。識，音至，記也。誠泄一言，禍今作矣。」若真命家人一時參拜，僧搖首曰：「若無其人，未必遽形變象。」索之再三，乃召兩男於學府中。既至，即以手扣盆，漠然嘆曰：「美哉二丈夫！信能立奇事業，興造君家，駭世觀瞻，未必非此人也。」二人怒曰：「僧來何從？妾爾饒舌！」多言曰饒舌。各拂衣而去。若真不懌，僧亦辭去。是夕，龍季泣謂龍叔曰：「日間妖僧，言多不類，類，善也。似有覬覦之心，縱彼知之，吾曹無地矣！」龍叔笑曰：「能除去我，惟老宿法雲，其餘諸子，唾手掠符耳！唾，吐臥切，口液也。況彼以骨肉之親，必不嫌於我，可保無虞矣！」時若真寢不成寐，獨步徘徊，適於窗隙間聞之，驚怖駭愕，計不知所出。

明日，托以他事，廣訪名藍，求法雲姓名。浮屠所居謂之伽藍。月餘，至麗奇山寺，有童言少時聞有是名，已移入深山若干年矣。若干，數未定之辭，猶言幾許也。因指鳳凰絕巘曰：「是矣。」巘，語蹇切，山形如覆甌也。乃褰裳而往，又四五里，始達其境。僧方隱几而臥，隱，音印，倚也，凭也。鼾聲如雷，鼾，音汗，臥息粗也。左右有二童子侍立。若真僂僂步進，僂僂，不伸也。二童呵止。呵，虎何切，責也。僧睡尋覺，尋，俄也。若真致拜，具告以來意。僧笑曰：「先生何誤耶？老生身不棲寺觀，足不躡城市，躡，尼輒切，蹈也。已多時矣。

祇能於構草庵中，掃地焚香，誦《楞嚴》數遍，楞同校，《楞嚴》，佛經名。註：「楞者名一切事竟，嚴者名堅，即一切事究竟堅固也。」飛符走籙，非分內事！」書著于竹，故符字從竹。拒之甚嚴。二童從傍贊曰：「我佛以慈悲爲筏，筏，音伐，編竹以渡水也。濟渡爲門，憫苦海之沉淪，救迷川之陷溺，苦海、迷川，謂衆生輪迴作業之地，即塵俗也。佛氏謂人生世間如沉淪於苦海，陷溺於迷川，須皈依佛法，後可以脫。李詩：「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蓋欲同登彼岸，共沐善緣；清涼禪師云：「般若者，苦海之慈航。航，船也。般若能渡化衆人，使之智慧，若海中之船渡人登於彼岸。」若復牢辭，豈能宏大？」僧始欣然聽納。仍即其地，設法壇，四面張燈，以朱書符籙。一更許，有黑雲十丈，周匝壇邊，匝，作答切，遍也。寒風颯來，冷不可犯。颯，桑轄切，風聲。僧持鐵如意，如意，以供指揮，今三清殿道君所執是也。指揮左右，時或離壇，若詬罵之狀。詬，音構，詈也。若真遙於別所，開簾竊視，寂無所見，但於空中聞哭聲縷縷。縷縷，不絕貌。俄而聲止，雲漸散去。明日，僧以雄黃塗石，書墨其上（一一），授若真曰：「公歸時見妖祟變爲甚物，祟，神禍也，凡物怪人妖皆曰祟。其猶何也。急以石投之，禍根自絕矣。」既到家，見家人環泣，言：「於某夜三鼓，二子相携，入井而死，井水大漲，幾沒庭階。妾已謹殯在南園，俟卿還葬耳。」若真曰：「死亦何言？」家人曰：「但相悔曰：『遲數箇月，吾事畢矣，重爲狂僧所誤。』」因復大慟。若真止之，共即南園剖棺而驗，已化爲兩蛇（一二）。投之以石，旋朽爛成灰。

夫婦厚賚金帛，往謝法雲。至則苔鎖草庵，無復行跡，竟惘然而返。惘然，失志貌。

嗚呼！「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況既治其教而反不依其教，流害豈勝言哉？彼無己以奸人之雄，肆奸淫之態，不徒欺人，又欺其所謂佛者，律以魏主沙門之誅，有餘辜矣。魏崔浩不喜佛法，每勸魏主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室，見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白：「此非沙門所用，必

與蓋吳通，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閱其財產。又見爲窟室，以處婦女，浩因說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魏主從之。然則若真果無失乎？曰：「爲達宦而若是，正家奚其得哉？禍胎果釀，幾陷不測，「出乎爾者反乎爾」，何足多怪！」

【校勘記】

- 〔一〕「逃名佛跡寺」，甲、丙本「名」作「居」。
- 〔二〕「則真心蕩然清淨」，「蕩」原作「藹」，據文意改。
- 〔三〕「水掬曹溪」，「曹」原作「漕」，據甲、丙本改。按曹溪源出廣東省曲江縣東南，典見《傳燈錄》。
- 〔四〕「尋流至韶州曹溪水口」，「曹」原作「漕」，據文意改。
- 〔五〕「琴問云」，「琴問」二字原爲乙文，據文意改。
- 〔六〕「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女」，「欲」字原無，據《左傳》補。
- 〔七〕「每上堂講」，甲、丙本無「講」字。
- 〔八〕「有不得已者而後言」，「者」字原無，據韓愈原文補。
- 〔九〕「如露」，「露」字原作「雷」，據《金剛經》改。
- 〔一〇〕「暫棄招提，屈臨泉壤」，丙本二句倒置。
- 〔一一〕「書墨其上」，甲、丙本「書墨」作「墨書」。
- 〔一二〕「已化爲兩蛇」，甲、丙本「兩」下有「黃」字。

傘圓祠判事錄〔二〕

吳子文，名譔，諒江之安勇人也。慷慨尚氣，直不容姦，北州月旦評亦以剛方許之。漢許邵，與從兄清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朔，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註：人能改善，則亦逐月朔旦而改品題，以著善行。

村有舊祠，稔著靈應。胡氏末，吳兵侵掠，地爲戰場，沐晟部將有崔百戶者，陣亡于祠所，自是以來，轉作妖怪，民至傾貲破產，猶不足以供祈禱。子文不勝憤怒，沐浴齋戒，祝天而焚之。旁觀吐舌，無不危懼，子文攘臂弗顧也。焚訖歸家，身覺不快，頭搖心顫，寒熱交作。見一魁梧傑相，魁梧，壯大貌。周勃贊：「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冠冑而來，冑，兜鍪也。鍪，古用革，故謂之冑；後用鐵，故謂之鎧。言語衣服，類燕臺人物，燕臺，北京也，明自永樂都燕京，故曰燕臺。自稱居士，求復原祠，居士者，神也。韓愈詩：「偶然題作木居士。」註：以木刻神像，故曰木居士。且曰：「子既業儒，讀聖賢經傳，豈不知鬼神之爲德？而乃輕相凌蔑，毀焚其像，煨燼其居，蔑，輕易也。煨，烏魁切；煨燼，火餘也。使香火無所依，威靈無所闡，謂之何哉？爲我重修，平復如故；不然，無故而毀廬山之廟，豈不增顧邵之禍乎？」顧邵爲豫章太守，禁淫祠，

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有人經前，狀若方相，云是廬山君。邵要之入坐，與談《春秋》；燈盡，燒《左傳》以續之。鬼欲凌邵，邵神氣湛然，鬼返和遜，求復廟，邵笑而不答。鬼怒曰：「三年內，君必哀，當此時相報。」如期，邵果病，咸勸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遂卒。子文不應，危坐自若。危，高也。其人怒曰：「鄭都非遠也！」鄭都，陰司內臺也。我雖鴛力，寧不能相致耶？不聽吾言，變今作矣。」遂拂袖徑去。拂，拭也。徑，直也。

薄暮，又有老人，布衫烏帽，薄暮，稍近暮也。衫，音軫，玄服也，單也。風度閑雅，徐徐向階前揖曰：「我居士也，聞君快舉，敢不伸賀。」子文驚曰：「向來冠冑，非土地之神耶？鳳兮鳳兮，何鳳之多耶？」老人曰：「噫！彼乃北朝債將，債，覆敗也。南國羈魂；竊據我殿堂，假冒我姓名；以詐妄爲長策，以慘虐爲良籌；上帝被其欺，下民受其害。凡興妖作孽，皆彼之爲，其實則非我也。請爲言之：我自李南帝時爲御史大夫，以死勤王，受封於此，佑民護物，千有餘年，曷嘗扇構禍凶，邀求奠酌，如猾賊之所爲哉？近者失於預防，被彼攻驅，見依傘圓祠，已數星霜矣！」雄王有女曰媚娘，美而艷，王擇配。日見二人求婚，王問之，對曰：「一爲山精，一爲水精。聞王有聖子，敢來請命。」王曰：「來日能具聘禮先到者，與之。」明日，山精先至，王許之，山精迎回傘圓高峯居之。水精恨之，遂興雲作雨，率水族追之。王與山精張鐵網橫截慈廉上流以捍之，水精從喝江出擊之。世傳山精、水精是後世讐，每年大水常相攻云。傘圓，在明義縣。子文曰：「事至如此，何不伸理冥曹，上箋帝所，顧乃輕拋職位，爲鄉人之布衣乎？」老人蹙然曰：「惡蔓繁滋，勢難搖動，欲從控訴，則又多方阻截，控，持而告之也。傍祠近宇，利其貨賄，群而保之，區區之誠，無由得達，故不得不隱忍投閑耳！」子文曰：「彼誠凶悍，能禍我乎？」曰：「彼方甘心於子，掃衆而往，訟在陰司。我瞰其亡，間來報告，得便爲計，免作無名之死也。」且戒之曰：「倘冥司鞠訊，但以吾言實之，彼如不服，即請關報傘圓祠，便當辭塞，否則我必終

泯，而子亦不起矣！」子文許諾。

至夜，病遂加劇，有二鬼卒相持甚急，曳出東郊外。半日間，至大官府，鐵城岌然，岌，音及，高貌。高可數十丈。二卒就門前稟命，守門者入，有頃復出，宣旨曰：「罪深惡重，不在原例。」揮之使北。北即大江，江上架長橋，約千餘步，腥風黑浪，寒氣砭骨，砭，悲廉切，以石刺病。橋左右有夜叉數萬，皆綠睛赤髮，形狀獐惡。獐，尼滕切，犬之惡也。二卒以長枷大索疾驅之去，子文呼曰（三）：「吳譔，人間直士，有何譴咎？乞賜顯責，未應泯泯含冤也。」泯，沒滅也。俄聞殿上宣言曰：「此人狼抗，狼抗，如豺狼抗扞也。自是心頭龍悍，不經判斷，未必帖然誠服。」乃引入殿門，已見冠冑者當庭哀訴。王者責子文曰：「彼居士忠純激烈，有功前朝，皇天以血食酬勞，使歆其祀，汝寒士敢爾欺慢，孽由己作，尚可逃乎？」子文具陳履歷，一如老人指教，辭極剛正，無少曲撓。其人曰：「王府前猶倔强如此，喧騰頰輔，頰，古叶切，夾面兩旁也。輔，兩頰也。《易·咸卦》：「上六（三）：咸共輔頰舌。」造立誣謗；況子餘祠宇，荒涼蕪沒於一炬，何有哉！」子，音結，單也，餘也。炬，音巨，束草燒之也。何有，不難也。反覆辨詰，終不能勝，王果疑之。子文曰：「既不信臣言，請闢報傘圓祠，質其虛實；其言不驗，臣請受虛妄之辜有餘矣！」其人始有懼色，即跪奏曰：「彼書生誠爲愚戇，跪，苦委切，屈膝也。蟹足也。戇，直降切，愚也。無所逃刑，但既呵責，亦足懲戒，願垂寬貸，昭示容德，不必連傳窮治，以傷好生之德也。」王厲聲曰：「審如彼言，汝當有嚴誅，欺罔之條，典章具在，汝何爲出入人罪哉！」即差人詣傘圓祠，參詳取驗。及回報，一一與子文辭合。王大怒，謂諸判官曰：「卿等各分曹局，各理職事，秉至公之心，行至公之法，賞必當而不之私，罰必中而無所濫，猶有此等姦欺，售其詐妄；售，音酬，賣去手也。況漢、唐賣官鬻獄，其弊可勝道哉？」即命以鐵籠罩其頭，罩，涉教反，捕魚也，鎖囚首

也。木丸塞其口，押赴九幽獄。王以子文能除害，仍命本祠居士：凡歲時牲醴，分其半與之。且目甲士送子文還家〔四〕，則死已一日矣〔五〕。目，呼也。因殫述所見，殫，盡也。人皆驚駭不信，遂就女巫附降〔六〕，其言若合符契。符，信也；契，合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爲二，左授郡守，右留京師，往回質之，以防其僞。鄉人乃掄材鳩工，掄，擇也。鳩，聚也。構祠宇而新之，而北軍墳塚，皆無故振盪，殘骸粉碎矣。

後一月，見老人來謂曰：「老夫復廟，吾子之功，無以相厚；今見傘圓祠缺判事一員，難於注擬，吾與子有舊，極力推薦，王心甚允，願以此爲酬恩之地。人生自古，誰無有死？但有聲於後世足矣！若遲半月，恐爲他人所得，努力爲之，勿以尋常見視。」子文欣納，遂分置家事，無病而終。

甲午歲，胡末未有正統，屬明永樂十二年。東關人有與子文面識者，晨出西門數里，當雪中望見騶騎雲從，如牆而進，以馬駕車曰騶，又厩御也。跨馬曰騎，又軍馬亦曰騎。又聞喝道聲云：「喝，呼葛切，叱聲也。」行人須避判事車〔七〕！于前隔半畝〔八〕，乃子文也。但於車中叉手，不交一言，竟御風長往。至今子孫猶傳爲判事家云。

嗚呼！人有恒言：「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烏可逆料其折，而揉剛爲柔哉？吳子文一布衣耳！惟其剛之守，故能火煨淫祠，力折妖鬼，一舉而神人之憤俱雪，以此顯名冥曹，尋受恩職，真無忝矣！爲士者毋以剛爲戒可也。

【校勘記】

〔一〕「傘圓祠判事錄」，丙本作「傘圓祠判事記」。

〔二〕「子文呼曰」，甲、丙本「呼」上有「大」字。

〔三〕「上六」，「六」原作「爻」，據《易經》改。

〔四〕「且目甲士送子文還家」，丙本「甲」作「押」。

〔五〕「則死已一日矣」，甲、丙本作「則死二日矣」。

〔六〕「遂就女巫附降」，「巫」原作「覡」，據甲、丙本與《說文》：「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改。

〔七〕「行人須避判事車」，原作「行人須避判官車子」，據甲、丙本改。

〔八〕「于前隔半畝」，「于」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徐式仙婚錄〔二〕

陳光泰中，順宗年號。化州人徐式，以父蔭補仙遊縣宰。縣傍古剎，剎，音察，釋家上立柱中藏舍利子曰剎；今謂之塔。有牡丹一本，春期盛開，每開時，輪蹄翕集，輪蹄，車馬也。爲看花勝會。丙子年二月，光泰第九年。見一美姝，年十五六，薄施粉黛，顏色絕整，尊綠華女仙，上下青衣，顏色絕整。前來看花，攀挽花枝，脆而偶折，脆，音翠，少爽也。爲護花人所執。日既暮，無人承認，承，受也。認，辨識也。徐適見，憐之〔二〕，解所服白絹衣，就僧房贖而遣之。遣，縱也。人以是益稱賢宰。但性自嗜酒、耽琴、淫詩、溺景，簿書委積，少曰委，多曰積。數爲長官所罵，曰：「你父作執政，你反不能作縣宰耶？」徐輒嘆曰：「我不以五斗紅腐，置身於名利之場；陶潛少懷高尚，嘗爲彭澤令，素質簡，不私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以五斗米折腰，事鄉曲小兒！』即解印綬去。又唐子西箕踞軒云：『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皆鄙而不爲；子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一棹歸來，碧山不負吾矣！」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欲彈劾，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即解印綬去。綬，組之長也。《漢官儀》：「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洪天地人。此佩印之組也。」素愛

宋山巖穴，因卜居焉。《楚辭》，屈原有《卜居》篇。常命小奚奴，「小奚奴」，李賀家僮名。按古者從坐，男女没入官曰奴婢，其少而才智者，以爲奚，今時侍史官奴婢也。携酒一壺、琴一張，袖陶詩數卷，陶潛有詩集傳于世。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云：「往往乘興肩輿適野，輿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與竿左右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會適意處，輒欣然引酌。凡奇山秀水，如隻箬山、綠雲洞、蠡江、峩港之屬，港，音講，水分流也。無不經品題。題，書也；凡表志者，揭總而署其首，因引之爲題，名題品。

一日早作，望神符海口。數十里外，見五彩祥雲，鬱葱盤結，鬱葱，茂盛貌。漢光武生時，赤光滿室，望氣者見春陵城郭曰：「佳哉！鬱鬱葱葱。」如蓮花湧出。撐船徑抵，則佳山也。徐駭謂舟子曰：「吾長在江湖，東南勝景，皆飽經熟到，不知何等岩穴，乃眼前挺出，意者仙峯落下，神跡移來，何昔無而今有也？」乃維舟登岸，則晴嵐翠削，嵐，音婪，山近大原也；又山氣蒸潤也。壁立千丈，自非身具羽翼，未必梯此境也。梯，大低切，木階也，今俗用木爲之，以次升高也。因題詩一律云：

千章碧樹掛朝暾，大材木曰章。《貨殖傳》：「木千章。」註：「株也。」暾，音吞，日始出，照物貌。杜詩：「絕壁

上朝暾。」花草迎人入洞門。遠澗已無僧採藥，採藥，劉、阮事，見《快州》。沿流剩有客尋源。剩，音盛，餘也。旅遊滋味琴三弄，晉桓伊善笛，嘗泊舟清溪，據床三弄。釣艇生涯酒一樽。艇，他頂切，小舟，形狹而長也。涯，水際也。莊子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擬向武陵漁子問，前來遠近種桃村。晉太元中《三》，有武陵人，以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忽逢桃花夾岸數百步，中無復雜樹，漁人異之。復前行，窮源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鷄犬相聞；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絕境，不復出

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者嘆。餘各延至家，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船，便歸，所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之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題畢，徘徊顧望，若有所候。忽見石壁間拆開一穴，拆，裂也。其圓徑丈，褰裳戲入，未及數步，則穴隨閉矣。昏昏默默，如忽墮黑幽之境，昏默，謂微而不可見也。黃帝問廣成子以至道，廣成子曰：「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倉皇失措，度無生理；倉皇，急遽貌。但以手摩挲蒼蘚，挲，桑河切，摩抄也。前覺有小溪，如羊腸屈曲。吳起對武侯曰：「羊腸在其北。」按狹小曲路曰羊腸，言如羊腸之盤曲也。潛行里餘，見飛磴懸崖，緣空而上，磴，登去聲。登陟之道也。《嵩山》詩：「更疑飛磴是仙梯。」崖，宜才切，山水邊地有垠堦也。步寬一步，漸漸軒豁。及山椒，則天日光霽，四顧皆罨畫樓臺。罨，五合反，昔人歌詩多言罨畫，乃今之生色也。《山》詩：「罨畫樓臺名黛山。」紅霞碧霧，棲泊於欄檻；琪花瑤草，交暎於遠近。意非琳宮道觀，琳館、道觀，並道士所居樓號。觀，樓也，言觀者於上觀望也。則避世村墟，如鷲嶺、桃源之類。鷲，鳥名；西域耆闍窟，山中有山，形如鷲，佛常居於此，故名。桃源，見前。俄見青衣二女，相謂曰：「吾家郎君至矣！」昔建章齋府，命往渤海，遇風，忽見青衣泛一葉舟而至，謂曰：「余奉大仙命，請上天。」建章乃追至大島，見樓臺巋然，仙女甚盛，謂建章曰：「子不欺暗室，君子人也。恐患風濤，故令此青衣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無所懼。婦稱夫曰郎，曰君。即翻身入報。頃間復出，曰：「夫人見召。」

生尾之而入，過錦牆，度朱門，門裏則銀宮對峙，峙，屹立也。扁曰：「瓊虛之殿」、「瑤光之閣」。扁，門署板也。閣上有縞袂仙娥，縞，古老切，繒之白者。袂，音寐，又音決，衣袖也。娥，好也。據七寶雕床，武帝為七寶床。傍設檀香小榻，命徐就坐，語曰：「卿本好奇成癖，癖，音僻，嗜好之病也。茲遊快樂，足慰平生，夤緣契遇，

獨不記之乎？」責緣，連絡也。徐曰：「僕乃宋山逸士，風一帆、葉一舟，放浪江湖，任意所適，范希文《贈釣者》詩：『君看一葉舟，出沒煙波裡。』豈知此地有紫府、清都？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爲清都、紫府、鈞天、廣樂，帝君之所。按銀宮、金闕、紫府、清都，皆仙人所居。杖屐登臨，屐，去逆切，木履也。謝靈運好登山，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不啻翰生羽化；解見《昌江》。但塵心尚汨，未曉前途，願示其詳，得聞究竟。」竟，窮也。笑曰：「卿安得而識之耶？此所謂浮萊山三十六峒天之第六窟也。第一章山，名『霍林天』。……第六毒山，名『上帝司真之天』。……第三十六峒金華山，名『金華洞元之天』。詳見《文苑》。周遭溟渤，下無根著，如羅、浮二嶽，以風雨合離；蓬萊諸峯，以波濤伸縮。喬潭《女媧陵記》：「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濤伸縮。」按羅、浮二山合體，故稱羅浮。羅山在魯城、博羅二縣之境，高三千丈，有七十石室、七十長溪，名耀真天；浮山乃蓬萊之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山而止，故曰羅浮。又《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一曰蓬萊，其山根無所連著，嘗隨潮波上下。」而妾即南岳地仙魏夫人也。李白《送女道士遊南岳》詩：「倦尋向南岳，應見魏夫人。」又杜少陵《望岳》詩：「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恭聞魏夫人，群仙來翱翔。」按夫人，晉司徒魏舒女也，名華存。幼讀書，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盡傳其秘術。年終日，以杖代屐而升天，封南岳夫人，治南岳。以卿高義，能給人之困，故屈邀至此。」因目侍兒：「喚阿娘來。阿，音遏，發語辭也。古詩云：『家中有阿誰？』」徐竊睨之，睨，邪視也。乃前折花人也。仙娥指謂曰：「此我兒絳香，昨有看花之厄，蒙君救援，此意不忘，欲結佳婚，少報不貲之惠。」貲，貨財也。遂於是夜，傳鳳膏之燈，武帝嘗得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淳酥油和之，照於神壇，風雨不滅。鋪龍紋之簾，紋，織文也。簾，音電，竹席也。命行交拜禮。

次日，群仙來賀，有服綺衣、駕斑螭、從北來者，龍無角曰螭。有曳綃裳、按赤虬、從南來者，虬，渠尤切，龍

子有角者。或駐瑤裝，或乘風御，同時畢集。乃設宴瑤光閣上層處，施鈎玉之簾，下勻黃之帳，前置琉璃暖椅，而虛其位。椅，音倚，借高坐具，後有倚者，俗呼爲椅子是也。群仙相揖，皆班左而坐，右邊床則徐郎在焉。坐已定，有傳呼：「金仙至矣！」金仙，西王母金女也，姓緱氏，女子登仙者咸隸焉。皆下迎拜。既畢，乃命以瑪瑙盤，瑪瑙，玉屬，其文理交錯似馬腦，因以名之。出北地、南番、西番，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盛瓔珞器，瓔珞，音英洛，皆玉屬，取以爲頸飾也。具諸般異供。又有金漿玉醴，芬芳可愛，漿，水米汁相將也。醴，甘酒也。芬，花氣香也。凡物馨香謂之芳。玉醴、金漿、交梨、火棗，皆飛騰之藥。非世味所能彷彿。綺衣者曰：「我曹遊此僅八萬年，南溟已三揚塵矣。南溟，天池也。《麻姑壇記》：「王方平遊蔡經家，麻姑亦來。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出《圓機》。今郎君遠涉，不隔兩塵之限，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注：「儒家謂之世，釋家謂之劫，道家謂之塵。威猶有兩世塵緣。」三生香火，想亦不負，香火，解見《陶氏》。勿謂神仙之說爲荒唐也。荒唐，廣大無畔也。陶潛《桃源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成荒唐。」已而凌波童子分班而舞，廣利王宴，有美女二十人，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凌波，喻輕體也。夫人侑席，侑，音又，勸飲食也。絳香行酒。綃裳人戲曰：「娘子今日肌體舒膩，不類曩時瘦削。人言玉女無夫，果足信哉？」群仙皆笑，獨綠袍娘慘然不樂，曰：「家姬契合，誠是宿因；宿因，舊緣也。但以雲邊冰玉之姿，而有世上裙襦之樂。裙，下裳也。襦，短衣也。萬一聲落凡間，誚貽上界，饒饒騰謗，累及高真，誚，七妙切，以辭相責也。饒，乃陶切，恚呼也。累，玷也，事相緣坐也。只恐吾曹不免矣！」金仙曰：「我棲天上樓城，侍帝左右，茫茫塵海，未曾著脚，好事者且謂瑤池觴周，瑤池，王母所居。周穆王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乃乘八駿馬，觴王母於瑤池。青鳥傳漢，七月七日，漢武於承華殿，

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四〕，對曰：「此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我且爾，於汝曹何有哉？但新郎在坐，不必閑論他事，使人徒亂心曲。〔詩·秦風·小戎〕詩：「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注：「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夫人曰：「妾聞仙可遇而難求，道不脩而自至，希奇之會，何代無之！如薄后之祠，牛僧孺落第，歸宛葉間，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夜月始出，遠望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闥人曰：「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一大殿，蔽以珠簾。牛拜於簾下，簾中聞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因召入見。后遂呼左右曰：「今夜風月佳甚，爾可屈兩個娘子出見。」良久，二女從雲中至，后指一人曰：「此高帝戚夫人。」又指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太后又使紫衣貴人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顧曰：「此唐朝太真妃與齊帝潘淑妃。」交拜禮畢，太后命進饌酒，各賦詩。別有善笛女子，太后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淑妃、綠珠皆辭。太后曰：「太真唐朝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單于，胡鬼何能為？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命左右送牛秀才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行。少時，天始明，僧孺却望，有廟荒毀不可入，竟不知其如何。高唐之觀，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嘗遊高唐，觀怠而晝寢，夢見一婦女曰：「妾本巫山之女，為高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於陽臺之下。聞君遊此，願薦枕席。」王因幸之。」事跡已見〔快州義婦傳〕「幾年巫峽夢」句。洛浦凌波之步，古詩：「洛浦有宓妃，飄飄雪爭飛。解佩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按宓妃，宓義氏之女，溺于洛，後與陳思王曹植相遇，植因作〔洛神賦〕詠其事云：「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江妃解佩之遊，〔列仙傳〕：「江妃二女，麗服華裝，佩兩珠，遊于江漢之濱。逢鄭交甫，交甫悅之，不知其神，遂與言曰：「請子之佩。」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二女忽然不見，珠亦失之。」弄玉之嫁蕭史，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作鳳鳴，能致白鵠、孔雀，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十年，有鳳凰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與居。後皆乘鳳飛去。綵鸞之遇文蕭，吳猛有道術，女子彩鸞亦得其法。一日，並乘白鹿車升天。太和末，有書生文蕭，中秋遊西山，見一女子甚麗，步

月歌云：「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蕭嫁彩鸞。」蕭聞歌中有名，意其神仙，植足不去；女亦相盼。歌罷，穿入松徑而去，生躡其踪。女曰：「莫是文蕭耶？」相引至絕頂，設幃共坐。俄而風雨至，見一人持天判曰：「吳彩鸞以私欲洩天機，謫爲民間妻一紀。」女乃與生下山，同歸鍾陵。生貧不能自給，彩鸞日寫孫愐《唐韻》，運筆如飛，日得一部，售之，得錢五千〔五〕以自用。後與蕭各跨一虎入越王山去。蘭香之逢張碩，玉女杜蘭香，天資奇偉，真天人也。下嫁於人間張碩，後還天而去。張碩想之，有惆悵之懷。陳編歷歷，事有故聞。陳，故也。編，簡也。若以此見譏，則彼於前頭，分銷有餘矣！」衆始破顏回哂。顏，容也，《列子》云：「解顏而笑。」亦是。

及斜陽西夕，各各東西分散，徐戲謂絳香曰：「欲界諸天，皆有配偶，《后山詩話》云：『宋玉《高唐賦》云：巫山神女遇楚王。蓋有所譏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紀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如唐人記后土事，亦以譏斥武后耳！』故織女嫁牽牛之夫〔六〕，織女，天孫女也，織女星在河之西；牛郎，牽牛星也，在河之東。按《續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七〕。』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又見《金華》。上元隨封陟而降，舊註引李白詩：『西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又李白《詠上元夫人》詩云：『上元誰夫人？偏得王母嬌。』註云：『漢武元封元年七月七夕，西王命侍女邀上母降漢宮，元夫人同宴。俄而至。』按此獨詳，而封陟引於上元未見。今見於《太平廣記》云：『降封陟，謂陟下；元夫人曰：『我能令君壽倒三松。』』則其跡似是。但此云隨降，又爲下元事，未得其詳，姑兩存之。僧孺者《周秦》之記，牛僧孺宿薄后祠云云，乃著《周秦記》曰：『月地雲階漫一樽，王奴終不負東婚。……』。群玉有《黃陵》之詩，李群玉，字文山，豐州人也。大中八年，命校書作《黃陵》詩云：『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按黃陵，娥皇、女英廟，在長沙地。境異情同，千古一致。今者群仙散去，寂寞無聊，抑逸欲之不生乎？將有之而強閉乎？』娘愀然

曰：「彼數人皆以玄元之氣，唐封老子爲玄元皇帝。真一之精道士流有《太玄真一經》（八），名在金臺，身陪絳闕，絳，大赤也。所居者清虛之府，明皇遊月宮，見一處榜曰：「廣寒清虛之府」。所遊者冲漠之鄉，冲漠，淡靜貌。不待澄而心自清，澄，音懲，水靜而清也。不勞室而慾無有，非若妾七情未洗，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百感易生，歐陽《秋聲賦》云：「百感攻其心。」又樊夫人與裴航詩：「一飲瓊漿百感生。」跡紫府而累塵緣，身瓊臺而心濁世。兄勿以此例群仙也。」徐曰：「若是，則子不逮遠矣！」各撫掌大笑。絳香所居，有素屏風，屏風，障風也，古之屏風隔人之形也。徐嘗題詩其上云：

其一

眼底煙霞脚底雲，清光洒洒逼三神，
三神，山名，有不死藥，即方丈、蓬萊、瀛洲也。松花半老香風動，
媒引滄浪釣艇人。

其二

秋風一夜月漫山，簾捲黃花人倚欄，
黃花，舊解：洞名。酒力困人詩思苦，吟毫醉閣碧琅玕。
毫，筆也。閣，上下相乘也。《詩》：「約之閣閣。」琅玕，玉似珠，有光景。

其三

寶鴨凝寒換宿香，寶鴨，香爐名。別裁新譜理《霓裳》，
譜，籍錄也。羅公遠中秋夜侍玄宗玩月，公遠乃取杖

其四

向空擲之，化爲長橋，請帝登之。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素練《霓裳》，舞于廣庭。帝問曰：「此何曲名？」曰：「此《霓裳羽衣曲》。」因記其聲。次旦，召伶官爲之。辭成不敢高聲道，驚起陰來風雨長。

其五

紅霞對起赤城標，赤城，天台山名，狀如雲霞。楊延秀《雪巢賦》云：「赤城兮霞外，天台兮雲表。」標，表也，立木爲表，繫采于上，以爲標記。插漢宮牆鎖寂寥，星斗繞欄天一握，古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註：「興元、南山絕頂，謂之孤雲兩角。」夜深秦女學吹簫。唐陸暢詩：「粉面仙郎選正朝，偶逢秦女學吹簫。」事實見上。

其六

蒼茫雲外短長洲，閩桂乾坤日夜浮，閩、桂，指天南也。一鳥暮春飛不盡，連空淡掃碧悠悠。

其七

却寒簾放月重重，同昌公主堂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注云：「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寒骨鳥所爲。」不知何所出？怯對衰顏把鏡慵，隔竹喚來仙枕夢，遊仙枕，見《陶氏》。五更無奈遠山鐘。

浮浮瑞靄繞金闈，靄，音愛，雲貌。方丈携南弱水西，方丈，山名。弱水，水名。弱水隔蓬萊三千里，其水

至柔弱，不能負一芥，非飛仙不可到。唱罷鼉更天欲曙，李斯《諫逐客書》云：「樹鼉鼉之鼓。」注：「鼉，大魚也，皮可以冒鼓，今以鼓爲更號，故云。」一云：「作鼓鳴，其數應更。」鄉心何處一聲鷄？

其八

煙嵐如髻柳如鈿，瑣闥晴窺海舶船；舶，音白，海中大船，又市船也。羽客去時無處覓，羽客，道士也。《廬山記》：「南唐保大中〔九〕，道士紫霄，賜號金門羽客。」步虛聲外碧連天。《異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中有誦經聲，側而聽之，知爲神仙聲，道士乃效之，作步虛聲。」又《麻姑壇記》：「時聞步虛、鍾磬之音。」

其九

四面波濤一髻山，夜來何處夢鄉關？茫茫塵界回頭遠，身在紅雲碧水間。

其十

桃花繞澗接天台，委地殘紅半綠苔；委，音畏，少曰委〔一〇〕。却笑劉郎輕出洞，臨風幾把玉書開。

劉郎，解見《快州》。

然徐自去家，閒忙相逼，忙，心迫也。匆匆冉冉，匆匆，急遽貌，本恩字，俗訛爲匆。星環一周，池蓮換綠矣。每風淒之夜，霜冷之晨，見涼月窺窗，寒潮落枕，時時撫景，欲寐不能，一種清愁，數惺喚起〔一二〕。惺，音星，慧也。一日遙睇，見投南商舶，指謂絳香曰：「吾家從此處去，但天遠波長，不知所矣！」因乘間言曰：

「我本草心遊子，花淚遠人，笑塵慮之難拋，悵鄉情之易感，願垂體悉，暫賜歸來，未覺芳踪如何指示？」絳香惆悵不忍。徐郎曰：「但假以日月之期，使賓朋知會，前頭家計，商確既圓，當復相從，與子偕老於白雲鄉矣。」華封人祝堯云：「乘彼白雲，遊于帝鄉。」絳香泣曰：「妾不敢以夫婦之情，而阻鄉關之念；但閭浮界小，短景匆忙，匆，聚也。忙，冗也。縱使歸來，恐庭柳園花，不復往時顏色。」因白夫人。夫人曰：「不意子爲塵樊所繫，樊，籠也。繫，音執，維馬足也。恹恹至此！」恹，音西，同悽，煩惱貌。因賜雲車一乘，命載之。娘以帛書一緘見授（二二），且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因揮淚爲別。

瞬息至家，則物換星移，人民城郭，一一非舊，只有溪山兩岸，不改舊時青碧矣。乃以己姓名質諸父老，皆曰：「我少時聞三代祖與君同字，落腳山間，八十餘年。今則黎朝三葉，仁宗宣皇帝。延寧之第五年也。」即戊寅年。徐方悵悵，欲再上雲車，已化爲翔鸞飛去。折書觀之，有「結鳳侶於雲中，前緣已斷」，訪仙山於海上，後會無由。」之句。方悟絳香以離別許之。乃輕裘短笠，笠，音立，禦雨具。入黃山，不知所終矣。

嗚呼！語怪則亂常，聖賢不道也；然則徐式仙婚之事，以爲誠無耶？未果其無。以爲誠有耶？未必其有。有無荒唐，其辭若怪矣！但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亦理之常。後之君子倘目焉，筆之削之，捨其怪而存其常，何害？

【校勘記】

〔一〕「徐式仙婚錄」，丙本作「徐式仙婚傳」。

〔二〕「徐適見，憐之」，「適見」二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三〕「晉太元中」，「元」原作「康」，據《桃花源記》改。

〔四〕「上問東方朔」，「東」字原無，據文意補。

〔五〕「得錢五千以自用」，「千」原作「十」，據文意改。

〔六〕「故織女嫁牽牛之夫」，「牽牛」原作「牛郎」，據甲、丙本改。

〔七〕「織女暫詣牽牛」，「牛」原誤作「女」，據《續齊諧記》改。

〔八〕「道士流有《太玄真一經》」，「玄」原作「女」，據文意改。

〔九〕「南唐保大中」，「南」字原無，「大」原作「太」，據《舊五代史》改補。

〔一〇〕「少日委」，「少」原作「多」，據鄭玄注《周禮》改。

〔一一〕「數惺喚起」，甲、丙本「惺」下有「然」字。

〔一二〕「娘以帛書一緘見授」，原作「娘又以白書一緘見授」，據甲、丙本刪改。

范子虛遊天曹錄〔二〕

錦江范子虛，俊爽豪邁，爽，明也。邁，勇往力行也。不樂檢束。檢，束也，校也。師事處士楊湛，湛常以驕爲戒，深自克抑，終爲成人。及湛死，諸生散去，惟子虛編廬墓所，以繩聯物曰編。三歲而後反。年四十未第。

陳明宗時，遊學至京，寓西湖民舍。常晨出，於霧靄中，霧，地氣上升也。靄，雲集也。見瑤幢寶輦，騰空而上，幢，旌旗之屬；輦，容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輦，輓車也，車用人輓曰輦。繼有珠輶一乘，輶，蒲眠切，輶車也；重曰輶，輕曰輶。騶從亦整。從，傍竊窺，乃其師楊湛。將前趨拜，湛揮止之，曰：「途間老草，談論非所，老草，急遽之貌。後此夕可詣北門真武觀，得便寒暄一叙也。」暄，溫也；與人共談曰少叙寒暄。

子虛如言，具殺挈酒，依期而至。既見歡甚，因問曰：「先生甫棄函丈，《禮記》：「講問問曰函丈。」函，容也。左右席間，容一丈之地，欲其解說之便。華聲赫奕，非復疇昔，望以前由曉示，得伸喜慰之情也。」曰：「我平生在世，無一善可稱，止能篤信師友，愛重字紙，有所碎落，輒掇拾焚之。帝君獎其用心，奏爲梓潼門

直吏。梓潼帝君，本北朝，廟在梓潼縣。廟中有降筆亭，以金索懸金花箋（牋），筆墨皆具，每降筆訖，則有銅鐘自鳴，本官即差官取書以觀報應。國朝真武觀及安山黃舍有祠，人多祈夢者。昨陪靈駕，陪，助也，隨也。上謁天宮，與子相逢，蓋亦有緣師弟也。」子虛曰：「先生踐歷華要，華要，乃榮華清要之職。當途用事，某之生死壽夭，可得聞乎？」曰：「非吾所職。」子虛曰：「然則先生所職何事？」曰：「凡天下士人應舉文章，科名次第，吾皆得而關掌之矣。」子虛喜曰：「決如此，則某之前程窮達，先生必識之矣！」曰：「若子之詞章才藝，當代無輩，加之以忠厚，重之以誠慤；慤，謹也，誠也。但少時以詞藻驕人，藻，音早，藻橫陳水中，若自澡濯然，故名；又文辭曰藻，言其文采如藻之布列也。故天晚其成，挫其驕誇之志。不然，奪蒙正之先籌，呂蒙正中舉，寄書胡旦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耳！」次果中選。籌，投壺矢也。拾夏侯之地芥，漢夏侯勝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子何有哉？此古今論士，必先德行，良有以也。今之衣儒服、佩儒紳，帶之有垂者曰紳。乃大不然：往往變姓而從師，易名而應舉。纔見黜則罪有司之失選，稍成名則欺前輩之不如。志氣驕盈，輕變所守。視窮師爲可恥，捨賤友而不親，不知平日所以誘掖切偲，大抵皆師友之力也。誘，前道也；掖，旁扶也，與輔翼義同。「朋友切切偲偲。」切切，懸倒也；偲偲，詳勉也。且吾往日授徒數千，交遊徧京師，即世以後，聞有曳朱紫而登顯宦者矣，曳，引也，牽也。宦，仕也。有躡岩廊而據要津者矣，躡，蹈也。岩廊，峻廊也；殿下外屋爲廊，岩者廡下宮牆疊疊也。未見持數盃薄酒，一酌新阡墳上（二），酌，音類，醕祭也，酒沃于地以降神也。阡，音千，葬也。此吾所以拳拳於吾子也。」

子虛因舉當時居官者，一一問之曰：「某居清要，而貪濁無厭；某職師資，而表儀不足；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某居典禮，而禮多所缺；某居牧民，而民受其殃；某居校文，而私所舉之

人；校，考也，量也。某居理獄，而入不辜之罪。平居議論，唇舌如流，及籌國家之大策，決國家之大計，蒙然如坐雲霧。《顏氏家訓·戒子弟不學文》云：「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矜夸，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甚者不循名檢實，不忠君上，大則爲劉豫之賣國，豫爲宋臣，降元，元人立爲帝。小則爲延齡之欺君。延齡，唐德宗時臣，奸邪用事，每至上前，應對多用譎詐。此曹歿後，固可以擬議之乎？抑終可以享尊榮乎？」湛笑曰：「鄆都之設，正爲是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直須時至耳！今爲吾子言之：天地間報應輪迴，善惡兩科而已。輪，轉也；迴，反也。釋家語。勉於爲善者，雖猶在世，而名已簡於帝庭；厚於積惡者，不待亡時，而獄已成於地府。故顏回生前陋巷而死後修文，顏回居陋巷，不改其樂，年三十二卒。後晉蘇韶既死而甦，弟節問地下事，韶云：「顏回與卜商今爲地下修文郎。」王雱平日驕頑而死時污地。王雱，荆公之子。荆公在金陵時，白日見一人來拜，乃故吏，死已久矣。因問雱安在？吏因引荆公至一所，見獄卒枷一囚，身具桎梏，立庭下，血污地，乃王雱也。非若世人，可因勢而得官，可緣財而免禍；刑辟不中而濫，爵賞不公而私。俛眉承睫，睫，音捷，目旁之毛也。雖猥冗而必甄，甄，音堅，收用也。隸吏奸夫，以苞苴而幸脫。苞，音包，與包通；苴，音疽，藉也，包也。苞苴，囊貨也。《孔叢子》云：「吾子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或以葦，或以茅也。」子其勉之，勿種來生業報也。」子虛曰：「禍福之言，既聞其略；但今之士子，每就帝君祠，占夢將來事業，前期顯報，此事果信然否乎？」湛笑曰：「帝君吞吐元氣，周覽八極，覽，視也。八極，八方極遠至盡之國也。日閱箋書，夜朝帝所，豈暇隨人曉喻，爲此屑屑哉？屑屑，動作切切也。但其人齋戒一心，齋，潔也；戒，音拂，亦潔也。言洗濯塵穢，使之潔淨也。清淨無雜，恍惚之間，若有所覩。世人不曉此意，遂謂誠然，甚可嗤也。」曰：「然則天門放榜之事，亦傳訛乎？」仲淹判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立壇祈禳，道

士奏章〔三〕，終夜不動，至五更，起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因問：「伏奏何久？」答曰：「適遇天門放明年春榜，觀者塞途，以故稽留。」守問狀元姓名，答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黑塗，傍注，不可辨。」既而母愈。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王拱辰。曰：「此則不誣也。」因出文書一束，緘封甚密，謂子虛曰：「此來年春榜，我方受命帝君，備查詳閱，付天門填寫，填，音田，塞也。以子來，故遲遲未即去耳！且言天曹之樂，絕勝凡間，子能勉身勵行，自然可到，如我亦希奇有幸也。」子虛曰：「塵容俗狀，何階及此？階，陞也，梯也。《北山移文》：「抗塵容而走俗狀。」但望追隨颺御，暫時觀遊，颺，音標，扶搖風也；颺御，即風車也，猶御風意。未料凡踪，亦可夤緣否乎？」曰：「何難之有？但當申稟帝君，以姓名填入耳！」乃以朱書紙尾，約十餘字，仍命撤席。

時子虛御左驂直上，驂，音參，車中兩馬曰服，兩馬驂其外小退曰驂；左驂，即車之左邊也。見銀堞層層，堞，音牒，城上女垣也；以白堊，故曰銀堞，又曰粉堞。貝闕雙峙，兩邊皆珠樓玉殿，通明如白晝。天河星渚，縈抱前後，香風浮動，撲欄銜檻。撲，拂拭也。銜，以口含物也。軒窗下，爲檻曰欄，以版曰檻。但覺清光奪目，高寒逼人；言翠色冷光相射，極寒不可留也。羅公遠侍唐玄宗玩月，請同登，行數里，清光奪目，寒氣侵人，遠曰：「此月宮也。」出《類聚》。下視塵寰，如積蘇累塊。周穆王執化人之祛，飛而上者，中天而止，化人宮下，視若累塊積蘇。采草曰蘇。湛曰：「子識此乎？世人所謂天上白玉京，最中一朵紅雲，乃紫微帝座。李賀夢人持板告之曰：「天上白玉樓成，命君爲記。」賀遂卒。《翼聖傳》：「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不得見其面。」子可於城門候立，吾當奏請。」乃捧章而入，良久始出。俄聞城上喧呼：「明年冠榜，已得范狀元矣！」乃引子虛歷諸曹省。省，所景切，禁署也。至一所，扁曰：「累德之門」，中有千餘人，花冠蕙佩，或坐或立。子虛叩問，則曰：「此仙衆皆生前惠愛，雖非傾貲施予，然能隨時賙給，既無慙心，慙，音吝，鄙也，慳也。又無德色。自矜有恩曰德色。帝錄其仁，使躋

清品，故得居此。」蓋，覆也，今之雨油蓋其一也。又至一所，題曰：「順行之門」，中有千餘人，雲衣雨蓋，或歌或舞。子虛又問，則曰：「此仙衆皆生前孝友，或於流離相保，或以土地相移，或數世同居不忍分異。帝嘉其志，使隸雲宮，故得居此。」又至一所，題曰：「儒臣之門」，皆褒衣博帶，不疑冠、進賢冠，帶佩貝，劔佩環玦，褒衣博帶，以見暴勝之。亦不下千人。中有二人，着綠袍紗帽。紗，輕縵也，暑所服也。指謂子虛曰：「此即李朝蘇憲誠、憲誠，號飛鳶，爲人忠誠。英宗臨崩時，輔高宗即位，太后欲立故太子龍昶，賂憲誠妻呂氏。憲誠曰：『我爲顧命大臣，今貪賂而改命，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乃不聽。脫軒詠詩云：『大節堂堂可托孤，百端利誘寂如無；平生疾惡心如在，肯上陳家四輔圖。』陳朝朱文安也。文安，清潭縣人，爲人清修苦節。明宗時，爲國子監博士，授太子口經。及裕宗即位，信任群小，文安上疏乞斬佞臣七人，號《七斬疏》。不報，乃告老歸。愛至靈山，往居之。裕宗每有賁與，悉以與人。藝宗即位，詣闕入覲，又求還至靈山終老。謚文貞，許從祀文廟。脫軒詠詩云：『《七斬》章成便掛冠，至靈終老有餘閑；清修苦節高千古，士望岩岩仰泰山。』其餘皆漢、唐名臣，無官位、無職掌，但期望參謁帝君，如今世散官之奉朝請也。春曰朝，秋曰請；又大臣退位不落職曰奉朝請。每至五百年，復許降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高者爲卿、爲相，次者不失爲士夫、爲校尹〔四〕。』其他諸曹署尚百餘所，但天色向曙，不暇徧觀，急御長風，冷然而下。至北門，百官已趨朝矣。

子虛辭歸。明年應舉，果領進士第。士應舉見錄者曰第。凡子虛家內吉凶禍福，其師亦時時顯報焉。

嗚呼！《齊諧》好誕，《莊子·逍遙》篇：「《齊諧》者，志怪也。」注：「《齊諧》，書名，所記皆怪異之事。」莊周

寓言，莊周，楚人，著書名《南華》，所言皆荒唐之辭。誠非君子所尚；設或事關彝倫，辭寓勸戒，筆而傳之，何傷乎？今《子虛傳》，一篇之中，有篤於從師者，既足以爲之勸；薄於事師者，亦足以爲之戒，其

有關於民彝也大矣！若夫天曹之遊，其有其無〔五〕，何必深辨？

【校勘記】

- 〔一〕「范子虛遊天曹錄」，丙本作「范子虛遊天曹傳」。
- 〔二〕「一酌新阡墳上」，「一」字原無，「阡」原作「扞」，據甲、丙本加改。
- 〔三〕「道士奏章」，「奏」字原作「奉」，據文意改。
- 〔四〕「爲校尹」，「校尹」原作「尹校」，據甲、丙本改。
- 〔五〕「其有其無」，下「其」字原無，據甲、丙本加。

卷之三

昌江妖怪錄〔二〕

峯州人有姓胡名期望，峯州，今白鶴縣。胡朝末，販泊昌江城，泊，音薄，止息也，流寓也。昌江，屬安勇壽昌。因而病故，其妻貧不能歸葬，鬻其小女氏宜于富商范氏。女既長成，頗有姿色，范氏悅而私焉。私，奸淫也。其妻揣知其意，揣，所委切，捫而察之也；又度也，量也。托以他故，痛笞至死，瘞在村居之側。瘞，於計切，埋也。既數月，興妖作幻，幻，熒絹切，妖術也。變態百出：或托形於賣漿之姝，姝，音樞，美色也。或假體於沽酒之女；有頭目者則爲淫殺，有財貨者則被潛攘。攘，竊也，引手取物也；又因其自來而取曰攘。沿途十里，皆晏行早泊，以色爲戒。久之，鄉人覺得，以骸散在江次，妖亦稍息焉。

黎朝混一，有諒江一員姓黃，赴長安領職，舟次江側。次，止也。時月明星淡，淡，星之光彩也。萬籟俱寂，忽聞東南沙觜，觜，遵威切，角也。一哭聲轉哀。移船就之，見一女年可十七八，擁紅羅袖，茵草而坐。茵，褥也，藉也。問之曰：「夜深如許，許，力舉切，助辭也。何故悲啼？令人攪碎鐵石心腸也。」攪，古巧切，撓也，擾也。碎，細破也。鐵石，喻心之堅貞也。女歛容收淚曰：「妾峯州人，父母以販繒爲業，群盜利財，一時見害，

魂埋魚腹，骨葬江心；昔吳十二有赴鎮江之行，被家人汪吉利婦用謀，乘醉推落江心，屍骨葬魚腹，後見出乞故人韓滿爲仲冤。惟餘賤質惛惛，幸免虎口，投身沿岸，寄食村民。昨爲主婦採桑，偶經故處，不覺悲哀至此。」黃曰：「兒既顛連孤苦，無所依投，今我有長安之遊，縱欲歸來，可於船間寄足；況由京國直抵兒鄉，纔半餉間，一風帆力也。」餉，行饋也。其女又泣曰：「隻影零丁，誠不足惜。隻，鳥一枚也；凡物不兩皆曰隻。零丁，失志貌。《李密傳》：「零丁孤苦。」所恨者，先人骸骨不能還葬耳！」黃曰：「我誠不愛捐數金之費，爲兒收散骨返故鄉，亦邂逅一因緣也。」解，音蟹；逅，音候。行適相值也。女喜曰：「天也！君誠能如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二。宋祖解石守信等兵權，守信等謝曰：「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注：「謂使死者後生，而白骨再生肉也。」妾雖孱質，願糜身以報。」黃即募善余者三，於亂波中，淘沙收斂，淘，音陶，盪也。挈載南行。時或以微辭挑譴，挑，他彫切，戲弄也。細觀其意，女拒之甚確，黃尤嬖而畏之。嬖，音閉，寵也。至京，遂不即上官，即，就也。上官，謂陞官赴任也。直趨白鶴江口，於江邊安葬。

他日，女謂黃曰：「妾與卿初非相期，妾稱夫曰卿，以親愛意。偶有良會，但昔日以先人塋兆未安，塋，于聲切，墓也。兆，塋界也。故殷勤見拒，今事既圓成，願侍巾櫛；況君江湖遠宦，主饋無人，饋，餉也；稱人妻曰主饋；又進食於尊曰饋。蘋藻之供，妾請當其任矣！」既成夫妻，情愛加密。女又能動必以禮，口必擇言，僚朋親族，稱之者如出一口。

居官閱月，閱，歷也。黃因感疾，顛狂恍惚，昏昏不省，女亦旦夕涕泣，不離在側。但藥之則不飲，診之則不受；診，視也，察脈曰診。有以符呪來者，輒遭侮罵。呪，職救切，梵書妙語曰呪，即真言意。醫工術士，皆疑其妖崇，崇，須銳切，謂孽鬼爲厲也。然無可奈何，但相環視而已。繼有一人，破巾穿履，襤褸步進，襤，廬咸切；

樓，舉雨切。敝服也。一坐大笑。其人曰：「卿輩皆孱工，我神醫也，非徒能療疾，兼能使人翰生羽化〔四〕。」
 朱元晦《感興》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又羽化，言生羽翼而化，以登仙境也。問其術，則醫風、治氣，探其囊，則附子、陳皮。黃即笑以手示之，使診其脉，其人曰：「無傷也，但臟腑不調，生此迷惑。宜飲以進食湯，兼多市酒穀，禱神禳鬼，自然無恙矣！」乃罄所需藥，罄，盡也。需，音須，資也。以粉磁瓶調劑，粉磁，即土鉢白色也。凡汲水器、酒器，皆曰瓶。劑，齊也，藥料曰劑。一啜而盡，啜，朱劣切，飲也。嘔涎數斗，嘔，吐也。涎，音全，口中液也。懵然如夢。懵，音夢，暗也。女大怒，以杖碎磁瓶，罵曰：「甚處幻人，甚，何也。離間我夫妻，分析我家室！」按析，音昔，破木也，折也；析，音托，兩木相擊行夜者；折，音哲，斷也；拆，音冊，開也。其人以符投之，女應符，驀然仆地，驀，莫白切，超越也。仆，音付，偃也。乃一堆白骨。仍急以七香湯灌黃胸臆，有頃甦醒，問從前事跡，皆不省也。衆人爭叩所以，叩，音扣，問也，以因也。其人曰：「吾適覩其貌，妖氣甚濃，濃，厚也。而此女乃妖崇根原。使彼尋常吾語，始得以施吾巧；不然，其能進刀圭之餌乎？」古云：「盛丹須竹節〔五〕，量藥必刀圭。」坡詩云：「促膝問道要，遂蒙分刀圭。」《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蓋量藥器也。餌，藥餌也。衆皆驚服。遂使人至白鶴江掘塚，止有數丸鮮血，而殘骸亡矣。方欲收取，倏然已不見。其人嘆曰：「枝蔓雖除，而根荄未剪，向非天兵將吏，猛鋤力剔，鋤與鉏同，墾土器；又誅也。剔，他歷切，解骨也。只恐更遭毒手，公其危哉！」旬餘，黃於白晝閑臥，見兩卒牽提令去。至一處，垣牆周繞，殿宇嚴邃，邃，須稅切；深遠也。但左廊頽弊傾圯。圯，晉緝切，覆也，毀也。上有一人垂冕，垂冕，謂冕前有垂旒也。厲聲言曰：「閻王有旨，命予追勘！」令左右授以筆紙，逼使供狀。黃曰：「僕本寒流，幸登仕版，仕版，官籍也。處已絕儉邪之態，居官無賄賂之求，罪狀弗彰，非敢聞命。」言未畢，已見女從左廊步出。黃大悟，即援筆供曰：

恭聞：《春秋》紀異，雖石言、神降而必書，《左傳》：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曰：

「石不能言，或憑焉。抑臣聞曰〔六〕：『作事不時，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石言，不亦宜乎？」時晉平公方築虬祁之宮〔七〕，故云然。《左傳》：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對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精潔，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神降之，顧其德政而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淫暴虐，民神怨憤，故神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野史摭遺，凡梅魄、繁精而亦錄。野史，野人之記事也。撫，之石切，拾也。繁，渠京切，燈架也。隋開皇中，趙師雄遊羅浮山。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酒肆傍舍，見一美人，淡粧素服。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至酒家飲。醉而就寢，東方已白。起視，在梅花樹下，方知梅之精也。宋潛爲甘陵巡檢〔八〕，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唱曰：「即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鬻身於彭城郡。今即觀光上國，孤眠暗室，故來相伴。」明夜又來。趙恍惚，諸生具告其父〔九〕，潛往觀焉，因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視之，乃一燈繁，遂焚之。豈自古唱爲怪說，欲使人得備神奸？備，防也。故太真燃照水之犀，龍宮請命，晉溫嶠，字太真，過牛渚磯，世傳其下多水怪物，嶠遂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其夜夢人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及也？」犀，獸名，頭角能厭水精。馬亮寫入窗之手，鬼物祈哀。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窗，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窗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草字，窗外大呼云：「速爲我滌去，不然禍將及女！」公不聽而寢。將曉哀號，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爾，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事乎？」公乃滌之，遜謝而去。或祛吹火之精，祛，丘於切，却也。《管輅傳》：「有一小物如獸，手持火，以口吹之。生舉刀斫斷腰，視之，乃狐精也。自此無火災焉。」或却移床之祟。魏元忠爲人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中嘗有鬼作祟，如老猿看火，犬代人言，及羣鼠拱前、鴉鷂鳴屋，種種作妖，公未嘗少惑。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於床前，公曰：「能徙吾床於堂下乎？」婦人竟擡舁於堂下，公又曰：「可復移於堂中乎？」乃復移至舊所，公又曰：「能徙吾床至街市乎？」羣女皆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哉？「是歷代剛方之士，不怕邪妖；怕，普駕切，畏也。况百年香火之祠，更容醜類。如某者，性慚守拙，仕幸逢辰。辰，猶時節也。一宦蕭條，忝竊代耕之錄；蕭條，寂寥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孟子》。半衾寂寞，翻舍失偶之悲。誰知月下奇逢，便是生前業報？業亦祿也；業報者，言皆隨業受報也。《金剛經》。盡惑臣以妖姿丰態，粉黛朱鉛；盡，音古，亂也。姿，色也。丰，音封，美也。粉，傅面也。黛，音大，畫眉墨也。朱，丹也，即朱唇也。鉛，音沿，錫類，以其易沿流，故謂之鉛，今化爲粉是也。耗損臣之元氣真精，什三四五。匪遇上醫之手，趙文子問醫和曰：「醫及國家乎？」曰：「上醫醫國，其次救人。」《國語》。幾成泉下之塵。入江而曰非漁，誰其信者？以德而行其罰，伏願矜之！」

供已進呈，王大怒曰：「不圖幻質，遽爾生心，既逞淫風，又懷妄訴，可押赴犁舌獄！」仍大書判曰：判，斷也。

蓋聞：猿鶴蟲沙之化，周代曾聞；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狐狸華表之精，晉朝再見。見《沱江》。世運寢乎愈降，三十年爲一世，亦爲一運。邪魔概不勝妖。邪魔，狂鬼能迷人也。故道家以三尺盪氛，盪同蕩，推盪也。氛，音分，氣穢也。而地獄以尺符攝召。攝，音帖，俗字。法家云：「攝性。二十四司之關掌，各有分曹；百千萬狀之鬼妖，舉皆遁跡。夫何穢濁，敢肆猖狂！猖狂，自肆也。一生惟事於龜淫，貪婪殆甚；隋開皇中，掖庭官每夜有人來挑官女，官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官人以劍斫之，若中枯骨，落床而走，官人逐之，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介有刀迹。殺之，遂絕。婪，音藍，貪也。再死猶懷於狙詐，假冒何多！宋有狙公，善養猿猴，故號。狙公愛狙，養而成羣，將欲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物之

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故人之顛倒者，必曰狙詐。請罪名可以力逃，謂冥府不能顯責。任之狐、崔之虎，變態愈滋；任氏，妖狐也，色絕美，有鄭生者，得之爲婦。數月，生携出郊，任氏忽墜馬，化爲狐，爲犬所咬而死。崔韜行役至孝義館，見一婦，頭枕虎皮而熟睡，韜取虎皮投井中，婦驚覺，失皮不能復變，韜納爲妻。後婦問皮安在？韜曰：「井中。」婦取以被體，復化爲猛虎，咆哮而去。劍爲樹、刀爲山，條章載舉。南漢劉鋹作燒燭、剝剔、刀山、劍樹等刑。至如黃某，亦有可言：志溺少剛，心牽多欲。不能效顏叔子，却鄰家之女；魯人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一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投之。顏叔子納之，使秉燭達旦，燭盡，以束薪繼之。顧乃攘武承嗣，惑花月之妖。解見《西垣》。罪不能無，薄云乎耳！吾言止此，主者奉行。

又顧謂黃曰：「子少業儒，讀聖賢書傳，記古今事跡，豈不知在色之戒，而躬自蹈之？」夫子：「君子有三戒：血氣方剛（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仍以筆批曰：批，音披，手舉也，示也。「去剛即欲，減壽一紀。」十二年爲一紀。復命兩卒送之還家。欠伸一覺，心疲則欠，體疲則伸。汗流浹背。

數年後，因幹事至三岐江，憇峯州祠下，幹能事也。憇，音契，息也。見垣牆殿宇，頽廊塑像，塑，音素，埏土像形也。一如夢中所覩，乃知向日追勘者此處也。遂策馬疾驅，不敢回顧。時紹平二年八月丁巳日。

嗚呼！瞰于室、嘯于梁，不已怪乎？曰：「未也。」《楊雄傳》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韓昌黎作《原

鬼》文云：「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蓋無聲與無形者，鬼神是也。』羽淵之熊、貝丘之豕，不已怪乎？曰：「未也。」左丘明作《春秋傳》以釋經。昭公七年：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一〇），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

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遂使祀之，晉侯有間。莊公八年：齊侯遊姑棼，遂敗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乃射之。豕因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乃還。遇賊于門，賊遂殺之，而立無知。蓋昌黎原鬼，丘明釋經，此怪所以為常；然則昌江之錄，非怪也。況觀妖女之惑人，則當謹在色之戒；覽叢祠之判事，則當起遠神之敬。叢，聚也；叢祠亦如叢臺，取連聚非一之義。疑以傳疑，未足過也；步進一步，則劉叉、于寶。劉叉少任俠，晚折節讀書，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作《雪車》、《冰柱》二詩，詩出盧仝、孟郊之右。後韓愈有金數斤，劉叉持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諛墓，謂作碑褒死人。晉于寶死而復甦，見天地間鬼神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名《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校勘記】

- 〔一〕「昌江妖怪錄」，丙本作「昌江妖怪傳」。
- 〔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肉骨」原作「骨肉」，據甲、丙本與《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改。
- 〔三〕「黃即募善余者」，「余」原作「水」，據諸本改，「入水」二字之合。
- 〔四〕「兼能使人輸生羽化」，「使人」二字原無，據諸本加。
- 〔五〕「盛丹須竹節」，「須」原作「雖」，據文意改。
- 〔六〕「抑臣聞曰」，「臣」原作「人」，據《左傳》改。
- 〔七〕「時晉平公子築鹿祁之宮」，「鹿祁」原作「虎祈」，據《左傳》改。

〔八〕「宋潛爲甘陵巡檢」，「陵」原作「瘦」。

〔九〕「諸生具告其父」，「諸生」二字原無，據文意補。

〔一〇〕「韓宣子逆客」，「逆」原作「送」，據《左傳》改。

那山樵對錄〔二〕

清化路，其地皆山也，周遭盤亘，周，匝也；遭亦猶匝也。劉禹錫《石頭城》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盤，屈曲也。亘，延袤也。直數千里。其中崒然而峻拔者，名曰那山。崒，七醉切。危，峻貌。拔，挺也。那山，在農貢縣。山有洞焉，阻而脩、湫而杳，洞，空谷也。阻，險也。脩，長也。湫，音剿，沮洳也。杳，伊烏切，深寂也。塵囂之所不接，鬻，塵埃也。人迹之所罕到。日有樵夫負薪，從洞中出，換魚易酒，換，貿易也。纔取醉飽，一錢不問也。每遇村翁野豎，輒欣然話桑麻事，問其姓名庄冊，則笑而不答。庄同莊，田舍也。冊通作柵，藩落也。及西日銜山，復從洞中去。時人以晨門、接輿許之，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孟子》。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隱居不仕，時人謂之楚狂。《論語》。又《列仙傳》云：「楚有接輿，好養生，食木實，在蜀蛾眉山，世世見之，數百年矣。」采和以下不足論也。唐末有逸士，一足靴、一足跣，夏服絮衫，冬臥冰雪，自號藍采和。後至濠州飛昇，遺下靴，世傳爲登仙。

後胡開大中，漢蒼出獵，適遇諸途，行且歌曰：

那之山，有石巔岼。岼，齊桓切；岼，吾桓切。山上銳竦列貌。樹蒼蒼、煙漠漠、水潺潺。蒼，深遠青色

也。漠，昏黑也。潺，鉏山切，水流聲也。朝兮吾出，暮兮吾還。有衣兮製芰，有佩兮紉蘭。芰，音忌，菱也，兩角者謂之菱，三四角而小者謂之芰，菱花開背日，芰花開向日，故菱寒芰暖。紉，音刃，繹繩也，又以線串針也。蘭，香草。《楚詞》：「製芰荷以爲衣，紉秋蘭以爲佩。」聞排青兮屏曉嶂，田護綠兮枕晴灘。排，列也。青，山色也。屏，音平，蔽也，即屏封也，嶂與障同，山峯列如屏障也。護，衛也。綠，水色也。灘，他丹切，瀨也。王介甫《書湖陰先生壁》詩：「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遠（二），兩山排闥送青來。」任他朝市，任他車馬，縑塵不到此江山。任，縱意也。朝市，即所謂「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也。車馬，言爲名利者奔走于車輪馬足之下也。縑，黑也。幽草宋朝弓箭，古丘晉代衣冠。李白題金陵鳳凰臺詩云：「晉代衣冠成古丘，吳宮花草埋幽徑（三）。」王謝風流、蕭曹事業，《漢書》：「列其風流，區而載之。」注：言高士清潔之風，各有條流也。一曰：風流，名價也。算往古來今卿相，石篆苔漫。篆，引書也，石篆，即石碑刻字也。漫，水廣大貌。爭如我，掉頭一覺，紅日三竿。竿，音干，竹挺也。日出三竿，言其晏也。又《南齊志》云：「日出三竿，謂朱黃赤色暈也。」

歌竟，拂衣長往。漢蒼意其有道隱者，遂命侍臣張公追請焉。比至，則已趨踰入洞矣。比，及也。踰，干羊切，行動貌。忙呼不應，只見乘雲劈霧，踐躡於松梢竹杪間。劈，披昔切，割也，裂也。梢，所交切，木枝也。杪，音貌，木末也。知非常人，尾其踪而追之，披茆取徑，約二三里，茆與茅同。但見山程艱甚，轉入深峻，步不能前，轉盼間，忽不知所適。前，進也。盼，邪視。仰見斜陽在嶺，山頭曰嶺。煙草向暝，徬徨欲返，已無及矣。俄聞鷄聲，縹緲於孤篁絕頂，縹，匹沼切，色輕也。緲，音貌，微也。篁，音黃，竹苗也。嶺，山嶺也。喜曰：「人家不遠也！」携筇獨上，筇，音窮，竹名，可爲杖。見一草庵，庵，草舍也，編茅爲之。左右植金錢數本，金錢，花名，言形似金錢也。雜以碧桃紅杏，桃，仙桃也，其色青，故云碧桃。杏，花色微紅，故云紅杏。皆扶疎可愛。陶潛《讀山海經》詩：「孟

夏草木長，遠屋樹扶疎。」注：「疎通作疏，枝葉盛貌。」內設藤床一具，解見《木綿》。床上置絲竹隱囊。隱囊，以青白布爲之，高一尺許，以綿花粧實縫之完，置于跟上，兩肘倚坐，自覺安逸。東西壁面，各以粉膏塗抹，抹，音末，摩也；亂曰塗，長曰抹。題歌兩闋：闋，丘月切，止也；樂終曰闋。兩闋猶兩章也。一曰《愛眠》，二曰《愛棋》。其辭云：

吾何愛？愛惟眠。愛爲安舒適性天〔四〕。淺墨帳添新富貴，淺，薄也。墨與默通，陰也。言帳連雲而蘿陰合也。見《唐詩》。矮藤床結舊因緣。矮，鴉楷切，短也。藤，藤通用。梅之軒、竹之園，幽居趣味有林泉。幽居，隱居也。言隱者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也。青奴擁後，陳師道《書堂》詩云：「醉臥擁青奴。」按青奴，竹几也，一名竹夫人，蓋竹冬夏長青，奴以伴君子，故名几曰青奴。紅友羅前；紅友，酒也。媒引黑甜勝景，涼思輕便。甜，徒燕切；北人以晝寢爲黑甜，故東坡《發廣州》詩云〔五〕：「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思，音四。便，蒲眠切，安便也。雙掩耳，紅塵世上；紅塵，喻名利也。小曲肱，白石雲邊。夫子曰：「飯疏食飲水〔六〕，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白石，言處士遠離世俗，結草廬于白石雲邊以自處也。寄傲草廬，南陽閑日月；傲，踞也。諸葛亮隱居南陽，結草廬閑臥，號臥龍先生。欠伸雲觀，趙宋窄山川。窄，音責，狹也。陳搏隱華山雲臺觀，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嘗作睡歌云：「臣愛睡，臣愛睡，不覆氈，不蓋被。」北窗吟魂易促，陶淵明夏月虛閑〔七〕，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吟魂，詩思也。西堂春夢常圓。靈運與惠連爲刎頸交，嘗於西堂思詩不就，怠而寢，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爲有神助。書樓初捲夕，酒店欲晴天。店，肆也，旅舍也。玄鶴黃州夜夜〔八〕，一說玄鶴指道士言。黃川，地名，在赤壁。東坡遊赤壁賦云：「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來，玄裳縞衣，遠樹長鳴。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九〕，揖予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不答。曰：『我知之矣！昔夜飛鳴，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寤〔一〇〕。一說昔有人夜得一玄鶴，遊於黃州。二說未知孰是？此兩存之。美人

湘水年年。一說美人指賢人言。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憶不得見，便於夢中往尋，半道迷路，遂回，覺，詩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一說有人得一枕，每夜枕見與美人遊湘水，岑參作《春夢》詩云云，如前詩。二說亦未知孰是？有時向醉鄉打臥，唐王勣作《醉鄉記》云：「乞取南園作醉鄉。」又：「醉鄉之宜十有二。」見《文苑》。草鋪茵、花鋪幄、地鋪氈。鋪，陳設也。茵，褥也。幄，帳也，上下四旁悉周曰幄。氈，毛席也。彭澤夜深，半簾殘月，陶潛親老家貧，執事聞之，起爲彭澤令，後解印綬而去。貴賤及親朋造之者，有酒輒設，若先醉，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濂溪院靜，一枕啼鶯。周子知南康軍時，築室於蓮花峯下，峯前有溪，合于湓江，公因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邵子行至洛陽，聞杜鵑聲，嘆之，後其言果驗。按杜鵑，杜宇也，名怨鳥，三四月間苦啼，自夜達旦，田家候之以興農事。任人道爲懶夫士、爲渴睡漢、爲隱神仙。遺韶，字孝先，教授數百，嘗畫臥，弟子嘲曰：「遺孝先，腹便便，懶讀書，只愛眠。」後桓帝徵爲太中大夫。漢，乃男子之稱。呂蒙正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誦呂詩：「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渴睡漢耳！」呂含恨而去。明年，呂中甲科，寄書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及第，輸君一籌耳！」次年，果中首選。魏野隱居不仕，好彈琴詩賦，宋太宗召，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使至，踰牆而走。有詩云：「有名閑富貴，無事小神仙。」

右《愛眠歌》

吾何愛？愛惟棋。愛爲風雲變態奇。劣處類龍蛇失勢，勝邊如熊虎揚威。車雙馳、馬雙飛，渡河一卒靠重圍。雙馳，如行車出兩邊之類。雙飛，如駕馬馬上攻之類。見《萬事》。靠，口到切，理相達也，久倚也。北南相界，形勢相依，默運方圓動靜，妙算無遺。李泌召見時，玄宗方與張說圍棋，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

「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材藝，靜若得意。」說賀曰：「帝得奇童矣！」時泌年方七歲。春寂寂，乍敲殘夢；乍，助駕切，忽也。敲，橫擊也。此言春晝圍棋，棋子聲乾驚睡夢也。見《圓機》。手搖搖，擺碎香泥。香，即紫檀心也。泥，塵也。關中貴家以紫檀心爲棋子。見《合璧》（一一）。獨樂園中，賓朋初定候；溫公居洛，營地創園，以其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徐來，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因名曰獨樂園。爲記有曰：「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黃州樓曉，酩酊半醒時。王元之於黃州西北隅，以竹代瓦，作小樓一間，因爲記說樓之景物，有云：「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勝也。」酩，音茗，音洛，非。酩，音頂。醉貌。晝永天留客久，仲夏日永，留客閑敲棋局。《圓機》。庵高子落聲遲。山上對局時，聞下子聲遲。《合璧》。院教慵妾掃，簾許小童窺。贏輸賭江山半局，贏輸，勝負也。「乾坤勝負一棋枰。」《圓機》。功名消得失閑機。渾不覺一天向夕，月斜窗、烟斜簾、竹斜枝。簾通作珠，鏤木爲簾文以受香也。閬苑神仙，閑中度日；閬，音浪，閬風仙苑也，在崑崙閬闔之中。度，音渡，過也。長安公子，醉裡忘歸。相對處兼些琴、兼些畫、兼些壁題詩。些，蘇箇切，語辭也。

右《愛棋歌》

時樵夫方踞石軒，踞，箕踞，傲坐，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也；又據物坐亦曰踞。調鸚鵡語，調，和也。鸚鵡，能言鳥。唐元微之《寄薛淑》詩云：「言語巧調鸚鵡舌」（一二）。「傍有兒童對局，見張至，驚曰：「此間寥閤，閑，本閑字，苦臭切，傾入聲，靜也。林深地遠，山鳥之嚶其鳴，嚶，音英，鳥聲和也。岩獸之交其迹」（二三），子奚爲遠涉吾境，曾

不憚勞乎？」涉，徒行也。曰：「僕當朝之供奉臣也，自稱爲僕，卑辭也。唐制：未命以官，則令居通事舍人供奉。以君高蹈，辱奉弓旌之命，高蹈，幽隱也。《禮記》：「招士以弓，招大夫以旌。」鑾輿在此，願少回顧。」鑾，鈴也；御駕曰鑾輿，蓋車有鑾鈴以正威儀、行舒疾。樵夫笑曰：「我乃遯世逸民，避塵老叟。遯，逃也。逸民，謂節行超逸也；逸乃俊逸之義，非隱逸也。出《□□史》。又有德而隱者曰逸民。見《論語》。頤性命於衡門茅屋，頤，養也。衡，橫也；衡門，橫一木爲門楣也。《詩·陳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此言樂其園林之趣，不貪榮利，自養天真於衡門茅屋之下也。足生涯於月斧風斤。生涯，猶產業也。太和中，鄭仁本表弟與王秀才遊嵩山，迷歸路，忽聞叢中鼾睡聲，見一人枕一幞物，方眠，因就問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以玉斧修之，予其一也。」言已不見。莊子送葬，過惠子墓，謂從者曰：「郢人墮汚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莊子》。日有醉鄉之遊，門無俗客之到。友我者魚鰕麋鹿，鰕，虛加切，水蟲，可食，溪澤江海皆有之，磔鬚鐵鼻，背有節，多足好躍。《古文》：「樵與漁者，侶魚鰕而友麋鹿。」牽我者雪月風花。醉鄉之宜，有雪月風花，如雪宜夜、月宜樓、風宜窗、花宜晝之類。但知夏葛而冬裘，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盛夏時葛成，治以爲布服之。裘，合衆皮而成之，取其溫也。善卷曰：「冬衣皮毛，夏衣絺葛。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莊子》。霞棲而雲臥；此言愛山水之深，慕煙霞以□隱也。斲山而食，汲泉而飲。斲，之六切，鋤，去穢助苗也。引水於井曰汲。寧知外間是何朝代？是何君相也？」因留之宿，設雕胡之飯，薦錦帶之羹，菰之有米者謂之雕胡，九月開花如葦，結實長寸許，霜後采之如茅針，皮黑米白而滑，可作飯。一云菱□□□□□黑□也。又荆、湖間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可以爲茹，故杜詩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錯雜登盤，兼有澗毛數味。錯，七約切，雜也，交也。《詩》註：「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毛，草也，指蘋藻也。更闌對話，漏刻曰更。闌，殘也。皆歷歷可聽，但無一言及時事者。

明日，張又請曰：「古之君子，非不欲濟時行道，所以深藏不市，待價者也。價，物直也；待價，謂循乎天理也。言士之待禮，猶玉之待價，如伊尹、太公不遇，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以求售也。故必有肖象之求，而後商霖之澤溥；高宗夢上帝賁良弼，乃以彤旁求，說惟肖，遂立爲相，命曰：「若歲大旱，汝作霖雨。」必有後車之載，而後牧野之功成。文王出獵，得呂望載後車以歸。後呂望涼武王師牧野伐商紂，不崇朝，天下清明。今夫子以金玉之軀，袖經綸之手，《易》：「君子以經綸時節。」注：「經、綸，皆治絲之事，言有爲時也。」逃聲名於榮利之場，蘊致澤於漁樵之樂，迹泯山澗，名聞九重，裂芰焚荷，今其時也。君門九重，言天子有九門，如關門、郊門之類。《北山移文》云：「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焚芰製而裂荷衣。」願早脫傅岩之築，傅岩，地名，在虞、虢間，傳說隱傅岩時，虞、虢界，瀾水壞道，當役胥靡築之，說賢而隱，代築以供食。投渭水之竿，呂望避紂，居東海之濱，坐于渭河磻溪，垂竿以釣。無徒渴蒼生望也。」謝安居山東，累徵不起，人言：「謝安不出，其如蒼生何？」樵夫曰：「士各有志，何必乃爾？所以嚴子陵不以東都諫議，易桐江之煙波；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訪得於齊國，累徵不至，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中，釣於桐江瀨。按富春山在桐廬縣，前臨大江，故江曰桐江，江上有子陵釣臺。姜伯淮不以天子畫圖，浣彭城之山水。姜肱，字伯淮〔二四〕，彭城人，漢桓帝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于閭室，以被輜面，言感眩疾畏風，工竟畫不得。浣，於卷切，泥著物也。吾才雖薄，視古有間，幸而富於黔婁、黔婁家貧，臨終有一衣，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時曾西來弔，見之，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意也。」謚曰康。西又問曰：「先生食不充飢，衣不蓋形，何爲謚康？」妻曰：「君欲用爲相國而不爲，是有餘貴；賜粟而不受，是有餘富。謚康，不亦宜乎！」《高士傳》。壽於顏回、顏回三十二歲卒。健於衛玠、衛玠，晉時人，二十七歲卒。飽於爰旌目、東方有士曰爰旌目，將有適，餓於道，狐父之盜人丘也，見而下壺殮以哺之，爰旌目三噉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

也。」爰旌目曰：「譚！汝非盜耶？何爲食我？」兩手據地，而嘔吐不出，喀喀然遂死。出《列子》。達於荀奉倩，魏荀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宣色爲主。聘曹洪女爲妻，寵之專房。妻常冬月病熱，荀乃出臥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後妻亡，傳嘏往弔，荀不哭而傷神。嘏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荀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有傾城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卒。靜算所以得於天地亦多矣！白居易《醉吟先生傳》云：「仰面長呼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予何求哉？』」若分外求贏，更規仕進，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鄉里稱爲善人可矣。致求盈餘，苦耳！」非惟愧於前賢，仰亦負故山猿鶴。解見《快州》。子往矣！幸勿復言。」張曰：「君以時不足有爲耶？今聖人端拱，四海仰治，占人獻地而稱藩，漢蒼伐占城，占人懼，遣布田進白象及獻占洞之地。明師納款以求退，款，誠也。明遣韓觀等領兵來，假送添平還國。漢蒼命胡射等截支校關，明師乃退，將添平來獻。老撾、大理，臣妾恐後，老撾，蠻名。由雲南經老撾直至占城。大理，府名，今屬雲南。所乏者林壑逸人爲之輔佐，使主上勳德遠輩堯、舜、輩，等類也。君若終焉鏹彩，鏹，音產，輜也。《寶威贊》：「埋光鏹彩。」效務光、涓子，遠引不妨；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就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及得天下，又讓與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無道之世，吾不忍久見。」乃負石自沈于江。涓子，齊人，餌木實，隱于宕山。如少有意於斯民，捨今不出，吾恐與草木俱腐，無時可際遇也。」際，會也。樵夫變色曰：「若子之言，無乃鋪張過甚，鋪張，陳設也。聽之令人面赧而心作。赧，乃版切，面慚而赤也。作，疾各切，愧也。且當今臨御，非胡氏耶？」曰：「然。」曰：「此非捨龍肚之區，而歸重於安孫之地耶？」肚，音渡，腹也。龍肚，即昇龍城。安孫，即今永福縣安孫社。陳順宗時，季犛使杜省相度清化府安孫洞，築城鑿池，以徙都焉。時御史阮汝說諫，以爲昔周、魏遷都，並見不祥；今龍肚之地，傘圓之山、瀘珥之河，高深平闊，

自古帝王開基立國，皆以爲深源固祇。安孫境界狹僻，水尾山頭不可以立都。季犛不聽。後季犛逼順宗傳位於太子，遷都安孫洞，築城鑿池，開街巷，立廟社。曰：「然。」曰：「吾雖足不城市，身不軒墀，殿階曰軒墀。然嘗聞其爲人也：言多詭譎，性多貪欲，殫力役而興金甌之宮，殫盡也。金甌，今永福縣金甌社，胡立宮於此。按士人阮稟上書前胡云：「宜遜位，退居金甌。」季犛乃傳位漢蒼，築金甌宮以居之。窮侈靡而厥花街之庸。厥，幽兩切，高也，豁也，與敞同。花街，今永福縣花街社，胡立庸於此。庸當作舖，賈肆也。糞壤繒帛，糞，穢也。壤，土也。醢醢珠玉，醢，音希，醋也。醢，音海，肉醬也。用金如草芥，使錢如泥沙。獄因賄而成，官以財而敘。獻忠者未言而已戮，進諂者有賞而無刑。民心搖則疲底江之師，底江，在立石縣。季犛篡位，阮汝蓋竄鐵山，招誘良民，得衆萬餘，往來立石、底江，恣行侵掠，州縣不能制。胡命阮鵬舉討平之。邊釁啓則喪古樓之地。思明土官黃廣成告謂：「祿州係本府故地。明乃遣使求割諒山、祿州之地。漢蒼命黃晦卿爲割地使，以古樓凡五十九村還之。而在廷之臣，上下波隨，先後旅進，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者。匕，補委切，匙也。劑，藥劑也。惟阮鵬舉有度而遲，舉，北江東岸人，仕陳爲東路安撫使，又仕胡。『有度而遲』，漢劉曄稱玄德語。黃晦卿雖學而蔽，卿，中陳朝大學生第二名，胡末以侍郎兼領節度，後爲明所俘歸金陵，至丹哈海口，自刎。黎景奇善謀焉而不斷，景奇，初名仁統，仕陳，又仕胡。爲人適己自便，竊取祿位，不能死節。後爲明所執，俘歸金陵，不食而死。劉叔儉君子焉而未仁。儉，中陳朝大學生第一名。其餘非溺於財，則耽於酒，非以宴安而自逸，則以勢位而相傾，未有奇計深謀，爲斯民慮者。吾方泯跡山林，避地不暇，夫子云：「賢者辟世，其次辟地。」注：「去亂國，適治邦也。」豈可褰裳而就之乎？晉韋忠，張華辟不起，謂人曰：「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褰，摳衣也，作蹇非。子幸歸來，煩爲居士謝之，我不能以崑山之玉，併烈於崑山之火矣！」崑山，在荆山，其地產玉。《書》：「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張曰：「賢人出處固如是其執乎？」樵夫曰：「吾

非執也，直惡夫佞者失身於濁亂之朝，而援人以偕溺也。」

張默然無對，力求反命，具以其言白主。漢蒼心不能平，然猶欲以安車強致，安車，安穩之車，以草裹輪，使輪與地不相抗，老人居中得安穩也。強，抑人使從我也。命張再往，至則苔漫洞口，漫，水廣大貌。荆棘彌山，彌，滿也。蔓草叢條，已斷來時路矣。蔓，莫半切，草延也。條，枝也。但見石壁間有垂膏削膩，垂，放下也。削，亂也。膩，肥澤也。題詩兩句云：

奇羅海口吟魂斷，高望山頭客思愁。奇羅、高望，在奇華縣。

其語意類元、白嘲放，唐元微之、白居易二人俱善詩詞，多嘲怨放蕩。其字體倣籀、斯篆隸，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時太史籀所作；二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八曰隸書，秦時程邈所作。又漢明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按籀書字畫煩密，如宣作宣之類；篆書即今之印款識字，如宣作宣之類；隸書，篆之捷也，秦時官獄繁多，欲趨簡易，程邈為獄吏，得罪繫獄，獄中作篆，始皇出之，使定書，世人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即今之楷書字也，如宣字作宣之類。一云以其簡易，便通於民隸，故謂隸書。散見《漢書》、《正字》、《群書》。然竟不曉所謂。漢蒼大怒，命赭其山，赭，音者，赤土也。按秦皇巡遊，至湘山，值風，不得渡，怒伐湘樹，赭其山。山窮而無所覩，只見玄鶴翔空，婆娑而舞。婆娑，舞者之容。後二胡得禍，皆如詩語。若樵夫者，真得道之士歟？簡定帝丁亥年五月五日，明犯奇羅海口，十一日獲季犛於止止灘，十二日獲漢蒼於高望山，俘歸。

嗚呼！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事也；《易·繫辭》：「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矣。」樵夫雖賢，何足與此？然言胡氏喪敗，殆若著龜，著所以筮，龜所以卜，皆理之先見也。按著，蒿屬，生少室山。七十年益一莖，莖可以筮，千歲則一本百莖。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論衡》曰：

「著之爲言者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碩也。」龜不一，第一曰神龜，第二曰靈龜，皆可以卜。卜時以明火灼高骨處，以占其兆。是不過徵於天理，卜諸人心，多言或中，理固然也。爲人主者，願正心以爲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之本，董子對策語。無使處士之橫議，斯善矣！東漢申屠蟠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

【校勘記】

- 〔一〕「那山樵對錄」，乙、丙本作「《那山樵對記》」。
- 〔二〕「一水護田將綠遠」，「將」原作「相」，據王安石原詩改。
- 〔三〕「吳官花草埋幽徑」，「草」原作「中」，據原詩改。
- 〔四〕「愛爲安舒適性天」，諸本「天」作「然」。
- 〔五〕「故東坡《發廣州》詩云」，「州」原作「川」，據原詩改。下引詩「軟飽」原乙作「飽軟」，並改之。
- 〔六〕「飯疏食飲水」，「疏」原作「蔬」，據《論語·述而》改。
- 〔七〕「陶淵明夏月虛閑」，「月」原作「日」，據文意改。
- 〔八〕玄鶴黃州夜夜「黃州」原作「黃川」，舊編注云：「川，一作州。」今據諸本改。
- 〔九〕「羽衣踰躑」，「踰躑」原作「翩躑」，據《赤壁賦》原文改。
- 〔一〇〕「予亦驚寤」，「寤」原作「悟」，據《赤壁賦》原文改。
- 〔一一〕「見《合璧》」，「合」原作「金」，據文意改，下同。

〔一二〕「言語巧調鸚鵡舌」，「調」原作「偷」，據原詩改。

〔一三〕岩獸之交其迹 丙本「岩」作「野」。

〔一四〕姜伯淮不以天子畫圖 「姜伯淮」原作「姜伯維」，據諸本與《後漢書》卷五十三《姜肱傳》改。

東潮廢寺傳〔二〕

陳朝舊俗尚鬼，神祠佛舍，無處無有，如黃江、銅鼓、安生、安子、普明之寺，玉清之觀，皆蟬聯絡繹，蟬聯，相繼不絕也。絡繹，連屬不絕也。僧尼祝髮，與齊民半。從浮屠教曰僧。女僧曰尼。僧削髮曰祝髮。民無貴賤，故曰齊民，猶言平民也。東潮一縣，崇尚尤甚，創立院宇，大社多至十餘，小社不下五六，皆插之以叢篁，篁，白竹也。繚之以金碧。繚，音了，纏也。凡有疾病，舉皆聽命於虛無，歲時朔望，牲醴之奠，幡幢之供，靡靡不絕；幡，符山切，幟也，今浮屠所豎是也。神佛亦依憑得妥，妥，他果切，安也。輒祈輒應，靈答如響，故敬信有加，而不敢慢也。

後陳簡定帝時，連年兵火，煨焚幾盡，見存者不能什一，然亦風撞雨撼，撞，音床，擊也。撼，戶敢切，搖動也。南北撐拄，拄，之與切，支也。粉軀胎骨，胎，音移，大胎也。縈沒於烟蘿蔓草間。縈，于平切，繞也。吳兵既退，民始復業，土官文斯立適尹其縣，尹，治也。閔其荒穢摧倒，約丁夫葺茆編葦，稍稍修復。葺，修補也，覆蓋也。茆，俗茅字。編，列也。葦，蘆屬，大葭也。居一歲，縣之傍苦盜，鷄、豚、鵝、鴨及池魚、園菓，原果，俗作菓。凡可以

充口腹者，悉爲攘去，斯立嘆曰：「吾幸備員邑宰，不能明以破奸，剛以威惡，仁柔致咎，我實尸之。」尸，主也。《詩·召南》：「誰其尸之？」又與屍同，身居位而無功可紀，與屍何異？然猶意其奸人草竊，未足深慮，但分隸村氓，略加夜警，旬日間雖無所覩，而財物傷耗猶昨也。既久，益無所憚，至有越厨爨而發人之釀，冒房闥而搜人之妻，急就攻圍，隨失所在，恍如捕風捉影，了無一獲。斯立笑曰：「久矣，盜之被誣也。蓋是陰魔厲鬼，大珠和尚云：『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或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唐張巡曰：『死當爲厲鬼以移賊。』按泰厲，乃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呼朋作祟，凡昔紛擾，皆是物也。」於是徧訪名師，廣求法手，安鎮符籙，假舟筏而遣之，編竹木，大曰筏。但禳送愈加，□禳也，禳除厲殃也。而憑陵愈肆。斯立大懼，聚村人謀曰：「而輩平日事佛甚謹，而汝也。昨因兵燹，燹，蘇典切，音銑，兵火曰燹。香火弗歆，故妖孽橫行〔三〕，而佛不之救。盍往懇乎？盍，何不也。懇與訴同。亦權宜之一助也。」衆乃燃香歷祝曰：「我衆生瞻仰諸天，皈依有日，所望於佛切矣！今者妖崇並興，扇動平民，禍及六畜，佛顧恬然坐視，無乃慈悲過甚乎？伏望垂哀憫之心，假鞭除之力，使神人不揉，揉，□也，柔木而屈伸之也。民物咸寧，一切有情，均有酬恩之念。但搶攘甫定，賈誼曰：『國制搶攘。』注：『搶攘，亂貌。』生理未復，寸材片瓦，不堪用曰材。取辦全無，須來時富有，始一新殿宇，報此功德。」是夕愈加昌熾，斯立無可奈何。聞金城王先生善《易》，往筮之，筮，音誓，著卜也。曰：「有馬而騎，騎，音岐，跨馬也。有褐而披，褐，音曷，毛布，織毛爲之，可禦寒。皮囊錫箭，囊，音高，弓衣也。的是神師。」且戒之曰：「公欲了此，次早當縣門左，投南而去，見服是衣、持是器者，其人決能除害，宜強招力請，雖牢辭勿許也。」遂與父老如期往候，南來北去，道路如織，無人肖者。肖，似也。

日向哺，哺，音通，申時也。沉吟將退，忽一人白山中披褐掛弓，策鞭而至。衆爭前羅拜，其人驚問，則告以本來之故。其人笑曰：「諸公過聽矣！吾少時以從禽爲業，身不離鞍馬，手不釋弓箭。昨聞安阜多肥麀狡兔，麀，音章，似小鹿而美。狡，古巧切，黠也。偶出遊獵。豈解結方丈之壇，解，音戒，曉也。繳無形之鬼，爲何等事哉？」斯立意謂必法壇老手，不欲以符籙顯名，爲人所禍，故優游山澗，泯跡於弓箭之間，固邀弗置〔三〕。置，赦也。其人度不得脫，勉強聽從。乃館之縣廩，館，客舍也〔四〕。廩，字義未詳，一作莫，寂寞處也。幄帘裊褥，皆極鮮楚，帘，音突，小幕置上以承塵也。裊通作茵，音因，褥也。褥，音肉，藉也。鮮，色艷也；鮮楚〔五〕，整貌。周旋有恪，殆若神明。

其人私計曰：「凡彼所以恭迎優接者，爲能驅鬼也；顧我辟除無狀，而彼供給有加〔六〕，豈古人食功之意乎？食，音寺，以食食也；言有功者，則當食之。見《孟子》。不去，將有餅蠶之耻。」《詩·小雅·蓼莪》篇曰：「餅之罄矣，維蠶之耻。」註：「餅小蠶大，皆酒器也。言餅資於蠶，而蠶資於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餅罄矣，乃蠶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也。」夜既半，乘衆人熟寢，輕裝徑出。行至版橋西，時天色朦朧，朦朧，月不明也。淡月未出，見數人形貌充碩，碩，大也。施施然來從野外，施施，矜夸自得貌。《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施施從外來。」即竄來屏處，竄，藏匿也。潛覲其所爲。良久，見攔手入洿池，攔，遮也。洿，竄下之地，水所聚也。截捕鮮鱗，不問小大，皆橫吞直啖，啖，徒覽切，并吞貌。乃相顧笑曰：「子魚風味甚佳，只宜細嚼，嚼，疾約切，咀也；咀，含味也。絕勝伊蒲淡供，佛語謂齋供食爲伊蒲塞。按楚王英上紉縑贖罪，詔報云：「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但恨口嘗較晚耳！」一人笑曰：「我曹頭目虛大，久被世人欺誑，安有以升合蒸米實千鈞之腹，爲彼守門哉？十龠爲合，十合爲升。蒸，炊也。鈞，三十斤也。不有今日，幾爲長齋所誤，浪度一生也。」梁武帝用釋氏法，長

齋，斷魚肉。一人曰：「我平生血食，固與諸公異饌，但當日民貧物瘠，無人許賽，賽，先代切，禱祈也，報祭也。渴喉饒腹，饒，音饒，貪饕也。飢不可忍，弗知肉味，若干年矣！豈但居齊三月哉？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然今夕天寒冰冽，冽，音列，寒氣也。誠難久駐，駐，音住，立馬也。少可寄步蔗園，效虎頭將軍也。」蔗，之夜切，甘蔗也，其汁爲糖。顧愷之，號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中，或問之，曰：「漸入佳境。」乃相携而上，曳倒銜之，嚙啜蜜漿，嚙，俗咽字，吞也。啜，音拙，嘗也。如吸茶之狀。其人彎弓注矢，乘高暗射，彎持弓開矢也。注，水流射也；又注意也。連中之，暗啞謹譁，盤跚走脫，盤跚，解見《茶童》。將數十步，冉冉始滅；然猶大聲罵曰〔八〕：「日辰不利，固已却之，不聽吾言，今何如矣！」

其人始喧呼遠近，村人驚覺，爭傳以燭，各分途追躡，見血痕點點，迸地而西。痕，亨人切，瘢也。迸，音下，散走也。及半里餘，入從廢寺，見護法敗軀，腰間各著一箭，幾飲羽矣。飲猶隱也。衆人嘖嘖吐舌，嘖，倒〔側〕格切，爭言貌。以爲古今奇事，遂踣壞其像，踣與仆同，仆尸于市曰踣。土木傾殘，猶聞作語曰：「本圖實腹，終至糜身，我則已矣！彼瀆神者，瀆，音讀，江、淮、河、濟爲四瀆。首造此謀，竟能脫禍，我從之爾，反當其殃，誠可嗤也。」嗤，笑也。乃使人之江瀆神廟〔九〕，見塑泥神像，塑，音素，埏土像物也。忽勃然變色，面如藍靛，藍，覽平聲，染草也，其色青。靛，音電，藍草青汁染繒帛也。魚鱗數片，宛然在口，宛，於權切，宛然猶依然也。仍併其像碎之。

斯立罄其所有厚謝，其人重載而去，妖邪自此竟絕影響云。

嗚呼！甚矣！佛氏之說，無益而有害也。聽其言則慈悲廣大，求其報則茫然捉風，民敬信之，至有破產而充施者。今其頽廊餘孽，猶且張皇；張，如張弓之張。皇，大也。況平時崇奉，其害可勝

道哉？然英君誼辟，每欲去而不能去者，以高明君子佐之者衆，如宋朝之蘇學士、蘇東坡嘗讀《傳燈錄》，夕與佛印禪師名了元遊。黎朝之梁狀元，梁世榮，天本高香人，中狀元，性好談諧，異端其道，釋佛教多所撰作。大抵皆是。安得百昌黎者出，群而攻之，火其書、廬其居而後可！韓愈之說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校勘記】

〔一〕「東潮廢寺傳」，甲本作「東潮廢寺錄」，乙、丙本作「東潮廢寺記」。

〔二〕「故妖孽橫行」，「行」原作「衡」，據諸本改。

〔三〕「固邀弗置」，「固」原作「因」，據諸本改。

〔四〕「客舍也」，「客」原作「官」。

〔五〕「鮮楚」，原作「楚鮮」，據正文改。

〔六〕「而彼供給有加」，「彼」字原無，據諸本加。

〔七〕「乃相携而上」，「乃」字原無，據諸本加。

〔八〕「然猶大聲罵曰」，「猶」字原無，據諸本加。

〔九〕「江瀆神廟」，諸本無「神」字，舊編原作「江瀆神」，注云：「一有廟字」，今據之加。

翠綃傳

建興余潤之，名造新，有詩聲，以歌詞鳴京國，每篇成，伶人携金厚贈，伶，音令，樂工也。黃帝時，伶倫造律呂，故後世樂工稱伶人。騷壇爲之增價。騷，詩人也。壇猶場也。陳紹豐末，因事謁諒江鎮元帥阮公忠彥，公陳英宗朝甲辰十二年中黃甲，時年十六。至裕宗朝紹豐乙未十五年，授諒江鎮經略使。後歷宥省，入政府。壽八十餘，號介軒先生。有詩云：「介軒先生廊廟器，妙齡已有吞牛志。年方十二大學士，纔登十八充廷試。二十有四入諫官，二十有六燕京使。」公聞其來，倒履迎接，倒履，急遽顛倒其履也。漢蔡邕見王粲，奇之，嘗賓客盈坐，聞粲至門，倒屣迎之。屣同履。乃設宴泛碧堂，出歌姬十數，其中有名翠綃，尤爲纖麗。公戲謂余生曰：「此曹任卿檢點，可意者，屬東風幹當。」出物質錢，俗謂之當。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妓籍中有小蠻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囑以惠公。已而樂作，生吟曰：

蓮花朵朵倚紅酣，朵朵花垂貌。荷花落沼曰紅酣。曾對仙家玉塵談，陸佃曰：「鹿之大曰塵（一），群鹿隨之，視塵所往，以塵尾所揮爲準，古之談者揮焉。」永叔《送李留後知鄭州》詩云：「玉塵高談四座傾。」又晉王衍妙善玄

言，雅談老、莊，每執玉柄麈尾，而與手同色。醉挽綃衣呼得起，數聲好唱《望江南》。《望江南》，曲名，朱崖李太尉鎮關西，爲亡姬謝秋娘而作，後入教坊。

吟罷，公笑謂翠綃曰：「秀才屬汝矣！」生因暢飲沉醉，夜間始覺，已見翠綃在側，感恩殊甚。明日，生拜謝，公曰：「此子風流不惡，卿善視之。」即携歸建興。

翠綃性聰慧，每生讀書，暗記之，輒能成誦，因授《古今詩話》及詞山曲海，《古今詩話》，有全書。詞，章也。曲，歌也。山、海，稱詞曲之富贍也。《文苑》。未期年，長篇短什，與生相埒。什，篇什也。朱子曰：「《詩》《雅》《頌》無諸國之別，故什篇爲一卷，猶軍法十人爲什也。」埒，音劣，平等也。戊戌歲，有大比之舉，生治裝赴省，不忍暫捨，與之偕往，乃於江口坊綵庸安頓焉。適元日，正月初一日也。翠綃拉女伴數人，拉，音臘，邀人同行也。就報天塔拈香禮佛，拈，尼占切，指取物也。時有申柱國，潛行寓目，見而悅之，掩爲己有。生將訴于朝，則隨方勢軋軋，乙札切，勢相傾也。諸司省院，皆避權豪，閣筆無敢伸理。上下相乘曰閣，言置不行也。生懷悽愴，悽愴，音妻創，悲惻也。遂不果入省。

一日，生於天衢散步，見看花回騎，前呼後擁，插紅張白，遺簪墮珥，遠近狼藉。珥，耳璫也。草不編，離披雜亂曰狼藉，言其多也；又狼性貪，聚物不整，故曰狼藉。司馬遷《滑稽傳》：「淳于髡對齊威王曰：『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杯盤狼藉，主人留髡而送客，此時能飲一石。」繼見翠綃乘綵棚兜子（二），軋，音彭；軋，車也。從柳陰過，借崔郊立柳陰事，詳見後。欲一敘舊情，然其間皆主家戚畹，不敢唐突，戚畹，國戚也。《漢書》：「寄肺腑于戚畹。」唐，觸也，突亦觸也，不遜貌。含情遙睇，淚下如雨，弗能以一辭相達。時翠綃有畜鸚鵡一雙，生指之曰：「汝微物尚得終日相隨，不如我孤眠獨宿。安得翻雲兩翅，爲我達書娘子哉？」鸚鵡鳴

躍，如請行之狀，生乃裁書繫其足，裁猶製也。書曰：

昨者，柳陰一過，道達無由。寄雙眸於片時，曾咫尺於千里。始信侯門之似海，見後。剛嫌客思之如秋。剛，強斷也。備述舊由，倍增深感。憶昔，我陪詩席，陪，助也。子侑歌筵。侑，配也。不勞綠綺之彈，見後。辱荷紫雲之惠。見後。笑未酬於繾綣，繾綣，不相離之貌。恨已早於分飛。鴻別燕而秋聲，雲愁秦而暝色。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賦《劍閣賦》云：「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鴻別燕兮秋聲，雲愁秦而暝色。」注：「秦雲如行人。」一則暖流蘇之帳，流蘇，乃帳四角所繫，盤線繪繡之穗，五色同心，而下垂若流然，故名。一則寒糊紙之衾。但貪綉幕之歡，豈念書樓之苦？田弘正造樓聚書萬餘卷，號「書樓」。每聽短牆滯雨，廢壁寒蟬，蟬，音將，蟬屬，一曰小蟬。韓詩：「悲歌互答有寒蟬。」長天霜鴈之征離，寂宵風笛之唱晚，每有含情不語，掩卷長吁，對景關懷，不能已已。噫！許虞侯之不作，韓翃少負才名，娶妻柳妓名色。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奏為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三歲不果返。韓乃寄詩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翃隨希逸入覲，見柳氏在輜輶中，殆不勝情。虞侯許俊曰：「當為足下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造沙吒利之第。伺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急召夫人！」僕侍辟易，俊遂升堂挾柳氏馳馬而歸。時沙吒利恩寵殊等，翃懼禍，訴於希逸，逸以事聞于朝，詔還韓翃。崑崙奴之已非，唐大曆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勳臣一品熟〔三〕。時父使生往省一品疾，一品使紅綃妓以甘酪金甌與生食。至辭歸，命紅綃送出院。及返，生凝思不食〔四〕。時家有崑崙族奴磨勒〔五〕，問生何事？生具告。奴乃為生摘殺一品守院門犬〔六〕，夜至三更，與生衣青衣偷入歌妓院內，遂負生與妓飛出峻牆十餘重〔七〕。歸學院匿之。應無反壁之期，晉重耳奔至曹，僖負羈妻

饋盤飧，置璧。重耳受飧反璧。空負尋芳之約。杜牧詩：「自恨尋芳去較遲。」爰憑寸楮，楮木皮可爲紙。用寫離懷。寫，除也。

鸚鵡一時飛去，止翠綃帳中。娘既得書，復伸薛濤之箋，解見《龍庭》。泚臨川之筆，泚，此禮切，水清也；又汗出貌。王勃《滕王閣記》云：「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按王羲之善書，常爲臨川內史，故號臨川筆。修書以復，書曰〔八〕：

妾翠綃，少倚市門，長投樂籍。古文：富而可求，則市門可得而倚矣！夫由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調歌按曲，謾誇河右之風流；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九〕，而齊右善歌。出《孟子》。舉案齊眉，未識孟光之態度。漢梁鴻妻孟光，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德行甚高。年過三十，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遂娶之。常荆釵布裙，每進食，舉案齊眉。誰知好席，便是良媒？綠綺琴心，不假長卿之調；相如，字長卿，臨邛時卓文君新寡，乃以綠綺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華堂詩句，酷憐杜牧之才。杜牧爲御史，久之，分司洛陽。時李聽罷鎮閑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聽嘗宴客，女妓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一〇〕。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首破顏。牧乃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李聽乃以紫雲與之。自喜針芥之有緣〔一一〕，醫書：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同氣相感也。深慶芋蘿之得托。芋，直呂切，草也，可以爲繩。天台客逢客，未洽深歡；天台，解見《快州》。章臺人送人，載將離恨。見上。佳偶翻成怨偶，好緣轉作惡緣。恥忍棲鴉，鴉，於加切〔一二〕，鳥名。純黑色，反哺謂之鳥；小而腹白，不反哺者謂之鴉。元微之貶江陵，過襄陽，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

其後謝師厚作襄陽令，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下句云：「夜來應有老鴉棲。」一云梁元帝《晚棲鴉》詩曰：「日暮連翻起，俱向上林棲（一二）。……借問娼樓妾，何如蕩子啼？」懼頻打鴨。解見《木綿》。出入起居之際，未免從權，別離契闊之懷，不勝感舊。惟餘翠蛾倦掃，古詩：「翠蛾紅粉嬋娟月。」注：「翠蛾，眉也。」綠鬢慵梳。粉壁燈殘，傷春腸斷，香奩綉倦，別淚痕多。奩，音廉，匣也。痕，胡恩切，瘡癥也。昨承寄鴈之書，世傳蘇武使匈奴，居北海，以帛書繫鴈足，傳報于漢，後得還。按孔孫曰：「憑鴈寄書，真浪語！」注：「鴈無傳書之理。蓋秋來春去，如人寄書，有往來之義。」又云：「鴈乃陰陽鳥，春北秋南，先傳寒熱之信，故人有傳書者謂鴈書。」趙化成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一鴈自天而下，徘徊于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果有一鴈下于庭，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寫書繫其足而放之。倍切離鸞之想。解見《麗娘》。雖韓翃之柳，暫折長條，然合浦之珠，當還故郡。孟嘗守合浦郡，舊無耕稼，海出珠，民採以易米。先守貪污，採珠自入，珠皆去，民飢死盈路。嘗到郡，悉革前弊，珠復還。悠悠心緒，書不盡言。

娘遂因感疾。柱國謂曰：「卿復憶賣詩奴否？」曰：「然！誠以情深伉儷，伉儷，配偶也。念切睽離；睽，違也。近曰離，遠曰別。同穴之盟未寒，偕老之約已負。今則燕晴楚雨，柳慘桃舒，離別悠悠，一恨千古。此昔人所以薄眼前富貴，而懷賣餅之師；唐寧王猷宅左畔有賣餅者，妻甚美，王一見屬意，因厚遺其夫，取之，寵愛踰等。環歲嘗問之曰：「汝復憶賣餅師否？」妻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相見，妻注視，淚下如雨，王乃歸之。輕分外繁華，而甘墮樓之死。」綠珠事，解見《金華》。即欲以羅巾自縊，柱國給之曰：「予方思之，子但頤神就養，強力加飧，早晚召余郎，續子因緣舊債，何至輕生，草草爲無名之死乎？」荀簡曰草草。曰：「審如此，庶幾從命；不然，命盡於今日矣！」

柱國不得已，使人督召余生，諭以還珠之意，且謂之曰：「吾位致上公（一四），權尊祿重，館賓餽客，日費千鍾。鍾，量名，釜十爲鍾，六斗四升也。今日見招，欲相厚，非相薄也；況長安燭珠炊桂，難於自給。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去，王曰：「曾不少留？」秦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聞命矣！」卿勿以聲跡爲嫌，宜於此安泊，少舒薪米之費（一五）。」遂糞除小閣爲攻書之所，糞，音奮，掃除也。攻，治也。日命小鬟侍側。每宴見，必溫辭款接；但翠綃之事，絕口未嘗道及。生方欲啓齒，則拒之曰：「繾綣之私，誰無是心？想彼念卿，亦猶卿念彼。但風花有恙，人生感霜露之疾，譬如樹花競發，遇風雨之撩，故古人問疾曰：「風花有恙乎？」未即相見，卿第遲之，可徐徐議也。」娘聞生至，亦欲擬情見訪，然姬妾衆多，彼又防閑過密，未嘗於半餉間得乘便也。一日早朝未退，伺群姬睡着，間至書房，值生他出，見壁上題詩二絕云：

其一

小堦破履落苔衣，客舍淒涼獨掩扉；
青鳥不來春信晚，青鳥，漢武宴王母事。莎庭漠漠又斜暉。
莎，音梭，草名。

其二

月殿長寒鎖翠眉，仙娥何日是歸期？
仙娥，指姮娥也，解見《金華》。相思豈直無佳句？不把文章
怨別離。

方欲屬和，已聞玉珂聲將及門矣，按《說文》：「珂，石次玉者。」《爾雅翼》：「貝大者謂之珂，黃黑色，其骨白，可飾馬勒。」故云玉珂。光義詩：「五陵貴公子，雙雙鳴玉珂。」遂不果酬答。又一日，遣所厚婢嬌鶯就生房覓寢，生拒之，鶯曰：「娘意也。娘子以郎君無伴，使妾代薦枕席，如娘子之在左右也。」景帝幸賈姬，是夜值浣濯，乃使唐兒薦枕，遂有娠，生長沙王發。生許之。自此信息稍通，而閨闈之情得達矣。

時將及除夕，生乘閒言於柱國曰：「僕以恩情之故，遠來爲客，而咫尺巫峯，一信不到，日月逾邁，歲又云暮，還珠之事，非敢復言。但望簾前一見，得片時敘別耳。」柱國領之曰：「更前數刻，便是良宵。吾當放昌黎之柳枝（一六），解見《木綿》。縱宜城之琴客，斷不禁人情所欲，而私耳目之娛。柳宜城有愛妾名琴客，善撫琴。宜城請老，許琴客出嫁。顧況爲作歌，乃曰：「琴客，宜城之愛妾也。宜城請老，愛妾出嫁。不禁人之歡，而私耳目之娛，達者也！」卿姑少待，勿嫌晚也！」生唯唯而退。至其夕，燃燈不寢，懸望移時。一更許，於竹邊躑蹠，聞曳履聲，躑蹠，蘇叶反；蹠，他叶反。行步聲也。開門迓之，則青衣婢子（一七），問其來也，則饋之茶。少頃，於花前剥啄，有叩門聲，剥，裂也。啄，竹角反，鳥食也。褰裳就之，則赤腳蒼頭，問其來也，則饋之酒。韓愈《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陽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注：赤腳，無穿鞋也；蒼頭，奴無著帽也。夜半將末，竟絕音耗，大失所望。明日，謂嬌鶯曰：「爲我語翠綃：我牽於欲界之私，樂於甘言之給，棲遲忍辱，倉卒投入。安有於杯勺之前，杯勺，飲器。伸情敘話，尚不可得；況望能歸崔郊之婢，崔郊寓居漢上，其姑有婢端麗，曉音律，郊嘗私之。姑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家，給錢四十萬，寵愛彌深。郊思慕不已。其婢因寒食來，值郊立於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崔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疾郊者，寫詩于座，公見詩，令召崔生，左右莫測。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云云，便是公作耶？遂命婢同歸。至

於帷幔奩匣，悉贈遺之（一八）。開處仲之閣乎？王處仲，名敦，以高名自許。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人嘆服。萬一狼忌生心，舊註：「狼性多猜忌，每行步，必顧其後，故謂狼忌。」龜淫見妬；龜性妬而與蛇通，採溺時，取雄龜置水盤中，以鑑照之，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惡念易萌於芥蒂，芥蒂猶鯁刺也。狂柯見贈於斧斤；韓公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宿娼家（一九），公作詩以警之，門生自愧，詩曰：「玉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在我爲失圖，而彼爲得算矣。歸歟！歸歟！豈可以求珠之故，而處於驪龍之領下哉？「人有見宋王者，得車千乘，以驕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二〇），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珠必在驪龍領下，子能得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當爲齏粉耳，尚奚珠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亦爲齏粉矣矣！』翠綃更使嬌鶯謂曰：「妾所以淹留曠日，欠綠珠一死者，第以郎君尚在。今朝言歸，何以爲約？妾聞本朝舊制，每於元夕在東津水次，盛張火樹，傾城士女，觀者壁立。唐人《元夕》詩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按火樹乃燈樹也，其樹高十丈，燃五萬盞，盛如花樹，乃唐時元夕飾以玩遊者（二一）。兄如未忍遐棄，當如期覘候。覘，職謙反，窺視也。鸞分鳳合，在此一舉，妾姑忍死以待。」生意遂決。柱國幸其去也，厚加資遺，遺，仄聲，餽贈也。金錢匹段，曾不靳費。匹，偶也，合也，布帛長四丈爲匹；段，片段也。帛二曰緇，分而未備曰匹（二二）；既備曰段。靳，吝也。

生滿載而歸，道逢老奴，謂曰：「郎君得無憂乎？何瘦削不類疇昔？」生語其故，且告以翠綃之約。奴曰：「此事易耳！當爲郎君致力。」及元夕，偕往東津，果見翠綃從數車兩，於水次縱觀。奴以所袖鐵椎，椎碎左右，椎，音鍾，擊物具也，俗作槌。傘夫轎子，一時散走，傘，音散，禦雨蔽日，可以舒卷者。轎，古吊切，竹

興也。密於萬衆中掠去。彼此相視，悲喜交集，然猶慮爲彼所覺，橫遭掩捕。橫，戶孟切，不順理也。翠綃曰：「彼以孱瑣之資，孱，鉏山切，懦弱也。瑣，蘇果反，細小也。當衛、霍之選，誅求請託，誅，責也。門如沸羹。唐王伾言：「當其盛，門如沸羹。」謂黨惡之門，勢如沸羹也。寶貝金銀之積，棟充而箱露，貝，介屬，種類不一，古以爲貨。棟，屋正中上衡也；棟充，謂貯屋而充其棟也。箱，廩也，篋也，凡可藏物、有底蓋者，皆曰箱。向非鬼爐煤火，只恐橫財無由燦破也。燦，初洽切，湯灑也。燦，燒也。罪盈惡貫，勢必不長；但火勢尚烘，烘，呼公切，燎也。熏灼可畏。熏，火煙上也。灼，熱也，灸也。莫若韜踪遁跡，履脫鄉村，使無耳目之虞，庶免門庭之禍。」生然其策，密就天長依友人何某。

大治七年，大治，陳裕宗年號。柱國以侈汰伏罪，汰與汰同，自矜大也。生始至京，擢進士第，遂夫妻偕老焉。

嗚呼！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婦。二句溫公語。翠綃出自倡流，本非令德，潤之果何所取，而戀戀若是？以其賢耶？則張婦、李妻；愛卿自敘云：「張之婦、李之妻，本無真性。」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還，士在內，妻患之，妾曰：「今令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之，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以其色耶？則陽城、下蔡。宋玉《好色賦》云：「大夫登徒子侍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玉對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太白，着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皤耳，齟唇歷齒，又疥而痔，登徒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注：

陽城、下蔡，皆地名。惑、迷，即傾國傾城意。顧乃輕於去就，忍辱投人，編虎頭、摩虎鬚，幾不免於虎口。《莊子·盜跖》篇云：夫子見盜跖後，歸見柳下惠，下惠問以故，夫子曰：「丘所謂無疾而自灸，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若潤之者，誠可謂愚矣（二三）！

【校勘記】

- 〔一〕「鹿之大者曰麇」，「鹿」原作「麇」，據下句「群鹿隨之」改。
- 〔二〕「乘綵棚兜子」，「棚」原作「棚」，據甲、丙本改。
- 〔三〕「與勳臣一品熟」，「品」原作「臨」，據《崑崙奴》改。
- 〔四〕「生凝思不食」，「凝」原作「疑」，據《崑崙奴》改。
- 〔五〕「時家有崑崙族奴磨勒」，「族」原作「姨」，據《崑崙奴》改。
- 〔六〕「奴乃爲生摘殺一品守院門犬」，「品」原作「臨」，「犬」原作「吏」，據《崑崙奴》改。
- 〔七〕「遂負生與妓飛出峻牆十餘重」，「重」原作「里」，據《崑崙奴》改。
- 〔八〕「書曰」，原作「其略曰」，據諸本改。
- 〔九〕「綿駒處於高唐」，「高」字原無，據《孟子》補。
- 〔一〇〕「牧瞪目注視」，「瞪」原作「澄」，據文意改。
- 〔一一〕「自喜針芥之有緣」，「喜」原作「言」，據諸本改。
- 〔一二〕「於加切」，「加」原作「和」，據「鴉」音改。

- 〔一三〕「俱向上林棲」，「俱」原作「阻」，據原詩改。
- 〔一四〕「吾位致上公」，「位致」原作「致位」，據諸本改。
- 〔一五〕「少舒薪米之費」，「薪米」原作「珠桂」，據諸本改。
- 〔一六〕「吾當放昌黎之柳枝」，「枝」原作「妓」，據諸本改。
- 〔一七〕「則青衣婢子」，「則」原作「見」，據諸本改。
- 〔一八〕「悉贈遺之」，「遺」原作「遣」，據文意改。
- 〔一九〕「有門客夜踰牆宿娼家」，「宿」原作「出」，據文意改。
- 〔二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恃」原作「特」，「蕭」原作「簫」，據《莊子》改。
- 〔二一〕「乃唐時元夕飾以玩遊者」，「飾」原作「飭」，據文意改，下同不注。
- 〔二二〕「分而未僂曰匹」，「僂」原作「麗」，據文意改，下同。
- 〔二三〕「誠可謂愚矣」，「可」原作「所」，據諸本改。

沱江夜飲記

丙寅歲，陳廢帝出獵，廢帝，藝宗之孫，睿宗之子。睿宗南征占城不返，藝宗因立爲嗣。止沱江北岸，岸，水涯高也。夜開帳飲。有一狐由山脚投南而往，道逢老猿，謂曰：「昌符君將有事山間，昌符，廢帝年號。屬意於吾曹厚矣！飛潛之命，懸於羅繳。繳，音酌，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縱滕六之雪未降，巽二之風緩來，子其危矣！滕六，雪神。巽二，風神。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崔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課，試爲求計。」群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岩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群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若非掉尾乞憐，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志也。」必致犁庭掃穴。犁，耕具也。漢武帝征匈奴，窮兵黷武，犁庭掃穴。吾欲挺身徑往，以一言止之，子獨不樂從乎？」老猿曰：「吾子能持詞鋒說刃」，以言語解圍，誠爲快舉；只恐言辭不應，彼以生疑，將預林木池魚之禍。梁杜弼見梁主納侯景，乃作檄移梁曰：「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言侯景凶狡，納之必後生亂也。

按《風俗通》云：「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家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中魚燒死。」《百家書》則云：「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二說未知孰是？獨不見華表狐精之事乎？」燕昭王墓有老狐精及華表柱，狐精一日欲變作書生詣張華聽講，因問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華否？」華表曰：「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誤及老表。」狐不從，乃謁華。論及文章，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華無以應，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適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煥曰：「若疑，何不呼獵犬試之？」華命犬試之，全無憚色，華怒曰：「此真妖也！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煥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世傳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木，燃以照書生，書生因化為斑狐，命烹之。狐曰：「從王而獵，多武人也，胸中欠張華博物，華，晉時人，著《博物志》。目下無溫嶠高見，解見《昌江》。保無他也。」遂各化丈夫而去，一稱袁秀才，一稱胡處士，夜叩行宮。凡天子臨幸之所曰行在，此云行宮，即行所之宮也。因內侍人附奏曰：「臣聞：聖人在御，乾坤清寧；《莊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明王懋德，鳥獸咸若。《書》：夏后方懋厥德，鳥獸魚鼈咸若。今主上當亨泰之時，為民物之主，因宣布蒐賢之網，蒐，音搜，求索也。張禮士之羅；當沐而握髮，伯禽受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爾之魯，戒無以國驕人。」登車而虛左，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時有隱者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注云：「凡乘車者，尊居左；虛左者，謂空左方一位，蓋尊之也。」以蒲輪駟馬而獵兔置之賢，漢武帝以蒲輪迎枚生，以駟馬迎申公。按蒲輪，以蒲草裹車輪，使與地不相抗，示其安也；駟馬，駕以四馬也。《詩》：「肅肅兔置，椓之丁丁。」言兔置之野人，其才可用。以厚幣卑辭而弋冥鴻之士，繳射曰弋。冥鴻，言鴻飛冥冥，如高士之肥遯也。范公《題嚴光釣臺》詩：

「一個冥鴻惜羽毛。」使羽儀朝著，羽儀，即羽翼儀表意。《漢五行志》：「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也。」潤澤生民，一切有生^{〔四〕}，驅而歸仁壽之域。西域有一國，不寒不暑，無風無雨，其人逍遙快樂，故云壽域。何至格熊伐兔，侵山虞之職乎？」格，以杙閣獸也。虞，官名，掌山林之政令者。時帝方醉欲寢，命首相季犛延入，席于西階之下，《曲禮》：「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且諭以遊畋古制，何可廢也！

胡生曰：「夫犀象之驅以除害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蒐苗之閱以講武也，古者四時之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春振旅以蒐，夏爰畝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渭陽之田爲非熊之叟也。呂尚隱於渭濱，文王將獵，卜之，曰：「所獲非虎非熊，乃霸王之輔。」果遇太公，立以爲師。張耀戎卒，於是有于紅之蒐；《左傳》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革車千乘。」誇示胡人，於是有長楊之射。長楊宮，本秦舊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以名，宮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五〕}。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置置，捕熊羆豪猪，載以檻車，輸長楊。今則不然，當夏而興勞民之役，非其時矣；盛夏之時，草木方長，若舉田獵，則剪揉於禾穀，且害陽長之氣，非其時也。故兵法：夏不興師。蹂穀而逞從禽之欲，非其所矣；蹂，音柔，往來蹙踐也。掩澤而圍，窮山而火，又非其禮矣。《禮記·月令》：「毋竭川澤」「毋焚山林」。又《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公何不上啓聖明，暫還龍御，啓，開白也。史：《山公啓事》。御，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如曰御書、御服，蓋取統御四海之義。使人物咸安其性哉！」季犛曰：「不可！」胡生曰：「吾哀微禽羆獸，爲之請命；若高材疾足，豈不能遐舉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蒯通語》。法正，字高卿，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尚，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爲功曹，如何？」正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君若欲臣僕之，正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守遂不敢。又蕭大圓曰：「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

之南，超踰世網。「寧能效守株之兔乎？」宋人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復冀得之，爲國人所笑。故後人凡言人守拙無能，必曰守株待兔。季犛曰：「君王此舉，非淫原獸，《史記》：「后羿淫于原獸。」淫好原野也。非縱禽荒，大禹訓曰：「外作禽荒，未或不亡。」第聞此處有千歲狐精，故欲一舉勦除，勦，子小切，同剿，絕也。使奸無所容，妖不妄作，其他非所預也。」袁目胡微笑，季犛問故，胡卒然應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季犛曰：「何謂也？」曰：「方今聖化未敷，疆場未靜，疆場，邊境也；疆大界，場小界。蓬萊狂獠，狴噬於東南；蓬萊，占城主名，數爲邊患，陳睿宗身征遇害。後陳順宗時，與陳渴真戰于海潮，蓬萊被銃射貫于船板而死。獠，音季，狂犬也。狴，音銀，犬吠聲。李瑛餓虎，咆哮於西北。瑛，明將。《史記》：明太祖遣錦衣衛舍人李瑛等來，假道往占城，索象，遞送。事在陳廢帝昌符十年。咆哮，虎豹怒號聲也。吳陞之鴟張雖殄，吳陞，茶鄉人，陳裕宗時，聚衆於安阜山爲盜，後差捕之，陞衆逃散，後又聚衆僭位。本路官俘獲，檻送京師，斬之。《呂刑》：「罔不寇賊，鴟義茲宄〔六〕。」注：「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也。」唐郎之鼠竊猶存。北江路人阮補，稱爲唐郎紫衣，以法術僭號稱王，作亂伏誅。何不挽聖人之弓，按天子之劍；按，正也。仁爲羈絆，羈絆，音雞半，檢制馬器，繫首曰羈，繫足曰絆。羈與羈別。義爲干櫓；甲冑之以忠信，櫓，音魯，大盾也。《儒行》篇云：「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言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所以捍患也。爪牙之以豪傑；謹條籠以御難制之將，條，音叨，組紉之通名。籠，鳥檻也。權翼曰〔七〕：「彼猶鷹也，宜謹條籠。」厲弧矢以威不服之邦，《易·繫辭》：「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使角掎窮寇，《左傳》襄公十四年：戎子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掎謂「抗其下」，猶執鹿之足。」檻送兇渠，檻，圈也，古有檻車，以陷送凶徒者。注：「車爲檻形，以板四周，無所通見也。」渠，大也。一簇不遺，簇，矢鏑也。賈誼云：「秦無遺簇。」隻輪不返〔八〕！宋，契丹侵澶淵，寇準欲擊之，使隻輪不返，真宗厭兵許和。舍此弗爲，顧

乃區區於贈繳之末，贈，音曾，又去聲，弋射矢也。雖獲獸如丘山，僕不取也。」季犛許之。二人暗喜曰：「吾得請矣！」因舉白浮鍾，魏文侯使公乘爲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文侯飲不盡，公乘舉白浮之，不應，公乘云：「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文侯曰：「善！」因飲畢，遂以公乘爲上客。舉白，言飲酒必滿觴而飲，飲訖，則舉觴告白盡否也。浮，罰也。鍾，壺屬，酒卮也。言飲不盡，則罰以別鍾也。高談致理，言如湧泉，湧，音勇，泉上溢也。唐戴胄爲大理少卿，犯顏執法，言如湧泉。終莫能屈。

季犛愠色曰：「吾嘗面折明人，口伐占寇，驚筵雄辨，古文：「譚氏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辨。」又杜甫《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未少挫衄，衄，女六切，戰敗北也。而今卒困於子。子非山妖野魅，何其談鋒犀銳，乃爾有力也？」古有「詞鋒」、「說鋒」之語，謂言詞如刀鋒齊起，銳而難犯也。犀，堅也。二人怒曰：「公爲首相，當薦引人物，以爲國家之器用，而乃妒賢嫉能，豈《書》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乎？」季犛改容致謝，且勞之曰：「吾籌當代，籌，算也。無卿等人物，何不焚荷芰，謝魚鰕；起南陽之臥龍，諸葛亮寓居南陽，徐庶見劉備而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備乃枉駕顧之，三顧方起。展士元之驥足，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脫跡而卿相，釋褐而軒裳；褐，音曷；士初入任曰釋褐。楊雄《解嘲》：「或釋褐而相。」按褐，毛布也，織毛爲之，可禦寒；一云賤者所服。功加當時，名垂後世！何至槁死岩穴，誰復知之？」二人笑曰：「我等寄跡烟梢，棲踪雲窟；窟，苦骨切，穴也。睡則草鋪茵簟，茵，俗作裊，褥也。簟，音電，竹席也；簟者，布之覃然平也（一〇）。渴則泉供酒醴；烟霞絆吾脚，麋鹿群吾遊。山中赤吏，吾耐久之朋；赤吏，羊也。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一一），能保始終，時號「耐久朋」。長髯主簿，吾忘年之友。髯，如占切，在頰耳旁曰髯；長髯，羊也。彌衡有逸才（一二），少與孔融交，時衡未二十，而融已五十，爲忘

年交，不計長幼。但知殮松而茹栢，殮同餐，食也。嘯月而吟風，古詩：「山中最樂是玄猿，嘯風吟月雪霽天。」庶幾不落塵網，豈能爲當時拔一毛哉？」墨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因相謂曰：「吾曹放浪，本自不羈，舊以詩鳴，有聲岩穴。今夕陪飲，可無一言以記其實乎？」胡即吟曰：

飲了清泉又碧灘，悠悠名利不相干；
干，預也。雲邊石窟跳身易，跳，音迢，輕身獨走也。世上塵籠著脚難。著，音灼，置也。日落眠殘山塚迴，迴，戶頂切，遶遠也。更深聽倦夜冰寒；
《述征記》：北風動，河冰始合，要須狐行，此物善聽，堅冰下無水聲，然後過河。煙霞此去無踪跡，子我相期久遠看。

袁亦吟曰：

萬壑千溪有逕通，逕，步道也。悠然拂袖任西東；興來逐伴春山雨，世說孫恪娶袁氏女，後從南海辟，挈家過端州，袁欲遊峽山寺，云：「舊袁。」門徒既至，熟其道，因持碧玉環獻僧。齋罷，有野猿數十，聯臂而下。袁氏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擲筆，化猿而去。愁去分携別浦風。湘嶺無聲啼落日，猿天氣清明則長嘯，霧雨昏暗則無聲，人當其昏暗之時而捕獲之，則亦不復生矣。楚天有淚泣彎弓；彎，持弓開矢也。楚王使養由基射猿，始納弓，而猿已擁樹號哭。我投林木君岩穴，堪笑求安計不同。

吟罷辭去，季犛密令人踵後，將及林腰，各化爲狐猿而去。

嗚呼！天地生物而獨厚於人，故人爲萬物之靈；雖鳳凰之靈鳥，麒麟之仁獸，亦物也。沱江之論，胡以人而屈於物？噫！有由矣。蓋季犛心術不正，故物中妖怪得以肆其侮弄；使正直如魏元忠、盡忠如張茂先，則彼將聽講守火之不暇，又何爭辨之敢？元忠素強正，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方爨，婢外出汲水，回見一老猿爲之守火，婢驚以白忠，忠曰：「猿恐我乏，爲我守爨，不亦善乎？」張華，字茂先，見前。

吁！滄浪之水，清兮濯吾纓，濁兮濯吾足，君子無自取也（一二）。

【校勘記】

〔一〕「吾子能持詞鋒說刃」，諸本無「詞鋒」二字。

〔二〕「燃以照書生」，「生」字原無，據文意補。

〔三〕「駕以四馬也」，「四」原爲「駟」，據上句「駟馬」改。

〔四〕「一切有生」，諸本作「一世蒼生」。

〔五〕「從胡客大校獵」，「校獵」原乙作「獵校」，據文意改。

〔六〕「鷗義姦宄」，「姦宄」二字原無，據《尚書》補。

〔七〕「權翼曰」，「權翼」原作「慕容」，據《晉書》改。

〔八〕「狷噬於東南 諸本作「狷吠於南方」。

〔九〕「高談雄辨驚四筵」，「驚四筵」原乙作「四筵驚」，據原詩改。

〔一〇〕「布之覃然平也」，「覃」原作「簞」，據上句改。

〔一一〕「唐魏玄同與裴炎締交」，「玄」原作「元」，據《舊唐書》卷八十七《魏玄同傳》改。

〔一二〕「襦衡有逸才」，「襦」原作「儒」，據史實改，下同。

〔一三〕「滄浪之水，清兮濯吾纓，濁兮濯吾足，君子無自取也」，諸本作「滄浪之水，清兮斯濯纓，濁兮斯濯足，皆自取之也」。

卷之四

南昌女子錄〔二〕

武氏設，南昌女子也，幽閑貞淑，兼有殊姿。幽閑，言幽深而閑靜也，即窈窕意。淑，善也。姿，態也。同邑張生，慕其容行，請諸母氏，用百兩黃金納聘。然生性自多疑〔三〕，防閑太過；李益與李賀齊名，然少有癡病，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時謂妒癡。娘亦動循禮法，未曾以耳目見忤。忤，音誤，違戾也。

居無何，有占城之役，大發士卒。張雖豪族，但不業詩書，未離行伍，名編尺籍，漢制有尺籍五符。尺籍者，書其名于一尺之版也。次在前發。臨行，其母戒曰：「今汝暫寄軍中，遠離膝下。唐高祖使世民出居洛陽，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雖功名之會，自古罕逢；然兵革之間，守身爲大。孟子云：『守孰爲大〔三〕？守身爲大。』但當知難而退，度力而攻；無貪芳餌之投，自取懸魚之禍。古語云：『重祿之下，必有死士；芳餌之下，必有懸魚。』穹官厚爵，讓他少年，庶免爲老母所憂也。」生長跪受教。娘且浮觴謂曰：「郎君此去，妾不願覓封侯之印，王昌齡《閨怨》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蓋托爲征婦言

也。衣還鄉之錦；柳慶遠，字文和，爲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又朱買臣事亦同。只願凱還之日，凱和樂也。帶得『平安』兩字歸來耳！第所恐者，兵難遙度，遙，遠也。度，料也。趙充國語。機未可乘；狂獠逋誅，獠，音老，西南夷名也。逋，逃也。王師曠日；曠，費也。破竹晚膚公之奏，古語云：「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言其易也。《六月》詩：「以奏膚公。」膚，大也。公與功同。及瓜淹代戍之期。齊侯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謀作亂。使幼妾關懷，慈闈掛慮。望長安片月，則砧遠塞之寒衣；砧，音斟，擣繒石也。李詩〔四〕：「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杜詩：「亦知戍不返，秋至試擣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寒垣深。見廢陌垂楊，則動戍樓之遐想。縱有千行書信，只恐無計得鱗鴻便也。言訖，左右無不歎歎泣下。歎歎，音希虛，悲泣氣咽而喘息也；又泣餘聲。已而，離筵乍散，征袂纔分，袂，音決，衣袖也。舉目依然，已是別關山意思。

時娘既有孕，別後浹旬而育，浹，涵澤周遍也；十日幹一周曰浹日，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以誕命名其子。日往月邁，條已半載，每見園飛蝴蝶，嶺暗秦雲，《古文》：「《思邊》詩：『去歲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五〕。今歲何時妾憶君？西山白雲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相思那得聞？』此戍婦思夫而作。」徒增海角天涯之恨。母亦以思生故，纏綿致病；纏綿，綢繆也。娘爲迎醫禮佛，祈巫禱鬼，巫，祝也。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廣韻》、《玉篇》皆云：「男曰巫，女曰覲。」且以好語百方開說；然奄奄羸疾，勢必不起，奄，衣炎切，淹留也，精氣閉藏也。羸，音雷，瘦也。囑娘曰：「榮瘁天也！脩短命也！囑，之六切，託也，付也。瘁與悴同；「朝爲榮華，夕爲憔悴。」我非不欲樂待佳兒，強進饘粥；饘，諸延切，厚粥也。然貪心無厭，厄運難逃。漏盡鍾鳴，數窮氣反；魏田豫，年老遜位，曰：「漏盡鍾鳴，而夜行不休，是爲罪人。」殘軀衰謝，危在旦夕，不免以死生相累。

吾兒契闊，死生何處，無地可酬恩也。異日天相其誠，相，息亮切，助也。綏以福履，宗枝茂盛，子子孫孫。願彼蒼不負新婚，如新婚之不負老親也！」彼蒼，天也，天色蒼蒼，故名。言終而逝。娘繫然哀瘠，繫，音雷；繫，羸憊失意貌。《禮記》：「喪容繫繫。」瘠，前歷反，瘦也。凡葬祭儀式，一如所生父母。

及明年，頑占就縛，師旅始解。生至家，則老母辭堂，稚兒學語矣。稚，音治，幼小也。詢母塋所在，塋，余傾切，墓也。携兒獨往，兒輒悲號不肯，生止之曰：「兒無苦啼，父心亦大傷感。」兒曰：「君亦父耶？君自能言，殊不若曩時父泯然緘默也。」緘默，不語也。生怪問其詳，兒曰：「君不在時，常有丈夫，每夜輒來，母行亦行，母坐亦坐，然未嘗向誕兒携抱也。」生性本猜忌，及聞兒言，則束縑之惑，根著彌深，膠而不可解矣。縑同縑，亂麻也。舊註引《劇通傳》云：「曹參請通爲客，有謂通曰：『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於相國〔六〕？』」通曰：「臣里婦，與里諸母相善。里婦家夜亡肉，姑以爲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七〕，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縑請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移，請火治之。』亡肉家遽呼追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然物有相類〔八〕，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九〕。」迺見曰：「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仕，願足下禮之。」相國皆以爲上賓。」未知是否？歸即宣言泄怒，娘泣曰：「妾猥以寒門，猥，烏晦切，鄙也。幸歸華族。未足衮綢之樂，已勞鞍馬之征。隔別三年，周旋一節。香奩粉匣，久已灰心，奩，音廉，粧匣也。柳陌花街，未曾著脚。安有倖心薄態，如君之所言哉？願白此心，以釋疑惑。勿以玄妻見視，舊注：「昔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其光可鑑，名曰玄妻。后襲取之，生封，實有豕心，貪淫無厭，謂之封豕。后羿滅之，襲是以不祀。」未詳。終教小玉含冤。」霍女氏名曰小玉，嫁于李益。後益結婚大族，不復過門。小玉病久，聞生至，起責，大慟而絕。生終不信，然叩其說所從來，則秘兒言不道，但以他辭實之〔一〇〕，詆辱多方，詆，典禮切，大言而怒也。時時斥遣，雖村鄰之保、親族之言不入

矣。娘不得已，請曰：「妾所以托於良人，以其有宜家之樂，有喬木之安；楊素家妓紅拂，夜奔李靖，靖驚問之，告曰：「絲蘿願托喬木。」乃與俱適太原。豈期謗訕如山，謗，補曠切；訕，所宴切，讒毀也。恩情似葉！今則瓶沈簪折，白居易《淫婦見棄》詩：「井底引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沈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雨散雲收；見後。落寒沼之芙蓉，墮西風之楊柳；顧況《婦詞》云：「空林對虛牖，不覺塵埃厚；寒水落芙蓉，西風墮楊柳。」按芙蓉有二，生於水者曰水芙蓉，即荷也；生於木者曰木芙蓉，即秋花也。花辭枝而泣露，燕離幕而啼春。水遠帆孤，不堪重上望夫山矣！」嚴灌夫娶慎氏，十年無嗣，出之，妻別詩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收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遂如初。武昌北山有石（一一），狀如人，俗傳貞婦之夫從役遠征，婦携子送至此，立望其夫而死，化爲石，故後人名其山曰望夫山。乃齋戒沐浴，就黃江仰天訴曰：「薄命妾，家室緣單，夫兒恨苦；枉受無根之謫，謫，在笑切，以辭相責也。翻蒙不潔之名。孟子云：「西子蒙不潔。」注：「蒙，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江神有知，乞賜照鑒。妾若起居惟謹，純一無他，入水願爲媚娘之珠，安陽王有女名媚珠，嫁與趙武帝子名仲始。初，王有龜爪神弩，媚珠有鵝毛衣；後，仲始潛換得弩機而歸，謂媚珠曰：「後有變，當以鵝毛爲記。」及趙武發兵攻王，王不知弩機已換，不爲備，遂敗走，坐媚珠於馬上南奔，仲始認鵝毛追。至海濱，途窮，忽見金龜湧出水上，叱曰：「馬後者，賊也！盍殺之？」王拔劍欲斬媚珠，媚珠祝曰：「忠信一節，爲人所詐，願化爲珠玉，雪此讐耻。」王竟斬之，血流水上，蚌蛤含入心，化成明珠。仲始追及之，抱尸歸葬螺城，仲始自投于井。世傳明珠有暗翳，則以螺城井水洗之，復光瑩。著地願爲虞姬之草；虞姬自刎垓下，於墓上生草二株，晝夜綢繆，人以爲異，號曰虞姬草。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一二）。」倘或二三其德，《詩衛風》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蓋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悔恨也。貞黷靡常，《北山移文》：「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乍迴迹以心染（一三），或

先貞而後黷。下則充魚鼈之腸，上則飽鷹鷂之飼，飼，音寺，以食食人也。無徒使傍人以河間見笑矣！」柳宗元作《河間傳》云：「河間，淫婦人也。戚里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額，皆不欲道。不願言其姓，故以邑稱名。」言訖，自投于水。

生雖恨其失節，然幽明頓隔，頓，遽也。亦動哀情，百計搜求，終莫能得。獨處空房，夜夜挑點寒燈，挑，他彫切，撥也。寢不成寐。兒忽言曰：「誕父又來矣！」生問何在？即指壁間燈影曰：「是矣！」蓋娘平日獨居思夫，常戲指示兒。生方悟其冤，終無可奈何。

時娘同里有潘郎者，前此爲黃江渡長，常夢綠袍女子，哀號請命。迨曉，有漁子以綠殼龜馳獻，潘憶夢中所感，乃生放之。胡開大末，僞陳添平還國，犯支稜關，胡開大四年，明人韓觀等假送僞陳添平還國，侵支稜關。先是，添平乃陳元輝家奴，名阮康，後從賊，有詔捕之。康北走明國，詐稱陳氏子孫，改名添平，僞稱安南國王子，爲胡氏篡奪，投奔。潘與鄉人航海避難，爲飄風所破，同時溺死，屍沉海島，海中有山可依曰島。適龜洞。靈妃見之，曰：「此活我主人也！」命拭之以紅綾暖扇〔一四〕，拭，施職切，以巾刷垢也。灌之以火錄神丹。俄頃復活，見錦宮瑤閣，但覺神鬼目湏，鬼，音魂，爲狂險之行者謂之鬼。湏，胡孔切，流轉貌。不知身世已在水晶宮矣。妃方御錦雲碎玉之袍，曳散霞藥金之履，笑謂潘郎曰：「妾乃龜洞靈妃，南海廣利王之夫人也。韓愈《南海神廟碑》云：「南海神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一五〕，倣而依之。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一六〕，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由是冊尊封南海神爲廣利王。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記爲兒時，嘗遊江渚，爲漁人所獲，偶然托夢，遽爾蒙恩；今日相逢，豈非天假手於吾，而報君之德乎？」乃設宴朝陽閣，姬嬪咸在，拖輕裙而垂墮

髻者，拖，音陀，引也，曳也。髻，古屑切，音結，又音計，綰髮也。不知其數。中有一人，薄施朱粉，酷類武娘，潘時時竊視〔一七〕，而不敢認也。宴罷，其人謂潘曰：「妾與君本同里閭，閭，侯幹切，鄉里也。甫爾隔面，何以路人相視，漠然無情？」潘方省悟，真是武娘，因究問來由，曰：「妾前不幸，辱被重誣，遂投身江水。水曹仙衆，哀妾無辜，激開水路，因得無死；不然已葬鼃鼃之腹，安得與君會遇于茲乎？」潘曰：「娘子義不曹娥，怨非精衛，而有赴海投江之恨；漢曹娥，父盱能絃歌〔一八〕，爲巫祝，於五月迎神，江上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七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抱父屍俱浮。鄉人以爲神，立廟祀之。炎帝之女遊於東海，溺死，化爲冤禽，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海。今則舊穀既沒，新穀又登，幸我問：「二年之喪期已久矣！」「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可止也。寧無懷土之心乎？」娘曰：「妾既爲夫兒所不容，寧終老於水雲鄉，不願與良人相見也。」潘曰：「娘子之先人廬屋，桑柘成陰矣！娘子之先人墳塚，松楸滿目矣！縱子不憐，如先人之念子何？」娘泫然垂涕，泫，胡犬切；泫然，流涕貌。幡然改容，幡，孚難切，心變動貌。曰：「妾不能竟泯踪跡，久罹污穢；穢，彌列切，汚血也。且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嘶，音西，馬聲。古詩：「道路阻且遠，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蓋忠臣去國，念不忘君，託婦人思其君子而譬之，物在異域，不能不念舊也。我感此情，言歸有日矣！」明日，妃以香羅紫袂，袂，音伏，包袱也〔一九〕。緘明珠十顆，顆，苦果切，小頭也，今言物一顆猶一頭也。遣赤鯁使者，鯁，音混，魚名。送潘出水。娘乃奉金鈿爲寄，金鈿，金花飾也。且曰：「爲妾道張郎，如少有舊情，可就江邊設解冤清樵，樵，子肖切，祭名，同醺。燃照水神燈，妾當自詣矣！」

潘既歸，詣張家道意，張初不信，及出金鈿，駭曰：「此的吾妻去時物也！」遂如言設樵黃江水濱，

澣，火五切，水涯也。凡三晝夜。娘果乘綵輿，凝立水波間，從之者，車子可五十餘兩，雲旌旖旎，旌，車上旛也，析鳥羽注旛首，所以進士卒也。旖，昔衣，又音倚。旎，乃里切，又年題切。旖旎，旌從風舒揚貌。照耀江渚，隨見隨沒。生急喚之，但於水中遙謂曰：「妾感靈妃之德，業以死許之，已然曰業。多謝良人，不能更住人間矣！」竟冉冉而沒。

嗚呼！甚矣！疑似之嫌，難明而易惑也。故投杼之疑，雖大賢之母且不免；《戰國策》：秦甘茂曰：「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又織自若。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踰垣而走。」孟子母事亦同。竊鉄之惑，雖鄰人之子其奚解？鉄，音孚，莖斫刀也，斧也。符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得其鉄。他日復見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蕙苒之車，光武頓疑老將，漢馬援在烏蠻時，以蕙苒實能輕身勝瘴，嘗愛食之，及還，欲以爲種，載之以歸。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光武怒之。縛殺之語，曹公至負恩人。曹操欲刺董草，其事覺，遂逃走。行至呂伯奢家，原伯奢與操父有恩，乃入宿。伯奢往西村沽酒，操坐家中，忽聞莊後有磨刀聲，操潛入後堂，聞人語曰：「縛而殺之！」操疑以爲殺己，遂拔劍直入，盡殺男女八人。搜至厨下，見一豬，縛而置此，始知彼縛殺豬，遂走去。遇伯奢沽酒而還，又刺殺之。氏設之事，亦類是也。向非天鑒其誠，水不爲害，則香骸玉骨已葬江魚之腹，安能重通消息，使貞純之節一一暴白而明乎？爲丈夫者，毋使佳人至是哉！

【校勘記】

- 〔一〕「南昌女子錄」，諸本作「南昌女子傳」。
- 〔二〕「然生性自多疑」，「生」字原無，據諸本加。
- 〔三〕「守孰爲大」，「守」原爲「事」，據《孟子》改。
- 〔四〕「李詩」，「李」原作「韓」，據下詩句改。
- 〔五〕「南園綠草飛蝴蝶」，「草」原作「水」，據原詩改。
- 〔六〕「何不進於相國」，「進」原作「通」，據文意改。
- 〔七〕「婦過所善諸母」，「過」原作「遇」，據文意改。
- 〔八〕「然物有相類」，「然」字原無，據文意改。
- 〔九〕「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國」字原無，據文意補。
- 〔一〇〕「但以他辭實之」，「實」原作「責」，據諸本改。
- 〔一一〕「武昌北山有石」，「北」字原無。
- 〔一二〕「青血化爲原上草」，「青」原作「清」，據原詩改。
- 〔一三〕「乍迴迹以心染」，「迴」原作「迥」，據《北山移文》改。
- 〔一四〕「命拭之以紅綾暖扇」，「紅綾」原作「綾紅」，據諸本改。
- 〔一五〕「故海嶽之祝」，「祝」原作「祀」，據韓愈原文改。
- 〔一六〕「而禮海嶽」，「禮」原作「祀」，據韓愈原文改。

〔一七〕「酷類武娘，潘時時竊視」，二句原倒置，據諸本改。

〔一八〕「父盱能絃歌」，「盱」原作「盱」，據史實改。

〔一九〕「包袱也」，「包」原作「袍」，據文意改。

李將軍傳

後陳簡定帝之即位謨渡也，胡爲明滅，俘歸金陵，陳簡定帝即位於長安州謨渡，建元興慶。謨渡，即今安謨縣。四方豪傑，遠近響應，各招集徒侶，爲勤王之師。東城李友之，亦以田父崛起，崛，平地拔起貌；又勃起曰崛起。性甚鷙悍，鷙，擊殺鳥也，凡人好殺者，以鷙比之。悍，勇急也。但有力善戰，國公鄧悉保爲將軍，使領鄉兵擊賊。權位既盛，遂行不法，倚劫徒爲心腹，視儒士如仇敵。嗜財好色，貪欲無厭，凡人妻妾，頗有顏色，一切攘奪^{（一）}。又多置田園，高起樓榭，榭，音謝，屋無室也；又臺上之屋四達亦曰榭。哀原野而開其池，哀，蒲侯反，滅也。斥村閭以廣其地，斥，除也。村，聚落也。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曰閭。名花怪石，搬及傍縣。搬，音盤，移運也。其州人服役，兄歸則弟往，夫還則妻代，皆肩穿手裂，不勝其勞，而彼心悠然自得。

時有術士入丐其門，頗能言禍福。李命相之，其人曰：「利行莫如忠言，愈疾不如苦藥。但公容納，使僕盡言；勿令苦口見憎，終使轉喉觸諱，則可矣！」轉喉觸諱，韓昌黎《送窮文》。李曰：「何害！」其人曰：「善惡之著，必積而成；報應之來，其機不爽。故論數必先論理，而相面不如相心。今將軍暴

有而德無，人輕而貨重；假威權而虐衆，逞奢欲以宣驕。《詩》云：「不知我者，謂我宣驕。」既逆人心，必干天討。其何術以避天殃哉？」李笑曰：「吾自有兵徒，自有營壘。手，吾不釋矛戟；力，吾可追電風。」天雖行健，亦將趨避不暇，安能禍及我耶？」術士曰：「將軍自是倔強，未可以言辭曉譬。倔，梗戾貌。隋何稠「猛力倔強」。僕有叢珠徑寸，照之洞知吉凶，將軍願見之乎？」因出諸袖中。李引目視之，見中有烘爐沸鼎，沸，音佛，泉湧出也。傍皆鬼頭異相，或持絙索，據《正字》，絙當作繩，音桓、音良，大索也。或執刀鋸，己方躬被枷鎖，就鼎邊蒲伏，伏，步黑切；蒲伏，膝行也。睢盱駭汗。睢盱，音揮吁，仰目望視也；又視周章貌。問以救之之計，術士曰：「惡本既深，禍機將發。爲今急計〔三〕，莫若遣諸姬妾，遣，縱也。破却園池，釋去兵權，依投福地。雖罪未能即滅，亦可萬分減一。」李沉思良久，曰：「先生且休矣！我不能此。安有逆料來時未必之禍，而輕棄數載垂成之功哉？」此後愈肆淫狂，斬伐隨意。其母輒恨曰：「好生惡殺，誰無是心？天道昭明，汝胡可強獨殺，不意吾年衰老，復見壯兒被刑戮也！」其子叔款，亦隨事諫諍，終不悛改。悛，音佺，止也。年四十，以壽終于家，道路驩然相謂曰：「爲善者或困兵間，作惡者全死牖下，果有天道乎？」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室暗，故設牖以開明也；今言牖下，猶言室中也。

先是，本州人阮達，慷慨尚節，素與叔款契厚，達死已三歲矣。他日晨出，適遇諸途，謂叔款曰：「汝之先人，將有鞠訊，鞠與鞠同，訊獄必窮其情也。訊，音信，問也。以子相知之熟，故預來報道。子若要見，要欲也。後夕我遣人迎迓，當有所覩；但既覩之，慎宜緘默，或出一言，禍將移於我矣〔四〕！」言終不見。至期，叔款就小齋注望，注，意在也。夜既半，果有馱卒數人，邀至大宮殿。殿上有王者，傍立人皆鐵衣銅冑，各執斧鉞戈鋌之屬，鋌，小矛也。排衙拱扈，排，列也。衙，官解也。扈，後從也。陛衛嚴肅。俄見判官四員，

由左廡趨出，其一即阮達也，皆持簡向至朱案前跪讀。一人曰：「某職某名，在世剛方，不避權貴，然而爵位愈崇，謙抑愈至，又能忘身徇國，爲邦家之光。臣請奏知帝庭，超授仙品。」一人曰：「某衙某姓，爲人貪濁，賄賂填門，填滿也。又以祿秩驕人，輕蔑有德，未曾獎拔賢士，爲有國之助。臣請移報南曹，削落年籍。」一人曰：「某州何某，努力爲善，日不暇給，頃因兵燹之後，疾疫大作，放方施藥，蒙活者千餘人。欲使托生福門，享祿三世，以報全生之恩。」一人曰：「某村丁某，不睦兄弟，不和宗族，欺其諸孫孤幼，改寫囑書，盡奪其田，使無立錫之地。欲使托生餓隸，輾轉溝壑，以償攘奪之慘。」王皆可其奏。繼有緋衣者，緋，絳色也。自右廡趨過，亦前來跪奏曰：「臣所理司，有姓某名某，頑愚不法，繫獄期年，未經判斷，王庭請命，今當至矣！」因唱誦彈文曰：

伏聞：「玄黃肇判，分陽清陰濁之形；民物稟生，有惡業善緣之異。」如斯種種，種種猶物物也。固可枚枚。凡數物，個曰枚，故先儒有「枚舉」之言。蓋天能以理賦人，不能使人皆賢聖；而人能以身率性，不能無性或昏明。故有倚而不中，有流而爲惡，吉凶之動，判然而牝牡驪黃；驪，馬純黑也。因果之來，因緣果報，佛家語。必爾而形聲影響。顧此理本來顯著，奈夫人一是頑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非是是非之謂愚。競起怒嗔，妄生物我，嗔，於真切，怒氣也。堙河落井，汨汨何深；堙，音因，塞也。塞塹填坑，滔滔皆是，塹，七豔切，闕土爲坑也。幽沉至此，隕越堪憐。此九天垂拔度之科，將警迷而覺暗；十地具輪迴之獄，欲戒往而懲來，過而弗悛，刑之必至。今李某，蟲沙之質，蟻蝨之軀。蝨，音瑟，衣襦中蟲也。締交時，覆雨翻雲；杜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萌心處，妖精癘鬼。視文學，實同朽蠹；朽木尚以入鑿也。鑿，穴木器也。《史·孟荀傳》：「持方枘欲圓鑿，其能

入乎？」重貨財，殆若丘山。占人田，類漢紅陽，漢成帝舅紅陽侯王立，占墾草田數萬頃。縱虐殺，邁隋楊素。戕人扇禍，較豺狼猛獸而有加；極欲窮奢，雖溪壑丘山而不足。畢竟貪心所使，真是奸人之雄。盍真嚴條，盍何不也。用懲來者！

宣畢，見吏人驅友之至，跽伏門下，跽，音佳，屈也。痛加鞭楚，流血淋漓，躑躅呻吟，酷不可忍。躑躅，音擲逐，不能行貌。

忽聞殿上言曰：「分曹對局，卿等之職，何至稽滯，須一年耶？」緋衣者曰：「此囚罪盈惡積，未敢輕議，今來奏閱，始正章刑。」因陳奏數其罪曰：「凡搜人之妻，淫人之女，搜，郎斗切，牽取也。如何議決？」王曰：「此爲愛河所溺，當以濃湯滌胃，使情欲不生。」左右即曳投沸鼎，肢體糜爛，仍以神冰微點，須臾間復作人形。又曰：「凡彼占人之田，破人之產，如何議決？」王曰：「此爲貪泉所汨汨，（五），當以強匕撐腸，匕，補米切，匙也；此言匕，乃匕首，劍屬，形似匕，短而使用也。撐，拄也。使貪心不起。」左右即剖開胸腹，臟腑流布，復以楊枝輕拂，俄頃際又具全體。石勒愛子暴病卒，圖澄取楊枝沾水（六），灑而呪之，復甦。又曰：「至於破古人之墳墓，喪同胞之叙倫，又如何議決？」王默然久之，徐曰：「此乃無厭虐厲，雖刀山劍樹、銅漿鐵杖，未足爲快，但當押赴九幽獄，押，檢束也。以皮索纏其頭，以火錐釘其足，飢鷹啄其胸，喙，呼貴切，鳥食也，與啄同。蝮蛇齧其腹，蝮，音福，黃領身短而白斑，首尾相似。齧，加「口」，贅。沉淪劫劫，梵書以一世爲一切。永無出期。」鬼吏再牽之去。

時叔款於牆隙間窺見，失聲幾哭，數鬼卒急以拳掩口，復送歸家，於空中擲下，始大驚覺。見家人環哭，言死已二日矣，但胸間氣息微溫，未敢收葬。叔款屏去妻孥，破貨焚券，馮驩爲客於孟嘗君，後君使驩收債

于薛，驢既至，悉呼負債人以券焚之。入山中採藥。其事秘之不泄，惟叔款及蒼頭數人知之，故罕傳也。

嗚呼！天之道，至公而無私；天之網，雖疏而不漏。故或生前免禍，而死後被刑。但禍於生人既不見，刑於死人又不知，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縱使見之、知之，雖使爲惡，亦惡乎敢？然李某既見知之，又從而肆之，此又一等不移人，聖人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駁乎無以議爲也！

【校勘記】

〔一〕「凡人妻妾，頗有顏色，一切攘奪」，諸本無此三句。

〔二〕「手，吾不釋矛戟」，力，吾可追電風」，諸本作「吾手不釋矛戟，吾力可追電風」。

〔三〕「爲今急計」，「爲今」原作「今爲」，據諸本改。

〔四〕「禍將移於我矣」，「於」字原無，據諸本加。

〔五〕「此爲貪泉所汨」，「泉」原作「源」，據諸本改。

〔六〕「圖澄取楊枝沾水」，「圖」原作「周」，據《晉書》改。

麗娘傳

阮氏琰，東山大姓，陳渴真之從表妹也。琰，以淺切，壁上起美色也。與錦江商婦李氏，對開粉牖于西都城外，鄰比交接，比，密也。《周禮司徒》：「五家爲比。」今同里相聚爲比鄰。情好轉密，然俱未有子。一日，就壺公洞，在永福縣天域社。乞靈祈嗣，李氏謂阮氏曰：「我等於城市間相識，今日之事，不約而同，倘香火有緣，必以相配，平戶議婚，何必崔、盧、李、鄭？唐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世家衰微，已無冠蓋，猶負世望，婚姻之間，多邀錢幣，人謂賣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山神在彼，吾不食言。」食言，謂言已出而變易之，猶食已吐而復吞之也。已而，阮果生女曰麗娘，李果生男曰佛生。年及長成，二十曰成。俱好紙筆，以父母相厚之故，往來無間，每有吟詠。必相唱和，和，胡臥切，應和也。雖聘期未定，而兩情私許，不啻夫妻焉。啻與翅同音，不啻「二」，言不止如是也。

胡建興己卯，建興，胡年號，原建新，始改。遭渴真之禍，陳渴真，永寧河朗人，三世爲上將軍。陳末，季犛弑順宗，渴真與陳沆等謀誅之，「二」，不克被殺，盡沒其家。女遂入宮，生大失所望。後值除夕，除，消易也，新歲舊歲相交易，故曰

除；十二月三十日夜也。五更歇，生尚寢，忽聞暗啞聲，排門一起，暗啞發怒聲。排，按《正字》：直入口排，突茲直出亦曰排，蓋取急遽直推義。見百餘綵轎，轎，古吊切，僮輿也。遲迤前過，遲迤，音里夷，相連接也。已有帛書著欄楯間，欄楯，音蘭盾，階除木勾欄也，王逸云：「縱曰欄，橫曰楯。」乃麗娘手跡也，書曰：

妾聞：「天有陰陽，天道以之而備；人有夫婦，人道以之而成。」嗟我何脩？與君不偶！景公問晏子曰：「吾何脩而可以比先王觀也？」脩，飭也。昔時心事，久已相關，今日化離，翻成永感。化，普弭切，離，別也。《詩》云：「有女化離。」竟落樓前之影，長絨院裏之春。每怕鏡舞離鸞，屬賓王結置峻卯山，獲一鸞，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饗以珍羞，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映？」王從之，鸞覩形而悲鳴，一奮而絕。琴操《別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為改妻，其妻聞之，終夜悲嘯，牧子感之，援琴作《別鶴操》。古詩：「上絃驚《別鶴》，下絃離《孤鸞》。」春城日暮，柳斜寒食東風，韓翃《寒食詩》：「春城無處不繁華，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流水御溝，腸斷上陽宮女。唐顧況於御溝得一紅葉，有詩云：「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復題詩泛波中，詩云：「花落深宮驚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但有幽愁種種，清淚波波。悵宿願之多違，笑此生之浪度。浪，輕率也。度，過也。柳氏重歸之約，好會難期；柳氏，解見《翠綃》。玉簫再合之緣，他生未卜。韋皋少遊江夏，姜使君之館有小青衣曰玉簫，年七歲，常令侍卑，年長有情。韋去，與玉簫約曰：「後七年再來。」遺玉簫以玉環并詩（三）。逾八年不至，簫絕食而殞。後十年，韋理蜀，作生日，東川盧送一歌姬來，亦號玉簫，觀之，乃真玉簫也。唐貴妃死，還魂言：「今不與君並會，待一紀當復夫婦。」故曰他生。未卜，未可知也。願君自愛，別締良媒；無以一日之恩，而誤百年之計。悠悠心緒，悠悠思之長也。書不盡言，未得鈞旨，先此申覆。

生見書，大加傷感，寢食俱廢；然亦以婚事不成，竟遄東徙，遄，重員切，速也。感娘此情，未忍他娶。

胡氏末，明將張輔分兵入寇，侵掠京城。張輔，號右副將軍新城侯〔四〕。生聞漢蒼失守，丙戌年九月，明將來；丁亥年五月，漢倉敗。意麗娘必在驅中，乃辭母之南，冀可相見。旬日始達神符海口，聞賊將呂毅領婦女數百，據天長府，呂毅，明裨將，都司職。張輔、沐晟擒胡乃班師，留呂毅、黃福鎮守。後敗於逋姑，爲鄧悉所殺。孤軍無援，心知麗娘在此；但徒手人鄉，無以爲計。會簡定帝起兵長安州，帝，陳藝宗次子，胡末起兵，興復陳室，以丁亥年冬十月初二日即位于長安州謨渡。以衆寡不敵，欲退還義安〔五〕，生欲藉其兵勢襲取麗娘，乃就馬前獻策，其略曰：

臣聞：「拯渙成功，固因興運；《易渙卦》：「初六：用拯馬壯。吉。」言值渙散之始而拯之，則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禦戎得策，實本廟謨。」故攻人必審於致人，而破敵當明於料敵。昨者胡朝失御，治也，理也。吳子生心。黃、觀乘虎托之威，黃中、韓觀二人，皆明將，先來，沐晟亦明將，後來。虎托，解見《龍庭》。蝸爭遠微，魏惠王與齊威王約，威王背之，惠王怒，將使人刺之。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六〕。戴晉人謂惠王曰：「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見《南華經》。蝸牛，頭有兩角，行則出，驚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本名蝸蟲，以有兩角，故以牛名。微，音效，邊境也，西南謂之微。沐晟逞鷗張之惡，鷗張，解見《沱江》。蜂螫郊畿。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府庫掠財寶。先是，郡公養蜂別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群賊身首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螫，音釋，蟲行毒也。致令百餘年安樂之區，轉作數十合紛拏之地。拏，乃退切，攬執也。《去病傳》：「匈奴相紛拏。」

注：「亂相縛也。」析骸供爨，《左傳》：「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謂軍中乏食之慘。析，音昔，破木也，折也。爨，音竈，炊也。粉骨爲糧。粉，研米爲細末也。沿河之億萬生靈，誰無切齒？據郡之四方豪傑，咸有戰心！必須撥亂宏才，方建扶顛偉績。季氏欲伐顛與，冉求不能諫止，夫子責之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相！」今大王憤陳家之不造，奮夏旅以圖回。夏少康有衆一旅。持三千不滿之兵，當五道莫強之寇。雷轟電掣，從天之勢力張；漢周亞夫攻七國時，發兵滎陽，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霧朗雲清，復土之功可必。方望還都而陟迹，《書》：「以陟禹之迹。」陟，升也。如何遇敵以班師？固宜招鄧悉於演州，悉，演州東城人，仕胡爲化州大知州。胡滅，降明。後聞簡定帝即位，乃殺明官，領衆來會，帝封爲國公。後帝信讒殺之。留肇基於謨渡。陳肇基，天長人，時明人榜收陳氏宗室以歸，簡定帝竄行至謨渡，基率衆立之。海道犀舟勁棹，直抵平灘；犀，音西，堅也。棹，直教切，進船器也。抵，至也。平灘，在北江，簡定帝進兵下洪，駐營於此。步軍長轂高鋒，徑趨鹹子。轂，車輻所湊也；兵車之轂比大車轂爲長，故曰長轂。徑，直也。鹹子，屬山南，重光帝嘗命鄧容守此。或命將以扼木丸之口，扼，把捉也。或分兵以撞古弄之城。撞，擊也。鯁賊牙於白鶴灣頭，無令轉食；鯁，骨不下咽也。植椿樹於幔厨津尾，用遏奔波。椿，音莊，擗杙也。幔厨津，古名拖模洲。陸勿容方軌之車，左車曰：「井陘之道（七），車不得方軌。」水莫共長江之險。《三國》：「張昭謂孫權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與我共之矣！』」夜則燃藟相接，燃，俗然字，燒也。藟，俗錫字，草也。張齊賢伐契丹，列幟燃藟，賊疑援兵至而走，遂克捷。晝則枹鼓相聞。枹，音浮，擊鼓槌也。田單攻狄，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西都之形勢既張，東土之藩籬自固。將見韓攻則趙應，從合則衡孤。蘇秦說六國抗秦曰從，張儀說六國事秦曰衡。我轉戰而無前，師行席上；彼扶傷而不

暇，敗在眼中。縱猶豫而狐疑，猶豫，獸名，性多疑，每聞人聲輒登木，久之無人然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處事不決曰猶豫。狐性多疑，故世有「狐疑」之說。恐鼠噉而雉竄。時難再得，王請勿疑！伏望豎漢之旗，反唐之旆，旆，音佩，繼旆曰旆，旆是旂身，旆是旂尾，即旂旆也。唐肅宗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吾軍雲合，倘同時協力以併攻；彼虜天亡，將匹馬隻輪之不返。

策進，簡定帝讀而奇之，給兵五百^(八)，使分擊天長。生慷慨誓衆，諭以興復陳祚，士皆踴躍，因乘潮夜進，呂毅果拔壘宵遁，北住昌江，又連破之，退保諒山北峩驛。生又按據鬼門關，調度兵糧，會有燕臺賁班師詔書至者，賁，俗齋字，持遺也。張輔督諸軍還上道有日矣。生本爲求妻而來，初無立功之志，及聞北兵出塞，因與將校揮手爲別，晚投北峩驛。

時驛舍蕭條，無人訪問，適見村嫗問之，嫗，余據切，母也；今俗稱老婦曰嫗。嫗顰眉告曰：「此處常駐三軍，殺氣甚嚴，日又暮矣，郎何從至，未向人家投宿？」生慘然備言來意，嫗曰：「噫！果有是姓名年齒，如郎君所道，不幸銜冤死矣！」問其詳，則曰：「前五日，北軍方欲旋駕，阮氏謂朱、鄭二夫人曰：『我輩質輕蒲柳，命薄朱鉛，鉛，音延，錫類；又鉛粉，胡粉也。國破家亡，流離至此。若更從出塞，便是他鄉風景；曷若委填丘壑，密邇鄉關，免作北朝孤鬼矣！』因皆自盡。將軍憫其有操，操，七到切，節也。以禮葬在山椒。山頂曰椒。乃携生至其所，歷指之曰：『貞純剛烈，只此數人，其餘不勝污辱矣！』生不覺大慟。是夕，因宿墓所，泣曰：『我爲汝遠來，獨不能於夢中以一言相勞耶？』夜既半，見麗娘冉冉而至，泣叙曰：

妾出自凡流^(九)，過蒙厚遇。緣未諧於錦帳，分已薄於春冰。時與志而俱違，妾辭君而遠逝。朱樓有恨，幾對斜暉；青鳥無媒，誰將來信？悵容光之滅舊，度歲月以偷生。誰料赤觜歌殘，陳藝

宗爲上皇，時夢見睿宗誦詩曰：「中間惟有赤嘴猴，慙慙諧上白鷄樓，口王已定興亡事，不在前頭在後頭。」上皇自折（折）其字曰：「赤嘴猴，季犛也，蓋季犛丙申歲也。白鷄，上皇也，蓋上皇辛酉歲也。口王，國也。其興亡在後見之。」上皇深思之，而勢不可爲也。紅顏禍起。燕兵胡騎，莫遏侵陵；禁柳宮花，幾愁攀折。恨殘軀之多誤，嗟厄運之重遭。始不能全節以從夫，終又忍甘心於降虜。寄隻身於萬死，度一日如三秋。《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涉水踰山，備艱嘗險〔二〇〕。將隨緣而苟合，則狼子難馴；狼性多貪，言孩孺如豺狼之子，野心而不馴。馴，從也，善也。欲出塞而遙征，則狐丘易惑。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是以不貪生活，不怕拘囚。怕，普駕切，畏懼也。零落燈前，魂隨戰鼓；蒼黃客裏，蒼同倉，蒼黃，急遽失措貌。命寄羅巾。今則靈性雖存，殘骸非舊。愧良人之遠訪，婦人稱夫曰良人。撫往事以長嗟。敢述幽懷，幸垂知悉。

遂夫妻講歡論書，一如平生。生曰：「汝既不幸，我將携殯歸來，免使空行空返。」娘曰：「感君深情，厚意不報？但妾與二美人相從日久，交情親熟，不忍一朝捨去；況此地溪山明媚，雲烟勃窣，窣，蘇骨切，從穴中卒出也。按相如賦：「雙跚勃窣。」注云：「行緩貌。」今言雲烟勃窣，意亦取寬緩義。神安魄妥，妥，土火切，安也，帖也。不必重煩移葬也。」及鷄三號，急起爲別。明日，生以銀數兩買棺材香湯，併二美人改葬之。後夜，見三人來謝，方再欲叙話，已失所在矣。竟惆悵歸來，後不再娶。及黎太祖起兵藍山鄉，生以宿恨未償，宿猶素也。將兵應募，凡遇明朝將校〔二一〕，無不剪滅，故盪平吳寇，生多有力焉。

嗚呼！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義或未安，何其言之復？彼李生者，以恩情之故，堅守前盟，

患難流離，不忘信約，其情可哀，於義則未安也。何則？感情而求之則可，冒死以求之則不可，冒死以求之猶不可，況不娶而絕先人之嗣其可乎？是故君子有權焉，未嘗執一也。「所存者小，所失者大。」其李生之謂歟？

【校勘記】

〔一〕「啻與翅同音」，不啻，「音不啻」三字原無，據文意補。案此注文「同」有「同音」義，下一篇有「翅同啻」句，今徑改為「翅，音同啻」，不贅注。

〔二〕「渴真與陳沆等謀誅之」，「沆」原作「阮」，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三〕「遺玉簫以玉環并詩」，「遺玉簫以」四字原作「玉簫遺以」，據文意改。

〔四〕「號右副將軍新城侯」，「城」原作「成」，據文意改。

〔五〕「欲退還義安」，「義安」原作「長安」，據諸本改。

〔六〕「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子」原作「王」，據《莊子》改。

〔七〕「井陘之道」，「陘」原作「徑」，據《史記》改。

〔八〕「給兵五百」，「五百」原作「五千」，據前「持三千不滿之兵」句與諸本改。

〔九〕「妾出自凡流」，「凡」原作「風」，據諸本改。

〔一〇〕「備艱嘗險」，原作「備嘗艱險」，據諸本改，以與「涉水踰山」相對。

〔一一〕「凡遇明朝將校」，「朝」字原無，據諸本加。

金華詩話記

金華女人名蘭之「二」，姓吳氏，乃符先生之賢內助也。工於詩，善屬文，屬之六切。《漢·賈誼傳》：「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二。「注：「屬謂綴輯也。」歌詞尤妙。黎朝淳皇帝愛其辭博，使教授宮中。每遊宴，輒操觚侍側；觚，音姑，竹木簡也。按陸機《文賦》云：「或操觚以率爾。」注：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或以觚爲筆，非也。凡有擬作，必應命而就，文不加點。擬，像也，揣度以待也。黃祖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祖舉厄於禰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禰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年四十餘而卒，葬西原坡上。

端慶末，士子毛子編負笈京師，漢李固負笈從師。日久思家，歸于太原之洞喜縣，途經金華，偶爲風雨所阻。村墟既遠，日又暮黑，忽引目南注，注意所向也。見火光隱約，隱約，微小也。急趨就之，乃茅屋數間，四面竹木森然。子編窘甚求宿，窘，迫也，困也。閨者不納。望見老人據胡床而中坐，按胡床，即今交椅也，胡人以几偃臥而睡，故名胡床。傍有美人，履珠簪玉，如妃嬪之狀，遙謂把門人曰：「更闌夜寂，天氣甚惡，人來借

歇，歇，休息也。汝又深拒，使彼安所歸乎？」子編遂攝衣步入，假憩前廳南畔。憩，音契，息也。廳，他經切，中庭也；凡官治所曰廳事。

將及二鼓，有一人鬚眉半白，鵝肩峭聳，《相經》云：「火色鵝肩，馬周三十逢唐帝。」峭，七妙切，山峻也。聳，高也。乘紫騾徑造。騾，郎何切，驢父馬母所生。造，七到切，至也。老人下階延揖曰：「跋涉遠訪，草行爲跋，水行爲涉。先生良苦矣！」曰：「業已成約，不忍孤負；但恨滿城風雨，不能圓邠老吟魂耳（三）！」宋孫覺，號莘老先生。即東西命席，對坐論文，夫人預焉，《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注：「夫，扶也，言扶持於夫也。」但席次差下一等。公見夫人所製雲母屏《四時詞》，讀之，方臺山出雲母土，人候雲所出之處，于下掘取，無不大獲，有長五六尺可爲屏風者，故有雲母之名。屏，音平，蔽也。其辭曰：

初晴熏人天似醉，艷陽樓臺浮暖氣；杜詩：「競將明媚色，照眼艷陽天。」言花草光彩艷映於日也。隔簾柳絮度鶯梭，柳蕊中細黑子落，出如白絨曰絮；世以爲花，非也。梭，桑柯切，織具所以行緯也，黃鶯穿飛花間，往來不斷，故人呼爲鶯梭。繞檻花鬚穿蝶翅。檻，窗版也。翅，音同音，翼也。階前紅線日添長，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線，先見切，絲縷也。粉汗微微沁綠裳；沁，七禁切，以物探水也。小子不知春思苦，傾身含笑過牙床。舊解：「含笑，無聲之笑。牙床，齒兩脣也。」

右第一幅春詞

風吹榴花紅片片，吹，平聲爲風聲，仄聲爲人聲。石榴五月開花，花有黃、赤二色，實有酸、甘、苦三味。佳人閑打鞦韆院，鞦韆，音秋千，繩戲也，乃北方山戎戲以習輕趨者，唐宮中立之爲樂，呼爲半仙戲。傷春背立一黃鶯，背

與偕通，反面也。《禮投壺》：「毋偕立。」惜景哀啼雙紫燕。停針無語翠眉低，倦倚紗窗夢欲迷；却怪捲簾人喚起，香魂終不到遼西。蓋嘉運《伊州歌》云：「打起黃鸝兒，莫教啼上枝，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右第二幅夏詞

清商一作清商，秋也。浮空澄霽景〔四〕，霜信遙將孤鴈影；北方白鴈，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十丈蓮殘玉井香，韓詩：「太液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三更楓落吳江冷。崔信明《咏景》詩：「楓落吳江冷。」飛螢夜度碧闌干，螢，腐草所化，腹下有火，夜飛有光。闌板之間，橫曰闌，縱曰干。衣薄難禁剪剪寒；禁，音今，力所勝也。韓公《詠春寒》詩：「側側輕寒剪剪風。」聲斷洞簫凝立久，古詩：「洞簫聲斷鳳臺空。」指蕭史、弄玉事也。按簫有大有小，其大者二十四管無底，謂之洞簫。凝立，正立自定貌，與疑立同〔五〕，《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瑤臺何處覓驂鸞？驂鸞，仙人所乘車也，言以鸞服車，猶以馬驂乘也。

右第三幅秋詞

寶爐撥火銀瓶小，一盃羅浮破清曉；羅浮，酒名。按酒乃羅浮春先生所造，因以得名，一云以羅浮山得名。雪將冷意透疏簾，風遞輕冰落寒沼。美人金帳掩流蘇，流蘇，義見前。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錦流蘇于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紙戶雲窗片片糊；暗裡挽回春世界，一株芳信小山孤。芳信，梅信也。林和靖好梅，嘗結廬于西湖之孤山種焉。《瓊苑中梅花》詩云：「西湖景致小山孤。」

右第四幅冬詞

讀訖，嘆曰：「南州無我，安知夫人之絕唱？我若無夫人，亦安知一時之傑作〔六〕？宋文帝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詔群臣爲賦。時有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能。」遂隱其賦。古人云：「名下無虛」，誠確論也！」陳薛道衡，有詩名，聘齊，作《人日》詩云：「立春纔七日，離家已半年；」人見之曰：「誰謂此庸亦能詩？」及見「人歸落鴈後，思在發花前。」之句，乃大嘆曰：「名下固無虛士！」又閻立本見張一絲舊畫曰：「名下定無虛士！」

夫人曰：「我才襪線，自謙才短曰襪線，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暇云〔七〕：「韓八座事藝〔八〕，如拆襪線，無一條長。」安敢望名公之萬一！幸而遭際先朝，日承筆硯，故稍通格律，補綴成章。格式也。白居易詩云：「每被元老偷格律。」綴，音贅，聯也。《禮內則》：「請補綴成文曰章。」一日，妾遊衛靈山，乃董天王飛升故處，雄王時，扶董鄉有富家生一男，三歲餘不能言。適有賊，王令人求能却敵，忽能言，告其母邀天使來：「願得鐵馬、鐵劍，君無憂也！」王賜之，即躍馬按劍而前，破賊于武寧山。遂躍馬，至衛靈山騰空而去。王命立廟時祀焉。李朝封爲冲天神王。武寧，即今武江。衛靈山，在金華。漫然題曰：

衛靈春樹白雲寒〔九〕，萬紫千紅艷世間，鐵馬在天名在史，英靈凜凜滿江山。

數月，流傳宮中，上大加稱賞，賜女衣一襲。衣單複具曰一襲。《漢書》叔孫通傳：「賜衣一襲。」注：「上下皆具也，今呼爲一副。」又一日，上御青陽門，命阮侍書製《鴛鴦詞》，《鴛鴦》，曲名，《西廂》有《鴛鴦煞詞》。曲成，玉音未允，許諾曰允。顧謂妾曰：「汝亦佳作綺詞藻句，豈有限禁耶？」妾遂一揮立就，末聯有曰：「凝碧陶成

金殿瓦，皺紅織就錦江羅。」皺，側救、俱右二切，革文蹙也。上獎嘆移時，賜黃金五錠，又以「符家女學士」呼之。錠通作餅，碩金銀形似餅者。《通雅》曰：「餅亦謂之笏，猶今之謂錠也。」自是顯名當時，取重墨客，大抵皆先皇之力也。及淳皇帝大行之日，李善《文選注》云：「《周書》曰：『謚者，行之跡，』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又《風俗通》云：「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一〇）。』」按聖宗淳皇帝在位三十八年，壽五十六歲。嘗作挽詞云：「悼亡之作曰挽詩，亦作輓。」

三十餘年拱紫宸，帝王所居之宮曰紫宸。九州四海圍同仁，東西地拓輿圖大，皇帝天恢事業新。雲擁真遊無處覓，真遊，真仙之遊。按《挽寧宗》詩：「寶華扶蒼鶴，雲韶擁玉班。」又孝宗登遐，群臣表云：「乘白雲于帝所，恍隔真遊。」又隋煬江都建宮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目之曰迷樓。」又《莊子》云：「古之至人，遊逍遙之墟，食苟簡之田，立不貨之園，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花催上苑爲誰春？唐武后將遊上苑，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侵晨，名花皆開。又羯鼓催花，明皇事。夜來猶作鈞《韶》夢，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一一），其聲動人。」悵望橋山拭淚巾。《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空棺無尸，唯劍舄在。漢武帝因巡朔方，還祭黃帝於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一二），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升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一三）。」

公曰：「若此作者，雖尖新不足，而哀慕有餘，『爲文章必擺落尖新，期到古人。』見《韻府》。尖，末銳也。深得古人意致。蓋古昔之詩，以雄渾爲本，以平淡爲工，語雖短而意則長，辭雖近而旨則遠；今之作者乃大不然，非失之輕浮，則傷於嘲怨，賦《高唐》者致疵神女，解見《徐式》。歌《七夕》者貽誚天孫，張文潛作《七夕歌》云：「河東美人天帝女，機杼年年勞玉指。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牛郎夫。自從嫁後廢織紉，玉鬢雲鬢朝暮梳。」構謗造

誣，莫斯爲甚。此我所以傷時而憫景也！」

夫人傾聽，不覺墮淚，公叩之，則曰：「妾久侍淳皇，歷事憲廟，雖結君臣之義，實同父子之親，承宴見而不之嫌，隨往來而無所問；豈意淺夫薄子，言多不遜，每每播之篇什，有曰：『宴罷龍樓詩力倦，六更留得曉眠遲。』《開元遺事》：『宮漏有六更，君王得晏起。』有曰：『君王要欲消閑恨，應喚金華學士來。』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晉吏部畢卓盜飲比舍郎酒，爲掌酒所縛，樂廣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掩無爲有，指是爲非，輕以文字見戲哉？」公曰：「豈獨夫人然耶？古來貞烈，困於嘲謔之筆者何限！且姮娥，月殿之仙也，而詠之者乃曰：『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姮娥，后羿妻也。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竊之，奔入月宮，是爲蟾蜍。故唐李義山作詩。弄玉，飛升之女也，而賦之者乃曰：『如何後日秦臺夢，不見蕭郎見沈郎！』弄玉，解見《徐式》。沈亞之《秦臺夢》記亞之出長安城，過高泉，宿邸舍。夢秦穆公召見，以女妻之，即弄玉也，猶謂之蕭家公主。不久，公主遂卒。故詩者乃曰：『如何……』入侯門則言托綠珠，梁氏女綠珠，有容貌，石崇以真珠三斛買之，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勸趙王誅之。崇在樓上，甲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崔郊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濕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詳見《翠綃》。斥阿武則謗貽后土，阿，音遏，發語辭。唐武后臨朝，春風屢動壁衣塵，唐臣不敢揚君之惡，乃移謗於后土，云：『安道見后土夫人相召，遂與俱往。』又云：『冥數當與爲夫婦，交拜留宿。』此唐人述奇遇，猶有避諱也。無不肆情妄議，脫穎含譏。毛穎，筆也。彌明夜宿劉師服家，有侯喜新在。新有詩聲，夜與劉詩，彌明在側，貌極醜，喜新視若無人。彌明忽指爐中石鼎索詩，劉喜詩成，彌明笑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有似譏二子；又高踞大唱曰：『時生蚯蚓竅，微作蒼蠅聲。』皆脫穎含譏。韓文。安能挽瀘江之水，爲前人洗惡詩哉？」夫人收淚曰：『非公知悉，則妾幾爲

玷圭一人物，奚有磨光刮垢？刮，古滑切，削也，磨切也。但良宵易邁，勝席靡常，良人在坐，公亦偕會，不必閑談他事，徒增傷感。」

因論本朝詩手（二四），公曰：「拙齋之詩奇而騷，齋，燕居室也。騷，愁也。樛，音樛，不才木也。寮，小窗也。松川之詩如健兒赴敵，頗涉麓豪；菊坡之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阮夢荀，號菊坡先生，清華東山人。又《臞翁詩評》云：「春少游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他如金華之杜、杜閨，金華縣金華社人，騷壇副元帥，評御詩。玉塞之陳、翁墨之譚、譚慎微，東岸縣翁墨社人。唐安之武，武瓊，唐安縣慕澤社人，著《通鑑》，子武幹，進士，有《四六備覽集》。非不橫驚遠駕，然求其言融理到，上該《風雅》，惟阮抑齋諸篇之忠愛，念念不忘君，阮鷹，號抑齋先生，上福萊溪人。阮抑齋《謾興》詩：「何曾一飯忍忘君？」又《謾成》詩：「仲尼三月無君念。」又《海口夜泊有感》詩：「君親在念寸心丹。」又云：「國恩未報老堪憐。」其忠愛之念發於詩多類此。真可邈少陵門戶。邈，鄉也。杜甫（一五），字子美，號少陵，善爲歌詩，傷時憊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若夫語變雲烟，辭關風教，則亦老夫所不多遜。」如此者四五千言，子編不能盡記；但竊聽於牆壁間，躑躅有聲，偶爲公所覺。公曰：「今夕之會，事非經見，似有別人窺闖，闖，丑禁切，窺也。風流話本，恐被他招起，先生獨不知之乎？」招，音橋，舉也，揭也。夫人笑曰：「後來秉筆儒生，不過指我輩爲荒唐鳴也！其奚害？」韓愈《送孟東野序》：「莊周以荒唐之辭鳴於楚。」子編不知所謂，從傍趨出，直前羅拜，且詢以詩法。公即出懷中一卷，紙約百張，授之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歸求餘師，孟子語。不必別尋他集也！」

俄而，樽罍告罄，相揖爲別。公既出門，子編亦睡著。及紅日東出，攬衣急起，則身臥草而尚寒，露沾衣而欲濕，郊原莽漠，惟東西兩塚在焉。開卷觀之，皆白紙空張，只有「《呂塘詩集》」四字，淋漓醉墨，淋

灘，濕貌。花暈未乾，暈，音運，日月旁氣也。方悟公即呂塘蔡先生，公姓蔡，名順，號呂塘先生，超類柳林人，有詩集傳世。而其處即符教授及夫人墓也。遂親之呂塘，訪求遺藁，則蟲侵蠹噬，俗齧字。存者不能什九，乃遠近咨訪，極力編輯，片言隻字，採摭無遺。故自黎朝啟運，言詩者無慮百餘家，總計曰無慮。《廣雅》云：「無慮，都凡也。」然惟蔡集盛行，大抵皆毛子編之力也。

【校勘記】

- 〔一〕「金華女子名蘭之」，「名蘭之」，諸本作「名芝蘭」。
- 〔二〕「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中」字原無，據《漢書》改。其下注文中「輯」原作「緝」，一并據改。
- 〔三〕「不能圓邠老吟魂耳」，「邠老」原作「莘老」，據諸本改。
- 〔四〕「清商浮空澄霽景」，「清商」原作「清滴」，今據諸本改。
- 〔五〕「與疑立同」，「立」字原無，據文意補。
- 〔六〕「南州無我，安知夫人之絕唱？」我若無夫人，亦安知一時之傑作」，兩「安知」與上「之」字原無，據諸本加。
- 〔七〕「朝士李台瑕云」，「台暇」原作「白」，據《北夢瑣言》改。
- 〔八〕「韓八座事藝」，「藝」原作「業」，據《北夢瑣言》改。
- 〔九〕「衛靈春樹白雲寒」，諸本「寒」作「閑」。
- 〔一〇〕「總其名曰大行皇帝」，「總其名」三字原無，據《風俗通》補。
- 〔一一〕「廣樂九奏萬舞」，「奏」原作「壽」，據《史記》改。

〔一二〕「今有塚」，「今」字原無，據《史記》改。

〔一三〕「群臣葬其衣冠」，「葬」原作「喪」，據文意改。

〔一四〕「因論本朝詩手」，諸本「手」作「詞」。

〔一五〕「杜甫」，「甫」原作「弱」，據下文「字子美，號少陵」等改，下同。

夜叉部帥錄〔二〕

國威奇士文以誠，恣情任俠，不惑邪崇，凡花妖月怪及淫祠厲鬼，不經祀典者，蔑視之，一切不憚。

陳重光末，重光，簡定帝姪，在位五年。人多死喪，冤魂無告，告，音菊；無告〔二〕，窮民也。《書》云：「不虐無

告。」往往聚爲黨與。或扣茶店，以覓半餉之醉；扣，微擊也。或邀妓女，以結暫時之歡。遇之者，疾有沈

疴；疴〔三〕，音阿，疾也。攘之者，師無驗法。橫行原野〔四〕，不復相忌。以誠乘醉騎馬徑造焉，群妖波駭，

一時星散，急呼之曰：「汝曹壯士，不幸罹此！我來相訪，欲以利害相聞，勿苦迴避。」各稍稍復集，延

拜上坐。以誠曉之曰：「凡汝等幸人之災，樂人之死，志欲何爲？」曰：「欲益吾兵耳！」曰：「欲益而

兵，爭損人生何？而，汝也。而兵益，則仰食不敷；人生損，則祈禳者寡。於汝何利而甘心喜爲？逞其

欲，則溪壑不足填；決其暴，則虎狼未爲猛。縱能利己，雖片衣寸楮而不辭；楮，音杵，錢幣也，古有楮幣、

楮錢；作楮，似非。苟可充腸，雖漏甕破盆而不恥。汲汲焉，壺樽之覓；栖栖焉，鋪啜之求。栖栖猶皇皇。

鋪，音逋，食也。啜，朱劣切，飲也。興災扇禍，而竊造化之權；瞰室嘯梁，而惑斯民之聽。汝曹所樂，吾心自

羞；況天用德而不用威，人好生而不好殺，而乃自爲禍福，過逞驕淫，帝用不臧，刑之必至。汝將何走以避誅責乎？」衆鬼愀然曰：「吾徒不得已耳！非所願也。其生也不辰，辰，時也。《大雅》：「我生不辰。」注。「言所遭之時不善也。」其死也非命，饑無可給之食，退無可托之人。白骨叢中，愁纏宿草；黃沙原上，冷對秋風。李白《戰城南詩》：「古來惟見白骨黃沙田。」故不免嘯侶呼朋，營求一飽。營，謀爲也。況世運就衰，邵子《皇極經世書》分元、會、運、世，三百六十辰爲一運，十二運爲一世。行將革易，人家漸耗，會見消磨。以故冥司不禁，吾輩有辭；只恐來年愈勝今年耳！」

既而庖厨進饌，羅列樽俎。問其殺，則某村之牛；問其酒，則某里之釀。生啜啖如流，啖，徒覽切，并吞也。勢劇風雨。衆鬼喜相謂曰：「真吾帥也！」因請曰：「吾輩烏合，自相雄長，既無統率，勢必不久；而使君惠然肯來，《詩·終風》云：「惠然肯來。」注：「惠，順也。」是天以使君將吾曹也。」以誠曰：「我文武兼全，雖鷺亦可將也；鷺，馬頓劣也。但幽明路隔，如老母何？」衆鬼曰：「否！願使君重養威嚴，申明束約，日則分區散處，夜則差員申稟，官數曰員。申，以書告上也。稟，受命也；今俗以白事爲稟。非敢以泉扃見屈也。」扃，涓癸切，外閉之關也。以誠曰：「如不得已用吾，吾以六條從事，盟而後可耳！」皆曰：「唯命！」因請第三夜就某處立壇。依期畢集，一老鬼後至，生斬之，衆皆股慄，慄，列七切，栗同；懼而兩股搖動曰股慄。乃出令曰：「凡汝衆無輕我命！無狃淫風！無爲民崇而致殘民之生！無掠民財而不度民之難！無於淫宵結黨！無於清晝假形！聽吾命，吾爲汝將；違吾令，吾加汝刑。尚審聽言〔五〕，勿貽後悔。」於是部分校卒，部，分布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軍之一部爲一校；隸人給事者方言曰卒。凡有利病，輒來稟白焉。

居月餘，一日閑坐，見一人自稱冥司使者，致辭請往。以誠將趨避〔六〕，其人曰：「王命也。以君剛毅，欲以顯秩見邀，非有所苦，願勿深拒；只可少寬程限，程，期也。須君自詣，僕於途中預候耳！」言已不見。即檄諸鬼校問之，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以號召曰檄。皆曰：「噫！有甚事，甚猶此也。但吾輩未及先言耳！」因曰：「曩者閻王以時方不靖，置夜叉四部，部一帥臣，夜叉，鬼名。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爲業，臺中號爲鬼面夜叉。假以弑伐之權，寄以生靈之命，任隆責重，非他官比。使君威望素著，閻王聞名久矣，而我曹極力薦保，故荐臻顯職爾！」薦與薦同，屢也，重也。以誠曰：「如子言，福我耶？禍我耶？」衆曰：「閻羅選人，不異選佛，丹霞天然禪師初習儒學，將應舉，道遇一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處？』？」禪客曰〔八〕：「江西馬太師出世，此選佛場也。」師往見馬祖，乃令參南岳。非可以賄賂求，非可以僥倖得。持心剛正，雖微賤而必揚；處己奸回，雖顯榮而不錄。訓齊之寄，非公其誰？倘或顧戀妻孥，遲以歲月，必爲他人所獲〔九〕，而吾徒亦缺望也。」缺，居月切，怨望也。以誠幡然改容曰：「死殊可憎，名亦難買；況筆以利故天，〔古文〕：『筆最銳而能動，故天。』松因枝而伐；俗傳歲旱則伐松枝，爲龍骨，以祈雨，意其樹必有靈也。雉非羽不能以自禍，雉，一名錦雉，一名錦雞，其色鮮明，五采炫耀，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而溺。象非齒不能以焚身。〔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軀。』鴻鴈之死，爲不鳴也；大曰鴻，小曰鴈。莊子出遊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堅子殺鴈而烹之，堅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樗櫟之壽，爲不材也。樗，音樞。櫟，音歷。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又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一〇〕。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弟子問之，匠伯曰：『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壽。修文地下，三十二之顏回；解見〔子虛〕。召記玉樓，二十餘之長吉。李賀，字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一赤虬，

持一板書，告曰：「天上白玉樓成，命君爲記。」賀遂卒。丈夫處世，不能腰金珮玉，會當留名萬代；何乃低頭濁世，屑屑較彭殤哉？」屑屑，動作切切也。《蘭亭記》云：「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彭者，彭祖也，壽八百歲；殤者，未成人而死。又《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遂經紀家事，數日而卒。

時鄉人黎遇，與以誠素相知者，漂泊桂陽，寓於旅舍。一更後，見一人乘青驄馬，驄，音聰，馬青白雜毛也。僕從亦盛，主翁褰簾迎接。褰與牽同，攬衣也。黎遇怪其聲類以誠，而貌微不肖，出門將避，其人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因叙鄉井通姓名，八家爲一井。且言：「已職隸冥司，隸，附著也。官登崇秩，以君有舊，故來訪問耳！」因解所服裘，典酒爲樂。飲數巡，巡，遍也。古詩：「亭不親疏飲不巡。」黎因曰：「僕平生處世，有意陰功，曾無肥己之私，曷至迫人于險！教則隨才誘掖，誘，前導也；掖，旁扶也。與輔翼義同。學則極力研窮；研，夷然切，窮究也。不萌分外之求，不爲己甚之事。然而四方餬口，隻影投人；兒或啼寒，妻常苦饑；入欠蔽風之廬，出無避雨之簞。東馳西騖，日甚一日；而親朋故舊（一一），仕者相繼。方以才藝，碌碌均等；然前程所及，自相千百。何榮瘁乃爾懸絕耶？」以誠曰：「富貴非可求，貧窮亦有命。故銅山餓鄧，車子困周；有緣則風送馬當，王勃隨父宦遊江左（一二），舟次馬當，見中元水府君助南風，一夕抵南昌，作《滕王閣記》。無分則雷轟薦福。轟，群車聲也；雷擊聲亦似車聲，故曰雷轟。范文正公守饒州，有書生上謁，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飢寒無如某者。」時盛稱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金，文公欲爲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書生到底當受貧。時人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不然顏、閔德行，自可致於青雲；「德行則顏淵、閔子騫」青雲，登仕路也。盧、駱詞章，終不淹於黃馘。唐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但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裴行儉嘗譏之。後盧赴水死，賓王反誅，皆如儉言。黃馘，義見《茶童》。蓋莫之爲而爲者

天，莫之致而致者命。所貴於士者，貧而無諂，窮且益堅，素位安行，順受而已。窮通利鈍，吾如彼何哉？」酒既罄，遂剪燈對話，聲不絕。聲，音尾，不倦意。

明日當別，以誠屏人言曰：「吾新承帝命，兼掌疫兵，屏，音丙，除斥也。疫，民皆疾也。曹植曰：「疫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而愚民以爲鬼神所作，懸符厭之，亦可笑也。」又云：「疫，厲也，病氣流行，中人如磨厲傷物也。」又：「疫，役也，有鬼行，役役不住也。」分行郡國間，加之以饑饉，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重之以兵革，軍旅曰兵革。生齒凋耗，齒，數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注：「人生齒而體備，故以齒名年。」什存四五，自非福淵深遠，只恐玉石俱焚也。卿家福薄，似亦不免，宜早還鄉里，無久滯於他州客舍也。」黎曰：「托於君有餘力矣！」以誠曰：「分界不同，非敢逾越。長江以北，吾主之；長江以西，丁帥掌之。但吾領黑衣吏卒，猶有慈心；彼所領白衣疫兵，率多虐鬼。君不可不爲之慮。」黎曰：「奈何？」以誠曰：「每部帥司，夜差人千餘，分州散疫。卿但厚市酒穀，中庭設具，穀，音肴，食物錯雜也。詩：「旨酒嘉穀，食具。」彼千里遠來，勢必饑渴，見則飲食之無疑矣！卿於暗間竊候，俟盃盤欲散，但趨前羅拜，慎勿致辭，亦僥倖中一助也。」遂揮淚爲別。

黎遇歸至鄉間，疫癘大作，妻子臥病，幾乎不識。即盛辨壺樽，辨，致力也，具也。如言夜設。果見鬼卒十餘輩，騰空而至，相顧曰：「吾等饑甚，舍此奚適？未聞以數盃酒出人罪也。」遂相向環飲。有紫衣人當中儼坐，餘皆拱立，兩手合抱曰拱。或持刀斧，或執簿書。簿，口也，古口以簡策記事，後代用薄口，即今手版也。飲將盡，黎趨至，連拜不止。紫衣者曰：「我方暢飲，此子何爲至是耶？」暢，丑亮切〔二四〕，長也，充也。衆鬼曰：「此必設具主人，其家病亟，願賜斟酌。」取口而行曰斟酌。其人怒取簿書投地，曰：「安有以一盤簞

具，易五口生人耶？」「簞，物不精也，略也，與粗同。衆鬼曰：『既食人財，豈容恕若？恕，古剝切，無憂愁貌。脱以此得責，甘心瞑目矣！』紫衣者沈吟既久，《六書故》云：『喜爲吟咏，痛爲呻吟，疑爲沈吟。』乃以朱筆塗竄約十餘字而去。改易文字曰塗竄。隋制：凡百官奏鈔，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有不便者，塗竄奏還。」

後數日，黎家同獲痊解。黎德以誠之救，感恩者曰德之。即其家立祠。鄉人祈請，嘗有顯應焉。

嗚呼！朋友，五倫之一，其可輕乎哉？彼《夜叉》一錄，其事有無，不暇辨論。所喜論者：以誠死生之交而友人，取友之端，不以存亡而改所守，不以患難而忘相救；世之盃酒論交，世人以盃酒爲交，酒盡則交絕。見《唐詩》註。顛倒肺腑，少臨利害，若不相識，聞其風者，寧不愧心乎！

【校勘記】

〔一〕「夜叉部帥錄」，丙本作「夜叉部帥傳」。

〔二〕「無告」，此二字原無，據文意補。

〔三〕「疴」，此字原無，據文意補。

〔四〕「橫行原野」，「行」原作「衡」，據諸本改。

〔五〕「尚審聽言」，「尚」原作「當」，據諸本改。

〔六〕「以誠將趨避」，「將」字原無，據諸本加。

〔七〕「選佛當往何處」，「往」原作「住」，據文意改。

〔八〕「禪客曰」，「客」原作「師」，據文意改。

〔九〕「必爲他人所獲」，「所」原作「之」，據諸本改。

〔一〇〕「其大蔽數千牛」，「數千」二字原無，據《莊子》改。

〔一一〕「而親朋故舊」，「而」字原無，據諸本加。

〔一二〕「王勃隨父宦游江左」，「宦」原作「官」，據文意改。

〔一三〕「長江以西」，「江」原作「河」，據上文與諸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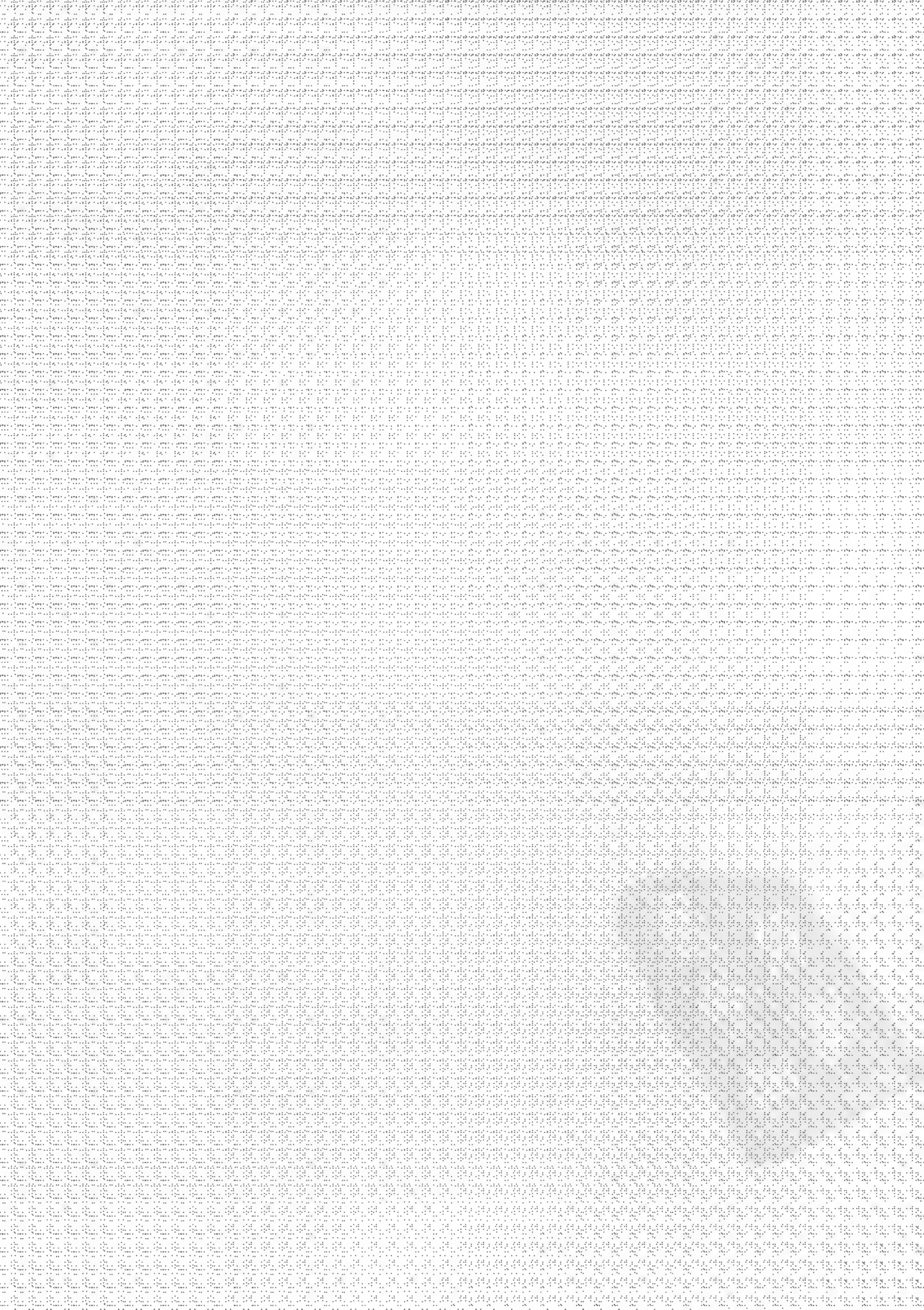
〔一四〕「丑亮切」，「丑」原作「八」，據「暢」字音改。

段氏點◇撰

傳奇新譜

孫京榮◎校點





提要

孫京榮 撰

《傳奇新譜》，段氏點著。今知見刻本一種，抄本一種。

刻本名作《傳奇新譜》，題「嘉隆拾年辛未春月日鐫」，題「紅霞段夫人著」、「芳上閑雲亭藏」，回首作《海口靈祠錄》、《雲葛神女錄》、《安邑烈女錄》，題號作「閑雲亭」，並有「閑雲亭藏」篆字印章一方。目錄作《海口靈祠（阮碧珠）》、《雲葛神女（柳杏公主）》、《安邑烈女（丁完亞室阮氏）》三篇，正文於標題《海口靈祠錄》下有「樂善堂藏稿」、「文江段」、「紅霞女子著」、「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有圈點，也有改動，有的地方有「一作某」字樣，末有「廣采皇華集」字樣。《雲葛神女傳》後空兩字直接正文，末有「終畢」二字，還有一段「總評」，是一首《右調皂羅袍》，下標「文江段」三字。《安邑烈女錄》下標「紅霞女子著」，並有「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字樣，末有「終畢」二字。有一本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為VHv. 265。

抄本亦藏於漢喃研究院圖書館，編號VHv. 1487，名作《傳奇新譜》，首頁右起第一列為「嗣德拾柒年仲春」，第二列為「傳奇新譜」、「紅霞段夫人著」，第三列為「海口靈祠錄」、「雲葛聖跡錄」、「松柏說話」，第

四列爲「附記」、「安邑烈女錄」、「龍虎鬥奇」、「碧溝奇遇錄」，第五列爲「丹安集文堂藏板」。正文於「海口靈祠錄」標題下有「樂善堂藏稿」字樣，第二列有「紅霞女子著」、「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字樣，似屬過錄本。第二篇將「廣采皇華集」與標題《雲葛聖跡》放在同一列，可見抄寫者並不內行，而是簡單抄錄而已。篇終亦抄錄「總評」詞，並有「右調皂羅袍」、「文江段」字樣。第三篇《安邑烈女錄》下有「紅霞女子著」字樣，第二列有「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字樣，未及抄至終篇，即抄第四篇《碧溝奇遇記》，與前不同，此篇有雙行小字注，並於篇終有「碧溝奇遇」、「終畢」四字。後接「附《龍虎鬥奇記》」。另有《松柏說話》一篇，抄寫者水準不高，終篇有「向上共三張」字樣。可見，此抄本的底本是樂善堂本。

段氏點（1705—1748），小字紅霞，故稱紅霞女子、紅霞女史、紅霞夫人，因夫家姓阮，又稱阮氏點。嘉範（今海興省文江縣憲範鄉）人。少以才學聞，年十六時，尚書黎英俊以其爲門生女，欲召爲養女以進御嬪，婉拒之。日與父兄論學唱和，以此爲樂。年廿五歲時，父死，後兄亦卒，遺下老母及一門孤寡，皆賴氏點養育。氏點乃以行醫及代人撰述爲業。後唐豪蕊莊有女入宮得寵，迎氏點教授，氏點因避權勢，遂入宮。後遷至章陽講學，從遊者甚眾。富舍進士左侍郎阮翹妻爲氏點閨友，阮妻死，翹多次求婚，終獲允爲繼室。婚後月余，阮翹奉命北使，三年乃返。戊辰年（1748）夏月，翹奉公差赴鎮南藩管領事務，強段氏同往，途中得病，八月初回就鎮，至九月十一日病卒，享年四十四歲。本書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藝文誌》有著錄，稱爲《續傳奇》。

本書包括以下內容：

《海口靈祠錄》敘陳朝後宮阮姬隨睿宗南征上疏，助朝廷取得勝利。

《雲葛神女傳》敘仙主瓊娘降生黎家與鄰居桃郎成親後無病而亡，被上天封爲柳杏公主，下凡與桃生相會後飛升。桃生及父母俱逝，仙主周遊天下，西湖聯句，後又與一少年書生結姻生子並助生連捷，緣盡而去，後庇護鄉民。

《安邑烈女傳》描述永盛年間義安安邑人丁完與妻阮氏相敬如賓，酬唱贈答。後丁奉命赴北朝，病卒北地，夫人守節自縊。數年後，何生於旁村酒店夢中相遇，得封烈女，享祭祀。

《碧溝奇遇記》敘書生陳淵，天性聰慧，爲父母鍾愛。年十五，父母雙亡，家計貧寒，然手不釋卷，尤長詩歌。甲辰年，陳淵儒冠士服，逐伴遊玉壺寺無遮大會，遇一絕豔麗人，對吟至晚。麗人離去，淵自此茶飯不思，疏於學業。其友何生來省，淵以實相告，何生安慰勉勵，聞後強起就學，然神魂依然不舍。後親詣密禱於白馬祠，並於是夜求夢於祠所。得夢中道人指點，晨往求之，遇一老叟持美人圖而來，視之則酷肖所遇之仙人。陳淵買圖，歸懸於壁間坐側，每於月夕風晨，題詩抒懷。一日歸來，見床上有精美飯菜以待，此後日日如此。後淵詐作早出，中途歸家，得知畫中人乃南嶽仙姝霞絳嬌，正是在玉壺寺聯句的麗人，遂與成親，夫婦詩酒唱和，幸福美滿。三年後，陳淵因生性嗜酒，沉湎聲色，勸之，益蕩飲無度。一日，生大醉而歸，嬌娘勸而不聽，鞭打而怒逐嬌娘。醒後悔恨不已，廢寢彌月。每於燈前月下，對景寫懷，哀辭怨調，不可勝記。生欲自縊，嬌娘至，一人和好如初，情愛愈篤。一年後生子陳珍。陳淵自是專心科舉，嬌娘以求仙導之，初不肯，後終於乘白鶴與子共嬌娘而去，不知所之。陳宅香氣滿室，夜間常聞天樂。人以爲神，祈禱輒應。一日，有大鳥自西南飛至，於屋上墮下一紙，有紅漆題詩一首，坊人益異，因葺爲祠，香火奉事。永祐元年，有南州秀才以舉子夜來求夢，夢中陳淵對秀才述及因果報應之事，

秀才覺而以事叩諸寺僧，皆暗合。遂記之。

《松柏說話》敘東州人何某，少時遊學裏中，長有青雲之志。他鄉王氏富有美姝，愛其才器，欣然而許嫁。年二十多猶未顯達，念自己非讀書之輩，而甘心爲農事，以其富而後貴。常在勞作中吟詩，數年間已富，其妻認爲他爲農事會受人取笑，何某反以爲農爲榮答之。明日耕畢，率眾於松柏間少憩。時有一姓阮書生，亦於松下乘涼，因戲出對句以鄙何某，何某應聲而答，阮生誠服，並勸何某出仕棄農。何某與阮生髮完松柏士農之論後，阮生即作《松詩》一首，何某亦依韻作《柏詩》一首。時已天晚，何某妻使蒼頭至松柏間邀書生來會，待以飯菜酒席，又使二人竟夕論道，天明後贈錢餞行。翌日，何某亦至長安受業，與先生相對，深得先生器重。自是學業日進，應對文章如鬼吟神助，堪稱斯文領袖。一年後，何某因思家欲歸，至家妻不納，返而益苦學，成名儒。至秋闈時，庭試中第三甲。阮生亦來相賀，何某以「官民禮隔」爲由，薄待阮生。阮生憤而歸，何某使小娘贈金逆旅，並勸其進業勉力，後阮生奮身翰墨，於秋闈應試中魁首，又往京城應試，中第一名。臚傳至家時，小娘還歸何家。生歸鄉，見小娘不知所往，愀然墮淚。何官人招阮生來會，小娘子亦來。何生說明原委，兩人俱爲顯官，親愛如同生兄弟。

《龍虎鬥奇記》敘至靈鳳凰山右麟洞中有一道士號元龜，一日呼僕命驢出遊，逍遙山間。忽見一黃龍與一白虎互做人言，挑戰以決雌雄，二獸往復對言，援引證據，索癥洗垢，吹毛求疵，或護己之長，或談人之短，無慮數千言。道士略記其詞，來叩問予，且懇第其高下，於是作者借此發表了一番優龍劣虎的言論。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名爲《傳奇新譜》，郭長城校點，刊在《越南漢文

小說叢刊》第一輯。此次校點，《海口靈祠錄》、《雲葛神女錄》、《安邑烈女錄》三篇以VHv. 265本爲底本，校以VHv. 1487本。《碧溝奇遇記》、《龍虎鬥奇記》與《松柏說話》三篇則以VHv. 1487本爲底本，根據文理相校。在整理過程中，池潔、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錄

海口靈祠錄(二)	一八四
雲葛神女傳(三)	一九三
安邑烈女錄(三)	二〇九
碧溝奇遇記	二一八
附：		
龍虎鬥奇記	二四〇
松柏說話	二四五

【校勘記】

- 〔一〕「海口靈祠錄」，「錄」字原脫，原目下並有小註「阮碧珠」三字，今爲與正文保持一致，據正文刪改。
- 〔二〕「雲葛神女傳」，「傳」字原脫，原目下並有小註「柳杏公主」四字，據正文刪改。
- 〔三〕「安邑烈女錄」，「錄」字原脫，原目下並有「丁完亞室阮氏」六字，據正文刪改。

海口靈祠錄

樂善堂藏稿

文江段紅霞女子著 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

陳朝後宮阮姬者，官家女也，小字碧珠。生得性格軒昂，姿容嬌艷，通梨園音律，躡藝圃文詞。睿宗聞名，隸入宮籍。一日，值中秋佳節，會宴諸嬪。帝閒倚朱欄，引目四望，見樓臺簇簇，盡張舞影紗燈，光彩玲瓏，與月色相奪。酒勾詩興，偶得一聯云：「秋天畫閣挂銀燈，月中丹桂」；吟哦半晌，顧姬曰：「汝能一和乎？」姬輕移蓮步，微啓桃唇，徐應聲曰：「春色妝檯開寶鏡，水底芙蓉。」帝嘆獎移時，賜玉龍金珥一對，因以芙蓉名焉。自此恩冠上陽，寵隆金屋。姬見國政承昏德之弊，日益舛駁，乃草《雞鳴十策》以獻。其略者：

竊惟曲突徙薪，制治須從未亂；徹桑綢戶，居安要審思危。蓋人情易溺於宴安，而世道難常於平治。是以進無怠荒之戒，皋陶先自曰都；當不血不刃之時，賈傳預爲太息。是乃愛君而防漸，實非違衆以鳴奇。臣賤妾碧珠，以出蓬門，長陪椒室，賞賜屢蒙於燕幸，眷憐疊荷於龍知。補廬后之衣裳，敢擬鬚眉男子；脫姜妃之簪珥，願先冠帶廷臣。謹具十條，謬陳一得。一曰扶國本，苛

暴去，則人心自安。二曰守舊規，煩擾革，則朝綱不紊。三、扼權臣，以防蠹政。四、汰冗濫，以省漁民。五、願振儒風，使燭火與日光而盡照。六、願求直諫，令城門與言路而並開。七、揀兵當右勇力而左身才。八、選將宜後世家而先韜略。九、器械貴其堅銳，不必文華。十、陣法教以止齊，何須舞調。夫惟數事，甚切時宜。冒投芹曝之孤忠，伏冀蕙蕘之廣納。善必行而弊必去，帝其念哉；國以治而民以安，妾之願也。

疏上，帝欣然擊筑曰：「何物女子，乃爾通活，不意朕宮中更一徐妃也！」然終皆苟且，未即底行。會龍慶四年，滇將杜子平宣言有南陲之急，帝慨慕秦皇漢武之功，召廷臣謂曰：「蠢爾林邑，大國爲讎，昏迷不恭，是用猖獗。以我堂堂全越，地廣兵強，豈不能犁闡槃之瓊庭，掃蓬峨之蟻穴，以雪紹慶之恥乎？」羣臣知帝將鳴劍於扶南，皆以薄伐爲請，惟御史中贊黎錫廷爭之曰：「當今始平內難，勢如積瘡未痊，主不可以私怒而興師，將不可以要功而妄戰。量彼彈丸一小寇，何必勞聖駕遠征乎！」帝聞言，默默不悅，退朝猶有伐國之色。姬心知拒諫輕敵，是兵家之所忌，遂作表文，使傅母進上，曰：

竊聞：獯豸之憑陵孔熾，從古已然；匈奴之桀驁不臣，近來愈甚。蓋爲寇固蠻夷之常態，而用兵非王者之本心。蕞爾占城，僻居海島。戎馬昔年嘶珥水，本知我國有疵；戰聲當日動邊塵，祇謂民心初足。故敢逞蠅羣之舞草，自不知螳臂之當車。然聖人當垢納汙藏，無可與犬羊而較勢。且治道貴本先末後，願且休貔虎以息民。理灼明柔可制剛，言繹采德惟屆遠。舞干羽于盧陞，七旬何患不來苗；藏琴瑟於夏宮，朞月自應能服扈。允也策稱爲上，伏惟宸斷自衷。

表上，帝不報，下詔大閱，臘月發兵，姬見言不聽，揆我量敵，憂國思君，形於顏色，嘆曰：「義則君

臣，恩則夫婦。既不能忠諫以致太平之治，又不能柔辭以止無名之師，誠虛生於天地間矣！」自此粉黛無心，寢食皆廢。堅請扈從，帝許之。

至日，發兵二十萬，旌旗蔽日，舸艦滿江，三軍順流而進，直抵奇華地界。父老聞王師至，皆玄黃簞食，擁岸奏曰：「前面廟神，極顯靈驗。凡客往來，有謁，自然水順風輕，否則隻櫓寸帆，俱沉碎於水雲鄉矣。」帝慰而遣之，遂宿三軍於白賓洲畔。時正殘冬天氣，雨雪初晴，月色微茫，風聲蕭颯。遊魚吸寒梅之影，歸鳥棲古樹之陰。姬捲起繡簾，憑舟獨坐，酌蘭陵美酒，焚博山好香，將江天景致，目下收盡。夜將半，仰觀天象，見一道黑氣，從東方來，侵入北極四星甚急。姬驚指之曰：「此星乃我曹妃嬪之分也。甚處妖氛，敢來干犯，爾謂我無包老之劍乎？」因掩窗就寢，展轉不安。俄聞前後戰船，鼉鼓已敲四矣，偶起後天一課，得「復」之「頤」，私自判曰：「卦中用黨多而體黨少，外氣旺而內氣衰，兼爻辭云：『迷復，凶。有眚災。用行師終有大敗。』意者此行其有繻葛之恥乎？」翌日，欲面奏筮占，別圖勝算。第以軍務叢冗，行色匆忙，竟未得其隙。日照蓬窗，軍達海口。忽然旋風一陣，捲入御舟，蹾蹾旌旗，都向乾方飄去。姬曰：「異哉！風也！其聲則蓬勃而不定，其色則寒慘而無光，毋乃姦邪風乎？」帝曰：「何謂也？」姬曰：「妾自幼讀書，頗知風角。夫水窮於辰位，木極於未鄉。水性智，智極而爲姦。木性仁，仁窮而旁行。今時在未，而風從辰來，只恐有刑害淫賊之事矣。願急整六軍以待之。」言未竟，果然颶風大作，鱗浪亂翻。帝命急停戰船，以避一時風勢。三更末，見一人鬚牙獠亂，面貌猙獰，頭戴絳幘流星，身穿細鱗大錦，曲行而闊步，俛首而傾身，擺擺搖搖，徑向帝前參禮。帝詰之曰：「子何人也？」深夜至此，必有高談。」其人曰：「某乃南滇都督也。江湖遠宦，蘋藻乏人，聞王女謁甚盛，偶爾相逢，故鰥

扇狂波，聊代華堂麗句耳。誠肯以紫雲見惠，敢忘結草相酬？苟私耳目之娛，予亦不能相捨矣。」帝頷之，猛然驚醒。急召妃嬪，語以夢中之事。諸姬默然失色，但相視而已。中有姬汪汪含淚，咽咽吞聲，病態如帶雨之梨花^(三)，愁容似籠煙之芍藥，跪請上前曰：「靈應之祠，曾稽衆論。風波之險，足應前徵。苟非夙世冤愆，定是今生業障。妾誠不敢汨繁花之欲海，惜蒲柳之殘容，以了此目前債也。」帝蹙然曰：「吉凶有命，禍福在天。靈若黔羸，豈能自管？夫以滅明一壯士，獨能斬奪璧之蛟；敬之一文人，尚能殺淫人之蜃。況朕乃萬乘之主，詎可失其主張，信此蠱惑，以累及夫人乎？姬再懇曰：「妾雖一介女流，曾通經訓，豈不知魑魅魍魎之不爲患乎？爭奈事既到頭，勢非得已。倘若遲延不決，少待片時，只恐變起非常，更慘於楚澤之膠舟矣。且軍旅之際，以將士爲重，以恩愛爲輕。古之殺妾擲兒，亦窮中之一計耳。」帝聞言，倍加淒慘，終不忍釋。時風聲捲地，浪勢滔天，龍舟幾覆者再。姬拜泣曰：「陪枕侍衾，三生有幸。舍生取義，一死何辭！既非垓帳含冤，亦豈嵬亭幽恨。但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徒有遺憾耳！妾死之後，願陛下修文而偃武，節用而愛人。法帝王仁義之行，建國家長久之計。則冥冥之中，亦可以慰賤妾之幽魂矣。」言罷，望水一跳。風狂浪捲，尚聞一聲：「多謝君王，從今永訣，不能復侍左右矣。」帝及嬪妃惶惶失措，舉皆號慟。俄而雲收風靜，海不揚波，急命水軍撈尋，已不見玉人踪迹，只得作一道招魂文以奠之曰：

吁嗟魂兮，玉質瓊姿。能格君心兮，楚國樊姬；善執婦道兮，盧汭湘妃。思君不忘兮，身別香園；爲君而喪兮，魂沉水濟。滄海茫茫兮，他生何時？玉容杳杳兮，再合難期。想其慎淑兮，心轉依依；睹其文翰兮，淚洒霏霏。其所致兮，實天之爲；其所然兮，是朕之非。嗚呼痛哉兮！

魂今何之？如在天兮，天有比翼飛；如在地兮，地有連理枝。魂獨孤子兮，魂何所歸？魂如有歸兮，與朕追隨。魂如有靈兮，保朕邊陲。哀哉魂兮，歆此玄卮。

奠畢，文武三軍，皆歔歔泣下。提軍而往，深入倚忙洞口，墜婆摩詭計，王師遂陷焉。

其後黃塵污衣，狐狸當道，陰剥陽復，否極泰來，天眷我朝，已判一天新世界矣。傳至聖宗出治，洪德年間，林邑復起邊亭之釁。帝聞之，謂左右曰：「葛伯仇餉，毫邑徂征；密人不恭，岐周整旅。今占城昏主，侮慢自賢，肆淫亂而麀聚其天倫〔四〕，逞苛暴而魴鱗其民庶。苟不大興吊伐，將何以救此一方乎？」遂刻日發兵。帝親率舟師，陸續而進。時春光明媚，天氣暄和。錦帆迎楊柳之風，龍舟駕桃花之浪；夾岸黃鶯調畫角，橫江鷗鷺聽征笳。帝縱目遠眺，慨然有吞吐宇宙、包括乾坤之志矣，遂朗吟一律云：

虎旅親提出珥河，滿天春色護征舸。朱旗拂盡長空翳，粉棹揮澄萬頃波。

村邑雉罹多我僊，閭閻魚息敢誰何？鸞弓高挂扶桑外，直把遐陬作一家。

不浹月間，早已到奇華彼處矣。驟然晦冥風雨，振動波濤，帝下令諸軍依次而住。遙望隔岸，木陰蔽地，妖氣連天，移船近之，乃一古廟也。只見檀香馥馥，芳草茸茸；狐兔出沒於蔓叢，鳥雀鬧喧於蘆葦；江邊古樹，挂行客之紙錢；祠畔西廂，架鄉人之畫艇。帝詢問鄉道，備知細末，乃指廟宣聲曰：「聞爾所行，久多醜行。今朕經過，猶自猖狂。雖幽顯不通，然刑法在吾掌握，豈不見木妖鼓怪之事乎？當敏改舊過，克蓋前愆。如或不悛，則一片遺灰，踏爲平地矣。」言畢，潮聲越急，兔見鳥歸，時聞漁子狂歌於小港柳陰間。帝盤桓不寐，靜坐觀書。將近雞鳴，假憩龍案。見一少年女子，從水中出來，拜且泣

曰：「妾是陳朝官女，睿廟宮人，不逢妬婦之濱，非遇漸臺之水。只因命途多舛，時運不齊，以致隻影惻惻，飄落於妖蛟之手耳。一自委身水國，泯迹腥羶，愧爲僕婦之心，反累楚囚之苦。含愁自海，度日如年，恨不能化精衛之魂，徒有《離騷》之賦耳。何幸適逢聖上，冒恥登聞，但願垂入井之仁心，展翻江之妙手。倘得重瞻天日〔五〕，永脫沉淪，此陛下再造之洪福也。」帝憫然曰：「夫人冤同柳氏，義勝曹娥，千載聞之，亦莫不傷心而切齒矣。第以陰陽勢隔，水陸路懸，雖有劒樹刀山，未審計將安出？」對曰：「易事爾！陛下信義充溢，可及豚魚；彼之罪惡貫盈，海波難洗。此南溟之外，有廣利王，乃彼之統攝，陛下誠能投以咫尺之書，責以防閒之咎，彼自不容不加刑矣。因出明珠徑寸，曰：「此珠喚名徹海，照見幽明。今日獻之，聊代太真牛渚犀也。」言訖不見。帝伸手拾之而覺，則籌鯨已催曉矣。遽命侍臣阮仲懿修書一封，射於海外，懸明珠以照之。果見朱樓寶殿，金城湯池，龍子龍孫，金鞍轎馬，往來城下者，繹絡不絕〔六〕。適有鯨校尉巡校而回，拾得御書，封緘甚密，忙走入奏聞。時廣利王正在靈德殿前視事，乃命閣臣龍尚書拆讀〔七〕。其辭曰：

嘗聞福其善而禍其淫，天道若鼓桴之捷；賞者善而罰者惡，王政如金石之堅。上下同符，古今一理。肆予小子，承祖宗基緒之正傳；伐彼占城，乃天地神人之共忿。百萬之舟師大發，三千之水路開行。黃鉞揮而魚介驚沉，物亦知束約；白旄指而風雲變色，誰不畏簡書。胡乃王鷲害之臣，敢阻朕鷹揚之衆。興妖作幻，曾脅冤陳帝之宮人；索賂求財，又擾害兆民之性命。諒彼之強梁甚矣，何王之尸位仍然？倘明以燭姦，豈敢混珍之魚目。如勇於斷事，盍嚴懲惡之象刑。謹下蠟書，翹俟回復。

廣利王聽完，龍顏變色曰：「此處地方，何人掌管？」鰲御史班中躍出，奏曰：「此乃海口蛟都督也，以枝葉之親，受方面之寄。專事遊俠，自任剛強，頗有帷薄不修、簠簋不飾之行。廣利王大怒，曰：『寡人否德，委任匪人。汝等具臣，肆爲阿黨。卒使侮弄條貫，貽笑塵寰。始信同惡四凶，連株五狗，誠可畏也。宜速寘諸鼎鑊，以徇貪饕。』傍有鯤丞相欠身奏曰：『此員穢德，水陸彰聞。苟私以刑法治之，未快傍人耳目。莫若修書回答，遣將捕擒，與衆棄之，以明我之憲網不疏也。』廣利王然之，乃命鰲總兵、鼈從事，帶甲冑數千，前去剿捕。復遣鯉翰林修詞、龍閣臣潤色、龜督郵充爲江使，賫上沙頭。帝命學士梁世榮拾之，乃是蛟絹尺素。帝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蓋聞陽春有脚，未必先寒谷之中；震耀無私，豈能照覆盆之下。蓋天地猶多所憾，而造化亦有不齊。某猥以驚才，慚非龍德；兢惕謹淵，臨冰履，啓沃求作雨之真賢。玄默存高拱深居，輔翼賴非彰之良佐。漸被擬同於四海，澤仁思普於羣生。自知無黨無偏，王道之周流蕩蕩，詎意似忠似佞，權姦之壅蔽滔滔。致令遐壤之分符，尚縱強臣之跋扈。已矣！四聰不達，信與薪細甚於秋毫；嗟乎！重門未開，覺堂上遠同於千里。知過幸承寄鯉，聖讒彌切命龍。雖兩間之幽顯各殊，若可私於醜類；然三尺之公平具在，尚容致於深刑。潦草濤箋，仰祈青照。

帝看罷，遍示羣臣，皆注目以待。只見鰲總兵前去，衆鱗甲後隨，如雷如霆，蹈入蛟神深宅。鼈從事厲聲宣旨曰：

蛟某以瑣尾之庸才，當雄藩之重任，不思介直，惟逞龜淫。便非水而自趨，色不波而易溺。本加以肉魚之重律，用正百刑，姑念其汗馬之微勞，且寬八議。竄諸陸地，任自逃生。欽此！

蛟神聽罷，目光如電，鬚豎如戟，曰〔八〕：「忍壞汝萬里長城！」遂入後堂，半嚮方出。衆皆以軍法催之，蛟神遂奮身一躍，泝水而上〔九〕。正是蛟龍失勢，與蚯蚓同。三軍齊力驅之，須臾低尾而逝矣。霎時間，波濤帖碧，峽岬撐青，前日明珠，不知從何處去。但見玻璃掩映，浮出香骸，艷麗宛然，不改生時玉色。帝命以皇后之禮遷葬之，權制草祠，親行芻奠。御製一律，題於壁左曰：

本是熙陵宮裏人，臨危爲國獨忘身。妖風一陣桃花浪，春夢三更杜若濱。

寒水無端埋楚婦，香魂何處吊湘君？吁嗟百萬熊羆旅，不及書生一檄文。

題畢整軍前往。所到之處，恰如秋風之摧枯，泰山之厭卵，獲其酋長，全師而返。日正黃昏，復經故處，因駐宿于祠下。是夕，月明星稀，水天一色，帝想起當時之事，喟然嘆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禎祥妖孽，實關於君德之賢否矣。」徘徊者久之。已而銀燭斜明，銅龍半咽，復見夫人淡妝素服，前致禮曰：「深蒙聖德，超出羈魂，余則羽化翰生，已瀟灑於白雲矣。上帝憐念忠耿，敕降塵寰，得專司一方禍福。妾常歷披仙藉，陛下是霄殿仙童，他日相逢，容銜環面謝，以報此山高海闊之洪恩也。但壁間玉律，最後一聯，則於君臣夫婦之間，妾心有所未安也。」帝點頭曰：「夫人念念不忘君，真是女中文岳，當爲夫人改之。」挽筆欲寫而醒，乃華胥一夢〔一〇〕。明日即塗改曰：「綱常萬古應無愧；祠下睢鳩戲水文。」

回京後，帝遂命大起嚴祠，給加皂隸，敕封「制勝」二字。至今香火不絕，大有靈應云。

（《廣採皇華集》）

【校勘記】

- 〔一〕「姬見言不聽」，「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 〔二〕「雨雪初晴」，「晴」原作「睛」，據Vhv. 1487本改。
- 〔三〕「病態如帶雨之梨花」，「梨」原作「犁」，據文意改。
- 〔四〕「肆淫亂而應聚其天倫」，「應」原作「塵」，據Vhv. 1487本改。
- 〔五〕「倘得重瞻天日」，「瞻」原作「占」，據Vhv. 1487本改。
- 〔六〕「繹絡不絕」，「絡」原本作「路」，據Vhv. 1487本改。
- 〔七〕「乃命閣臣龍尚書拆讀」，「拆」原作「折」，據文意改。
- 〔八〕「鬚豎如戟」，「豎」原作「笠」，「戟」原作「戰」，據Vhv. 1487本改。
- 〔九〕「泝水而上」，「泝」原作「沂」，據文意改。
- 〔一〇〕「乃華胥一夢」，「華」原作「花」，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正字。

雲葛神女傳

安泰雲葛，天本之名鄉也。其地平，其水秀。木樹疏而茂，風俗質而厚^(一)。內有黎太公，果於行善，旦夕焚香，以事上帝。雖事冗雜，未嘗以缺，至於周旋一心，尤所樂願。年登不惑，甫育一子。逮天祐間，太婆懷妊逾期，遽撓一疾，淹淹獨卧，惟愛香嗜花而已。家人疑其花妖月祟，延師設醮，殆無虛日。然病轉劇，茫然不應。

後中秋夜，月色如晝。門外一人，葛巾緼袍，以拜章之術求進。莊客不納，其人拂衣笑曰：「我自伏龍降虎之奇，出幽入明之妙，聞爾邁於種德，特從相助，何乃當面錯過也^(二)？」太公聞之，遽拜請延入，探其袖，則法全無，但玉斧一柄而已。道人披髮登壇，密念通天咒語，將斧向地一擲，太公應手而倒^(三)。果見數員力士，引公前去，路上一層高一層。天色朦朧，有同淡月。忽至一所，金城屹立。玉門大開，力士換衣與公，歷九重門而入。竚立廡下，偷見紅雲一朵，捧著冕旒王者，兩班披霞衣著六殊，持笏執版者以百數。初奏鈞、韶之音，繼舞《霓裳》之曲。琉璃盤內，供王母之蟠桃；瑪瑙壺中，獻老君之

丹藥。閻羅貢寶樹，洞庭進驪珠。玩好珍奇，非人間之所有者。俄見一位紅衣娘子，捧玉杯上壽，失手缺其一角。左班中閃出一員，手披玉簿，約書數十字，良久雷霆振聲曰：「爾薄文明之地耶？」繼後使者兩員，侍女數輩，擁這紅衣從南門而出。前引一金字牌，上是「敕降」字，中有兩「南」字，下乃缺字，其餘望遙，字澀不能悉辨。太公問力士曰：「此何爲者也？」力士曰：「此乃第二仙主瓊娘，此行必被謫矣〔四〕。」廡中一人出來，叱曰：「何等職司，在此嘈雜？」力士曰：「我等是五雷神兵候旨。」因曳公返。公漸漸覺醒，則太婆神舒體快，已生一位女子矣。是夕，異香滿室，祥光照窗，喧喜間道人忽然不見。舉家靈其術，感其德，稱嘆不已。公想出神之見，必仙人降生，因以降仙名焉。

及長，膚白凝脂，髮光可鑑，眉彎新月，目湛秋波。古云：「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亦足以形容其美也。嘗靜居一室，學字觀書。尤善簫彈，精音律。竊湘妃之妙技，占弄玉之高才。凡閒居無事之時，每見春花明媚，鶯燕爭啼，夏景清涼，榴荷樹艷，秋夜姮娥開寶鏡，冬天玉女撒銀花，則對景生情，拈弄筆墨。嘗作《四序詞》各一闋，被于管彈以自娛。

其一《春詞》：

春光似畫，暖氣微，愛日遲。桃花含笑柳舒眉，蝶亂飛。叢裏黃鶯睨睨，梁頭紫燕喃喃呢，浩蕩春闌不自持，掇新詞。右《春光調》

其二《夏詞》：

乾坤增鬱燠〔五〕，草裏青蛙鬧。枝頭寒蟬噪，聲聲杜宇惱。啞啞黃鸝啁，類相告。春主今歸兮，如何好。這般景色，添起一番撩撩。幸祝融君鼓一曲南薰操，親送荷香到。前番傷心，隨風盡掃。

右調《隔浦蓮》

其三《秋詞》：

水面浮藍山削玉，金風剪剪敲寒竹。蘆花萬里白依依，樹色霜凝紅染綠。

螢撒蟾宮娥獨宿，瑤階獨步秋懷促。不如徑來籬下菊，花香閒坐，撫瓠彈一曲。右調《步步蟾》

其四《冬詞》：

玄冥播令滿關山，鴻已南還，鴈已南還。朔風凜冽雪漫漫，遍倚欄杆，倦倚欄杆。

擁爐尚爾覺青顏，坐怎能安，卧怎能安。起觀姑射落塵間，花不知寒，人不知寒。右調《一剪梅》

一日，太公偶過庭前，聞彈聲嚮亮，調曲清新，傾耳聽之。不以爲喜，反以爲憂，遂與志友陳公拜爲義父。陳公爲陳朝遠派，以母鄉寓籍于此。太公因構樓於陳之花園，移女居焉。不意隔壁有一官家，晚年無子，步月花街，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因收養之，喚名桃郎，至是已日成矣。見女言行有法，姿質不凡，遂有附喬之願。二公亦喜其同鄉，欣然許諾，六禮既成，女歸於夫家，事公姑以孝，處良人以順，頗有《關雎》之風。

明年，遽得熊羆吉夢。後年，復有門楣佳慶。光陰迅速，斗柄已三東指矣。時三月初三日，女忽無病而殂，青年纔二十有一。三家不勝哀慘，從厚而葬。女自身歸帝鄉之後，以塵緣未滿，不能忘情，侍靈霄則愁攢春眉，會瑤池則淚彈玉臉。羣仙見而憐之，訴於上帝。帝封爲柳杏公主，仍許下塵。

仙主奉命歸鄉，則已二祥矣。時老婆正苦思兒，徑來主舊房，見其晚風捲簾，斜陽入戶，牙彈蛛織，玉官蠶生。壁上詩歌，盡被烏龍捲字，桌前器皿〔六〕，惟餘老鼠欺人。老婆睹物思人，慟抱於地。仙主

遽入，抱母曰：「孩兒在此，母親不必傷悲。」老婆睜目曰：「吾兒何處得來，母乃不死乎？」仙主搖首但流淚而已。太公、陳公及其兄一來，驚喜交集。仙主拜泣曰：「孩兒失孝，累及雙親，非不願著采衣而戲舞庭前，獻由米而承歡膝下；爭奈玄機莫測，天數難逃，願三大人割夷甫之深情，收卜商之哀淚，庶少減孩兒之罪耳。」復顧其兄，囑以奉親之事，便欲辭去。陳公泣止之曰：「自從吾兒棄世，我等心喪魂消，今既來之，則安之，何乃言別，若是其急乎？」仙主曰：「兒是第二仙宮，有事被謫。今辭塵劫，復侍帝庭。但以念切劬勞，暫來候問。雖三魂具在，然九魄已非，更不能常住人間矣。爺娘曾有陰功，已得入仙簿籍，異日必當完聚。保無虞也。」言訖不見。

且說桃生自斷弦之後，挈子隨父赴京。僻處孤齋，舉業皆廢。行住坐卧，無一而非懷愁惹恨也。一夕初秋時節，景色淒涼。雨滴空階，偏入愁人之耳；風敲蕉葉，易驚旅客之魂。生抱子而坐，偶吟《感懷》二絕云：

其一

塵劫嗟予浪此生，前緣暗想不勝情。當年司馬求凰曲，變作離鸞別鶴聲。

其二

孤愁客邸不成眠，況是淒風苦雨天。天若有情應念我，莫教風雨過窗前。

吟完，子已熟睡。生叫乳母抱子安眠，復盤膝而坐，愈覺無聊。卒然冷氣條來，寒燈半明半滅。俄聞柴扉外，叩聲甚急。生啓而視之，乃仙主也。生挽衣泣曰：「卑人多福，得配瑤姿，產子育兒，家庭有慶。豈意半生契闊，中道仳離。返鳳侶於雲中，折鸞羣於雪夜。孤衾隻影，落莫何堪？惟願相從，以慰寸心。」

塵渴也。」仙主以袖掩面曰：「良人差矣。鍾情之極，從古有之。但不可徒牽紅粉之私，自墜青雲之志。況上有嚴慈老耄，下有稚子無知，將使誰靠乎？」生曰：「某非短見，不愛殘生，但以抱任子之悲，挂中生之恨，恐不自保耳。」仙主曰：「妾是天宮仙女，君亦帝所星曹，配匹良緣，莫非前定。然恩情中止，歡愛未酬。移數十年，當得續興娘之緣，滿麗貞之願，不必傷心也。」遂夫婦就寢，枕上惟勉生以修齊之學，道生以忠孝之方。五更左測，仙主披衣而起，語生曰：「故鄉迢遞，舊室淒涼，妾之爺娘，懸望於君厚矣。君當時常訪問，代妾清溫，不可忘舊日半子之情也。」言罷，騰空而去。自此雲遊不定，或假體美姝，品玉簫於月下，或化形老嫗，倚竹杖於道傍，凡人以言辭戲慢者，多被其殃；以財幣禳求者，復蒙其佑。所得金錢緞帛，皆載歸以爲家庭之奉。如此者數載，仙主生養父母相繼而沒，次年生亦尋卒。其兄撫育諸子，至於成人。

仙主心下無挂，始周遊天下，歷覽名勝，遂以山家爲仙家矣。嘗至諒山地方，見高山路畔，隱約一座浮屠，十分有致。但見千歲松梢，上衝碧漢；數叢蘭若，半倚青岑。庭前野鶴含花，案下巖猴供菓，殘碑苔掩，不知功德之年；古佛塵生，罕見求緣之客。仙主參禪，玩景一回，遂於三松樹下，橫几而坐，撫《彈歌》曰：

孤雲來往兮山岩嶢，幽鳥出入兮林夭喬。花開滿岸兮香飄飄，松鳴萬壑兮聲簫簫。

四顧無人兮覓塵囂，撫彈長嘯兮獨逍遙。吁嗟兮，山林之樂兮何減靈霄。

歌竟，忽聞路外有人唱曰：「三木森庭，坐著好兮女子」；仙主舉目看時，見一人儒巾闊服，騎一匹駿馬，從者數十，前有旄節一柄，乃應聲曰：「重山出路，走來使者吏人。」其人下馬曰：「娘子何方人物，

有此美才？」仙主遙指山中曰：「此處人也。」其人復唱曰：「山人憑一几，莫非仙女臨凡。」仙主復應曰：「文子帶長巾，必是學生侍帳。」其人聽罷，忙深深作揖，擡頭已無人矣。遍尋寺中，不見踪跡。只見木橫倒當道，細認之，有「卯口公主」四字。木傍立一硃標云：「冰馬已走。」從者請其故，公曰：「卯口公主加於木者，柳杏公主也。記冰馬已走者，是待我馮姓起動也。」衆人聞其言，各吐舌稱異。公遂召山莊父老，留行銀以爲重整祇園之費，題詩壹絕句於左廊而去。其詩曰：

叢林寂莫弗人家，忽聽有人山外歌。歌罷遶雲人不見，滿前山色碧嵯峨。

此後，仙主浪行踪於駕霧乘雲，肆逸興於吟風弄月，凡四方名山大川、城省寺刹，無不留題紀勝。後復起繁花之想，返駕東京，常往來長安間，如槐街、報天、橫亭、東津，無日不至，常人莫之測焉。

時馮侍講還自北使，充入鄉曹，吏事紛拏，簿書叢脞終日，甚覺不耐，因想起四牡所經之處，泛洞庭、登黃鶴、飲岳陽、題赤壁，前日何等瀟灑，如今何等煩冗。岑樓子云：「蓑笠西湖榮佩印，桑麻翳野勝封侯〔七〕。」不如且向忙中覓一閒遊也。因帶詩囊，携酒壺，招二個少年朋友，一是吳舉人，一是李秀才，直望西湖散步。

此日正值初夏，天色清明，三人轉過一帶上林，復歷許多孤亭水榭，時聞熏風車陣，將荷香萬斛，撲鼻而來，舉目間已抵西湖岸矣。李喜謂馮曰：「老臺學富五車，才高七步，今逢此良辰好景，能不勃然詩興乎？」馮即吟曰：

各利奔波一片塵，西湖寸步忽閒身。蓬萊方丈皆虛幻，始信仙凡總是人。

吳繼吟曰：

瑩然方寸俗塵無，包括乾坤一畫圖。霽月光風隨洒落，月中何處不西湖。

李亦吟曰：

花迎客店柳迎船，縱目西湖盡醉眠。醒起詩談驚四座，此身應是謫神仙。

馮公聽罷，欣然曰：「吳兄清奇，李兄放逸，二公氣象，大概不同。要之，各極其至，真仙才也。」吳、李曰：「老臺沈鬱，自是大家風範。晚輩效顰，徒取賣水江頭之笑，何敢當仙才過譽乎！雖然廣素云賒，桂枝甚近，姮娥未必不見愛也。」三人相顧大笑，復沿著湖堤而進，縱目遊觀。忽見槐陰深處，露出一座酒樓，屈曲花欄，盡是湘江斑竹。樓前朱匾，寫著「西湖風月」四個大字，門旁草書紅紙兩對聯云：「壺中閒日月，城下小乾坤。」門內紗簾掩映，有一少年紅衣美人，托窗而立，李生前向打恭曰：「此處樓臺，是何所在？」某等足隨興使，誤入蓬瀛，欲借貴莊（八），暫作蘭庭勝會，未審仙家肯容塵俗否？」美人曰：「此名柳娘新店也，諸公既是詩酒韻士，一座何妨。」因命捲起紗窗，三人整衣而入，對坐於南窗下，飲酒閒玩。果然樓中景物，幽雅不凡。簷前鸚鵡聲聲，戲金鬢之女使，瓶內蓮花朵朵，和寶鼎之香煙。幾行粉壁盡新詩，數幅錦屏皆古畫。李生引目觀看不已，俄見東壁有一絕云：

店方門內照明月，時正人旁立土圭。客有三星鈎月帶，惠然一木兩人堤。

顧馮曰：「公識此意乎？」馮佯爲沉吟不曉之狀，李遂將四句語折成十二字云：

店方閒，時正佳。客有心，惠然來。

折罷，乘著酒興，向屏內大聲曰：「主人既有惠來之願，今高朋滿坐，豈無一物見惠乎？」言未畢，已見侍女捧一幅花箋曰：「主人風味酸寒，無以爲贈，敬將菲題奉上，聊爲侑酒之需。儻諸公不吝一揮，亦

遭逢中一佳話也。」李生忙接看之，乃《西湖觀魚》排律，連聲應曰：「敢不從命，敢不從命！」馮接語曰：「既承雅意，當即連吟，但巴下里人，曲卑調鄙，願得陽春一唱，以引之何如？」侍女反步，取出一行云：「西湖別占一壺天。」李卒然吟曰：「縱目乾坤盡豁然。古樹遶莊青冥冥。」馮曰：「金牛闢水綠涓涓。生涯何處數間屋。」吳曰：「活計誰家一隻船。隔竹疏籬聞犬吠。」李曰：「烹茶敗辟透厨煙。輕輕桂棹手中蕩。」馮曰：「短短簑衣身上穿。仿佛洞庭遊范蠡。」吳曰：「依稀碧漢泛張騫。千尋浩蕩諳深淺。」李曰：「四顧微茫迭後先。欸乃往來紅蓼畔。」馮曰：「嘔啞出入白蘆邊。沙中狎戲亡機鷺。」吳曰：「雲外閒看率性鳶。幾曲滄歌聞水國。」李曰：「一雙白眼傲塵喧。交頭對話依荷蓋。」馮曰：「伸手相招戲芡錢。笠放蓮間藏菜嫩。」吳曰：「籃沉梢底養魚鮮。或將淡酒花叢酌。」李曰：「時枕長篙柳影眠。醉後筇筇拋水面。」馮曰：「浴餘校訂曝風前。安華牧子新朋結。」吳曰：「上苑樵夫舊約堅。抱膝徐吾觀蚌勢。」李曰：「探頷笑彼沒龍淵。網疏每避勢途險。」馮曰：「鉤直羞將利餌懸。寒渚夏來猶愛日。」吳曰：「長安冬盡未知年。三公肯把煙霞換。」李曰：「半點寧容俗慮牽。渭水任符文伯卜。」馮曰：「桃源好訪武陵緣。聞鐘乍覺心爲佛。」馮吟尚未絕聲，樓中應聲曰：「得月應知我是仙。」三人齊聲曰：「好結！好結！」正稱賞間，忽見樓外一個漁人，赤脚焦頭，弊襦短葛，手提竹笠，內有三星尾大魚，望斜陽行且歌曰：「我舟中壺酉兮，爾店中星罍兮，誰知占卜道兮。」馮靜聽，莫解其意。李生曰：「莫非此人，有挾君平之術否？」馮心下未定，不意樓中轉出青衣侍女，携酒一壺來遞與漁人。漁人受之，不交一言，懸魚于樓外而去。侍女接入樓內，不半嚮間，已排下季膺鮮鱠矣〔九〕。三人正適嘉餚旨酒之興，早見紅衣美人娉娉婷婷而出，向西壁間倚於坐下，徐啓朱唇曰：「文人辱臨菰室，几席生光，

野味薄殺，權表嘉魚厚意爾。」吳生曰：「搪突華門，無任惶愧。」李生曰：「曩者漁人歌曲，甚爾蹺蹊，不知其中意義，可得聞乎？」美人曰：「這此狂歌，有何難解？言『壺酉』者，增彼壺中乾酒也。言『星罌』者，謂我罌中無魚也。至占卜之言，無非寓易意爾。」三人聞言嘆曰：「娘子無乃天上人乎？何其靈心慧性，高出尋常乃爾也。」美人曰：「諸公胸藏錦繡，口噴珠璣，足可驚動鬼神矣。頃因構得一對，復請教大方。」三人聽之，乃是：「三魚鱸膾，樓前會眾款三人。」

馮公看完，正倚窗索興，遙見湖上湧出一輪明月，因應曰：「兩個竹筵，湖上延朋看兩月。」李生見馮先對，技癢才情，復向美人朗誦曰：「一月色澄明，興此只堪成一對。」仙主見他狂放，莞爾答曰：「三千塵寰隔，望之想已幸三生。」說罷，向三人打一萬福，轉身屏後去了。三人乘著月色，收拾而回。

數月重訪舊遊，至則湖水茫茫，樓臺不在。但聞晚蟬一部，噪於槐樹上而已。三人依槐陰席草而坐，忽見樹間有兩行篆字云：

雲作衣裳風作車，朝遊兜率暮煙霞。世人欲識吾名姓，壹大山人玉簪花。

李生曰：「玩此詩意，氣格不凡。我等前日之遊，必與天仙相遇，真可幸也。」馮公連連點頭，因將昔年奉使山中所見之事，說與二生。吳生喟然曰（二〇）：「老臺前日詩句，以神仙爲虛幻之事。今番此遇，始信羅什、僧孺之事，果非虛傳也。」各怏怏而去。

再說仙主既離西湖，復駕乂安朔鄉焉。朔鄉之東，有一帶桃林。碧山襟其南，清溪帶其北，絕有仁智之趣。更遇仲春，樹樹桃花，發得精神可愛。仙主遂於樹陰，拂一塊白石閑坐。左顧右盼，見溪中落花依水，水綠花紅，蕩漾相映，不減桃源勝景，所欠者漁郎問津耳。因步至溪邊，撲花而戲，不覺烏落鳥

啼，已將晚矣。忽見山脚一少年書生，神凝體秀，玉潤冰清，袖藏墳典之書，胸滿經綸之學，直投西村而往。仙主暗喜，遙謂生曰：「妾因踏青看花，遠來迷路，君家何處？借宿一宵，願勿執魯男子之所偏，惟效和聖人之自信，則妾不勝頂戴也。」這少年疑是懷春遊女，佯爲不聞，趨而去之。原來此生乃仙主前日之配偶也，只因亡於愁鬱，復托生於此。年纔弱冠，志邁常人。有倚馬之才，有擲菓之貌。不幸椿萱雙謝，棠棣孤開，家室未諧，貧寒徹骨。此日肄業席散而歸，恰與仙主相遇。但生嚴於女戒，不省生前，故確然見拒耳。他日復出，見當道桃樹一幅華箋，有詩一律曰：

艷質天然不假栽，芳心貞守幾年來。豈容塵俗等閒見，直待春君次第開。

素女相知長我照，風姨傳信爲誰媒？早知流水無情戀，莫遣飛紅逐客杯。

看畢，復起憐才之念，慨然嘆曰：「筆力停勻，詩辭香艷，不意世間有如此才女！雖易安復生，淑真再世，亦未知其優劣也。」遂於詩左，復賡一律曰：

昨見瑤池殿外栽，如何仙種落塵來？滿前凡草閒無語，獨傍幽蘭空自開。

玄管風光應取笑，朱門狂浪敢通媒？相逢林下增惆悵，欲醉羅浮一酒杯。

題罷，身如夢境，心似懸旌，欲往林裏相尋，又恐失於造次，只得坐在樹下，傍徨顧望。直至天色傍晚，方勉強言歸。時春雨淋漓，一連數日，生愈增悵恨，因綴成一詞，以寫幽懷云：

才何佳，情何好，一片才情撩客惱。客惱幾時消，相尋不怕遙。風忽起，雨忽至，深嗟咫尺成千

里。雨伯風姨太薄情，春愁寥寂戶常扃。幾回夢遶桃源裏，欲把千金買一晴。右調《風雨恨》

次日，和風飛柳絮，暖氣拂遊絲，果開得一天曙色。生行且想曰：「我之前詩，必爲風雨所敗，不知曾得

美人一賞鑒否？」比至，則桃花依舊，墨迹宛新，惟玉人不知何處耳。復將前詩讀過一遍，對詩快悵，若難爲情，再題一首云：

萬種相思慎日栽，尋芳忍負此番來。數行錦字人如在，一陣春風花正開。

垂顧重蒙君有意，牽期惜恨我無媒。吁嗟奇遇成烏有，愁海茫茫陬渡杯。

題完，遙聞林中有聲曰：「君子復至此乎？」生見是仙主，喜出望外，向前施禮曰：「前蒙青眼，深感盛心，自念荒疏，不堪仰附。詎意諄諄不棄，辱練鍾情，雖曹子之遇江妃，鄭生之逢溪女，亦足以仿佛其萬一也。是以不慚形穢，妄自續貂，抱春悶以空回，悵芳塵之未挹，自念寒儒福薄，貧士緣慳。今日幸得重逢，不知何修至此也。」仙主於石上請生就坐，曰：「妾縣傍之官家女也。怙恃雙亡，門庭冷落。欲效十年之待字，深虞多露之見欺。昨者泯迹繁花，移居林內，見君翻翻吉士，洒洒真儒，故動起標梅之思。」自冒投桃之恥。倘君子不嫌聲迹，許結絲蘿，安知不是三生香火姻緣也？」生大喜，曰：「多謝垂憐，容求作伐。」仙主笑曰：「丈夫行事，何必若是其執也？夫文君識貨，而談者皆羨其行權；紅拂愛才，而後世不疵其越禮。妾之與君，上無父母之可告，下無親戚之可懷，知己相逢，一言爲禮，奚求蹇修爲哉？」復吟曰：

千樹桃花後度栽，劉郎何幸又重來？百年緣債還收拾，萬斛幽愁盡擺開。

誰謂赤繩徒浪語，應知紅葉是戶媒。藁砧自古多前定，莫怨天庭墮玉杯。

生曰：「『天庭玉杯』是何說話？」仙主曰：「後日便知，不必問也。」生遂續吟曰：「藍壁何緣敢種栽，喜逢佳偶自天來。昔年秋夜銀橋隔，今日春闌玉鎖開。」

昌世已符飛鳳卜，語冰不假令狐媒。寒儒遙報將何以，願把新詩當謝杯。

詩成，二人緩步而歸。至家望月訂盟，朝天拜謝，遂成琴瑟之樂。起居出入，相敬如賓。生自此在春閨之時多，遊雪門之日少。一夕，仙主夜織未罷，見生帶月而歸，因設坐庭前，焚香對飲。生四顧良久，帶酒言曰：「秋色澄明，月輪瑩徹，二十八宿分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仙主見生放蕩，常欲勉正，因生之言，遂以二十八宿疊成一律曰：

「女」顏誰「謂」遠書「房」，「畢」把「危」心「定」主「張」。鄰「軫」室「虛」分「壁」焰，月「低」昂「角」借「樓」光。「柳」文「星」炳須「參」究，「箕」傳「牛」毛要「井」詳。「觜」吐「奎」翰爭「鬼」斗，禹門「翼」尾「趨」陽「亢」。

生見詩，知有諷已勤學之意，即倒和曰：

吞「牛」掘「井」志方「亢」，「箕」授「參」傳已「畢」詳。「斗」室「壁」題鸞「鬼」膽，「危」樓「奎」咏動「星」光。「角」才誰「謂」低「唐」柳，「翼」卯多「心」尾「漢」張。素「女」清「虛」應「軫」我，桂枝月「觜」送文「房」。

仙主得詩，謂生曰：「夫所謂儒者，窮經致用，學古入官，始雖文翰而進身，終則經綸而濟世。若徒爭奇鬥艷以爲才，尋章摘句以爲能，而欲竊儒之名，不亦遠乎？」生再三致謝，曰：「小生少負微才，失於狂放，今承金誨，銘刻在心，不敢更蹈前非矣。」仙主聞生之言，歡慰不勝。夫妻再閒談往事，直至月落斗斜，方纔就寢。歲餘生得一子，穎悟非常。生喜其萬事已足，學業日增。明年，一舉連捷，官居翰苑，衙靜吏稀，終日與仙主唱酬，曲盡人間之樂。

一夕殘冬，寒威相逼。二人擁爐倚火，仙主潸然下淚。生驚問其故，仙主顰眉曰：「妾非凡間之女，乃上界之仙。只因誤墮玉杯，暫遭謫譴，與君作合，誠匪偶然。曾諧宿世之芥針，再執此生之箕箒。今謫期已滿，復命霄庭，念君子之枕席誰供，憐妾兒之幼冲何恃？悲歡常事，離合由天。雖淚洒紅冰，愁生白髮，亦何益乎？」生愕然失色曰：「仙凡懸隔，幸得聯姻，夫婦綱常，豈堪渺忽！今甫契尋芳之約，忍寒同穴之盟？桂落中天，花殘上苑，何其締合易而分散不難也？」仙主曰：「事君有年，豈不相諒！妾非貪縈微之樂，而忘荆布之恩；非重蓬閨之遊，而輕糟糠之誼。但恨歸期已促，難可少留，亦事出無奈耳！」生聞言悽愴可掬，淚眼交流。三更末，仙主迎兒與生前拜爲別，執生之手，似有不忍相捨之狀。俄而鸞車玉佩之聲，漸逼門外，復勸解數語而去。生急欲挽之，只見香風頻來，祥雲四合，已失所在矣。生昏悶移時，自是公務荒疏，形容銷瘦。但有月照疏簾，風吹寒帳，遊燕雙飛巢舊壘，征鴻獨叫渡蕭關，則強起憑欄，寄情紙筆，哀怨之辭，不能盡見，惟留數行，一篇云：

書齋盡日掩柴扉，獨掩柴扉暗淚垂。垂淚十行斑似竹，哀腸百結亂如絲。
寒儒自古多憂患，落魄嗟予更可悲。徒壁龍鍾何所倚，出門潦倒誰相知。
誰知一見蒙相愛，萍水藍橋如有待。反側何須夢好逑，團圓想已酬緣債。
慇懃林下對花談，嚇囑庭前朝月拜。願爲年年並葉連，願爲劫劫同心帶。
同心並蒂矢無他，一旦分離將奈何？炊臼徘徊鸞客夢，鼓盆慷慨吐莊歌。
雲收雨散巫山瘦，橋斷烏飛銀漢斜。愛海無端成悵海，恩波何事起愁波。
愁波悵海應難涸，恩愛已隨霜葉薄。錦帳香銷重慘悽，柱臺影去長寥寞。

水流南澗藻空生，風動西垣花自落。安得琴弦再續鸞，焉得華表重來鶴？
 離鸞別鶴何淒涼，永念伊人枉斷腸。桃水自深情自淺，柳條偏短恨偏長。
 長卿渴病應難瘳，奉倩癡心祇自傷。昔日庭前祈禱處，而今惟有月茫茫。
 茫茫月色如前度，月色不知人思苦。早識仙人易別離，當初莫入天台路。
 天台路隔幾千重，前度劉郎那得通？何日再伸平日約，今生已負死生同。
 齊眉行義高山仰，結髮恩情逝水東。海誓山盟無覓處，可憐好事轉頭空。
 轉頭不覺光陰換，綠暗紅稀春又晚。燕子傷心舞不成，鶯兒惜景歌如怨。
 誰家梅笛弄黃昏，何處玉簫吹夜半。況復深秋滯雨時，隔岸寒砧聲續斷。
 寒砧隔岸搗深秋，不搗秋深搗客愁。獨坐殘燈常作伴，失眠長漏久爲仇。
 半瓊冷淡紅塵鎖，孤枕淒涼白雪浮。已矣佳人難再得，北堂惟有樹忘憂。

此後，生纏身病骨，懶於宦情。嘗自嘆曰：「凡人之求仕者，或爲國則以輔世長民爲志，或爲家則以仰事俯育爲圖，今我既乏經濟之才，又無親眷之累，豈能爲一身哺啜，久縻於名利之場乎？」遂上乞骸一本，謝事歸鄉，築居桃林舊處，終身不娶，教子成名，惟托興煙霞，放情詩酒而已。

卻說仙主對天帝曰：「五紀之期，已完公案。三生之想，獨絆私心。惟願陟降無常，遨遊自在，庶得覓塵寰舊遊也。」帝許之。仙主乃帶桂、柿二娘，直指清華庸葛地方，騰空而下。這地方山嶺秀麗，花草清幽，玉井鍾靈，湧出陰陽之水；雲衢有蕩，通來南北之人。仙主每於此處，大顯福善禍淫手段，方民震懼，相率祠而奉之。

景治年間，朝廷聞知，遽命羽林衛士，方外法人，大爲勦除之舉。此時象馬喧闐，鼓鐘振動。有張弓，有發炮，聲似雷霆。或擲印，或飛符，勢如風雨。霎時間，山川變色，鳥獸驚惶，竟將一座靈祠，成灰燼矣。誰知王威誠大，仙法更神。數月之後，疫染一方，殃遺六畜，比前日十分猖獗。鄉民愈不能堪，結壇致禱。忽然衆人叢裏躍出一人，跳坐三層壇上，厲聲曰：「我乃上天仙女，顯聖凡間，汝能請命朝廷，重新我廟，我當除災降福，轉禍爲祥，否則使汝一方，終無噍類矣！」鄉人如神降所言，詣闕叩訴。朝廷靈異其事，即命重創廟宇於庸葛山中，敕封禡黃公主。方民祈禳者，輒報應如響。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護之功，加贈「制勝和妙大王」，榮列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以介景福云。

【校勘記】

- 〔一〕「風俗質而厚」，「厚」原作「龐」，據Vhv. 1487本改。
- 〔二〕「當面錯過」，「錯」原作「措」，據Vhv. 1487本改。
- 〔三〕「太公應手而倒」，「倒」本作「到」，據Vhv. 1487本改。
- 〔四〕「此行必被謫矣」，「謫」原作「滴」，據Vhv. 1487本改。
- 〔五〕「乾坤增鬱燠」，「增」下原有「著」字，據Vhv. 1487本刪。
- 〔六〕「桌前器皿」，「桌」原作「卓」，據Vhv. 1487本改。
- 〔七〕「桑麻翳野勝封侯」，「侯」原作「候」，據Vhv. 1487本改。

〔八〕「欲借貴莊」，「莊」原作「床」，據文意改。VHv. 1487 本作「粧」。

〔九〕「已排下季膺鮮鱸」，「季」原作「李」，據文意改。

〔一〇〕「吳生喟然曰」，「喟」原作「謂」，據文意改。

〔一一〕「故動起標梅之思」，「梅」原作「枚」，據文意改。

〔一二〕「今日春闈玉鎖開」，「闈」原作「園」，據文意改。

安邑烈女錄

文江段紅霞女子著

家兄雪庵淡如甫批評

皇朝永盛年間，有一少年進士，丁其姓，完其名，自號默齋，乃又安安邑人也。公幼失怙恃，終鮮兄弟。幾冠而議桃夭，爭奈蛇虺屢徵，熊羆欠夢，復納守相家女阮氏亞室焉。這阮氏姿容閒雅，舉止端莊，精針線，長翰墨，技藝之多，一時獨步。暨于歸，果能以正處已，以禮事夫。公愛而敬之，每遇退食之暇，輒與夫人閑論忠臣烈女，聯吟白雪陽春。酬唱之間，備見於《關雅和鳴集》，不暇贅引記。

一日，公春睡宴起，夫人吟《脫簪》一律以正之。其詞曰：

日出端非月出光，良人獨自倚仙牀。周公未遇關心切，湘水何方去路長。

燕逸倘忘今職業，雞鳴忍聽古詩章。阿誰添滴銅龍水，免使三晨悔管郎。

公覽詩嘆曰：「措詞柔婉，寓意深長，古稱姜后、徐妃，當避出一頭地矣。」遽召夫人，改容致謝。自此握髮吐哺，盱食宵衣，在官僚者，咸以勤幹稱。

至乙未年，朝廷選使臣，結好鄰國，羣臣以公應命焉。公謝旨回院，謂夫人曰：「我生黎朝，受黎朝

官爵，食黎朝廩祿，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倘能不辱君命，亦不負我初來志也。獨憐汝羸羸弱質，寂寂孤房，守貞心於雪枕霜衾，寄幽悵於春花秋月，想此時節，何能爲情？此我之以眷眷於汝而不忍釋懷也。」夫人聞言，良久掩淚曰：「原隰勤勞，桑蓬氣概，此大丈夫本事，妾非惟不短，亦不敢言也。至如黛殘粉倦，綠慘紅愁，妾之此身亦何足算。所慮者以金玉之姿，冒嚴凝之地，登山涉水，沐雨櫛風，旅次蕭條，行塵勞頓，此時天各一方，寧能使妾鐵石其肝腸乎！」言罷，淚如雨下。公再三安慰，竟憂心惓惓，染成一病。公亦爲之慘然，第以王事在身，每懷靡及，終付之無可奈何。至期，百官撤祖，全家送至呂璵驛仍駐，夫人持曲水杯，贈詩一首云：

一錢長亭萬里心，青春易擲隔分陰。皇華賦就楊鞭去，折柳詩成掩淚吟。

北國觀光酬志大，南天陟嶺擁愁深。如何覓得迷丹藥，一醒悠然聽好音。

公見其惋戚，復賡原韻，以慰之云：

化離世事勿關心，月有清光亦有陰。怯病牽情須強食，含情觸景莫悲吟。

謾言士德糟糠薄，重感君恩滄海深。此去粗酬身事了，三秋琴瑟整同音。

詩成，公解羅衣贈之。明日，整頓登程，舉家含淚拜別。公欣然上馬，若不以閨闈介意，輕裘肥馬，其去如雲，後擁前呼，其從如水。家人伫立以送，皆曰：「壯哉！此行也。」獨夫人翻然如醉，侍女扶之上轎，至家幾不起。夫人姐妹及公之親屬，都來慰解，方始勉強加餐，偷閒消遣。但所不能堪者，年光迅速，時令換新，每遇雨打杏花，烟含橘柚，是斷腸時也。或聽草蟲晚噪，春鳥晨啼，是消魂候也。觸景而漣漣楚雨，芳艷爲之暗消；傷心而落落秦雲，豐度爲之頓改。對月則長吁短嘆，臨風則愁唱悲吟。凡

所作詩章，無慮三十餘首，姑述詩一律，歌一闕，行一篇，略見志爾。

《感懷詩》曰：

僕痛難復陟高崗，獨處幽房斷盡腸。嗟我孤衿惟對月，憐他隻雁自鳴霜。
漫題錦字情誰訴，特把羅衣意倍傷。四牡如今何處住，洞庭秋色接山光。

《北風歌》曰：

北風何淒淒，君子于役兮，不知其期，我心之憂兮，怒如調飢。昔君之行色兮，車馬駢駢，
今君之家鄉兮，風景依依。昔我之送君兮，飲餞吟詩；今我之思君兮，遵墳伐枚。春日思君兮，感
桃柳之芳菲；夏日思君兮，傷燕子之喃呢。睹秋月而思君兮，念姮娥之孤栖；見冬梅而思君兮，
拚姑射之低迷。無物不思兮，由砧藁之睽離；何日不憂兮，如絺綌之淒其。嗚呼！何日觀止兮，
我心則夷。

《征車行》曰：

征車何日大刀頭，不敢凝妝上翠樓。楊柳垂絲牽舊恨，黃鶯拋杼織新愁。
新愁舊恨憑誰訴，惟有夢魂得相遇。別後尋思不是真，冷侵綃帳何良苦。
起來風雨入欄杆，想起幽州五月寒。五月猶然寒剪剪，三冬無那雪漫漫。
幾曲胡笳心故國，數聲羌笛客間關。間關天碧黃沙滿，多少征人鐵作肝。
冉冉征人車不歇，孤愁萬里行人絕。我憂惟有明月知，我心堪與丁香結。
可憐姮娥夜夜心，可憐昌黎團團月。團團明月伴客程，不見桃園無恨情。

情中尚憶離魂驛，別復猶驚唱鳳城。既出鳳城驛，更思舊室耀宵行。別來一日三秋想，真是三秋百感生。百感攻心何日盡，征人聿至舒吾恨。舒吾恨者征人還，非是喜得封侯印。

且說公自過關之後，與同幹官遇水泛桃花之浪，登程垂楊柳之鞭。所歷城省郡縣，寶剎名山，無不留咏。時或分韻，而知郊、島之飢寒；時或品題，而辨賀、白之仙鬼。歌詩詞曲，見於《皇華詩集》者〔二〕，多至百餘篇。凡駟駱所經之處，一切翰苑名公，山林詞客，索詩求文者，往來不絕。見公文翰沉鬱，彷彿少陵；豐采清奇，頡頏衛玠。空谷之思，至形於篇什。有曰：「他時海國揚帆去，重睹豐姿有幾年？」又曰：「握手面談獨恨少，懷君君亦且懷吾。」如此之類，不能盡記。一日，公至杭州，見山伯、英臺二冢，心有感焉，漫然題曰：

手拂新苔認舊碑，吁嗟大義世間希。雪門受業堅交契，花下締盟約唱隨。

任歷風波心不轉，若開名教死奚辭。香魂一對今何在？時見雙雙燕子飛。

將近燕京，時值冬令告至，朔風凜凜，瑞雪飄飄。寒色怯霸橋之驢，冷氣擁藍關之馬。公氣質孱薄，兼以夙行晚歇，車驟馬馳，觸此栗冽之天，不覺風花抱恙，門子隨人亦相繼奄忽。公大加傷感，病勢增劇，東道官欲求少歇，奈彼慮牽使命，催促行程。行至荒林，但見紅日沉西，碧煙四合，欲急尋驛館，已無及矣。公露過一宿，不勝苦楚。至京，病轉沉重。時臘月晦日，公謂一隨人曰：「我夢上帝召我草一大筆，病必不起。我生於科甲，死於使命。生死俱無恨，但不能終王事爲歉耳。」是夕，公卒於燕京之公館。同幹官與司賓官衿歛成禮。北朝康熙皇帝，諭祭以少牢之禮。事畢，靈車南返。朝廷憐其終於國事，加

贈刑曹左侍郎。

聞訃音日，夫人迷而醒者數次。欲尋白盡，親屬防之加密，沒奈何，始戚服禮葬，撰一道祭文以挽之曰：

嗚呼夫子，邦之桀兮，人間瑞氣，天上麟兒。謹行慎言兮，德音不爽。薰香摘艷兮，文字出奇。早擢危科，仕途歷踐。欽將成命，周道倭遲。獨行曠野兮，不日不月。孤身異域兮，載渴載飢。仗蘇旄而北指，望魏闕以南思。抑齋忠貞兮，今何讓，毅齋勳績兮，古可追。奈之何！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忍使埋玉樹於地中，我腸披裂；折駕羣於雪夜，我心傷悲。噫嘻！噫嘻！故鄉迢遞，詩魂飄飛，此我之不能忘情乎！而昔君之往矣兮，贈我衣，今君之來斯兮，不我知。昔君之與我兮，旦夕不離；今君之與我兮，會合無期。吁嗟乎！百年長夜，天實爲之。尤可痛恨者，伏侍無人，舉目悠悠燕客；湯藥誰主，滿前咻咻吳姬。萬里長途兮，車檻檻，單衿孤館兮，雪霏霏。致淹淹而不起，奄忽忽乎無歸。安得斷絃再續，落月重輝，使我平生之約兮，不違。已矣乎！水流莫返，花落難移。蕉葉雨和兮，夢殘三峽；長天雲瑣兮，望斷九疑。絳帳淒涼兮，無琴瑟，洞房寂滅兮，有伊威。紫極杳茫，君今何往？青松黯淡，若將疇依。想君之生前正直，死後有知，何不叩我以半面，接我以一辭。倘若陰陽路隔，難稱我私，請攘微命，庶得相隨。寸心無盡，君其鑑之！

祭畢，家人見辭頗不諱，特來勸解曰：「夫人平昔素以聰慧稱，而今何苦執迷乃耳！蓋夫婦雖云大道，而陰陽實係殊途。故雖甘墜樓之節，未必相從，深懷成石之思，祇爲無益爾。況使君志酬裹革，職盡匪躬，夫人奚必瘦柳殘梅，沉珠碎玉，恐非使君平昔之意也。」夫人墜淚曰：「未死人非敢沽斷臂剔目

之美名，市投井磨簪之高節。但以春歸花謝，心死形存，不復知有人間矣！」家人見言不解，無刻敢離。

一日，夫人燃燈而坐。時正深秋，金風大起，琤琤鐵馬，唧唧壁蛩，寒砧搗梁婦之心，明月照玉生之淚，感心觸目，無處不牽愁也。夫人倍加悽慘，伏几而哭，迷然沉困。見一人方巾博帶，自遠漸近。夫人忙欲迴避，熟視之，乃公也。夫人喜迎而泣曰：「自隔蕭關，動淹四載，悲哀血淚，別枕幾浮。零落夢魂，無處不尋君也，而君乃戛然莫我肯顧。若謂人間天上，兩地相懸，何舜妃有相見之期，而祝女有來迎之日，想君於妾，殊覺薄情。」公蹙然曰：「我自身歸帝鄉，日視筆硯，天曹事冗，不遑相訪。繾綣之心，豈有昔是而今非乎？」夫人請公就席，披豁積懷，公撫慰之曰：「旦暮死生，古今常理。悲歡聚散，世事循環。韋玉蕭有再合之緣，楊太真有他生之約。汝不必絃悲別鶴，鏡泣孤鸞，聚首之期，目前可卜矣。」言罷，一陣清風，竟失公所在。夫人慟哭而覺，使侍女觀天。但見霧色朦朧，月光暗淡，已將曙矣。夫人自此更切遺世之想，然未得其便。至練祭，家人事忙，夫人於房中裂所贈衣自縊。及覺，已無氣矣。舉家哀感，備禮合葬。事聞朝廷，特命創立祠宇，旌表其門，門額寫「貞烈夫人祠」五個金字，惠給祭田，四時享祭。鄉人祈禱者，稔有靈應。

數年後，有一姓何者，季秋赴省，停鞭於旁村之酒店。時金風薦爽，晚菊吐香，生動了山水豪興，因喚一小童，携酒散步，領略秋光。不覺行過數里，將抵祠外，見樹木不甚陰森，景致十分幽爽，朱門掩映，金字輝煌。生心知爲烈女祠，蹇裳直入，竟向祠廡間碑前坐下。且酌且讀，酌乾一壺酒，讀盡幾行文，方備知原脚，雄逞詩才，遂援筆題一律于壁云：

少年有幸仕逢時，滿腹文章可致君。玉綈銜來馳北駱，羅衣遺下質南身。

雪侵使驛迷金節，春鎖香閨墜翠巾。平昔勳名何處見，忠魂落得配佳人。

題罷，乘酒回寓。月色玄暮矣，和衣就寢。寒風倏來，見一綠衣女使前致辭云：「奉夫人鈞旨，辱請先生。」生茫笑曰：「他鄉旅次，素昧平生，不知卿家夫人喚我做甚？」女使曰：「先生休怪，隨我便知。」言竟導之而往。俄至所，珠樓碧戶，畫棟飛甍。生惶遽鞠躬而入，歷三四重門，見琉璃殿，內鋪著七寶床，床上端坐一位夫人，頭戴金鳳釵，身披錦龍襖。生嘗知來歷，拱立殿外，但俯首而已。遙聞殿上一聲：「賜坐！」早見前綠衣使引生，殿左右設錦墩一襲。生整衣就坐，初供清茶琥珀盃，繼獻芙蓉瑋匣。生啓而啜之，忽聞夫人宣聲言曰：「先生壁前詩句，豐韻不凡。領頌數聯，鋪叙略當。至尾一聯乃曰：『平昔勳名何處見，忠魂落得配佳人。』得無以少年孟浪而唐突前輩乎？夫使君以科甲之身，應皇華之選，始之生也才幹，終之死也忠義，始終一節，生死俱榮。然其故國鹿陲，他鄉蟻夢者，緣是使君於北地有個香火前程，爾豈以我之死，而伴享爲耀乎？請爲先生談之。」

夫君子之道，端乎夫婦，而國家之御，刑于寡妻。故三百之有《關雎》，二典之美釐降，良有以也。蓋以心先正則人始可化，身既修則家後可齊。是以盧訥陟方，而湘竹淚痕留芳萬古；徐州奄沒，而燕樓清節佳話千秋。凡此未有不自身修家齊致者，尚論君子，何嘗以內嬖取笑哉！若其溺情一笑，而畫京兆之眉；受敬四畏，而落龍丘之杖，則嗃嗃嘻嘻，閨園自己無法，將欲以貞節望人，其奚能乎？想使君之在平昔時，治己之方，以禮以敬；待人之道，有惠有恩。故凡聞使君之訃音者，莫不停西路之行，墮峴山之淚，奚獨一妾乃爾哉！方其尊駕在北也，使君之旅識者有奠之曰：『人孰不生？生於科目，其生也榮；人孰不死，死於國事，其死猶生。』夫以異域之士，而猶爲使君一太息如此，況國人乎！及其靈輓還南也，使君之契友者，有挽之

曰「三」：『吁嗟！吁嗟！天意如何，想尊公之致是。將風土然耶？抑氣數然耶？』夫以同憲之人，尚爲使君一斷腸若是，矧家人乎？是則我之爲使君者，非獨重其恩情也，實感其忠義也。妾之心迹，先生其明之！』何生聞言，猛然有覺，忙欠身致謝曰：『小生山水閒遊，詩酒遣興，醉後信筆，冒瀆尊靈，負過深重矣。尚願復賡原韻，以雪妄言之咎，可乎？』夫人曰：『諾。』生遂換取袖中四寶題曰：『北路馳驅遠北時，思家一度九思君。』題完二句，忽聞殿外黃衣女子稟曰：『上帝有旨宣召娘娘，法駕在外矣。』夫人急趨下殿，回顧生曰：『先生目下發達，須自慎言，口裏春秋，從今再不可妄矣。重和佳章，容來日領教。』生恭身離席，連聲唯唯。已而祥雲靄靄，瑞氣騰騰，夫人向門外去。生急尾之，則店雞已頻唱矣。翻身覺醒，乃羅浮一夢。遂起身梳洗，復至祠所，續夢中未完之詩云：

騏蹄半蹶皇華路，狐首仍纏外闕身。墜玉端非傷衽席，贈衣原是憶綦巾。千秋忠義雙魂在，愧殺當時薄幸人。

總評

誰謂婦人難化？嘆世間秉德薄倖何多？默齋若匪善齊家，夫人怠旨捐生者。半生契闊，命之奈何？一雙忠義，名垂不磨，悠悠萬古長香火。

【校勘記】

- 〔一〕「見於《皇華詩集》者」，「華」原作「花」，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正字。
- 〔二〕「請爲先生談之」，「先生」原作「先先」，據 Vhv. 1487 本改。
- 〔三〕「有挽之曰」，「挽」原作「晚」，據文意改。

碧溝奇遇記

昇龍城西南碧溝坊，昇龍城乃我皇朝所都之地，此地有濃山一頂，頂上作敬天樓。昔有乘龍自此升天，故曰昇龍城。其碧溝坊今屬城都奉天府廣德縣。有金龜一堆，在國子監之右。旁有一池，形如鳳翼，人呼爲鳳池，今號爲秀淵湖。山水縈周，草木疏茂，曠歲彌年，未有人烟之迹。洪德年間，黎聖宗年號。有一書生，姓陳名淵，字尤班，家世朴茂，素好詩禮。其父爲令，頗有陰德。晚始生淵，天資秀異，神性聰明。周歲喜書，六歲曉詩律，父母重愛，以爲奇童。既十歲，受業於梁先生，始於堆間討茅結廬，爲僻居讀書之所。年十五，嚴慈雙逝，家計單寒，取給於人。然手不釋卷，思以學成父志。尤長詩歌，下筆成篇，文不加點。常有詩云：

男兒胆氣更文章，要使才猷動帝王。
書劍功名驚地軸，茅苴事業破天荒。
手提玉簡三千里，坐擁金錢十二行。
身到汾陽無礙處，百花叢裏醉壺觴。

時生年少任俠，日常携友散步，訪古尋幽，題花咏月。園亭寺觀，觸景便吟；短什長篇（二），不能盡述。姑叙其所題金龜堆詩一律云：

一脊茅簷宛水山，渾敦鑿後幾千年〔二〕。鳳池浮上文章甲，碧水撐回道學淵。堯世剩留遊沼迹，洛濱如在負書間。青雲此是將來路，安向尋常七十鑽。

咏珥河詩云：

汪汪四匯接西涯，派入龍編玉抱回。晴月冰天明翼軫，微風波影動樓臺。利名帆棹千年會，朝貢舟航萬里來。好向鯨沉戈洗日，滿船絲竹載霞杯。

咏西湖詩云：

間出瀟蘇玉鏡浮，盈眸風景似杭州。南城連帶重波帖，秋水長天一色鋪。狐迹寥無間水鷺，虎妖因斷宛金牛。平章分付騷人筆，寫出皇都第一洲。

凡經過品題，鮮能和者，人呼以爲詩將。但神仙一事，素所不信。嘗斥之以詩云：

流水浮雲兩渺茫，不知何處是仙鄉。虛傳蓬島乾坤別，浪說桃源日月長。楚館薄祠還幻夢，天台洛浦總荒唐。當年秦漢成何事，孤冢寒陵只夕陽。

甲辰年，玉壺寺尼姓吳者設無遮大會，時天下太平，又值賞春佳節，京城田野，觀者四出。生亦儒冠士服，逐伴作少年遊。直抵會間，間綠穿紅，經過一遍，停足於綠陰之樹。忽見飄下一紅葉，背有朱書細楷數行，生拾而觀之，乃一詩也。但雲篆依稀，不能盡曉，只於首尾念得四句云：

柳綠桃紅三月天，青鸞飛下梵花邊。藍橋路外人如蟻，誰識神仙在眼前？

生看了驚異嘆曰：「我素名詩將，逢敵便戰。這詩制自何人，鳴怪在我前？恨不得與他半面，辨了一辨。」仍發願曰：「如來有靈，還當主張這事，把的紅葉，倒作媒人可也。」方想願間，俄聞香風馥郁，

迎鼻而來。生擡頭一顧，見一簇紅衣五六人，從寺中出，逍遙於鞦韆樹下。韶顏穉齒，皆國色。中有一人，年可十七八，眉分柳葉，臉映桃花，顏色俱佳，服裝絕整。生纔顧盼，則玉骨冰肌，真個傾國傾城之貌。自是色動神搖，一點芳情，都在美人身上。女見生有顧戀之意，亦以秋波頻送，若相憐之狀。生暗喜，趨前揖曰：「去打鞦韆，偶因失驟，誤觸芳顏，幸勿以衝撞見罪。」女歛容答曰：「祇園廣大，豈以一誤罪人？」生見其怡色雅詞，即應口曰：「祇園廣大，願開方便之門。」女見生語意頗傲，徐啓朱唇曰：「覺海慈悲，不渡癡迷之鬼。」生曰：「無遮好會，更多人我輸王。」女曰：「自在法身，豈作風花教主。」生曰：「菩提樹，不知何處下栽？」女曰：「般若花，只在有緣上去。」女微笑曰：「灼灼曇花，豈意更遭蝴蝶鬧。」生曰：「深深釋苑，定知今許鳳凰棲。」兩個對話，不覺斜日含山，遊人各散。女亦輕移蓮步，帶意含羞，背寺而出。生尾之，至廣文亭，行且吟曰：「月下精神何處現？」女顧續曰：「眼前色相本來空。」言訖不見。生素重風情，又有膽氣，亦不甚訝。但曰：「妖耶？鬼耶？豈其夢耶？」因於是夜點燈獨坐，竟夕不寐。爰製《憶秦娥》詞一闕與《懷春十咏》，以寄幽思云：

巧樣妝，這嬌娘，現是觀音幻道場。若教鐵石挂肚牽腸，書房好伴清光，人間萬願總尋常。何時與會？明月西廂。

其壹

楊柳隨風到上方，天間吹下粉脂王。疏疏山掃青眉淡，擾擾雲收翠鬢長。顏貌也應登紫閣，風流只合配才郎。何當寂寞書窗夕，留伴清光四寶房。

其二

書齋歸去憶花神，百媚千嬌記未真。
袖拂絳紗籠雪腕，步移苔砌露湘裙。
可嗤癡月癡花客，更遇傾城傾國人。
沒個紅娘吹信律，西廂何處再逢春？

其三

花顏怪見幻毛嬙，巧爲青年送斷腸。
無故乍逢還乍別，教人如醉又如狂。
尋芳路阻三春樹，傷遇胸填百感漿。
夜靜更殘人獨立，月移花影過東牆。

其四

黃昏何處銜金蓮？方丈空餘柳鎖煙。
玉佩瑤簪人去矣，鏡花冰月思茫然。
戀深癡想紛如縷，愁重剛腸軟似綿。
月下歸來誰與語，孤燈挑盡未成眠。

其五

人生難遇者嬋娟，安得黃金換夙緣？
淨境無端空墮玉，塵心自信未能禪。
癡魂此夜牽襟畔，好愛何時並枕邊。
風伯若知吟思苦，穿花吹到美人前。

其六

留春無奈去匆匆，回看遭逢一夢中。
怨景有懷傷懶蝶，芳心無使托征鴻。
良霄寂寞孤燈月，秋夜淒涼半枕風。
默默幾回詩想罷，參橫猶自倚吟窗。

其七

誰知月下遇傾城，贏得慵癡別後情。
浮世縱能諧夙願，此緣誓不負今生。
別時誨未詢鄉曲，去處疑猶嚮佩瓊。
月落閑愁霄不寐，暮朝況復杜鵑聲。

其八

人間便有這妖嬈，月下花前影亦嬌。
見面從今成惱漢，遣懷無趣度良霄。
可憐五夜愁縈枕，不覺三分瘦到腰。
何日姮娥偏愛我，登天一路指星橋。

其九

東風何事故參差？吹起雲來又放歸。
不管鶯忙煙底樹，空留鵲怨月中枝。
惜春意欲無人會，題葉吟成只自知。
何日天門方便啓，此生緣分付紅絲。

其十

風流邂逅古來多，底事如何又坎坷？帶悶書懷容易懶，催愁春滿等閑過。塵心慢把相思燕，豪氣空成別恨魔。最是關懷難遣處，臨時一轉樣秋波。

自是行思坐想，廢寢忘飧，意懶神疲，力難運肢體矣。月餘不就學舍，其友何郎來省。生具以實告，何推席曰：「此必是仙人也！」十五年前，聖宗淳皇帝出遊，御輦過玉壺寺，見一美姝於鐘樓吟云：「於低俛景俛柴，雖慍道倖渚虧悉馭（三）。」帝愛其才思，邀與賭詩。美人請帝先做，帝索題目，美人即以前所吟命題，御製云：

錦事塵緣窖噫嗔，雖嗔道倖渚虧馭。特鯨余刻散念俗，魂返匹更各事莩。

波慘閉尋薩蒙泮，瀧恩肝丈易漈瀉。市市極樂羅兜些，極樂羅低趁燴迺（四）。

美人看了，於仍領聯上句批云：「欠景意。」爰將「特鯨余刻」四字，改爲「遙椿迺偈（五）」。又改「匹更」字爲「憚仙」字（六），「慘」字爲「苦」字，「瀧」字爲「源」字。上大嘉稱賞，屈致禁中，因與同輦，回至殿門，騰空而去，始知其爲仙也。帝乃於殿門之外，起樓以望之。今殿前大興門望仙樓是也。原兄平日詆斥仙事，概謂荒唐，安知向賭詩者，不復來此爲開一障耶？」生沉吟曰：「葉上之詩，必此人也，然猶似疑。」何曰：「仙可遇而難求，瓊林杏苑，人世蓬萊，以兄仙才，必在第一峰矣。且書中有女，不減雲漢之飛瓊，奈何爲無益之愁，徒以渺茫反笑我爲荒唐也。」生聞言強起就學，然悶悶盈顏，一片神魂，未嘗不在女側。聞白馬祠最靈，親詣密禱，且卜之，得第四吉識，「借風行舟」之兆。贊云：

勞心勞力欲成功，只待花開一陣風。多謝東君輕出力，望春別有一枝紅。

是夜，因求夢於祠所。三更末，見一老人，彩衣道冠，手執金簡，立於庭中，呼曰：「餓色郎！餓色郎！明日於東津畫肆，俟我爲汝送佳期也。」生寤而覺，晨往求之，了無所見，暗道：「東津古來無畫肆，來此何爲？知龍肚必戲我耳！」惆悵欲歸。傾見老叟，手持傳神一幅，匆匆而來，問之，則美人圖也。仔細接看，百般丰采，一肖所遇之人。生忻然懇買得之，袖歸文房，挂於壁間坐側。每於月夕風晨，不勝遐想，仍藉此以消愁，因題詩其上云：

月花骨骼玉精神，金屋朱樓異世身。臉懶曉妝仍始雪，鬢羞梳整自拋雲。
不輕一步移閨闥，肯爲千金易笑頻。何日秋波將意轉，眼前風送有情人。

自是愁思稍寬，精神留戀。每飯則置箸二雙，祝然後食，日以爲常。居月餘，時值初秋，涼風乍動，新雨初晴，黯然傷神，遂口占一律云：

金風吹落井邊梧，殘暑關河入素秋。怯老山容呈瘦削，疏歡柳色減嬌柔。
天邊寒信來鴻鴈，星渚佳期近女牛。借問此時砧杵夜，誰憐書館淚瞍瞍？

因顧圖中美人謂曰：「某少歲孤貧，一寒至此，書窗勤苦，內未主饋，下乏使令。自一遇至今，情懷萬狀；縱娘子不念情人則已，如情人之念娘子，何藥何醫？胡爲冷眼至此，枉令人空抱煩惱也。」言訖，畫中美女粉臉隱紅，似有含羞之狀。生雖甚訝，然心內喜以爲曠世奇逢，乃吟四律云：

其一

不言不語忽精神，一段風情易溺人。葉底花猶含玉蕊，天間月欲放冰輪。誰知檀樾懷雲舊，默假丹青變態新。若是有情憐寂寞，何妨一現作真身。

其二

無情誰料有情憐，乍爲悲秋便訴雲。未發真詞通笑語，先將畫軸見精神。人雖相對如千里，意已潛投到九分。喜處若聞低說道，世間何假不成真。

其三

蕭疏天氣逼槐堦，吹動佳人不語懷。惱爲無聲含柳想，嬌從好思上桃腮。剛嫌花事空仍色，浪倩鶯魂喜更猜。若使來時春放盡，暈紅應賞一枝梅。

其四

幾回冷淡傍書齋，今日情顏若半開。色相疑從金闕降，精神覺自玉壺來。含羞好好無言處，默想堪癡有感懷。此去三生緣路近，分明枕畔是天台。

一日早往鱸堂，餉午而歸。忽見牀上整置一盤，啓而觀之，珍膳嘉殽，無所不具。生怪曰：「門鎖

依然，豈天風偷送到此？」細觀厨房，杳無踪迹。惟壁上畫人，頭簪略差而已。時生未用早飯，遂取而嚙焉。清芬異味，齒舌俱香，嚙且吟曰：「具饌無異產，送食有天厨。」顧圖中謂美人曰：「豈哀王孫而進食耶？」因奉卮酒曰：「既然相愛，何不一共罩也？」自是每聽講回，已見午飯整置。生亦半疑半喜，不解所爲。一日，詐就鱸堂，中途而返，潛匿窗外。窺見美人從畫中出，淡服清妝，不施朱粉，挽却烏雲，往東厨討個頓飯。生乘不意，即推門突入，連忙呼曰：「娘子多荷辱臨，今日得拜謝矣！」女低聲曰：「既落君家，敢不領命。」生跪下，女急扶起。生因叩其姓名，女曰：「妾乃南嶽仙妹，號霞絳嬌是也。曩因相遇，屈致塵寰，事係夙緣，今復與君再結，以完未了之債。」生曰：「得非玉壺間相與小生聯句耶？」嬌笑曰：「然。」生曰：「我爲芳卿斷腸久矣，今復在此作躲影乎？」女曰：「昔玉壺寺建大功果，妾因隨姊妹遊觀，見君不信仙教，欲以數言提醒。不料弄出口齧，逞得一段才情，別來匆匆，遺惱君子。近因白馬真君奏聞靈霄上帝，憫君未室，恐墮塵緣，每欲使妾投胎，與君作合。第妾以璇宮玉質，一旦托生人家，則元真已換，更待年紀歲月，又再參差，故願畫圖，欲完真身，與君作對，其舊姻也。今奉巾櫛，幸以此意相憐，勿使妾他日有遺恨也。」生即指天誓曰：「如有負約，月斧雷斤。」女謝曰：「聞君金石之言，願留肺腑。」生見娘態度辭氣，喜自不勝，因問之曰：「欲早成親，胡乃稽遲至此？」娘曉之曰：「彼崔鶯輕於獻玉，難酬紅杏之歡；金璞易於隨風，終把青梅之恨。蓋得之易，棄之亦易，故姑待時辰，遲以歲月，欲君知會遇之難，而使君愛惜之至矣。請君勿訝。」生曰：「蓬蒿凡骨，獲配瑤姿，千載一時，不勝歡喜。但願同衾同枕，胥陶偕老之鄉，勿勞娘子過慮。」女即招所畫花枝，變成兩個侍女。仍命整頓茶膳，相與行交拜禮。生顧視絳嬌，不能定情，欲以微辭挑動。娘曰：「君性太熱！妾既定踐閭浮，豈無

人意？但妾昨與仙侶同遊，別來未有謝辭，今請開一賀筵，便辭仙侶。」生忻然從之。至晚，安排酒菓，鋪席廷中，嬌整妝與生玩月。生忽於壁間一顧，則錦宮瑤閣，瓊室玉門，紅杏碧桃，迥異塵寰之境界；黃梅紫李，自同天上之風光。俄見仙容公主與魏絳香從雲中至，及羣仙踵後者百餘人，皆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嬌整容迎揖，生亦並立叙禮。坐定，嬌叙其邂逅之緣，仙容、絳香齊聲戲曰：「我輩身在金臺，久離欲界，豈意班中玉女，今日有夫！」絳嬌曰：「從來仙女，多嫁人間，兩貴姐已於前頭先立赤幟矣。但楮、徐二郎，今不在座。」各撫掌大笑。已而，開侈宴之筵，奏鈞天之樂〔七〕。鱗脯鳳炙，極水陸之珍；鸛舌鶯喉，盡聲歌之樂。宴罷，羣仙顧謂生曰：「今日夤緣，誠爲曠世一會，勿道神仙爲虛幻也。」生謝曰：「凡間羸質，夢不到于青都。今幸遭逢，始覺僧孺、文蕭之事，諒是天機難泄，非虛傳也。」辭話既了，羣仙各各散去。生與嬌餞送出門，回首間已失夕間所見。生與嬌携酒入房，正是一朵名花，未經曉雨；十分春色，總屬東風。誠仙府之奇逢，人間之至樂，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絳嬌謂生曰：「五百年這段姻緣，今夕殆與君訂矣。」明日，生在絳嬌坐側，眼去眉來，不啻廣寒仙子、冰月觀音，大喜，口占詩云：

素娥妝了出瑤宮，銀燭光中接玉容。經目新嬌花影弄，稱懷遍體雪肌豐。
仙源遡盡三更月，凡骨清來一夜風。從此平生心願足，不勞雲雨夢巫峰。
玉潤冰調出艷胎，虛星屈降伴書齋。謾言三島神仙遠，今日丹青畫裏來。
曠世遭逢曠世緣，此身種福係生前。從今抱看霞娘子，始信人寰有謫仙。

早膳罷，生謂嬌曰：「玉壺相遇，一日三秋。今幸天從人願，喜出望外。百歲之期，於斯爲始，寧可

忘乎？娘子艷辭藻句，吾不及也。前已見諸詩什，自從魚冰緣諧以來，可無片言以記實乎？」絳嬌辭以楮墨非婦人之事，生曰：「班姬、蔡女，古時曾已聞聲；道蘊、易安，今世宛存記迹，抑亦非歟？」生強之至再，嬌始勉從之，讓生先唱，而嬌始和，凡六十韻。其詩云：

昨夜若何其？春開錦繡圍。銀河橫鵲渚，冰鑑照娥眉。

托得桃花日，相逢梵苑時。芳心難自抑，倒舌慢相持。

才稱潘容美，姿兼謝思奇。三生懷既別，十咏記相思。

情重神能感，時來運亦隨。千年締好會，三島降真姬。

似昔從仙侶，游凡到地攪。只緣傷色界，不覺墮心機。

塵願通瓊宇，糊窗屈玉肌。絳星辭貝闕，畫軸托紅絲。

歡會臨芳席，仙筵作好期。宓妃來洛浦，王母下瑤池。

鴈落吹簫女，虬登鼓瑟妃。鈞天調聖樂，雲液絕靈楣。

玉笋調霜藕，金盤薦寶縻。珍饈窮水陸，異器托珠璣。

量大杯傳急，喉清曲度遲。笑妍容可掬，態遠意難窺。

彩曲甘歌整，弓鞋惱容移。橋登辭既醉，珮贈囑于歸。

夜靜風吹簾，天高月放暉。瑤臺吟未罷，綉綉坐相敲。

酒肆黃花酌，茶呼赤脚司。撩金香語活，戀玉渴懷癡。

席上詩將倦，花中蕊欲飛。良霄難浪度，好事豈終違。

色胆大如斗，芳情甘若飴。留燈垂繡幙，添麝熱金猊〔八〕。

快携雙玉手，歡入五花帷。無力嬌堪畫，多情動若吹。
含羞低雪貌，帶絳解羅衣。七寶臺中樣，千金屋裏資。
麗容生不偶，俗眼見應希。可蝶花心窄，宜鶯柳骨蕤。
同心連翡翠，帶血吐薔薇。燕舞花枝顫，蜂銜玉串遺。
海棠風骨透，芍藥露珠節。興思推鸞筆，春狂拂翠幃。
烏雲鬆鬢髻，青汗濕胭脂。楚館低裏主，秦臺陋沈兒。
衾中難口道，枕上只心知。天假雙棲翼，人疑並理枝。
淒涼憐織女，寂寞笑瓊姨。鼉鼓休頻蹙，雞聲莫早啼。
心歡眉際露，耳囑舌聲低。吳尼真月老，白馬是明師。
願勿相違忤，長教免別離。永奉閨房托，相從紙筆嬉。
篋中猶暮雨，窗外欠朝曦。輾轉眠難就，留連樂不支。
清妝猶染體，曉態可醫飢。蘭湯更粉黛，芝朮點腰肢。
婷嫋添新甚，羞慚對昨非。肌膚從此潤，頂踵任郎私。
昔夢今真矣，心期身得之。蓮嬌看不厭，桃穉愛年衰。
償了風流債，傳奇咏此詩。辭情皆懇切，朝夕願情惟。

詩成，嬌展天絲雲錦一軸，按舞劍法，運筆一揮，龍鳳爭飛，星霞交映。生奇之，以爲至寶，因挂於壁。

間，無能讀者。蓋雲錦神墨，變化無迹，不欲使人知者。絳嬌自花燭之後，奉先思孝，治家甚勤，巾櫛之奉，蘋藻之供，無不稱生意者。及賓朋宴會，不待分付，隨呼即出，精美清奇，非人間所有。遠近多爲生喜，生亦愈加愛重焉。

光陰迅速，荏苒三年。不覺如好事多磨，佳期易誤。只緣生性嗜酒，日在香粉綺羅中，沉湎爲樂，常欲強嬌娘共飲，娘每以兩斧孤樹爲戒，時時苦諫，如水投石。娘乃作詩，以諷之云：

勸君須愛少年身，莫向酣盃浪度春。志士每因多飲薄，富翁曾悔買歡貧。

河東罷去緣糟臭，采石忘歸爲麵神。不信酒爲狂誤藥，醒時試看醉時人。

生亦和，以拒之云：

知他誰是百年身，酒樂須當及早春。解悶三杯能作氣，迎歡一斗便忘貧。

斷秦蛇澤方知聖，翼漢鴻門始覺神。自古醉翁愁盡釋，可憐誰是獨醒人。

是後，蕩飲愈恣，海誓山盟，都被麴魔忘了。一日，生自外來，醉得七顛八倒，娘扶入叩諫。生拂意欲去，被娘再三牽阻，怒從心起，遂以皮鞭連打，乘怒逐之。千祈萬請，亦不回顏。娘慘然叩頭謝曰：「妾以金玉之姿，感君厚情，屈奉閨房之任。三年夫婦，無失唱隨。只得一對團圓，不負月中之約。況君年少才高，青雲在邇，而日夜沉酣，不惜千金之體，樽前歧路，恐致醺醺。區區悃誠，敢效斷機之諫，不圖苦口，累忤君心。妾不負君，君何負妾！放棄之婦，夫復何言！妾待君有年，塵緣已盡，當從此歸矣。春風支厲，幸自護持，願勿以妾爲念。」言訖，以袂揮淚，拜辭而去，顧盼間已失所在。那時生在迷境，意其躲避，必俟怒解而復歸。豈期娘已望空去了，遂剪燈就寢，然中心驚惶，寢不成寐。及醒悟時，呼問

侍女，始知過不在娘。點燈訪尋，並無踪迹，惟萬分傷感，然悔不及焉。

須臾，侍女亦去。生於是時魂如離殼，手足交墮。來視畫人，則顏色冷淡。生淚下如雨，死而復甦者數次，廢食彌月。鄰朋爲之送饘粥，生又置美人圖前泣請，月餘閉門不出。其故友何郎復來省，生喜，因留之宿。何昔與生談道仙事，迨後遭逢，生秘不泄^九，故何往來遊宴，但知生佳偶，不覺其爲仙婚也。及聞生來歷始終合離之事，且見生哀戚滿容，何亦爲之流涕。因謂生曰：「白馬尊廟，既然靈應，盍再祈焉。」生乃如言，親詣廟所，撰文焚香而祝曰：

龍顏如在，叩輒祈輒應之機；蟻悃所求，仰無量無邊之惠。欲副凡情之望，須憑聖德之通。小生誤落醉鄉，易迷塵慮。月下風前邂逅，但知艷色傾城；樽前歧路醺醺，巨奈狂心被酒。致使匣中龍化，枉教鏡裏鸞分。草堂一記逍遙，嗟未遂乘鸞之願；玉樹三山遂遠，恨空疑駕鶴之愁。橋乍分銀漢之岐，水已隔蓬萊之路。今者臍非可噬，心幸見原。伏望神明，普施妙濟。轉離爲合，七夕連織女之橋；換果成因，三天配上亢之偶。並望舊絃再早續，庶重蒙牽引之鴻私。尚其覆水再收，俾在後不勝於鰲戴。謹祝！

祝畢而回，行且嘆曰：「我今念及娘子所作『醒時試看醉時人』之句，始信酒爲狂誤藥矣。今醒悟之時，事已如此，且奈何哉？」自詣詞回，越旬日間，咫尺巫峰，一信不到。每於燈前月下，對景開懷，往往形諸篇什。哀詞怨調，不可勝紀。姑叙數章，以遺識者一覽：

其一

催愁天外溶罡風，吹斷情緣一醉中。綠野未堪消俗慮，彩鸞畢竟負奇逢。
同心羅帶猶香味，細語紗厨宛玉容。桃嶠蓬窗今萬里，此生何處又相從。

其二

誤把浮生落醉鄉，傷心底事奈何娘。橋斜銀漢三更斷，水隔蓬萊一路長。
豈謂程期還謫絳，也將契闊療顛狂。重從縱有開湯淚，不忍前筵道一場。

其三

紅霞深處盼青鸞，路隔天台往返難。照悶燈殘霄漏永，蔽愁念薄午風寒。
可憐張碩仍凡骨，堪笑襄主是夢間。萬里藍橋娘去矣，相親何日復相還。

其四

嬈嬈婷婷絕代流，青燈綉帳幾回頭。朱昌劍匣崇朝墜，弄玉蕭聲半夜收。
解語花兮成幻色，無情酒不制真愁。何緣借得遊仙枕，必到蓬瀛十二樓〔一〇〕。

其五

瓊臺誰許望飛瓊，訴與由來未了盟。當日早知多別路，此生何用遇傾城。百年舊約言猶在，一片傷心畫不成。此處愁秋兜下債，十年九月悔多情。

其六

綠陰偶日望陽臺，暮雨朝雲去不回。玉鶻春愁無度著，劉晨心事向誰開？遊疏斷徑多黃葉，步少閒庭半綠苔。一段剛腸柔淚汰，西風吹作碧臺灰。

其七

雨打梨花半掩扉〔二〕，相思盡日抱書癡。早窗病覺工夫少，閒院愁增漏鼓遲。離別人懷當暮影，淒涼春色又斜暉。義娘縱不仇輕薄，飄盡殘紅盍再歸。

其八

金爐香冷淚痕消，孤館風聲伴寂寥。人世愁來泉路近，神仙興去玉京遙。三生忽覺巫峰夢，七夕思連織女橋。哀訴可憐孤燕在，樑間暮暮更朝朝。

其九

睡餘風發遍棠梨，悶倚雲欄却懶題。上苑秋回傷鴈過，武陵春盡恤鶯啼。心焦不待醇杯熱，骨瘦難堪晚氣棲。種種幽愁催未盡，暮鐘聲斷又晨雞。

其十

相親相愛莫相捐，曾已當年囑耳言。往事一場皆夢裏，渴懷個月每雲邊。兩塵縱隔今生恨，百憶須締再世緣。付與三清來鶴駕，燈前訴此斷腸篇。

每詩成，吟咏再三，歔歔泣下。未幾病發，何郎親爲送藥。恐生以思娘故，或致傷生，多方勸解，終莫能得，因誑之曰：「嗟呀！其誤久矣！」生曰：「何謂也？」何曰：「兄誤詆仙說，迨後玉壺奇遇，兄始信而好之，遂使妖祟乘風，今來作怪，若不早圖，必有非常之患。且昨夜三鼓，某於書窗讀倦，倚枕而卧，夢見一老大狐，遠在兄側，吸取血髓。今兄果然卧病，此必妖狐所化，變幻惑人，欲以兄爲如意君也。五代唐時（一二），有狐精姊妹，常誘少年男子，入叢穴中（二三），肆其淫欲，以取精氣。適意者留之，呼爲如意君。一日，狐姊出遊，狐妹與如意淫，不意露出本相，事不稱旨，恐露人知，遂噬殺如意。出《類聚》。願兄白愛，勿惑花月之妖，而損平生之志。」生曰：「死生有命，夢寐無憑，我忝以聰明，君子豈肯無意而生。且家娘態度殊常，貞純出類，閨房之任，當世所希。自諧伉儷以來，神爽性輕，不啻翰生羽化。縱然妖怪，豈得今日猶在此乎？」何曰：「娘子縱是天仙，今去已多時，其恩絕矣。兄以李、杜之才，豈無朱、謝之配？續斷之常，何自苦乃爾。況

先體遺下，惟兄一身，豈以衽席之私，而傷箕裘之業？」生曰：「某非不念，然情之所鍾，志之所適，自不能忘。萬一張公孤望，杜氏不回，某亦不忍他娶矣。」何言不入，拂衣而去。

生念及古詩：「寧甘死相見，不忍生別離。」嘆曰：「傷哉！此句正予今日事也。」因取娘子舊時所遺香羅帶，懸于樑間欲自縊。忽見香風一陣，震岸而來，窗前墜下穿花一串。生急視之，已見一雙侍女擁娘至矣。生且悲且喜，抱而泣曰：「今日不來，當相尋於九泉耳。」娘曰：「妾本在此，豈使君至此耶！昔離別時，十步九回頭矣。但不去不足以感動君心，故勉一違藉以爲諫。君誠高義人也，聞道詞情之際，莫非鐵石之言，妾又何心，遽忍其逝！」生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後當從娘子矣。」娘曰：「昔有何言於白馬祠，宜早還願。」生始悟，備禮而往。遂爲夫婦如初，爰作詩相慰云：

一自雲階阻玉顏，回頭不忍對花看。每傷化劍終難合，豈意移珠又再還。

宿恨輕隨今夜雨，新盟重指舊時山。寄言臺上司天客，莫把更籌換漏乾。

娘續慰云：

迢迢一夜雨悲歡，把舊新詞拭淚看。千古從來情誼重，一朝反作別離難。

覆流自古收應罕，明鏡如今破復還。從此永諧鸞鳳侶，任將好思續關關。

自是情愛愈篤，事思如義，無不順從。

居一年，始生子珍。時生以科舉爲念，勤勞書案，不解晝夜，娘子曰：「芳名雖重，塵俗可輕。大抵人生天地間，只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上不樹提，下無根著，光陰催過，生復死還，啻如水泡草露，倏忽便無。君不見萬古以來，江山有何常住，富貴有何常規？榮瘁升沉，千般萬狀，縱能身名蓋世，

才氣過人，得志快心，高者不過七十年，下者不過五六十年。雖功名罕逢之際，須臾而黃馘青雲，然歲月其逝之間，瞬息而紅顏白髮。雖在塵世百春秋之富貴，乃仙鄉一晝夜之清閒。世人不知色身是夢，把肉皮袋認作是我，較長量短，分雌別雄，不覺焦思勞神，總是失身之捷徑。懷樂耽寵，無非銷命之烘爐。眼前路閣雲臺，昔壯麗今還假物；境外銅山金穴，始盈餘終亦古丘。從前機巧，到此成空；向昔英雄，于今安在？且悲歡聚散，人事之常，君於青年，已曾身履之矣。偈云：『人生如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到此雖安車駟馬，安可用於短影匆忙之景界乎？倒不如削去七情，洗除六欲；朝遊三島，暮返九天；興風月於蓬山，洗塵埃於弱水；乾坤春不老，極樂何加；日月影增長，風光無限。願君熟慮，以脫塵籠。」生聞言，似有難色。娘止之曰：『凡人所以爲難者，仰事俯育，有繫戀爾。今君已無親眷之累，妾亦無親富貴之求，奈何以一人哺啜，而縻身於苦惱之場乎？』生猛然省曰：『非娘子指迷入覺，幾乎一身生墮了塵網。然仙可學乎？』娘曰：『以道求仙，仙亦甚易，要在人修持何如耳！況君名在仙籍，有妾變化，固不難也。』生問其術，因授以真秘訣。生深求默會，遂能藏往知來，通玄入妙。降龍伏虎，難測神機；縮地騰雲，妙施法手。一日，奇雲綉霧，盤結庭中，雲間一雙白鶴，銜書而下。生與子珍及絳嬌各乘而去，不知所之。

後何郎自遠宦來訪，至則沿階苔掩，古樹鶯啼。問其鄰，皆曰閉門已一年矣。意其得道，始與人言，無不嘖嘖稱奇。後有坊人泛舟西湖，夜遇之，因得其詳，與何郎言合。由是京城傳聞，人皆知者。自生既捐故宅之後，已經歲月，柳墻花徑，風物依然。人遊其中，則香氣滿室，夜間常常有天樂聲。人皆以爲神，輒祈輒應。一日，有大鳥自西南來，止於屋上。須臾，復望雲飛去，墮下一紙，有紅添題云：

離合人家一大塊，靈芝已換俗斯骸。玉京風月常春色，貝闕煙花外望堆。

得道同居花蓋崗，今生身作玉皇魁。紛紛浮世人無識，旦日朝元鶴又來。

識者曰：「此陳先生得道成仙，今來歸也。」坊人益異之，因葺爲祠，歲時香火奉事，今安國寺是其遺迹也。永祐元年，有南有祠州秀才，以舉子夜來求夢，忽見吏引至一所，雲窗露閣，極其壯麗，四面都是水晶簾，內設雲母屏，鋪綠錦帳，香氣逼人，清光奪目。秀才整衣而入，中有一人，頂紅雲冠，衣冠爛衽，據屏中坐。旁有少年美女及童子侍兒環立左右，或持金柄障扇，或執翠羽絞鞋，或捧瑤簪，或擎花蓋，儼明若帝王家者。俄聞殿上一聲「賜坐」，謂之曰：「卿知所以奉遐意乎？」秀才曰：「僕江湖賤士，塵慮易迷。今足履瑤宮，三生有幸，但不知此是何地，及尊貴所屈邀何意？」其人曰：「此即天上紫清宮，去人間十八萬里，苟非宿緣，烏得至此？」以卿才高厚義，欲以事寄傳於世耳。」因叙始終，謂秀才曰：「某是黎聖宗朝陳淵，字尼班，廣德縣碧溝坊人也。上帝以某先有陰德，憐某少歲孤貧，屈降仙姝，下與相配。兩情恩愛，相敬如賓。中間雖以使酒暫分，旅復歡聚。花房再燭，玉鏡塵圓。居一年，始生子珍，遂受帝命，同在仙宮，闕掌箋奏。今者逍遙仙府，天上相隨，不復落滄桑景矣。豈意下界愚民，輕薄風波，好爲訴誕，妄指我夫婦爲仙仇。又相傳由某酒性顛狂，屢犯娘子，構成冤債。故上帝論淵身後，投胎在廣德縣安花坊，爲阮小民之女；娘子身後，投胎在壽昌縣金花坊，爲陳尚書之男。側爲夫婦，以相報復。這等造誣織謗，語出不經，遂使世人口碑浪說，至形諸簡牘。有曰『可憐嗔火，把愛林燒』。有曰『早知獎火灰緣冷，恨不移將醉籍燔』。至今風雨湖中浪，猶爲仙仇起怒嗔。』如此之類，不可勝數。夫文章通于造化，士君子秉筆立言，苟欲爲世傳奇，豈無活言快語，何必謗及高冥，誚貽上界？求以惑世，適

以欺身。且古事所無而今加爲有，得罪於古人甚矣。卿前程廣大，今將得志，人生樂事必居人前，他日亦當與某同遊。今幸遙臨，爲鳴一語，使爲世解迷茫冥，白璧雲間，已受蠅聲之玷。」秀才聞言唯唯，因懇問前程，其人曰：「他日便知，冥機不露。」乃賜宴還錢。秀才拜謝而出，既覺，因以事叩諸寺僧。時有裴僧奉牒居安國寺，已歷三世，頗能道洪德年事，一皆暗合，遂記之。

碧溝奇遇 終畢

【校勘記】

〔一〕「短什長篇」，「什」原作「付」，據文意改。

〔二〕「渾敦擊後幾千年」，「千年」二字原有乙文標誌，然據文意，當仍其舊。

〔三〕「於低俛景俛柴，雖慍道倖渚虧瑟馭」，喃詩，大意爲：在此即景即師，雖好道佛，未了塵心。

〔四〕「啼事塵緣審噫嘆，雖嘔道倖渚虧馭。梔鯨余刻散念俗，魂𧈧𧈧更吝事莖。液慘閉尋薩蒙泮，瀧恩𧈧丈易漚瀉。市市極樂羅兜些，極樂羅低趁燴𧈧」，喃詩，大意爲：世事塵緣誠可笑，雖好道佛未離塵。持經一聲散俗念，蝶魂三更帳世事。萬尋慘海爲淺灘，千丈恩河未盈滿，何處尋得極樂界？極樂只在爾身邊。

〔五〕「遙椿遙偈」，喃文，意爲春風吹盡。

〔六〕「又改『𧈧更』字爲『憐仙』字」，「𧈧」爲喃字，原作「三」，即三之意，然原詩中作「𧈧」，據改。「憐」，喃字，意謂成。

〔七〕「奏鈞天之樂」，「鈞」原作「釣」，據文意改。

〔八〕「添磨熱金猊」，「猊」原作「倪」，據文意改。

〔九〕「生秘不泄」，「秘」原作「泌」，據文意改。

〔一〇〕「必到蓬瀛十二樓」，「瀛」原作「羸」，據文意改。

〔一一〕「雨打梨花半掩扉」，「雨」原作「兩」，據文意改。

〔一二〕「五代唐時」，「時」原作「詩」，據文意改。

〔一三〕「入叢穴中」，「穴」原作「空」，據文意改。

附：龍虎鬥奇記

海之東至靈鳳凰山，其地則龍引千巒，虎纏萬派，真第一佳風水也。中有一洞號石麟，乃人迹之絕到者。道士元龜，自謂胡時人，避明馬騏之難，竄居於此。即導引辟穀，日飲數杯，頤養年壽，不知幾紀〔二〕。兼得奇術，服神怪魑魅之物，不能爲患。禽獸之毒，無所得施。

一日，呼僕命驢從洞中出，逍遙於山間。忽見一黃龍蟠舞于山嶺，鼓髯戲珠，怡然自得。又見一白虎跳躍於山側，揚牙奮爪，旁若無人。那時龍已知其爲虎，然龍鄙其才，不欲與之相見，佯爲不聞。虎初不知其爲龍，疑是凡物，遂挺身直上，瞋眼熟視。道士怪之，因踞於山盤間，微觀其意。頃之，虎雷吼一聲，作人言曰：「我乃毛蟲之長，百獸之君，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自是吾門之事，子是何物，敢爾寧馨揶揄？」以子之蛇體魚鱗，將必辦吾之一餐矣！」龍傾角聽了，吐珠一笑，亦作人言曰：「我乃鱗蟲之長，四靈之魁，或躍在淵，或見在田，皆是我分內事。子是何族，枉自恁地宣驕？」以子之毛班肉臊，未必充吾之一飽也。」虎聞其言，方悟其爲龍，自度智不相下，欲示其能，顧謂龍曰：「願與君挑戰，決雌雄何

如？」龍曰：「吾寧鬥智，不鬥力。」虎曰：「請與君較勝負長短，可乎？」龍曰：「可。」虎曰：「一嘯於谷，颯然生巽二之風，子孰與我？」龍曰：「一吟於澤，油然飛碧漢之雲，子孰與我？」虎曰：「一包之以皮，啓蒼姬太平之運，十亂之功，我不多讓。若一遇天啓建寅之統，而低尾以長逝者，是可忍，孰不可忍！」龍曰：「遊在於沼，應陶唐至平之徵，十瑞之符，我居其二。若偶逢德羅星辰之聖，而緘口不忘吹者，工所爲，吾不忍爲！」虎曰：「凜在山之勢，而杜蘅毬窺伺之心者誰歟？彼劉累見醢，享上馨馐，子烏得與我同年語！」龍曰：「成五采之文，而斃楚猴暗啞之勇者誰歟？彼馮婦下車，負隅失險，子胡得與我同日言！」虎曰：「京師一卧，懾東雒之權豪，雖蒼鷹之暴，不敢肆其擊搏者，吾之力也。而遊江助竊漢之謀，入井兆篡曹之釁，子何不忠之甚耶？」龍曰：「隆中一伏，拓西蜀之基圖，雖鳳雛之賢，不能外其籠絡者，吾之智也。而戰股昆陽之威，濡尾於弘農之政，子何不武之甚耶？」虎曰：「周昌以聖德受天命，以我之眉也，而龍縻帝后，遽衰四百之基，雖天命之使然也，亦人謀之不臧也。」龍曰：「唐郎以神武平海內，以我之姿也，而虎視江東，難混三分之勢，將其時之非耶，抑其人之非耶？」虎曰：「如虎如熊，不形於誓書。吾恐襲行天罰之威，未必能獨成變代於崇朝也。」龍曰：「爲龍爲光，不播於詩歌，吾恐白虎形鹽之宴，未必獨能示慈惠於諸侯也。」虎曰：「大人虎變，著於《革》卦，以湯武然後能也，子其能然乎？」龍曰：「龍飛在天，繫此《乾》爻，惟堯舜足以當之，子何可當也？」虎曰：「城濮之勝，春秋榮之，以蒙我之皮；一鼓作三軍之銳氣，苟有利於社稷，吾何愛於髮膚！」龍曰：「朱弁之文，讀者凜然，以攀我之髯；一句垂萬古之芳名，是則係於名教，吾何惜於一毛！」虎曰：「虎虓奏北夷之捷，勳紀葩經；虎臣解白馬之圍，譽騰青史，皆吾之類也。他如黨邪害正，而以鄒應龍名者，得不爲龍榜之玷

乎？」龍曰：「黑龍呈藝聖之祥，金戈建業；白龍入汝愚之夢，授鼎馳名，皆吾之徒也。他如叛華助夷，而以范文虎名者，得不貽虎門之羞乎？」虎曰：「獻來洛邑，脫西伯於拘囚，一白之功不少。」龍曰：「擁向娘灣，出丁皇於泥潭，二黃之績居多。」虎曰：「周宣興魚躍之基，以我平淮夷也。而佐對淵以魚肉中夏者，石季龍之腥臊」三，「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龍曰：「姚虞享鳳儀之治，以我聖讒說也。而助桀虐以獄扞周侯者，崇侯虎之驚害，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虎曰：「乳穀氏之兒，以成荆楚之名卿，是伯佐有待之而後起。此在《左傳》所書，君何不察？」龍曰：「據薄姬之腹，而誕後元之聖主，是王者不得則不興，若非史氏所載，孰知其詳？」虎曰：「入虎穴，得虎子，猿臂將恃我以平戎，則樹奇勳於萬里之外者，我之功顧可量歟？」龍曰：「爲龍師，而龍名，蛇身帝因吾而記事，則開道統於百王之先者，吾之功顧不巨乎？」虎曰：「七步成章，繡虎之鴻名識否？」龍曰：「萬言雄辯，雕龍之駿譽知不？」虎曰：「銅虎館符，恩孚闔境，鴈澤民徯我以來蘇。」龍曰：「金龍注水，信如四時，蟻聚衆賴吾而不忒。」虎曰：「五虎用而蜀鼎延，不爲無補。若八龍擅美，不能救東漢之衰，則雖多亦奚爲哉？」龍曰：「五龍駕而唐衢驟，夫豈無功？若兩虎爭殺，不能逃卞莊之術，則二猶不足也。」虎曰：「田里老鶴山，咎召畫龍之諭，無乃名徒隆虛？」龍曰：「珠犀疑馬援，撞投畫虎之書，得非智有所困。」虎曰：「疑蚯蚓同子之勢，有時而失，何異於井蛙妄大，公孫見誚於伏波？」龍曰：「猶犬羊羶子之質，未備其文，何怪乎駟馬難追，成子取譏於端木？」虎曰：「領下逆鱗，批者必死，則容人之量未優。鶴鳴之忠告，子可得聞？」龍曰：「巷伯讒人，投而不受，則黨惡之罪彌彰。獬豸之觸邪，子獨有忤？」虎曰：「魚服疏防，誰氏子罹羅於漁父？」龍曰：「豕圈妄攫，何人斯妥尾於村翁？」虎曰：「仁者必壽，是其語胡褻曉於博

浪之椎。」龍曰：「勇者不懼，噫是言胡低頭於印生之囑。」虎曰：「鱗裏毒蟲，子其危矣！而井傍之換形求救，向非孫真人，當索子於枯魚之肆。」龍曰：「猴中骨骸，公亦殆哉！而道左之開口乞憐，向非郭道士，會見公爲溺器之資。」二者往復對言，援引證據，索瘢洗垢，吹毛求疵，或護己之長，或談人之短，無慮數千言。道士略記其說，因即其所聞，來叩於予，且懇吾第其高下。余曰〔四〕：「異哉子之迂也！夫鸚鵡能言，不離飛禽；猩猩能言，不離走獸。安有真個龍虎馳騁，辨解如博學之士也耶？余夫子之徒，素不語怪，子且休矣。」道士曰：「吾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蟬蛻功名，鴻毛富貴；煙霞痼疾，林壑膏肓；無求人知，鮮與物接。足不城市，凡幾餘霜。今聞博洽君子之名，樂皮裹春秋之學，不辭狼跋，遠詣鱣堂，幸不鄙夷，更蒙款待，方將景仰蒼龜，庶消鄙吝，敢出狙詐獠語，以取面欺之咎乎！且鄙不慧，粗亦有聞，鶴之言詩，雞之談玄，東郭之狼濮陽猿，竄竄皆前日事，信以傳信，虛以傳虛，此麟經所以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茲所爲迂闊，而靈鳳惜羽，山豹養文，則季布一諾之望狐矣〔五〕。」予聞其言，頗有理，因謂之曰：「某始以子之所道皆無稽之言、不經之見，若又從而爲之詞，恐天下從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有妨儒術雅道，故真戒畫蛇添足之弊也。今責以金玉其音，吾何惜齒牙餘論。居！吾語子，大凡天地之生物，不外乎陰陽二氣，得陽精者爲龍，陰精者爲虎，均是物中之奇。是以表吾儒及第之榮，則龍虎以之名榜；養張家長生之術，則龍虎以之名山。龍蟠虎踞，風水美談。虎步龍行，相書貴格。以耳目之所暗記，似難以牛驥也。雖然，聞諸伯溫先生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介類得之則爲龍；天有至戾，地有至幽，走類得之則爲虎。』是以龍之爲物，與人類之明哲，飛類之鸞鳳，走類之麒麟，草類之芝蘭，木類之松柏，石類之金玉，均是得其氣之粹焉。虎之爲物，與人類之

妖孽，飛類之梟鴟，介類之虺蜴，草類之至毒，木類之不材，石類之礪碌，均是得其氣之不粹焉。此其所稟之氣，源頭已清濁了，則其生也，源分派別，寧無善惡之異乎！觀夫龍之爲物，幽明大小無所不能，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有中正之德，有普施之仁，真是至好底物。世常配之以天子之象，贊之以聖人之德，無他，喜其名之祥也。虎則勇而無禮，暴而不仁，智屈於狐之借威，怒逞於驢之窮技，有時而掉尾於陷阱，有時而垂淚於網羅，乃是不好底物。世常比之以苛政之猛，修之以酷吏之污，無他，惡其名之醜也。虎寧得與龍齊乎？王僧虔戒子書曰：「優者爲龍，劣者爲虎。」正爲是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道士曰：「先生右龍而左虎，既得聞命矣，如此則高士尚及者，必於龍而不於虎歟？」余曰：「然。」

【校勘記】

〔一〕「不知幾紀」，「紀」原作「記」，據文意改。

〔二〕「一吟於澤，油然飛碧漢之雲，子孰與我」此三句原缺，據A.48本補。

〔三〕「石季龍之腥臊」，「季」原作「李」，據文意改。

〔四〕「余曰」，「余」原作「途」，據文意改。

〔五〕「則季布一諾之望狐矣」，「之望狐」三字原脫，據A.48本補。

松柏說話

東州人何某，心性聰明，精神峻爽。少時遊學里中。暨身既長成，情殷於學，且有青雲之志。他鄉王氏，富有美姝，愛其才器，欣然而許嫁。年外二十，重番猶未顯達，私念曰：「皇天不負讀書人，實非僭貳，今某學術似可奪於先儒，而某之科名，止見推於後輩，滿朝朱紫貴是何人也。凡人間九藝，皆衣食之謀，進退之間，某其取舍矣。今有田園數畝，牛犢數角，苟移其勤學者而勤農，不失爲富家翁矣。故古稱富而後貴，我其甘心焉。」已而雲壑揚鞭，隴間摩犢，春作秋成之志，酷於春闈秋試之情〔一〕。時而夏也，力耕耘而泥塗被體，雖日金不憚其炎蒸；指爬沙而僵僂折腰，雖水沸莫嫌其爍熱。久休之後，且吟一絕句云：「安得朱虛今再出，漢田何苦力深耕。」

時而冬也，曉霜未釋，忍饑扶犁，而栗烈之風，且見侵於衣褐。醢雪未消，築場納稼，而燎湯之火，不可勝於凍皴。宵爾之中，且興一佳韻云：「事閒將到躋公事，願獻豳風萬壽詩。」

自是行之也力，以莫不增，纔數稔間，創廩之儲，已有若幾千萬。某喜謂其妻曰：「我舊箕裘之業，

承祖父之基，浪苑長安，不許神仙公子獨間洒地。頃遭城火，家計漸空，猶且席上琴書，閒中燈火。然聖人之道，不速而或遲；儒者之功，未益而已損。經中之田，書中之粟，所得者幾何？今而有此倉箱，有此牛犢，前頭家業，不失爲潤屋子孫，是乃勤於農，非勤於學之所致也。四民之中，我何歉於人乎！」其妻喟然曰：「家兄今日力農，此妾情之深慶也。然竊聞民有四，士爲之先；趣有四，耕居其一。今兄之半塗學術，捨而之農，非惟蒙愧於墨客文房，抑亦取笑於村翁野嫗矣。」何曰：「人生天地間，惟勤而已。苟不勤於此，則勤於彼，亦可免於虛生。四民士居一，農亦次之。爾無復言，我是還他笑罵矣。」

明日，復驅攻犢之師，馳破隴之卒，曾不悼於閑閑之間。已而土功告畢，田旅言還。時榴火方濃，率衆擁牛鞭於松柏間少憩。纔半餉，見一書生姓阮者，袖聖經數卷，亦於松下乘涼焉。于時談論歌唱，阮獨吟諷於間天幹下者，以何爲田野俗塵人，鄙爲不知焉。阮乃戲出一對句云：「百尺長松，堪作國家舟楫器。」何即應曰：「千尋勁柏，便爲廊廟棟梁材。」阮始駭然曰：「子果田舍翁耶？何乃應口成章，偉然器象，令人破碎鐵石心腸。」何曰：「的是田牧也。然倉卒之間，亦有所得，幸貴兄勿訝。」阮再試一句云：「松膏之下，草木資生。」何即應曰：「柏府之中，棟梁任重。」阮曰：「何必剩棟梁也？」即出一挑句云：「池硯耕筆，吾爲席上珍儒。」何即應曰：「田紙鋤經，我是塵中宰相。」阮於是誠服稱曰：「子果非農夫手段，頃間應答，我有不能，非惟破我心肝，蓋亦偉然器度。有才如此，何不與我斷金，奮心攻木，以爲萬世香骸流者？今乃隴頭晦迹，雲壑埋光，爲小人之所爲乎？」何曰：「士各有志。夫人生在世，苟有立家之計，亦無不可。家苟不足，則他時之學古入官，還爲蠹國而已。豈如我勤家爲業，務本爲先，紅腐貫朽之儲，千箱萬倉之積？既富於人矣，則僥倖而入粟者，即以授元光之好爵；求進而出錢者，

不失爲崔烈之司徒。富貴之間，我兩兼之矣，又何必登六藝之場，然後爲顯官哉？」阮曰：「公之此言，何與志之相反也？夫宰相之器，樑棟之才，以爲農夫耶？抑儒者耶？前之所對，立志有如此之應說；後之所言，立志乃如是之卑陋。元光好爵，崔烈司徒，豈樑梁之才，宰相之器耶？」何曰：「僥倖而好爵者，還是雜流等職；求進而司徒者，豈爲清要者班？某之所言，還是謙謙之志耳。若巖廟棟梁，塵埃宰相，何必皆儒者而後可乎？夫伊尹莘野，手不持黃卷者，一出而左相，興商家於始造之年。諸葛南陽，足不履藝場者，一起而平章，扶漢統於將顛之會。畝畝野人，又何歉於樑梁之才？」阮曰：「不然。夫伊尹莘野，非耕夫也。樂堯舜之道，而《三謨》、《二典》，欣慕有餘。諸葛南陽，亦非農夫也。吟《梁父》之詩，而《三略》、《六韜》，講修有素。一公雖不由科目之選，而興商扶漢，都從學問中來。不然堯舜君民之事業，何所推來？風雲天地之神謀，從何講究？兄不可以田野迹而求疵於等人也。今兄非儒之說，既爲失言，自期之辭，又爲過當。夫伊尹躬耕，乃是避獨夫之濁；諸葛之避世，乃且期漢賊之清。兄之村里力田，果有避濁之謀乎？抑又有誓清之志乎？揣諸己者不然，而冒之以自張，何其論之太高耶？」何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所成斯下。」阮曰：「兄既取法於上，而所力者農，還爲富家之謀，其何以得其中乎？」何曰：「富者人情之所欲，今之士者往往貸農之錢以爲用，干農之財以爲資。論其實，士先於農。論其富，農比於士。富貴之間，不可以優劣論也。」阮曰：「吁！兄既以此自期，志斯下矣。然兄既謂不可以優劣論，願爲分優劣可乎？夫人之所以爲人，各有自營之計，離婁之繩，公輸之墨，而溺人之計者工也，還是淫奇；陶朱之產，呂氏之金，而網人之財者商也，徒爲末技。四民之中，二者吾不足道也。論其爲之先者，惟士與農焉。夫農之所以養士，士之所以立農。士無農固

不可，農無士最不可也。即其優劣分之：言其正途也，進退應對，揖遜周旋，士於童稚之年，禮耕而義種矣。農則占人其田，侵人其畔，而相爭之訟，羣然於東都太守之庭。大人小人，孰爲優乎？春誦夏弦，秋詩冬禮，士於春陽之日，田紙而舌耕矣。農則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而不忍之飢，澱亂於南鎰未來之始。勞心勞力，孰爲優乎？伐木之交，閒中道理，斷金之誼，醉裏琴書。士於時兮，貧而樂矣。而自嗇之財，衆皆反目；不仁之富，人各離心。或低頭而服役者，無非俗狀塵容之爲累。清濁之論，士爲之先，斟酌損益，一本於公，舉措施爲，各當其理。士於斯時兮，窮而固矣。而百區之地，欲以相連；萬頃之田，謀其歸己。或出錢而假貸者，皆是商功確便之爲謀。廉貧之言，士爲之首，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士咸勵魚躍鳶飛之志，則脫穎而塵兜陣者。經有經之體，六有六之體，賦有賦之體，文有文之體，吐錦繡於風蟾寸晷之間，經史以爲良田矣。農則由伊耕而濫此選者，竊吹夫士子之文章，而砥玉得以眩售，學與不學，何爲優乎？一榜題名，同登科第，士皆樂翰生羽化之秋，則計偕而漸鴻翼者。縣有縣之財，州有州之財，府有府之財，處有處之財，堆金玉於墨綬銅章之日，廉祿可以代耕矣。農則由這事而詣其門者，奔走於文臣之分折，而錢米爲之彫耗。文與無文，何爲劣乎？論其曲藝也，得其緒餘者，或高醫國之才猷，則醫林馮氏活幻嵩崖，精熟乎諸家之萬卷，而活人知脉，辨君臣佐使於掌中。農也或有事而求獨活者，不知幾招來之費。或妙振家之手段，則統一雪心，天機洪武，研磨乎八卦之五行，而看水尋山，括南北東西於盤上；農也或有欲發福者，且難勝要素之財。優劣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得其糟粕者，或削髮僧尼，而慧日慈雲，眩其衆於虛無之域；甚工者市間賣卜，而吉凶禍福，瞭將來於六擲之錢。農也且往往以資其事。或藏形道士，而騰雲駕雨，靜其民於邊鎮之符；最巧者路際相人，而壽夭富貧，

妙先覺於五行之辨。農也且屢屢以被其欺，優劣之分，不待攻而自破矣。嗚呼！論其正途也，農固不足以望於青史；論其曲藝也，農且不足以比其糟粕。故樊遲學稼，吾夫子先排；許行言農，孟大賢深斥。而《易》之官治民察，不於《益》之耒耜，而必於《夬》之文書者，以士爲農之師也。夫士既爲農之師，則優劣之間，千十而百一也。」何曰：「當孤寒之日，遊咕嚕之場，供其紙筆者，往往造富家之門。故捨其學而勤農，從此致富，自可以爲人矣。今兄士農之論，誠可謂春破寒夢，日明幽谷，某聞此開其迷而明其暗矣。他日破天荒之會，吾兄有力焉！」阮曰：「松柏士農之論，既足以啓公心，可不揮毫作松柏佳韻，以爲永想之事乎？」即作《松詩》一首云：

聳壑凌霄百尺長，四時黛色狀蒼蒼。雲垂偃蓋籠煙露，玉帖盤龍傲雪霜。
月下肯容題葉客，影前媒引探花郎。他時榜占春梅發，便作皇天大棟梁。

何曰：「東閣官梅，甚得其妙。但舉其松，不舉其柏，東皇豈有他意耶！」因依前韻，作《柏詩》一首云：

霖霖青色四時長，千尺長松對彼蒼。春育久霑恩雨露，冬寒不改操冰霜。
影前面睥睨官客，雪裏真明御史郎。伐木自從交柏友，一爲廟棟一堂樑。

阮曰：「我舉松而不及柏，未免隘狹之意，公舉柏而兼松，誠有雙鶴鳴泉，兩鴻奮翼之雅量，於我少愧焉。」何曰：「詩者，志也。我等苟有其志，則有如此足矣，何愧之有？」

時榴火漸退，松影斜穿，仰面觀，日已晡矣。即揮田卒，顧家傳餐，使設爲會友之所。衆已到家，其妻曰：「勞我農人，今日何獨晏耶？」衆以實告。妻即欣然，使蒼頭往松柏間，迎書生來會。比到家，則

盤饌之供，酒釀之具，凡其寫饑之味者，頃刻間各盛陳焉。已而樽疊告罄，盤席將撤，其妻捧芙蓿一匣，來謝生曰：「妾今忝以幼資，生於富族，赤錢紅粟，無不流溢而盈餘，誠所謂紅樓之女，所乏非財，只望文學者流，益其錦花耳。家兄以學術之藝，文章之才，燈火工夫，幾許年曾不輸他一著。故以賤妾慙慙繾綣，而屬意于東床，望其喬樹遙影耳。由勤之富，豈人情之所願哉！奈家兄爲俗所蔽，以玉戛金敲之手段，起而爲鋤雲掬月之塵人，是妾以幾餘畝之閒田，而壞夫家兄數許冬焚膏之志趣，妾誠分其誚有餘矣。今聞貴兄士農之論，啓心沃心，實睥面而盜背，他日我家脫白屋而黃臺，權與於松柏說話，妾安得不逞色而多謝耶！」命家童挂松燈，鋪行席，下董家之帷，布溫公之枕，使曲肱談道焉。是夕也，考古志殷，論道心醉，不覺紅日東窗矣。書生將撤席，其妻乃以金數兩錢送，爲潤筆之資。何亦作詩一首以送云：

腰三千卷一知音，脫載多年白屋心。松蓋談時庖墨美，蓬門醉裏漆膠深。

塵埃洗盡閒中酒，道味長添席上琴。此去隴頭何以答？折梅聊贈一佳吟。

阮曰：「韓王海物，此足以表良人之情，今有付來一佳句，以爲文房四寶之用，亦足矣。」乃自相移玉趾焉。生既歸，其妻謂何曰：「志者，心之所止也。兄有其志，妾欣然萬幸，營家之計，妾有餘力矣。但願努力尋珠，加工琢玉，勿以鄉閭介意，產業關懷也。」何曰：「我本是文學人。所以至爲鄙夫者，爲其所蔽也。今既開悟，便覺乖違。爾既有辭，我可於明日來負笈矣。」翼日，其妻即出錢百貫，爲行裝之資。凡其夏葛冬裘，長帷短枕，無不備具。何乃開場餞別，拂袖而之焉。聞長安先生聚徒數百，入而受業。初至之日，師弟亦以羣然視之。師之堂前，祝臺有大花一本，池中有蓮花數根，先生即出一句云：「池中湧出蓮君子。」諸生未及應，何即應曰：「臺上巍然大將軍。」師曰：「此是吾之朋

友，不當在弟子列。」因問前頭家址，何即以農夫實對。師乃以伊尹莘野詩探試囑字韻，何即揮毫，頃間而就。其詩云：

海澤箕山迹已寥，莘郊今且樂寥寥。塵中好作羣犁伴，原上聊憑一短樵。
耕隴借爲今后稷，見田欣慕古唐堯。自從來釋歸齊聖，南畔簸揚嫉秀苗。

詩成進呈，師目之良久，曰：「諸生且休矣！」即援筆批云：「白雪陽春，清風明月，的爲官樣文章。」謂何曰：「名卿何處得來？」他日龍門奪錦袍，意必是子。」乃命小童洒一小齋，爲何某棲身之所，給以燈膏紙筆焉。自是博覽聖賢，涉獵經史；凡其應對文章，如鬼吟神助，步進一步，堪爲吾道旌旗，斯文領袖矣。纔一周星，有思家之意，辭其先生曰：「臣之程門立雪，將及周歲，家室平安二字，未審如何。但願歸來，夾宸十月復本矣。」其師許之，即促馬蹄而歸焉。時方日中，至則關門閉矣。妻聞其歸，乃作詩一句，命蒼頭捧之來呈。詩云：「如今妾面羞君面，倘欲來時待夜來。」

某見詩，復鞭往焉。於是學時時習，德日日新，升堂入室間，人各以名儒稱許。纔數稔，已見九重有秋闈之詔〔三〕。何乃辭謝先生曰：「鱣堂受業，歷已幾冬，絲繭牛毛，多賴先生函丈之力。今則科名日邇，此士子紅塵黃閣之機，但願歸來，庶得青錢萬選。」先生曰：「子之明敏精聰，文學才猷，自有過人器宇。然敏者多不好學，此回之日，勿以才能自恃，而寬帖囉之工夫；亦勿以花色自娛，而沮執經之事業，如此則黃臺紫閣，於子特優爲也。」比到家，不問前須家計，研精以待。機宸詔旨，即春秋兩試，文章花膽，皆中有司程度，庭試又中第三甲名。此時也，長安索看花之馬，故鄉回拜祖之兵；駿馳駟驛三天，怡蕩韶光九十。親朋萃集，都里森然；野老田夫，爭奔走而齊拜揖者，非一二數。

前日松柏姓阮者亦于然來賀焉。何乃促小童呵止曰：「官民禮隔，不可忸慢。」即命侍衛招生于一小樓之處，使之住足，且曰：「官人睡著，我等不敢搪突。」生既遠來，姑少憩，來時以名聞焉。」繼使小童捧一小盤，個中諸味蒸菲薄來進。生憤然謂小童曰：「故人尋故人，不意故人薄故人如是，諺言『貴易交』，今果然矣。」乃捨而歸焉。何即使一小娘，將銀子五十鎰，路上遮生於逆旅間，佯爲不覺，且曰：「我愛儒生，何所戾止，獨有含幽之狀耶？」生即以何氏薄事告。小娘乃婉詞諫曰：「貴賤殊途，高下異狀，人之常情，豈知誘掖切偲，皆師友之力所以然也。然竊聞『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但患乎生無其志耳！苟有其志，則呂公晚進，可先奪於韓王；人之負我，我何足責哉！妾今爲繼母所惡，以致隻影零丁，回顧間無所倚恃。兄倘強力加餐，及時進業，則文房之費，厨竈之司，妾請當其任矣。」生曰：「果如此，亦邂逅一良緣也。」乃自相偕住學軒焉。生既得其所養，內則有廣川下帷之憤，外則無范丹塵甑之思，勉強之功，日益進于高明之域。生每與嘲諢，則拒之甚確，且曰：「洞房花燭，必須金榜挂名。倘耽聲色之娛，必沮琴書之志。」勉生遊心聖道，使無扞格於其間，「他日坦步青雲，妾請當主饋之選矣」。自是不遑他顧，奮身於翰墨之場，文章學術之才，不忝於何官人矣。已而秋闈應試〔四〕，則射策紅筆榜上，魁五百之仙。尋復歸來，便治裝春試。暮謂娘曰：「金榜挂名，我既充其選。主饋此言，今夕豈非良宵耶？」娘曰：「吾所願者，金榜挂名，不忝爲何官人事業，則巾櫛之奉，地久而天長矣。豈以小成爲自恃，而遽逞妻孥之樂哉？」生曰：「姑試可耳。」乃往京應試焉。已而丹墀三千牘，雲場第一名。臚傳至家時〔五〕，娘即整衣服，還何官家焉。生歸鄉日，問娘安在，則家不知其所之，乃愀然墜淚曰：「窗前勤苦，衣食羹，可以誓海而盟山矣。今則衣錦還鄉，故鄉迎主，而雞鳴賢女，不貪分外之繁花。」憐香惜玉之

情，甚可掬也。乃撤其酒場，而減其珍膳焉。是日，何官人使家童奉詔來會，阮即移步於何，至則不言他事，即以小娘事告之。言未已，見小娘從家中捧芙蓓來謝。何曰：「此非官人昔時資養之女耶？」阮始駭然失色曰：「不意貴兄，我爲其所包容久矣！」何曰：「夫千仞必由一簣，千里必由一蹶。我昔捨農就學，卒以至於成名者，由於貴兄松柏之論。故歸鄉之日，貴兄千里遠來，求其松膏之下，草木孳生〔六〕，如前日之對句耳。某知其情，故以蠶澱而挫沮之，使之橫心閒慮，而加左圖右籍之功；以此小娘而保養，使之飽食煖衣，而免一暴十寒之苦。如此，則學海儒林，得以馳驚，而爭標奪甲，始可與某而同升諸公矣。」阮曰：「君子真朋，今日始知我公在耶！」阮歸，導家人以公意，衆始驚服。兩家自是俱爲顯官，親愛之情，殆同生之兄弟焉〔七〕。

【校勘記】

〔一〕「酷於春闈秋試之情」，「闈」原作「園」，據文意改。

〔二〕「府有府之財，處有處之財」，「有」原作「有有」，據文意改。

〔三〕「已見九重有秋闈之詔」，「闈」原作「園」，據文意改。

〔四〕「秋闈」，「闈」原作「園」，據文意改。

〔五〕「臚傳至家時」，「臚」原作「驢」，據文意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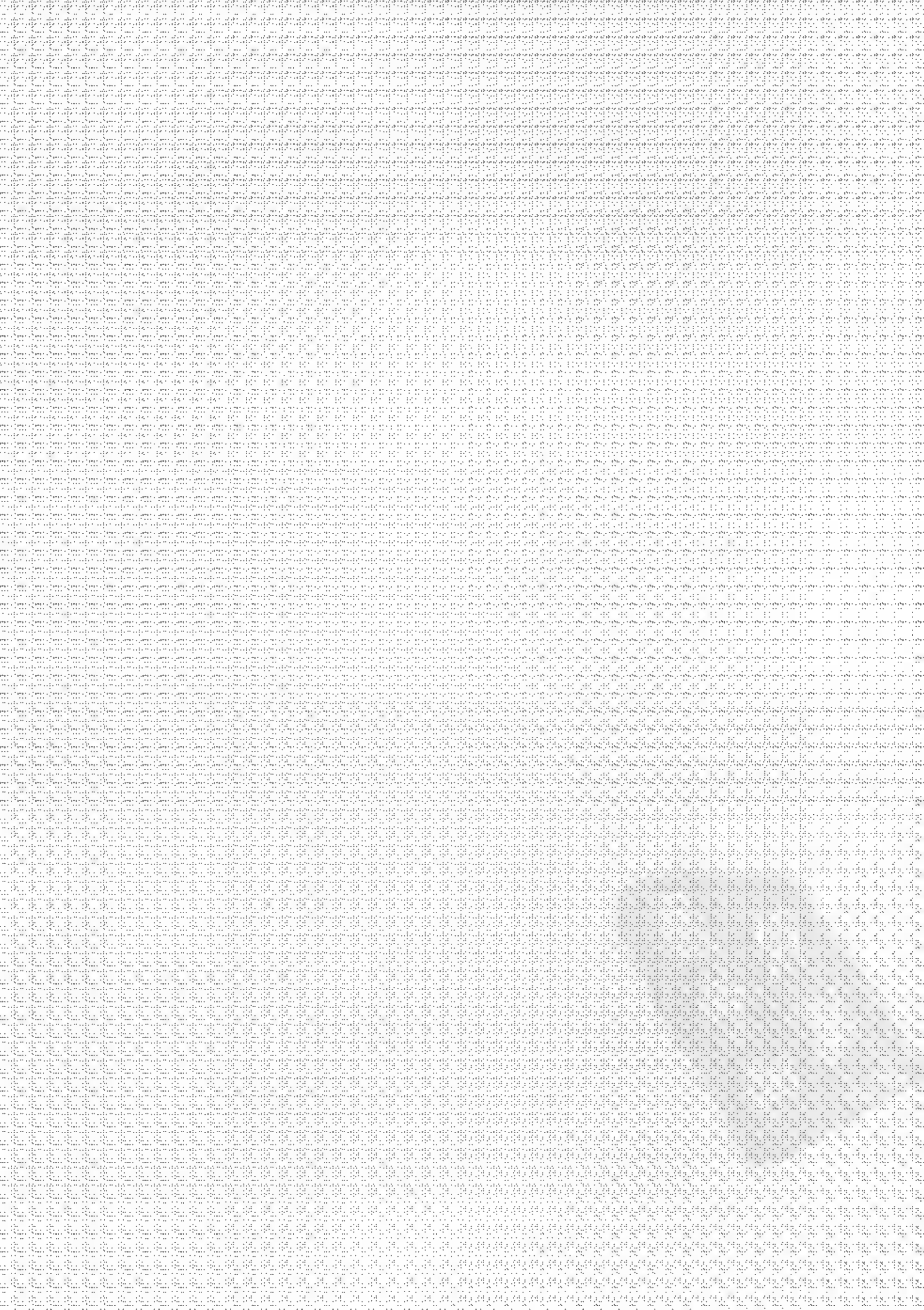
〔六〕「草木孳生」，「孳」原作「資」，據文意改。

〔七〕原書末頁有文字如下，因與正文關聯不大，今存於此：文式改良，一新花樣。風潮所鼓，魚泳鳥翔。一時藝圃，呈能莫□。然思奮當學界新舊之交，而能通今博古，以射策見長，雖窺豹纔見一斑，而嚙肉可知全鼎。禹門三級，從此梯階，別爲君一喜也。日落半山，雲呈五色。

佚名◇撰

越南奇逢事錄

郭長城◎校點



提要

陳慶浩 宋莉華 撰

《越南奇逢事錄》，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藏於河內漢喃研究院，編號爲A. 1006。素白紙抄，51葉，頁面尺寸爲30×20公分，半葉9行，行19字上下。筆法幼稚，多俗字、錯字。

本書情節略謂：

黎朝年間，仙邊祇縣扶寧社吳知府女名喚嬌娘，長相秀美，身體輕盈，活潑好動。兒時常偷聽其父講書，識得文字。後其父愛之，常與講書，幾年研習，所作詩詞歌賦與其父高徒不相上下。其父見其詩句，判定必爲多情之人。時光荏苒，嬌娘轉眼已到了婚配年齡，而父親門下的衆弟子竟無一人合其心意。

時逢鄰縣扶董鄉召開天王祠勝會，各地青年男女會聚於此。嬌娘在祠前遇一風流儒雅的青年男子，名爲楊介。二人賦詩對答，甚是歡悅。互生情愫，戀戀不捨。固離別時便約再見。俟重會，二人互訴相思之苦，並攜手進了當地的聖母祠。蒙聖母召見，講述因果。原來嬌娘是在一榕樹下誕生的，是謂猴

精。而楊介之母懷胎其間，曾遇大雨，避於祖龍宮下。因胎重無比，謂之石胎，始稱石麟等等。二人自此篤信前世舊緣，甚是歡喜。但嬌娘憂心家教嚴厲，恐二人好事難成，遂讓楊介拜父爲師研習文章，這樣二人便可常得相見，楊介依計行事，自此，二人通過嬌娘的丫環傳遞書信，互訴衷腸。並終越雷池，楊介常夜宿嬌娘閨房，耳鬢廝磨。一日，嬌娘之父偶經閨房，聽到二人相談戲謔，當下告之楊介，須中解元方可再來吳府。後楊介果中探花，榮歸故里，與嬌娘終成眷屬。

此後楊介仕途順利，一路發達。順天年初，沱江道寧遠州土酋吉罕侵犯國家，楊介被委之招討使，以平亂軍。然楊介乃一文官，不諳兵法，潰逃入深山老林之中，恰遇一户人家而獲救助。此家一女，年約十八九，清爽精幹，乃是車氏輔道之女，回想先前聖母祠之事，此女便是曾提及的將爲其妾之人。楊介感慨之下，攜此女回。遂向朝廷進表言兵敗明事由，肯請朝廷戴罪立功。再發兵討敵。朝廷准奏，重又派兵援助。而車氏從小習讀兵書，諳熟兵法，助其夫討敵，奏凱而歸。楊介攜車氏返回故里與嬌娘相會，稱合聖母之緣，皆大歡喜云云。

書中已用《傳奇漫錄》徐式仙婚等故事爲典故，當作於其書之後。又，書中自云所記發生於黎朝，述及楊介於順天初年平遠州土酋吉罕之亂事。按順天爲黎太祖年號，是時黎朝始建，上述種種事，當不可能發生於黎朝。且楊介初次兵敗遇車氏，氏稱「近祖可參，以兵佐黎太祖定天下，封司徒國王，號黑皇帝，木州食邑，已有多年」云云，亦不應爲順天時事也。順天年號有誤。書中謂「黎朝年間」、謂「黎太祖」，皆爲黎朝以後人之口氣，似應成於阮朝。

書末又有《玉身幻化》一篇，述媚娘及仲始後身故事，亦是傳奇一流。是否爲同一作者所寫，因資料

不足，無從判斷。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郭長城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在整理過程中，池潔審讀了校樣。

越南奇逢事錄

黎朝年間，有吳嬌娘，在遷邊縣扶寧社，吳知府之媳女也。娘生之初，其母鬻市晚回，少憩陽旭榕樹下，心神忽動，不覺妊娠，浹旬而生。及長，容儀秀麗，但手足敏捷，骨節清輕，性喜攀援，采花摘菓。晚年，溢任歸貫，築學舍於鄉之西，肄習多士。娘少艾時，盜聽父師講閱，粗通書旨。其父愛之，嘗於織紵之暇，教以經史大旨。數年之間，詩思文辭與諸高弟爭奇競巧。嘗於乞巧之節，陳瓜果於庭，獻拜天孫，偶吟云：

牛女相傳兩斗台，年年歡緒抱幽懷。我將爲掬銀河水，假道姮娥便往來。

其父見之，曰：「詩律雖工，但立意太奇，恐後必多情思，月花案上，取笑大方，非女子好事也。」娘是夜夢一童女，穿紅霞霓裳，腰帶七漿玲瓏玉玢，就織房，持一玉紙，曰：「贈汝之詩也。」娘啓視之，見中有四字云：「女家易柱」。娘醒來，不曉其意，乃披《玉籟經》，課《小王》一卦，得「猿猴守石格」，有文云：

異姓同居事不疑，用神俱旺克俱比。居財積聚多歡慶，吉自天來福祐之。

娘吟沉難辨，乃往後候鱸堂，歷敘夢中所見及占之卦，乞解焉。父再循這卦，曰：「此卦時往加日，二陰競一陽，初天后，未六合，主有婚姻之喜。但神言微妙，未審將來何年福慶也。」娘反復蘭房，苦思窮神，不知所主。

此後，歲華荏苒，娘齒及笄，父母爲擇配。及門諸生，莫適其意者。豈意家室之會，自有安排，舊債宿因，不外赤繩做主。時旁邑扶董鄉，遞年四月初九日，設天王祠勝會，男清女秀，遠近雲集。娘拉女伴數人，整理衣裳，隨數個丫鬟，就場觀覽。到景寬步一遭，閑立龍池樹陰下觀傀儡。俄而見祠中轉出一個男兒來，信雅風流，英雄體樣，——定是令家公子，否則瑞世文人——直趁鞋頭，立在娘側。竊見眉來眼去，欲捨不能。娘本是多情，要欲靜觀其究竟。生見娘丰姿窈窕，殊屬可愛，然猶意其富樓之家女，戲謂同列曰：「好哉！戰地。」娘應曰：「醜矣！秦風。」生曰：「立我戈矛，修我戈戟。」娘曰：「與子同袍，與子同裳。」生見娘答應，貫通經旨，私忖曰：「當代佳人，安得有此輕物？毋乃絳香之事，復見於今日乎？」將欲私締後約，密問姓名，但兩家朋輩具在，計無所出，因以字聲屬曰：「途間草遇，難寫幽懷，倘香火有緣生，自思太乙，四月見蟾圓，十五日約不迎也。」因頷曰：「慎無毫爽。」娘指祠前石龍曰：「石龍骨殘，妾心不轉，但患郎自爽矣。」生亦指市上榕樹曰：「榕樹頭白，我節強堅。」時日影含山，會人東西星散，落魄扶董鄉，兩人歡情強色，將欲分歧，繾綣遲回，跬步不進。生因觸景吟云：

落魄扶鄉傍樹陰，仙香何處繞青衿。藍橋此去人千里，聊寄裴航一片心。

娘亦口占私云：

觸景無端一樹陰，羞顏紅汗沁微衿。詩餘只怕還休了，枉苦姮娥夜夜心。

唱了，各望鄉關草堤。娘自別生後，心神不定，步履參差，迢遞路前，忘了許多程度，乃自悔曰：「我香閨倩女，花未知春，一遇才郎，未究高門令族，此而弄出嘴口，達了情詞，以春秋之法律之，正犯遂事之筆。今則一言既約，駟馬難追，始信花色四堵牆，爲今古英雄嬋娟一檻阱。」既而又忖云：「佳人才子，自古罕逢，絳嬌之遇陳淵，絳香之遇徐式，天緣作合，比比皆然，又何必一村之朱陳，兩國之秦晉，然後爲好哉。況此才情容貌，當代寡儔，一段因緣，任是東風幹當。」是日歸至蘭房，幽情不禁，密意難通，一塊形骸，盡付相思百鬼，時或倚窗屈指，獨宿獨言，紅綠夏長，熱衷翻成冷怨，曾有吟云：

自古鍾情幾月娥，如今於我更偏多。撩人自聽和音燕，對景偏愁並蒂葩。

重約誓心懸玉珥，亂腸隨手度金梭。憑誰喚取鍾情客（二），榕樹青青石不磨。

時娘雖父母在堂，然別有織房，常多小鬟獨處。馴至月中望日，娘謂小鬟曰：「我今遠遊京國，收買香奩；家法甚嚴，不敢以告。如斜暉未返，爾可善代女工，我早歸來，定有旌賞。」鬟曰：「小姐放步，如堂爺有來，小的善言，萬無泄露。」時日斜過午，娘思如焚，素服淡妝，取路徑赴建初之約迎處。且行且望，已見生立三關門外。曙星閃爍，花體鮮妍，問娘曰：「藍橋幾度程，何其來之晚也？」娘曰：「兔魄未圓，公何不佩韋者（三）？」生曰：「樹陰一遇，久旱之逢甘雨也。兔魄之約，日度三秋；建初之期，情牽萬狀，到那今日之會，在我其爲太晚也。弦猶不及，何用於韋？」娘曰：「我郎一言，量己量人，可謂包括物與人胞。」隱處各各，微微莞笑。時黃昏薄暮，寺鐘曲斷，延鐸宣聲，二人未寫幽懷，不能相捨。乃携手就聖母祠，陰圖泊宿。纔到排門窺望，只見祠中燈燭輝煌，沒無人影。乘虛步入，寄坐於左廊廡下。二人坐未帖席，適門外鞋聲蹀蹀，自遠轉近。將欲延眉，已見一團侍女，擁來一位老婆，由右廊直入殿

上，一時掉撓，人迹往來。生意其村邑貴族，望來頂禮，吞聲屏息，伏於廊板下。忽見殿上宣聲花猿娘曰：「爾召石麟子、榕樹猴精來，我款一款。」生不曉其意。俄而見一童女，艷冶妍裝，秉金蓮大燭，就娘前曰：「聖母見召！」娘聞「聖母」二字，惴惴驚惶，神魂消蕩，徐答曰：「塵軀俗骨，安敢對至尊。」童女曰：「無妨，玉音既出，不須迴避。」娘與生不得已，尾尾而入，見殿上端坐一位仙婆，外間秀女八九人，各逞妖嬌，階前侍立。生與娘整衣羅拜，不敢仰視。童女戲曰：「麟子、猴精，拜席雙雙，好似紅絲醮禮。」群女皆笑。禮成，聖母賜之坐，左邊侍童羅列，右邊則生與娘坐焉。聖母判云：「楊公、吳氏，知日之會。」生即對曰〔四〕：「嘉林蕩子，汨沒愛河，誤犯尊祠，願恕唐突之罪。」母曰：「非也，卿等來斯，我陰使之也。原卿生前介節，請鎮有功，黎王特使降生，少報微勞，俾之榮顯，偶然一遇，豫報先知。至如吳氏者，棲身有日，莫匪夙緣，天地造端，勿以合離變易也。中間如有患難，我當佑之以一人。」乃目猿娘謂吳氏曰：「此亦同居姊妹。」因賜之卮酒，曰：「此玉露釀成，豫慶合卺之宴。」娘、生接飲，玉液芬香，非人間所有者。生謝曰：「今宵之會，實慰塵心，但某等既墜羅浮，不醒前身來還麟子、猴精，願聖母教之，庶解一生之惑。」母曰：「陰陽異境，卿等安得知之！但問之安常老人，及阮、鄧二大婆，自有一股見識。」時吳氏在坐，領聖母之教，懵懵然不究由來。乃竊窺猿娘手足纖長，細腰窈窕，惟臉間有一點黑子在也。更闌對話之疊疊，忽扶明村後家雞報曉，咿喔聲傳，母揮二人左退。生、娘低頭降階，反顧望之，殿上寂無一人矣。各吐舌稱奇，呆了半晌，且由來一遇，姓名貫址，未得其真，纔聞聖母麟猴之言，兩地關懷，如在間夢景。乃堦前暫坐，相問根由。生曰：「我嘉林楊公之子，母阮氏所生也。傳聞太婆往笑菴市，偶因風雨，避駐於祖龍宮下，比歸，懷胎大重，不能行起，邑人謂之石胎，因字曰楊介。年庚二

十，從事文翰。若曰「石麟」，全在太婆所不道。」又謂女曰：「一生遭遇，百歲有期，貴族華宗，不敢一毫少隱。」娘曰：「妾乃東岸扶寧吳知府之子也。妾母鄧氏婆，却過陽旭榕樹下，忽有所感，應期而生，今聖母所謂「猴精」，事在不明，使人徒亂心腹。」生曰：「髮膚作合，全在冥冥。然語怪則亂神，惟儒者莫要於窮理。目今安常之道，瞬息通衢，宜到此一詢，且便娘來歸之路。」乃輩背辭母闕，趁曉而行，眼接眉摩，仿佛出垣之牛女。娘戲謂生曰：「君非強暴之男乎！何使妾慊悒而行露也。」生曰：「高堂之會，雨滃雲蒸。誰知事出參差，壞我萬金之刻。」娘曰：「戲爲樂耳。彼榕頭未老，白骨未灰，天長地久，中人何必爲蕩子、華娘之事。」途間戲語，步履如催，舉目間不覺已到安常地境。乃直抵祖龍故廟，見古石麟子，安鎮於觀門外，苔毛侷體，像貌猙獰，石篆污漫，不覺爲何時所製。因叩之旁邑老人，對曰：「那石自黎朝皇帝，建此宮亭，又設石麟，以鎮妖怪，歲深靈異，顯應有日。」曰：「近來有異乎？」曰：「固無他異，惟中間有一貧僧，常以舞猴爲藝，後因他適，放却此猴。日常入亭傍林中，夜則回棲石麟側，深宵嘹唳，如兩人聲。」曰：「後何在？」即曰：「移居陽旭榕樹下。」曰：「今猶在歟？」曰：「十九年前，不知所在矣。」算來即胎娘之年也。娘沉吟半晌，曰：「麟猴之課，今已半明；家柱之夢，未審何時解得？」生叩其所以，娘以平生之夢略說。生曰：「我爲娘解之乎？」娘曰：「願聞。」生曰：「女家，「嫁」字也。柱者，木也。木易相合，豈非楊字乎！」娘笑曰：「則吳之嫁楊，許多兆朕，織女乃冰人，聖母乃是遣醮，奇中又大奇也。」二人草坐談論移時，或愀然不樂。娘曰：「吳之與楊，猶有不足處歟？」生曰：「一段因緣，前生素定；三生香火，古後罕逢，我非有所不滿者。但今朝之會，水月鏡白，浦後分歧，未卜何時再合。萬一家事茫兀，堂翁鉗勒，尋芳蹤而不得見，幾堪人面桃花之悵乎！」娘曰：「既入寶山而至

空手〔五〕，妾請爲君籌之。今嚴堂私設鱸堂，別成一家宇宙，諸生肄業，不下百人，公何不就之？亦足適情雅趣。外雖遊學，內主成親，一以完燈火之功，一以了鴛鴦之債。妾當居中斡旋〔六〕，無不如願。」生聞言，喜曰：「造化造化，卿可謂女諸葛，貂蟬再生連環計，當避出三頭地。」計議已定，各分手而別。娘天性技癢，索一筆紙題云：

嬋娟門戶鎖堅貞，纔遇英雄價轉輕。一夜東西今織女，同舟吳越古雲英。

會時眼有三生客，別後心牽萬里程。到處覺身非是我，歸來帶得一般情。

題訖，授生曰：「聊以爲贈。」生亦揮毫云：

求凰甚喜得知音，當此分歧切我心。神感不愁金拾芥，事□偏怕鐵成針〔七〕。

挑兵未破秦關壯，夢景剛嫌楚峽深。多少情懷應有寄，莫教帳淚別離衿。

寫完，授娘曰：「聊以爲贈。」娘曰：「各執一箋，爲他日花房桂蘭情案。」既而相顧而別。娘途中思曰：「女人外事，動及二天，堂父若知之，不審將何區處！」及門，問小鬟曰：「何如光景？」鬟曰：「固無恙也。昨夜小娘不在，鬟代女工，老爺娘未曾問及。」娘喜其身邊無事，舉止如常，然意在情郎，日望好音密信。

分設兩頭路，生自歸家，以爲事出希奇，日魄夜魂，全在吳娘身上。一日，生辭楊公曰：「今者試期在邇，定在來秋，小子日邁月征，學功間斷。風聞仙遊吳先生大建學場，多士雲集，子欲負笈從之，萬望尊堂聊恕晨昏之禮。」楊公曰：「學貴及時，男子正當如是。此後充閭跨灶，即顯揚開振，何孝如之，不必拘之爲小禮者。」生自以爲得策。及收拾行裝，書一篋、奚一童，直望仙遊散步。至天德江小渡，嘗有

吟以消遣云：

辭了鄉關渡小津，奚童書篋共隨身。風姨月姊閑來往，認欠燈前月下人。

薄暮，生到扶寧，於東舍館焉。時常旁詢請問，曉盡吳家式。翌日就拜吳師，先生見生容貌言辭，頗有安樂之意。生自隸鱸堂，時來聽講，然織房密隔，私意難通，生坐卧清愁，恨晚巫山之夢。一日，生乘閑散步，周圍環景，正是：

竊玉偷香真有意，看花植柳本無心。

偶然籬外左望，見織房一簇，窗外小掩，露出吳娘半面，乃高道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娘排窗見生，應聲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忽自東牆來，望有人影，生不敢久戀，移步而行，娘分付小鬟曰：「外間浪嘆，情有窺窬，汝宜問譯數言，以觀其爲意。」鬟直往牆外，見生望東進去，遲遲其行，一步一停，如有所待。鬟就前曰：「公子何處人？」生見鬟言辭唐突，不究由來，然猶意自嬌娘來，故半露其辭，以觀其微意，曰：「嘉林楊介也。昨聞先生門下俊士雷奔，故不遠而來，算已十餘烏而兔矣。他鄉異景，鬱悶難舒，偶因閑步一遭觀覽，以舒其耳目。」鬟本童性，問了便回，具以生之言告娘，且曰：「詳認此人，依稀類扶董會中人物。」娘遮言曰：「天下面貌相似者多，汝安得夢言糊說！」鬟垂頭微笑。既而娘自思曰：「天隨人願，千里鳳來，然待兔守株，幾碎英雄心緒。」是夜，清燈挑盡，玉杼懶拋，愁染花顏，淚沾鳳目。小鬟窺知，問曰：「小娘有何花恙，一至此耶？」娘吐實曰：「我爲情所著苦，度刻如年，亂想胡思，不覺翻成惱景。」鬟曰：「情於鍾處，得非在日間公子乎？」娘曰：「知我其汝乎！夫嘉林新郎，乃我生前夫婦也。渠渠遠來，我之畫策也。今鱸堂既久，音信不通，纔到速離，倏來忽往，形交

神契，心動肝傷，此我所以有感也。」因謂鬢曰：「來早汝爲我遠遠心書，兼問東西寓所，或間相機乘勢，寄達幽情。」因取薛濤，放寫吟毫，黃袱封固。寅牌，鬢密領娘詞，班於學堂門外，俟生來就，道達情詞。既而生與朋輩八九人，括袖長裙，同時至焉〔八〕。鬢見頭勢喧騰，難通片語，暗將黃袱納於袖中，意將直待歸時，道達小娘情緒。豈意生自寄書，已知吳娘信來，腹裏徘徊，坐不帖席，方丈未撤，暗路先歸。鬢往來窺伺，見諸生三五返回，而楊生寂無蹤迹，鬢急反回命，娘細問曰：「客意如何？」鬢一一實陳，且謝使命不謹。娘曰：「世途難遇，人事多磨，月下翁，月下翁！說之結成委曲。」鬢曰：「計將安出？」娘靜思曰：「不須贅議，楊公早來，必然有怨詞來，匪我求童蒙，童蒙自求我也。」且說生自守書至家，啓密緘封，見中有首尾吟云：

殷勤聊贈有情人，無病西施笑裏顰。百歲咸恒纏午後，兩天睽隔渴芳春。

臨墻眼寄桃三徑，想像心懸月半輪。片片愁腸誰共會，殷勤聊贈有情人！

吟訖嘆曰：「藍橋咫尺，何必文章，不覺嬌娘念及冷淡書房否？」因強題復之，擱筆推敲，短唱長吟，徹夜寢不成夢。黎明，再袖復詩，直趁娘房，冀其得逢。纔到通衢外，已見小鬢佇立途中盼望。原是夜娘於五更，喚醒小鬢曰：「汝宜往候楊公，倘有密言來達，切記於心。」故鬢早來，恰恰與生相遇。生問曰：「青使何處得來？」鬢曰：「吳娘已料公子有□怨詞來，故使小的晨往。」生曰：「非惟怨，抑亦怒。遠來到此，懸望彌深，流蘇帳裏，也曾隙照寒窗燈影麼？」鬢曰：「女房深邃，家法甚嚴，我今姐未聞貴公先圖弊邑，不教而戰，姑恕可也。」生曰：「我今夜將到蓬萊，觀仙光景，如卿能容之乎？」鬢曰：「蘭房萬事，自有主張，非小的敢承當得。」生曰：「天邊遊子，久渴花容，一點芳心，殆亦箭之在弦，事在必

發。卿歸，達吳娘，勿以疏情見拒。」因出袖中詩稿授鬢曰：「小姐有問，卿當白我直言。蝴蝶春花，此其一會。」鬢唯唯而退。既而呈上詩稿，娘視之，有曰：

到景從來月半圓，愁心對月月如年。多時正苦相思魄，今日何須聊贈箋。

扶董榕頭渾未白，安常花案恐非前。他鄉旅次無餘事，抱得寒燈對枕眠。

時小鬟從旁參聽，娘曰：「楊公怨意涉深，我可謂長於料敵矣。」鬢曰：「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各開顏大笑。娘曰：「詩章之外，又有何言？」鬢曰：「楊公方甘心於我門廷甚矣。」因述生所言。娘曰：「計將安出？」鬢曰：「小娘長於料敵，何其短於料己？毋乃知人則易，自知則難乎？」娘曰：「何謂也？」鬢曰：「有麝自香，慢藏誨盜，此乃小娘身上，何必更問外人？」娘曰：「何謂言！夫東房門戶，雪鎖霜關；內有嚴君，外招物議，如或不謹，遍播惡聲，我受其辜，汝亦安得乾淨！」鬢曰：「須當慎之可也。」二更時，三星在天，萬籟俱寂。忽聞窸窣窗外，微有履聲，鬢報曰：「新郎至矣！」娘披衣未對，倒履來迎；潛入香房安頓。小鬟早知道了，安排芙蓉香案，另別將陣勢安排，非筆端之可以形容，而中篝之言，又不可道也。已而雞聲頻蹙，生與娘共起梳妝，回眼秋波，並頭蓮蕊。生謂娘曰：「今宵之會，凡平生不平底事，盡消磨了。但此後乾坤安得常見？」娘曰：「源源而來，常常而見，復何說乎？」生曰：「武侯軍師，從今惟聽其畫策。」娘曰：「於晉石言，安得以隱言索我！」各相視微笑。自此一天雲雨，朝出暮來；兩地情懷，日長夜短，會來屈指，垂及數月。鄰人朋輩，且涉見疑；然醉裏中人，想在無人之境。

一日，吳先生因事夜回，經過女房，聞有笑謔聲。潛就窺之，見生與娘並坐，席間言笑，房燈掩映，千

萬無疑。乃思料曰：「知面不知心，生子難生意。如今宣怒，恐漏家聲，莫若忍一時，徐徐算之可也。」乃縱步回家，人蔑有知者。數日後，吳先生因點文，參呼楊謂曰：「我聞夏禹大聖，孜孜猶惜寸陰；曾子大賢，勉勉亦加三省。汝自從我以來，書旨文辭，幾見窺宮牆、入門戶，得非躐等之學，晚進而退。即今秋闈在邇，汝當歸應選，解元一舉，汝可早來，不然我不願與汝相見也。」時諸生滿座，以爲生有高才，先生望以極等，殊不知其意也。比夜，生就織房，謂娘曰：「高堂會處，耳屬於垣，風流話本，只恐旁人又得聞也。」娘叩其所以，生遂以日間嚴師所責一述。娘曰：「妾家之教，學法甚嚴，得非吾郎文思有不足耶？」生曰：「如也，先生之學，得其精微；先生之行，最爲純謹。今言辭之間，字字有意，如曰『惜寸陰』、『加三省』，責其荒怠也。曰『窺宮牆』、『入門戶』，意其私奔也。曰『解元之舉，汝可早來』，此時定以女之焉；『如其不然』，斷不許嫁也。」娘曰：「果如生之所料，當且奈何？」生曰：「我今學力正好決科，行將奪蒙正之先籌，拾漢儒之地芥，領鬢可拔，何有於相女哉！」來日，生就鱣堂拜謝，計日回貫治行。吳先生曰：「大人之學，先成己而後成人；師弟之情，我非薄於卿也。歸堂取四快詩讀之，勿使父母妻子取笑也。」生謝趨出，自思曰：「四快之中，全無所指，今摘取相期，先生其師也。」且說吳先生聞生歸日，恐女相奔，乃相召入處室。乃與小鬟，縻以家事拮据，胸裏日夜不休。生深夜就之，寂無人影動靜；返回書館，留去兩難。將欲歸歟，則未得一語；將欲留歟，則恐泄其機。大約當在佳人合此，逡巡不進。夜三更間，生書燈影下，忽見娘衣裳裝束，排扉直入，生怪問曰：「重牆門閉，何處得來？」娘曰：「家事甚掬，不遑散步，以生歸期太蹙，故乘家人熟睡，逾重牆、越重籬，與君一遣。」生曰：「始覺猴精援攀手段。」娘曰：「豈卿如石胎之身重耶？」各微微含笑。娘因等留暫宿，雞鳴急起。娘問生

曰：「今日之離，何時再合？」生曰：「秋闈榜後，自有信來，幸勿以遠疏見忽。」娘曰：「石榕在彼，何必重申！」因吟一律以餞別云：

我粟難糜皎白駒，花留水去影疑愁。勸君早覓重來路，榕樹青青未白頭。

生亦讀吟以慰之曰：

漏滴銅龍夜未央，雞聲唱斷別離腸。聲名債將提去，休謂無情別自傷。

時娘不能返回，亦不敢久戀，直夜反回。生送之以出途，潸然有淚。娘曰：「英雄非無淚，不淚別離時。」生曰：「思則傷肝，肝傷則淚，我豈鐵漢耶！」言訖而別。來早，生歸家，省問雙親平安，收拾盤纏，與諸生應選。孰料天下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生於縣鎮，皆有重名，直至第四榜期，生名填在第二。私度曰：「吳師之約，期以解元，合吾名在亞元，安敢與吳師拜見！莫若赴京拜稟，借館讀書，已定婚緣，留作後頭之事。」日者嬌娘風聞秋試，專待好音，諸生喜信重來，惟楊公寂無信息，如魚沉雁杳；如醉如癡，時或臨風對月，聊以自娛。然景動人愁，倍切睽乖之苦，因吟以道意云：

愁中對月又臨風，風送涼回月色融。風月有情人信晚，風輕月淡轉頭空。

詩成，短唱長吟，無限一時情景。忽小鬟從自外來，頗有喜色，鬟曰：「今年秋榜，楊郎名在第二。」娘曰：「何以知之？」鬟曰：「日間小的就候家爺，聞諸生相與報告。」娘曰：「今安在焉？」曰：「直往長安拜稟了。」娘聞之，不覺喜中生喜：一則喜情郎之早達，一則喜姻緣事之果成。回思楊生決科之言，自有定見。時鄰鄉旁邑，貴族華宗，多有求婚者。鄧婆累番試問，娘意終不肯從。鄧婆謂吳公曰：「我兒年長，猶未定婚，屢次不諧，恐漸入標梅之景。」公曰：「彼意固有自在耳。」鄧婆曰：「何

在？」曰：「嘉林楊介也。」曰：「其人何如？」公曰：「昨我期以解元，偶中亞科，故不敢來見。」鄧婆曰：「莫若召來，贅之可也。」公曰：「固不必召，來春會試後，不喚自來，非夫人所知也。」却說娘日在織房，清愁冷眼，因謂小鬟曰：「我之形骸，楊之身也。臨別蓋曾有約，今者秋闈榜了，望眼雙穿，而京北羅城，未有寒暄一敘。汝獨不能爲我一訪乎？」鬟曰：「固不敢辭。但小的養房門，却不知其間處。且京城都會，冠裳翕集，車馬喧譁，一介女流，安能訪梗萍之蹤迹？」娘計無所出，只得含情而已。會七夕感舊吟云：

七夕歡期笑女牛，誰知今對女牛羞。珥河萬頃相思水，浩嘆無人掬一杯。

時秋色棲丹，玉容呈瘦。桐葉逐斜南之雁，他鄉旅思動愁思；金風薰逼帳之霜，書館織房均冷淡，正是秋深時候也。楊公長處長安，強料吳娘怨望，乃謂奚童曰：「小童密將一紙，直到扶寧，探問吳娘何居處，將來付以心書。」低頭謂曰：「如此，如此。」童克遵成命，直抵娘房。娘見童來，悲喜交集，問曰：「楊公曾有何言？」童述曰：「秋闈之約，將欲一來；第先生曾教之，『先成己而後成人』，且丁寧囑付讀『四快詩』，故洞房花燭夜，必須金榜挂名時。遙達令娘，聖賢之言，不可忘也。」娘曰：「勿以別離變易，此楊公之戒我也。」童乃出所寄。娘視之，乃四格詩，兼錄於左：

其一《小連環》。其二《大連環》。其三《小迴文》：

風敲夜倦倚，孤窗對草叢。

其四《大迴文》：

龍池日對樹疏陰，約舊申情此斷金。紅點一燈孤悶照，墨痕千紙短愁吟。

重山指望懸南北，下月期將合瑟琴。濃轉意愁分景共，風情月影對丹心。

娘吟了生詞，倍情增感。童辭歸，娘喚四友來寫復書，付童曰：「我之心緒在中間，歸語楊郎，勿以爲章臺柳也。」童歸至龍城，生問之，童歷敘顛末，呈出所寄之書。書曰：

重念妾：春衢試步，秋日羞顏，無端中天落紅線，扶董之右榕成約，有幸後緣諧素願。扶寧之花草迎人，良心早契良緣，佳會翻成佳偶。幾度月斜燈盡，羞宮花禁柳之春，重翻海誓山盟，辱白雁蒼鷹之命。揣己欲須昂友，佩鐫忍不我知，長江不見魚書，半枕空迷蝴蝶。幾餘度，檣舟松楫，共帷香粉之知心；萬里程，柳陌花衢，深恨鱗鴻之無信。今則相思索債，長夢纏身，韓翃柳垂，玉京燕語。將安情於守約，則窗前蟋蟀，背樹無可樂之宜，欲快意於尋芳，則上堂椿萱，身許有礙從之禮。情幾對夏花冬雪，愁難分水月鏡花。帝城歲月利名頭，妾已解丈夫之志，香闥夙宵懸望處，君其知素女之心。書不盡言，幸垂知悉。餘不宣。

生觀了嘆曰：「凡文思須有所觸，吳娘多情本領，合宜做得此文章。」數月後，復遣奚童來，贈以京城扇曰：「聊以寫熱腸耳。」娘開視之，無題，曰：「豈楊公有懷別恨，憶人全在不言中耶？」因夜留童。來早授以所織白絹一匹，謂曰：「生心如扇，開闔以時；妾意如絲，愈翻愈暨。」歸，生馴開絹端，見墨痕淋漓，筆端造化，內寫鍾情五調，其排顏小引云：

隔面以後，黃英不知幾度更；花開葉落，暑往寒來，皆是惱人滋味。故鍾之於情，必錯之於辭，遞啓新郎，名曰鍾情五調。

其一 《滿庭芳》

天外征鴻，庭邊過雁，秋愁似海無涯岸。雨雲徹夜繞陽臺，烏鵲何時填北漢？聖母祠前，祖龍廟畔，當初未了風花案。幽情好付月明知，風分願隨東風幹。

其二 《剪梅格》

憶昔燈前月下時，情不可支，樂不可支。於今蘭室懶畫眉，人也胡而，月也胡而。鴛鴦帳裏是何時？倍我思惟，切我思惟。擬嚮魚信一心時，用寫相思，用表相思。

其三 《望江南格》

朝望君，暮望君，東房風月轉愁新，紅巾萬點題痕。坐傷神，卧傷神，長安音信杳得聞，珥河幾度問津。

其四 《長相思》

日相思，月相思，日月相思爲誰歟？日月如梭情不斷，相思日月有誰知？路隔星河懷別離，楚王杳杳來楚峽。西窗幾度對斜暉，南園滿望閑飛蝶，團飛蝴蝶嶺秦雲。人遙景在我懷人，去日漸多來日少，心端如舊事端新，織房光景人知否？夜壁殘烟滯雨，章臺如問柳猶垂。願得一篇長短句，尤願君車具軌軌，莫把佳人挑瀾兮。草花未了鴛鴦債，梧桐誓待鳳凰棲。

其五 《長恨歌》

粵從客歲，鳳倒鸞顛，吁嗟兮故國長安，身故國兮愁夢纏，目長安兮恨難痊。夜夜夢魂兮，妾身曾在君邊。月庭柳影，君身在妾前。將訴幽情於玉兔兮，兔魄未圓，欲寄多情於白雁兮，雁信難傳。兔慘然，雁慘然，情用慘然。弄金環兮，環與周旋；依半枕兮，枕與相眠。半生情緒，幾識嬋

娟，問之月，月無知兮；問之天，天亦無知兮；問之啼怨之鵲，此情緣、此情緣；畢竟問之君子，爲是近焉。不知舒吾懷者，公何時竟何日？何日竟何月？何月竟何年？

生讀訖吳娘五調，曲盡情狀，真「黃絹幼婦」也。然怨氣涉深，殊失《關雎》之意。蘇惠之織文，絳嬌之題錦，豈如是乎！先正曰：「天下難化者婦人，以其遠之則怨也。」吾當慰之可也。乃命筆引敘，并詩五律，各以詞爲歌。敘云：

三生舊約，特托諸天；百歲宿姻，委之於命。拜月祠中猶有記，春花何負於庭芬？憶詩閣上已成痕，仙侶敢忘於梅剪！況北南猶有雁，何須無益之相思？而松柏化爲心，勿把無源之長恨。但收春日緒，好唱望江南，則情於鍾處，不露馬啼，而鐵杵磨針成之，想亦不難矣。因有詩以道意云。用前五調韻爲五韻：

其一

粵自韓衣買子香，情鍾誰短又誰長？巫山大小雙纏夢，漢水東西共泛觴。
私約未忘難報晚，清愁休管雁啼霜。此緣果待東風幹，何負如蘭古筆芳。

其二

玩梅此日報西開，乍想瀛州乍入懷。一線紅絲天上定，十分花債月中栽。
主盟剩喜榕仍在，訂約相期石不灰。鬼嶺勉將堅勁節，看花人早問春梅。

其三

多少愁腸尺素減，減愁本自趁風帆。天長地久人還在，雁去魚來面若談。

對兔誓將諧願卜，求凰閑把弄琴三。扶寧風月羅城雪，兩地關懷北亦南。

其四

青燈挑盡夜眠遲，雲隔仙嬌穿日窺。作合仰憑天有監，照臨勿謂月無知。及時只爲功名重，守約休教粉黛悲，此後嬋娟身上事，却除相字任長思。

其五

容刀河廣不銀河，誰謂人遙一派波。鳳倒鸞顛原舊鏡，鳥飛兔去度輕梭。計期團得西廂月，何事含愁上苑花。自古王魁曾幾見，休教驟唱展鵲歌。

寫完，喚童付以稿，囑曰：「汝代我道吳娘，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固人情之所必至。然居而至於離，期而不能至，亦豈人情之所欲哉！但當靜以安之可也。」童一時逕往見娘，白生心事，因遞生緘封。娘視之曰：「文人之筆變化無端，真贗實虛，有所不能其際。詩云：『大田甫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我心則勞。』」時小鬟問言曰：「詩本人情，可以興觀群怨，以言感人，小娘之作俑也，爭似不來還不去，也應無喜亦無愁。」娘曰：「古來情最苦，死別與生離，我欲無言得乎？」乃再賡前韻以答。童歸，生問吳娘居處。童曰：「微觀其意，動靜語默之間，蓋欲以文章怨別離也。」乃遞娘之詩。

其一

擡頭往事耻偷香，相把幽情恨應長。柳陌遙凝前玉步，蘭臺空泛淺瓊觴。知君本耐程門雪，奈我奚堪惠枕霜。早晚願同申舊約，莫教蒲柳決尋芳。

其二

華關鎖鎖爲誰開？默想沈思恨滿懷。結髮山河憑月照，傾葵身世向陽栽。耳邊約誓猶懸想，心上朱陳志少灰。何幸及時冰未泮，七夕莫把嘆標梅。

其三

春思流連院裏絨，栢舟泛泛一孤帆。針磨點礪心中事，金斷空思月下談。香玉也堪癸竹六，采珠正切老梅三。北洲如有航江葦，帶水寧容限北南。

其四

梨花霜打夜遲遲，窗下多情許月窺。一片柔腸千段約，百回春夢寸心知。皇都漂渺雲中望，花思徘徊月下悲。昨夜認來知己筆，長忍之暇又相思。

其五

當此卽舟涉珥河，此身恨不作風波。點燈自恃姮娥藥，倚杼慵拋織女梭。地面迢迢難擲菓，天心裊裊亂繁花。憑誰一挽黃河水，爲洗前頭怨恨歌。

生吟咏移時，將欲賡和。忽外間有信報來，今年春試已有訂期，南門外見揚枝春曉矣，事果不遂。時生一聞天子詔，乍起狀元心，當初一股夙緣不必懷。屆期，騷壇耀武，筆陣鏖文；臘驛梅傳，天門出榜，生名魁科第一甲第三名矣。成名後，拜謝天顏，拜了座師房師；同科諸員，仙團勝會，然公猶未完聚，懶與之同，三日遊衢，未嘗著步。已而私遣業吏，遙遞心書，就報吳先生好音，且締婚姻之誼。吳知府接知音書，以天中帶喜，謂鄧婆曰：「茲新科探花，不召而來，今日如何區處？」鄧婆曰：「堂上射雀，娘女乘龍，安敢有所異議？」及旋錦日，生遣輜子數具，仙杖行戟，接先生、鄧婆及吳娘赴京。一簇仙團，榮回

嘉林故貫會見。華袖衫傘，草木迎逐脚之春；安輜快駒，賓朋望行塵之步。至諸家禮畢，生與娘齊拜雙堂爺娘。接步花房，交杯閑敘。娘曰：「秋闈之後，人各一方，不圖今日，得究當初情案！」生曰：「草木知春，予豈不量人意？然暮夜之中，四知可畏；隱微之行，十視其嚴。故綢繆心事，暫爾契然，不忍使卿爲紅拂之事，所謂略小節而存大信可也。知我者其師乎！」是夕，銀燈徹夜，香色濡衣，銀漢橋通，巫山夢醒。生戲謂娘曰：「今宵之會，可無詩以記之乎？」娘即吟云：

偶中之合合中離，回想因緣一段奇。何處媒來鸞鳳枕，不知今夕夜何其！

生亦續吟云：

不知今夕夜何其，藍路仙橋出絳圍。從此之償男子願，春宵萬景一家私。

娘曰：「新郎驟勝而驕，忘却前頭事矣。」生曰：「何事也？」娘曰：「鴛鴦帳裏，兩家之能事悉矣，但聖母祠前，佐以一人。今令娘同居，未知何處下落？吾郎未曾念及，此妾所以留意處也。」生曰：「我平生還涉許多，湊出奇來，神道至玄，安得有所逆料？時來便見，何必挂慮？」此後生得時行道，參預朝政，事機雜踏，公務繁多，國事重而家情輕，父母之言，還屬一邊攔過。

時光陰似箭，順天初，沱江道寧遠州土酋吉罕者，竊據嵩陵、芒裡等地，南通老撾、胡孫精國，以爲應援，朝廷討之不克。廟堂籌畫，或至宵夜。朝廷或保公爲招討使。公意科甲中人，而資質勇敢，骨節堅剛，自提大兵，直望興化進發。料想此時，遙伏天威，押除山匪，窮邊黑子，折箠可答，自不必於預防者。時吉罕頓兵木州，公驅兵前進，連戰破之，開路疊橋，長驅逐北。不意吉罕於坎坷伏兵，一待公兵一入，四面交圍。公進退無路，左衝右突，但得單身走脫，不知去向。黃昏時，登高四望，出左忽見一簇人家，

側海假山，亦是一般景致。公蹇裳趨入，見家庭寂寞，惟數個小童，蠻土衣裳，亦通中華言語。公渴漿求飲。俄見少女人，年十八九，身穿衣帽，頭頂銀簪，髻髮如雲，清光奪目，公疑其乾擦——蠻中有精鬼曰「天母」，母有夫婦，母夜能穿兩趾於鼻孔飛去，以吮人污，謂之乾擦。能變形爲犬貓，山羅州多有之——不敢正視。其女來問曰：「官龍何來？」——土音官者謂之官龍——公曰：「我招討使也，日爲蠻酋所敗，損兵折將，山脚崎嶇，幸得來斯，冀求憩息。」女乃款生一頓訖，低聲謂生曰：「妾生洞類，勢非寄足之所，但跟隨妾來，自有一條生路。」公知其意，乃從之而往。至深林幽處，娘謂生曰：「妾乃車氏輔導子也，其先祖乃哀牢國王之裔也。近祖可參，以兵佐黎太祖定天下，封司徒國王，號黑衣帝，木州食邑，已有多年。曩爲吉罕所驅，妾父與之共事。今公到此，勢不相容，故妾哀動猿腸，指其歸路。」公曰：「母車氏石言居止之事乎？」車氏前芒禎國王之次子也，王許以食邑，自願尋地宅居，過武江取石塊禱天曰：「到此石能言則居。」至木州，石忽言：「吾當居此！」遂可宅焉。」女曰：「正是！」公曰：「見入井而惻怛，仁之端也。今某山嶺窮途，不知去路，北行無老馬，出《左傳》。劍閣乏天然，雷，天然雷，萬春之妹，嫁種景奇，詳見《錦香亭記》。娘獨不申半臂之助乎？萬一天其成路，行得穩，娘之義當刻石不忘也。」娘乃欣然與之同往，越溪攀木，行路輕環。日則尋路披毛，夜則同棲石上。娘久處林泉，素知木性，時或途中饑餒，常采果以食生。旬日之間，不缺支度。暨至平民村邑，公與娘入憩焉。是夕，公謂娘曰：「芥針之遇，自古有之，汝與我相從，恩情較重，豈非天意之造端乎！」娘曰：「與公私奔，豈有回來之理，此後之生身事，托之君有餘，花頭蝴蝶，枝上鴛鴦，妾安得而自主！」欹枕間，公謂娘曰：「不圖山林蠻獠，有此奇逢，一段因緣，又何必牽絲拾葉。」娘曰：「妾非全是蠻中人物，公何見鄙之甚耶！」公曰：「何謂

也？」娘曰：「妾母鳳城人也，聞妾母求嗣於西湖天王祠，乃董天王靈廟，夜夢白猿攀臂，決旬而生，因以華猿卜名焉。」公聞言，嘆曰：「聖母之教，不欺我也。」娘詰問根由，公略以聖母祠故事，說過一遍。娘曰：「塵劫肉身，安有這般說話？」公曰：「後當驗之。」時公敗衄之後，徒手入鄉，計無所出。將回謝罪，娘曰：「木州之役，全師覆沒，如單騎返回，何顏以見天子？莫若上表乞師，後圖報效。妾當移書旁郡，招集殘兵，或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自足以贖前過。」公聽其言。表回，朝廷重公，加給雄師助戰。娘亦葉書蠻字，報諭州民，多有應者。及殘兵稍稍復合，公開帳議事，籌定進兵之策。娘曰：「行師之道，有奇焉，有正焉。牧野之師，周旅爲正，而庸虛爲奇；召陵之師，齊侯爲正，而江黃爲奇，以此行兵，百戰不敗。若輕出於上谷，此漢高有白登七日之圍^九；懸軍於白岩，此唐太有鴨綠難留之咎。孫子《武經》曰：『將不知兵，以卒與敵。』《煙水神經》曰：『爲其所伏，靡有不敗。』公前日之役，正此也。」公聞言駭然曰：「吾平日徒讀武書，不知兵變，出《玄命》。何物女子，乃能若是！好好行兵幕客也！」娘曰：「妾平日讀書，最愛蕭皇后玄女之爲人，故林泉多暇日，凡《壬申》《太乙陣圖》《孫子》《武略》，亦皆經目。」公曰：「今賊勢充斥，而我孤軍在此，當用何策，可獲全勝？」娘曰：「善用兵者不在衆多，故淮肥百萬，卒壞於草木之兵；赤壁全師，見焚於蒙衝之艦。矧茲吉罕，驅驅扇漁獵，劫制鈎鋤，烏合成群，蟻屯聚黨，纔不勝則劫掠平民爲勇敢，一退却則散盡林野爲無餘。妾已會擒之之策矣。今可分兵三道，其正兵則直行花木以邀其前；又遣一支兵，暗從萊州以擬其後，又遣偏將二員，從芒阨夾道而伏，日昏搬運木石，堆積去路，俟吉罕兵至，燃芻放砲以怵之，必徒左退入深塹矣。」公從之，分撥已定，乃進兵至扶華州三洞。其地平曠，忽牙旗立處，暴風從東來，昏塵蔽野。公曰：「此風主甚吉凶？」娘曰：「此風名

『振耳風』，主有賊兵卒至。然今日己巳，其音屬角；而風從卯來，其音屬羽，水來滋木，爲母翊子，我軍必大勝。且妾已占一課，卯將午辰，公本命時，三十一歲，行年在寅，其年克勾陳白虎，命克玄武遊都。且日干克勾陳，勾陳克玄武，而三傳無救，必然席卷長驅，遊之陽神。上金下水，必從石徑投溪，就此擒之，萬無一失。惟玄武陽神，重臨生地，復有偏將，前尋遠逸，理必然也。宜且陳兵以待之。」公曰：「當用何陣？」娘曰：「三洞地勢平坦，好布八卦陣。」乃指揮偏將，排兵列陣，四方四角，旗色各有誌別。指謂公曰：「此太乙古陣。詳《武備志》。又披奇行遁甲，陰陽順逆，門戶多明，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艮上八青旗，生門白色；坤上二黃旗，死門路也；巽上四赤旗，杜門天圍守之；乾亥六黑旗，開行天心立之。如賊犯四方，則一兵二翼，有正有應。賊犯四角，則奇可爲正，正可爲奇。至如隨機而變，惟係乎臨時可也。」俄而蠻兵卒至，見公圖陣嚴整，四面八方，各有門戶，車輔導謂吉罕曰：「此乃八卦陣也，吾女猿娘，日常積筭子習之。然今日開行更太歲生門，又遇鵬神，外此不宜撞打。爾宜按兵勿動，以觀其變。」至未初，忽見吉罕兵處旌旗紛亂，猿娘曰：「此乃疑其後兵之至矣，可縱兵擊之。」娘中軍援枹，使公親督前支，變成騰蛇，脫壳而進。比登高岡，果見萊州兵馬漫山而進。罕表裏受兵，倉惶亂徒，蠻兵三五星散，塞塹填坑，不知其數。吉罕僅存親兵數百，取芒阨小徑逃遁。三更，至高陵嶺，兩山夾險，惟有小路可通。一里許，只見當路柴木土石，路不能通，將必攀崖，別尋生路。忽聞千聲砲響，兩岸火燭，露出官軍旗幟。罕退兵半里，已見追兵薄來，惟左邊有一小徑，摩昏而逃。纔數十步，石積崎嶇，前者有二坎，吉罕如脫網之魚，高低亂步，石膏滴滑，罕與從者盡推下了。官軍卒至圍之，個個生擒，押回本陣。詰口，錄問酋長盡數無遺，惟車輔導不在。公疑之，娘曰：「妾父韓魯亦少知兵，料必外鬼

崗之火。然緹縈婢漢，可以贖父罪，公其準之。」公聞言，笑不答。原來輔導在觀陣法，強料陣中名將，深識兵機；烏合之兵，勢必不敵，故潛率本陣，暗各先歸。至家問童：「猿娘何在？」童曰：「日者招討使到此，相與私奔。」乃猛想八卦陣圖，知是猿娘手段。嘆曰：「吾養子十八九年來，不意今日爲楊公之用。然金屋貯嬌，亦是造端常理。窮山蠻貊，豈能留住得他？」時楊公既獲全勝，修露布表。娘曰：「妾請代君綴之可也。」生曰：「娘之武略，中古一人，今乃啜玉吐珠，始信令才女將。」娘乃揮毫立就，其略曰：

蓋聞鵠頭南指，明道清風浪之塵，虎印西行，耀日睿山嵐之境。蓋取亂之兵，冬人如得已，而干常之黨，天道所不容。順逆明微，古今同轍。我國家斗牛得歲，翼軫肇基。藍山興括地之兵，逃沐晟，比張輔，與黃福，劍柳昇，蕩定二十，克南來之貔虎；江水淬倚天之劍，定渲州，平清化，撞東關，夷古弄，開拓十三，宣北海之封疆。時雨蘇水火之民，風雷雪山河之恥。間出有□之湯武，天書震象呈符；亂餘得國之漢唐，星紀乾圖正統。駉驛車書共道，侯藩大小相維。夫何寧遠舊民，敢背先皇厚意。唇齒援盈蠻、車里，扇動二十州韓魯之邊氓；背面依遵教、馬河，竊據三萬城環圍之天塹。黎太祖築三萬城，言城可容三萬人。歸化蠻名勢將蠶食，安西府名山溝蜂屯。席前霄簪國之衣，鍼砭下憫懷一指；卧側隱睡人之榻，普率中寧限偏方。蠶叢何有於龍堤，龍水堤在木州，橫江有石堤，水高四五丈，下有石窠，如虎口向上，俗號深油。豹變期孚於牛吼。興化古名牛吼蠻。皇帝乃命臣等，於郊建旆，彼濕出車。數千席上王師，勵國峻吞牛之志；千里目中蜀虜，凜班超得虎之威。渡河沱而劍戟凝霜，沱江上接大蠻黑水河，所謂西流爲珥河者也。止天振而旌旗變色。當此東隅垂健翹，暫勞東土之

斧斤；雖然閩外伏餘威，復振南中之號令。敵愾之鋒不挫，同心之士如飛。摧枯勢，振乘風，披龍印進兵之步；披龍山在木州上岡，其山最高，登高頂四望，上見順州，下見沱江，南見清華、楊若江、義安、瓊瑠。破竹機，乘逆刃，鑄古痕磨劍之崗。鑄古山在青州巨勝山籌冊，橫直百餘里，其高次傘圓之嶺，有古井十座，方湖一泓，水甚清冽，旁有雷石。山羅登而乾擦攝威，馬河入而巫神遠遁。馬南州執湯有一種巫神，能運石入人腹，腹痛而死。土地之銅神效順，山風何待於卯寅；鐘南之葉公助威，水渡不須於子午。木州墨里院大寺有黑銅像最大，寺有古鉦一百四五尺，相傳叩之即死，行人過此處，遇黃物棄而不顧。又此木州上岡有風穴，其深不可測，午子時風自穴中起，轉動山林，至寅卯時風自止。鎮安縣有葉夫人祠，在洮河側，稔有災應，今巡司年奉事。洮江常有陽瞳，惟子午時可渡，孔明南征禱之，先霄即其事也。既扼赫蠻之勢，更神料敵之機。華州八卦陣圖，旗喪蠻酋之膽；嵩嶺兩山伏卒，砲聲驚賊將之魂。窮途之孽黨俘來，背正之凶渠檻送。會見災星影滅，台象偕平。撩狂共入輿圖，邊陳盡茹籠之地；寧遠州舊是哀牢國界，王舊名茹籠，後其弟茹坌再據此地。獷悍轉爲耕耨，舊業安肉壙之民。此州人民獷悍，能習水戰，其州中有水泉湧出，水味稍鹹，百獸夜飲，土人作弩射之，所得者多，謂肉壙。鉦鈴沉自綏之聲，鼓角奏凱歌之曲。此日崇墉執訊，宣威實賴於諸臣；當初漢閩推輪，成功式遵於九命。臣謹奏露布以聞。

表回，敕賜旋師。

公與猿娘回家，合與吳娘拜見。吳娘纔一見，詳認猿娘體貌，及臉間黑子，曰：「金蓮之召，非此人耶？」公曰：「正是！」乃還敘所遇，及參佐戎務顛末言之，娘曰：「聖母侍女降生，非凡人比。」各相微笑。猿娘曰：「果然，則王羊再世之事，非虛誕也。」吳娘時或說公曰：「車氏姻婭，可無恩以軫

之乎？」時諸州存從吉罕者多有換易，公表求保車氏，乞仍繼襲。朝廷查車氏祖可參開國有功，準其奏。輔導感恩不淺，赴京供貢，常往來通好焉。公務之暇，公常與吳娘閑庭小酌，言及年紀。吳娘曰：「妾申公時，又得車氏年屬子，可謂三合奇逢矣。」後公還授顯官，吳、車皆有所出，至今閭閻猶繁焉。

【校勘記】

- 〔一〕「娘少艾時」「時」原作「辰」，蓋越南避諱字，今改回，下同。
- 〔二〕「憑誰喚取鐘情客」「取」原作「吸」，文義未順，當是「喚取」之誤。
- 〔三〕「公何不佩韋者」「佩韋」原作「佩達」，今作「佩韋」爲是。
- 〔四〕「生即對曰」「生即」原作「即生」，當有乙倒符。
- 〔五〕「既入寶山而至空手」「至」，原誤作「室」，據文意正。
- 〔六〕「妾當居中幹旋」「幹旋」原作「幹施」，據文義正。
- 〔七〕「事□偏怕鐵成針」，原脫一字，今以空格補之。
- 〔八〕「同時至焉」「至焉」原脫，據文意補。
- 〔九〕「此漢高有白登七日之圍」「高」字原脫據下文「唐太」補。

附錄 玉身幻化

古越裳螺城，北河勝槩也。重光末，後陳重光帝城右岩之顛，有赤色惹惹，敘事出《左傳》。一條冲天，如火燭炎光之象。接邑旁村人皆疑其爲鬼祟，凡牧童蕘豎，不敢近來踐踏，數年後見亦如之。時山寺有高僧者，度云：「北城自安陽王開築，設法馳人，冤魂滿地，年深物久，變起成妖。我當設四大出經之禪床，悟六如之法偈，使沉淪幽鬼，一切超升，亦一大功德也。」乃即地設壇，誦涅槃數遍，兼有解冤疏。中有云：「陰陽消長，宛然芥蟻之浮沉；塵劫往來，管得春花之榮瘁。大悟處空空色色，纔歸餘化化生。消憑一洒之枝，踏破三生之路。」法壇一筵，浹旬而散。是夜，忽見壇所如一輪明月，特地起來，升降高低，一時仆滅。時高僧遙望，謂其徒曰：「妖根從此解化矣。」數日後，僧於方丈禪定，見美姝年可十八九，膚肌如玉，秀潤照人，碧眼玲瓏，其光可鑑。衣裳艷冶，顯權貴中人物；聲音鏗爽，頂禮求懺。僧曰：「貴娘何處人民？」侍從無人，不憚崎嶇，光臨淨土。」女曰：「妾乃東城夜山人，前嫁爲媵，南紫膠木，東望小星。不料堂父不容，夫君見棄，玉埋鈿委，予今有年。緣慳分薄，甘聽分於悠悠，薄視桑中

之金，而暫守通衢之寶，景仰巍巍碧相，廣開濟渡之門。雖今生過了，固不可追，而接外升沉，求懺後生之事。」僧見言辭伶俐，意涉見疑，辭以山谷野僧，只念朝暮傳燈，未造得心囊副意。女請紙筆，立寫疏文。僧勉從發奏。女案前宣揚竟，五拜超出。僧仰見脚步輕環，湧泉隔地，揖謂童曰：「妖也，非人也。疏文勿憑火化，當歸貯，以爲他日之驗。」女至三關，題於粉壁云：

莫說無因更有因，來來往往往來身；人間早悟輪回理，攔過今生莫自瞋。

銀鈎鐵畫，壁上龍蛇，騷人墨客登臨，不解其意。自後女周遊中土，無處不到；繁花勝會，人多遇之，高唱低吟，開口成律。或云：

裙拖湘水髻吳雲，雲暢香殘意有春。身許不辭三峽步，藍田種玉恨無人。

又云：

江妃解佩事悠悠，經幾星霜續此遊。拭目桑田滄海後，不知身世在中州。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所到之處，人或以言辭譴之，娘更贈以金環，與以玉珥；若致殷勤，則辭以無緣，拒之甚確。有高見者，以妖目之，然莫能窺其蹤迹。

說分兩頭：時大平瓊瑰有王學生，得地閣豐降。然年少放蕩，父母俱亡，落魄江湖，室如懸磬，平生從學，千費略無所得。嘗嘆曰：「天如倚蓋，地如局棋，賦與之理，何其無意於我哉！」聞你珠術人精於斗數，往質咨焉。術者曰：「公之數多有根基，合宜出入朱門。然推弱準強，纔做一時當局，勿以前運蹭蹬而損其志。」會明人新設交州學校，生琴書裝束，駕報登程。正是：

路左笈驢□李固〔一〕，橋頭車馬誓相如。

適夏盛暑，枝頭薰榴火，水面鑄蓮錢，熱氣逼人，步程不進。黃昏，至途中驛鋪投宿焉。人定時，聞隔牆有少女聲，細細吟云：

炎帝紅爐鑄熱天，夜聞搖扇不成眠。玉顏汗洗西香淡，解慍無人鼓舜弦。

生借隙潛窺，見一女獨坐燈前，眉清目秀，正所謂東鄰之女，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將續吟和云云，又怕無媒，未便輕率。旦，生再起梳洗，已見女望東進步。生質諸館店，曰：「此女往來，自謂鬻玉客也。」生促童兼步進程，及於途，行且嘲曰：「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女曰：「公非卞和，安能識璞中之玉？」生曰：「有美玉於斯，藏之歟，抑沽之歟？」女曰：「沽之哉！沽之哉！待價而沽者也！」生曰：「秦廷之玉，價重連城；娘子之玉，其價何如耳？」女曰：「無價。」生曰：「無價只在淵，今鬻之於市，豈眩而求售耶？」女聞言，臉間紅映，默然不答，帶怒而行。生尾之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女即回顏微哂，曰：「南容三復白圭，有女嫁之，今君始一復矣。」生見娘言頻狎，應曰：「一而足，何必三思？」時程途遙愀，二人且行且譔。至小溪橋橫一簇，兩相暫憩。生曰：「貴娘何處佳人，金屋餘風，朱門素女？今還旅迢遞，孤苦何堪？」娘曰：「妾古螺人也，日爲夫君所棄，天下難容，孤星獨往。中土周環，天悠悠而心搖搖，一片孤忠，羞對青山碧水。擬今桃花無主，付蹤影於浮萍；眼寄雲端，情牽花影。將他鄉而進壁，恐臨投土之河；欲故里以還珠，的見覆廷之水。君將見憐，不必以形骸索我。」生曰：「佳人才子，天假奇緣，願結同心之帶可乎？」女曰：「道旁苦李，晚景標梅，孤鳳梧桐，正樂棲身之所。只恐起居言行，不近人情，畫餅妝金，枉費君一班心事。」生曰：「坎離爐上，定有陰陽；月窟天根，自然來往。逢而合我，當作好風之箕，好雨之畢。對面而冷眼看，娘子亦何

心哉！」娘曰：「自揣閑花無芳，雞筋無味，蒙君不棄，何靳相從。」生喜，收拾行裝，直望神州取路。至渭濱江次，借一小舟而進。此間玉人江影，依然映水之芙蓉；俗客仙舟，恰似飛身於弱水。」生戲指謂娘曰：「同舟吳越，猶待玉京之會。今途間邂逅，月下遭逢，豈非真前輩之假歟？」女曰：「雲裴仙洞，同入清□，占得無窮極樂。今短景春場，此生未卜，君何遽鄙前輩之不如耶？」時江寒月淡，生曰：「三星在天，其如今夜何！」女曰：「新人舊景，別思未舒，詩歌一曲以見志，可乎？」生曰：「願聞。」女即鼓板而歌曰：

乾坤分別時睽隔，孝敬一心難兩白。鸞分玉鏡燕聲悲，龍去鼎湖蛟淚滴。

丹心向說海江天，座玉埋香歷幾年？破碎山河都是恨，殘香餘粉不成研。

月堆花影春醒苦，貞節山容愁悵悵。堅剛惟有瑾瑜心，磨琢全憑英雄手。

歌竟，生靜思曰：「前頭心事，聽者興悲，但中間『龍去鼎湖』，『破碎山河』，未知何意？」女曰：「聊寓昔時光景。」爾時舟中楫師棹子，耳目許多，二人相敬如賓，未嘗狎昵。暨舟過南昌，乃武娘故廟，吟云：

秋江印月月漫霜，月淡江寒憶武娘；業報可憐生誕子，影分何必罪張郎。

顏紅自古天多妬，浩氣□今水愈香；觸處我將鳴往事，千秋論□斷人腸。

過媚醯廟吟云：

月斷槃山體覺癯，一般心事付悠悠。龍髯有淚悲南馭，狐血無端媚北州。

夷狄有君天地變，山河正氣斗牛收。有江可洗綱常骨，禮葬何關李自羞。

過多禾仙容廟戲吟云：

夜澤深深水碧漪，一場今古觸人悲。葦蘆正好諧仙侶，城郭原非拒父師。
夜半颶風千古事，江邊秋□億年祠。炎郊帝女顏何厚，南望沙頭暗自知。
至菩提江吟云：

天工開鑿太多情，枉苦乾坤久戰爭。沙莽幾埋南北將，煙波半沒古今兵。
驚河影斷魚歌水，刁斗聲沉鼉鼓清。天假故君方便得，換來清水洗南濱。

時女觸景處便吟，生隨章嘆賞，常欲續和。但中間每結聯如別有意，未能勘破。至鼎龍，娘謂生曰：「街衢喧間，滿目繁花，當求寂寞禪門，爲攻書之所。」乃相携就乾陀寺，住寺。南康凸凹，望外仁山；蘇瀝縈回，眼前知水。舍利古高低之塔，石碑苔篆隸之文。不夜天月滿禪心，竹柏松琴和魚響。無□地風情俗脚，鶯言燕語問鯨音。生愛其一般景致，乃誅茅構室，聚於斯焉。生素以寒門出來，琴書之外，囊裏無餘，凡其焚桂釁珠，取辦於娘。一日夜，生謂娘曰：「窮途天假，得遇佳人，眼前之花也，掌上之玉也。邇來敬中掩愛，久汲春醒，今夜間來，願作巫山之夢。」女曰：「君錯矣。身名會重，燈火功深，妾不敢以衽席之情，荒君之志。姑少待未爲晚也。」生計無所出，只得含情而已。又一夕點燈並坐，生視娘目不轉睛。娘曰：「妾常讀『世家』，柳下惠坐懷不亂，魯男子閉戶不納，蓋亦嬋娟藏劍，香粉操戈。我君讀聖賢之言，豈不知在色之戒？」生曰：「堅心匪石，相火燒人，故美之於四姬，安石之於白雲，東坡之於琴操，陶穀之於君蘭，前賢豈留我色？但情鍾意適，到那留然。如娘固以外之，將置予於何地？」娘曰：「楚館秦樓，沉人之苦海；歌娣舞女，摧人之妖狐。席上之珍，何須挂齒。彼沈約之瘦腰，張敞之畫眉，韓壽之偷香，相如之竊玉，書碑口實，君與妾將安取乎？」生曰：「我之得娘，將安用歟？」女曰：「妾之

來斯，本欲興君家業；如君功名未就，則妾節操不移。一段因緣，當作後頭截看。」已而剪燈就寢，偎玉倚香，而咫尺桃源，不啻如鄭之虎牢，蜀之劍閣。時光陰似箭，不覺星槎漸轉，暑往寒來，生常往候鱣堂，而娘亦能支度。日則周旋中饋，夜則頂禮梵王，密禱陰祈，生不能窺其阿。

適商久雨，厨灶不供，生索筆以吟窮云：

未遇王孫一飯難，書窗兀坐轉餘閒。玉成未解天工意，金盡何如壯士顏？

照西帝星窺漏屋，欺人冬雨鎖祥關。窮中最苦心中事，美玉形骸眼底間。

娘在房顰眉曰：「聞公情詞，鐵人垂淚。今妾家貫，惟明珠一粒，乃前夫埋藏，其價浩大。當今天下有眼無珠，故妾重身中之珍，未曾向泥途而進璧。公宜偕往，妾爲相調，以爲阿堵之用。」於是二人同就古螺，住於旁邑，暗乘月夜，徑往山顛。娘指曰：「是矣。」生乃掘深數尺，見小石巘岬，繼見一夜光珠。娘教生收之，填封如故。屆早，二人完璧歸玉乾陀寺，玩弄移時，無限珍重。娘忽謂生曰：「妾程途窮碌，身覺不快，公宜就席設壇，伏憑佛知，以解今年厄運。」生從之，娘案前平坐，頂禮割解三十六遍。忽微風入戶，有肅殺氣，娘自然仆倒，渾身勁直，如剛瘞之伏。生措手不及，藥石無功，其憐惜之意，穹壤間無餘地矣。他鄉旅次，無以爲計，權殯在瓊瑤外郭。此後人亡物在，旅思何堪；憐香惜玉，情狀可掬。嘗有詩以寫怨云：

其一

石上磨簪玉欲成，天邊殘月不勝情。佳人一別渾無夢，夜夜寒鐘落枕聲。

其二

慈航泛泛渡塵緣，恍入天台極樂天。極樂路窮仙子去，惟餘殘粉浣塵氈。

其三

寶婺星沉月色暝，書窗寂寞杜鵑更。幽情最苦臨□景〔三〕，默默無言訂後生。

其四

契闊原來只是緣，不於佛也不於天。我生爾死乾坤在，寄問何人是續弦？

時生獨處書房，愈覺冷淡。收拾書詞文苑，反覆瓊瑠所得明珠，未忍發賣。情於鍾處，度日如年，擡頭歲律二灰，備嘗盡雪月風花苦味。歲暮，生采辦酒殽，再就瓊瑠一奠。乃遵國俗，收骨回貫改厝，以盡其義。意出最奇，掘塚間了無所見，櫬封如故，沒皆劫灰，惟見七星板上題四句云：

北岸南城合作容，從頭吩咐水流東。身前玉女誰能會？離合瓊卮總是空。

生吃驚吃異，糊思忖曰：「我前所遇者，天上之玉女也。恨其薄福，到底成空。猶可疑者，玉女乃天上之仙，安有此地之玉？螺城不遠，我當到處一詢，或者知其原脚。」會重光南幸，北地阻兵，事遂不果。乃回家貫，兀坐凝神，半枕塵氈，未忍他適。日常閱吟娘遺稿，窮思留神，凡其用意詩章，茫然不能解。猶念仙家秘訣，隨化隨生，月夕霜晨，懸望其再至。虔請咒度，誦《陀彌經》、《接引經》，然捉影捕風，了無證驗。因嘆曰：「當初枕席，夫豈無緣，何啻一番傳信？」因吟云：

銀河東轉日斜西，客思難禁五夜雞。色暗秦雲從處望，魂消楚峽夢更迷。

他生何必香根在，終日那堪燕子啼。欲喚檢書憑一問，人間寧有假夫妻？

又云：

櫃玉珍信久漆膠，咄嗟何忍倏輕拋。畫眉風□留塵鏡〔三〕，結髮山河付夢刀。

佛道玄靈還是幻，仙鄉縹渺仰彌高。三千眼界成花錄，欲抹晴光蘸碧桃。

詩了長吟，終付之未如之何也已。

時明人據我土地，貪求無厭，採玉掏金。聞玉山地產生珠，令人余土懇切，學上聲，水推物也。采，並催入水，通霄乙了，鄭重也。手爲皺音透。縮。間有瑞英人陶琢，是亦丰姿客也，因事經過地面。明人疑其村人，催來取蚌。言語不通，勢終無奈，只得與民採取。琢余下仿一丈，忽見豁開水路，路前有女童導引，坦步而行。琢步躊躇，然身在水鄉，勢難再反。里許，近望宮庭一簇，水晶作壁，金玉妝門。女童先稟，俄引琢深入。重門玉宸，前有仙娘端坐。琢舞拜成禮。賜坐。仙娘曰：「卿歸瑞英，途過瓊瑰，妾聊寄片詞，探問王學生家事。」琢不知意思，對曰：「王生與我義屬同窗，然塵寰海底，路隔幽明，柳毅傳書，不審如何報曉？敢請尊名貴幹，何憚一行。」娘曰：「妾乃媚珠，前安陽王媳也。幽沉冤屈，恨氣難消。日因高僧法解，幽魂發越，幻化真身。曩因王子孤窮，盜乞天庭，暫救此生之貧窶。然既與周旋，情鍾難解，是空詩句，妾已告之。誰知迷昧塵心，凡播之詩詞，未見得輪回之理。煩卿報告，厚意不忘。」琢復問曰：「某粗通國史，仙娘前嫁仲氏，繼爲金龍所賣，略領本意，今乃獨能於斯，做主何事也？」娘顰眉如不忍言者，徐答曰：「前夫君行過詭，心屬無君，皇天累摘塵寰，前程屯蹇。至如青江使者，妾已訟之天庭，經判一言倉卒，是否不明，付化工消鑠本形，堆成金龍山，受人殘踏。三千年後，桑田滄海，復合前身。妾爲人所詐，不涉怙終，時進權管珠神，以表潔白。直待前夫摘滿，擅懺粘香，此時再冊宇宙，非卿所知也。」琢將又問，娘遮曰：「妾之身，具在前編。歸語王郎，天機勿洩露。」仍命小童取小珠十粒付琢，

以供盤費。玉紙書數十字，納一玉甕，封誌授之曰：「非王郎之手，不須啓也。」命童送琢出水。約數里，琢曰：「去路近，何來路遠也？」童曰：「卿持寶信，當避明賊。」到岸，童別，琢反覆。琢如夢始覺，良久詳認，乃海遼界畔。琢喜，取路歸貫，馳報王郎，具陳顛末。王初不信，及出玉甕家貫，琢視玉試之，皆不能啓。王生坐夜深，屏人著手便開。見中有玉紙一張，題云：

當日遭逢妾與君，分明端的是前因。夫妻結髮都成幻，生死從頭總未真。

愛玉餘情終報玉，後身靜念醒前身。休將癡想吟愁苦，玉母蟠桃看未真。

讀訖細認字迹，長嘆一聲，醒了前頭事事，始信陶琢使報的娘信也。因猛想娘舟中之歌，及諸言詞吟咏之間，多出娘之本意，與前史之所記暗之吻合。其木板所題云：「比岸南城」，而曰「水流東」，蓋娘亡於義安東城，葬於京北東岸，乃合而變成容儀也。「身前玉女」，乃「珠」字從「玉」；「媚」字從「女」，前身名媚珠。繳結曰「離合瓊卮總是空」，蓋合我於瓊瑰，離我於瓊瑠，皆非身也，化也。

自此愁心頓釋，乃發賣明珠於胡人，價值數十萬，家成巨富。後因感媚娘之事，就古螺一訪。奈殘碑漫沒，故老凋零，往來旬日，求得說話資緣，入高僧寺。纔到三關外，仰見四絕題，乃娘手筆，吟咏移時。笑曰：「此媚娘留教我也。」因就僧房，問其緣故。僧曰：「往年有靜女，自稱東城人，來斯求懺，辭出，有詞於此。」乃出娘疏文，生讀之有曰：

伏以瑞藹當筵，發十二弘深之苦海，慈雲在望，熱三千叩禱之心香。靜景非遙，靈臺在仰。念妾折簪殘質，瑕璧留塵，拋球忽落蜀山，墜玉空悲秦女。帳悅朱樓此度，赤繩紅葉訂因緣，霜凝白刃誰教，朱錦青袍關氣數。天籟觸知能而永慨，佛劫隨雲水以長流。堦莢換堯，征邁光陰催歲

矢；江花哭宋，徘徊風景拂心旌。夢中田海，寧忍忘情；鏡裏鳳鸞，未酬夙願。產彩埋光幾度？幽懷誰對砒砑言？琢成磨潤有孚，靜土全憑金玉相；冀達寸誠之懇疑，謹憑五分之氤氲。萬里千尺溟茫，苦海愛河蒙未悟；十地九天透徹，善根因果折由來。玉枝洒落洗冤愆，鐵樹吐花長發越。色相玄之自在，安排濟筏渡塵寰；金聲問之遙聞，喚醒迷衢登覺路。景仰慧光有眼，尚作鎔冶此身；伏願俯監丹忱，仰憑洪造。

第一拜懺

瓊筵陪桃主，報憐香惜玉之初心。

第二拜懺

銀漢度牛郎，訂映燭值金之盛會。

第三拜懺

水玉無根之恨，雲遙極樂古今童。

第四拜懺

王羊再合之緣，蒂結同心天地老。

第五拜懺

水潔渾無浼，洞明照有常。好新憑一理，依舊整三綱。坎流艮止，萬古山河。復長姤消，三生香火。妾素含丹皎，白對玄黃。冒璃陞以璣陳，仰流宮之寶座。惇惇悃悃，謹上疏以聞。

生讀訖，不覺墜淚。僧問之曰，生乃歷敘遇合別離幻化之事。僧童曰：「誦泉隄地，吾故知妖，不覺乃

能如是。」生因問曰：「某平生師從孔氏，舍其怪而存其神。上人貫通九教，透見三途，媚娘幻化之事，可得聞教？」僧曰：「人之本質，陰陽全體，天地合形。氣之聚也，則舉動而有生；氣之散也，則泯然而解脫。然或冤愆鬱結，則清通磅礴，升降不消。歲久年深，變幻妖怪。故《彌陀》一咒，能消億萬之冤；天說一經，能救輪迴之理。媚娘以無辜之女，沙頭一語，鬱結彌深。雖精血可化於珠，而魂魄猶藏窀穸。自其得山壇之祈願，即幽魂從此以超升。有乾陀法水之清涼，即幻身從此而脫化。至於妖魔話本，自不勝言。」生合手曰：「謹受教。」乃懇僧歷覽古迹。至山顛，問曰：「此名何堆？」僧曰：「相傳媚珠故墓。」生暗想掘玉之時，私念曰：「《撫怪》云：『媚娘形骸，變成珠玉。』信哉！」乃卜地起廟，以表其情。後生娶陶琢之妹，子孫蕃衍。田園樂地，歲月閑天，或者疑其為仲始身後焉。

【校勘記】

〔一〕「路左笈驢□李固」，「驢」下原脫一字，據詩律補以空格。

〔二〕「幽情最苦臨□景」，「臨」下原脫一字，據詩律補以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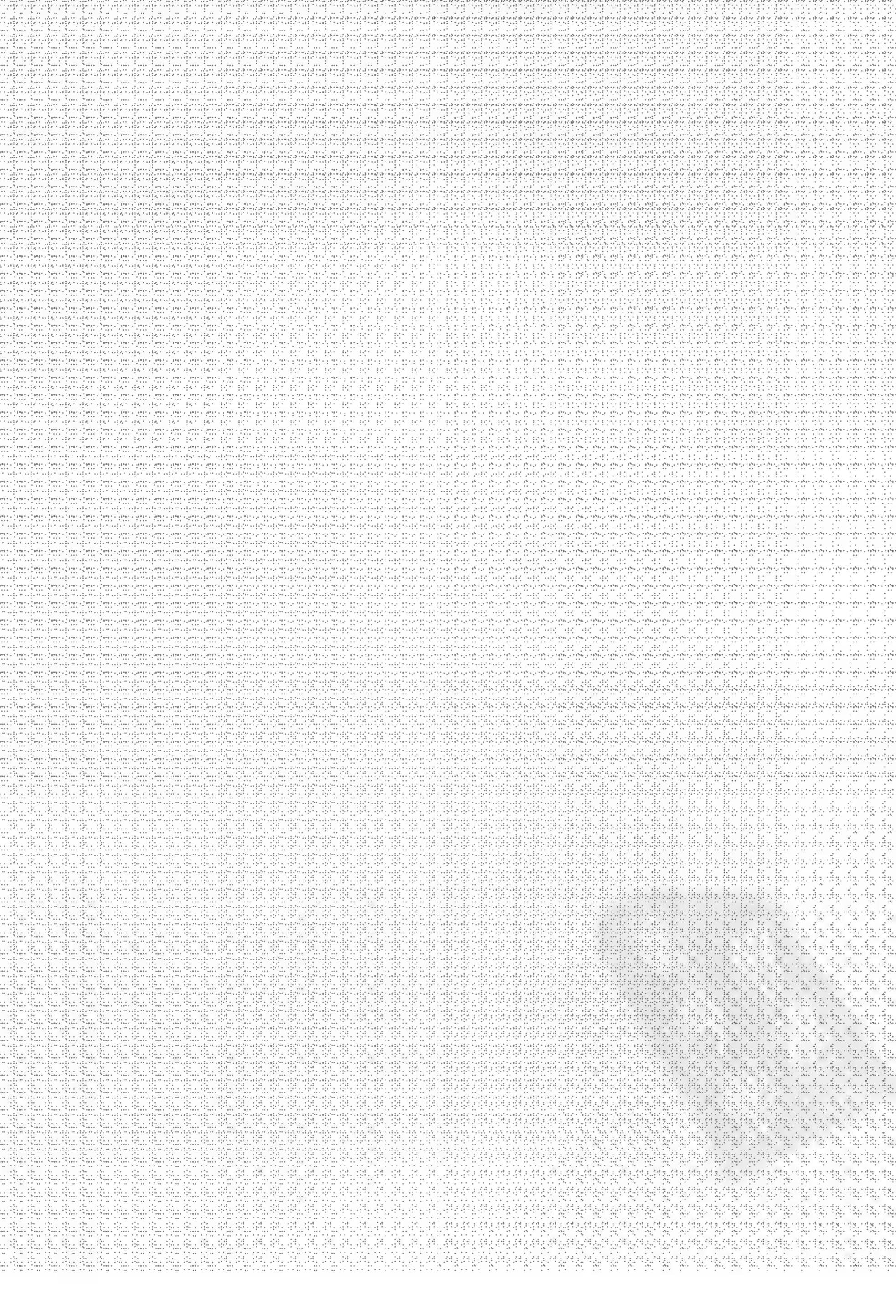
〔三〕「畫眉風□留塵鏡」，「風」下原脫一字，據詩律補以空格。

佚名撰

同窗記

陳慶浩◎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同窗記》，不題撰人及時代。今知見抄本一種，附載於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金雲翹錄》（編號R. 422）之後，計13葉。頁面尺寸為24×16公分。每半葉10行，每行22至28字不等，多為25字左右。字體工整。無序跋，不編頁次。有硃筆圈點。

《同窗記》為我們最近新發現的越南漢文小說，未見著錄，為孤本。自書中反映的社會氣氛及所記科舉情況，似應創作於法國殖民之前。而《金雲翹錄》扉頁題「戊戌夏阮庭仲子書錄」，據《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書目》（吳德壽主編，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2004年版，第194頁），斷為成泰十年（1898）。而其扉頁前有他人涂鴉作「啟定五年五月拾捌日」（1920），則《金雲翹錄》及本書的抄寫時代當在1898至1920年之間。

本書寫才子陳學士字景雲與阮良能字章臺俱受業於無名處士，為摯友，時相唱和。阮生得家信令歸，赴省應試，兩人作詞相別。後阮生落第，再會陳生，告其赴省時遇一女相交事。兩人又約同遊，所經

處皆有詩詞唱和。一日經長安，與里中豪長二女嬌容、嬌娘通情，其父母亦許以婚嫁。乃約以登第後迎娶，二女亦作詩詞送別。及後二人往來唱和不絕，阮生且作順逆調二首。先是阮生已聘同里范芳徽爲妻，至此陳生又奉母命與娶同里楊碧桃完婚。後二人又同去慶隆府胡榜眼處就學，其才學壓倒同儕五百人。省試時阮得首選，陳生次之。榮回後同日迎娶嬌容嬌娘。後俱赴會試，章臺登進士第，歷仕至太師平章。景雲先下第，苦讀二年終中進士，時年二十四歲。一歲仕至太師兼左右丞相。居官五載餘，以養親先致仕。阮公亦上表辭職得准。二人得同遊至老。

因無他本可校，本次整理徑據越南國家圖書館抄本圖片打印逐錄，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張興成、孫菊園先後覆讀了校樣。

茲者：聖朝御曆，國祚登昌，承平日久，南山煙秀，花衢四顧。回首皆墨客連輝，柳陌千重；舉目總文人接武，吾州文物不減於天朝矣。時陳學士，自稱爲景雲先生；阮良能，自稱爲章臺先生，均有步玉登金之志，看花折桂之才，每以才名自負，相謂烏臺青鎖，豈無金馬玉堂耶！遂與結膠漆誼，俱受業於無名處士。時場中角手百餘人，因得咨其學力焉。一日，阮謂陳曰：「我今學海同舟，文峯共陟，金蘭志契，水淡情親，古稱陳雷，今則陳阮矣，可無以記其事乎？」是日共席坐，交棋對飲，共叙寒暄。酒至半醉，情興方濃，景雲先題一律云：

易金詩木問芳音，今日萍蓬寫我心。幾度尋花同入院，數番執筆共長吟。

朝雲暮雨芳心鬱，酒聖詩神樂思深。蘭秀菊芳催雅興，陳雷好誼古而今。

章臺曰：「可愛佳辭，吾當和筆。」乃占一律云：

雲窗會遇是知音，一旦相逢萬古心。王柳陸梅相折贈，暮雲春樹共成吟。

夜長夜短芳情結，年去年來友誼深。卻說陳雷膠漆誼，一般深義古還今。

題畢，因各醉，共枕而卧。景雲謂章臺曰：「今夜金風送爽，秋月揚輝，正吾行樂之景也。」章臺

曰：「不難。」因執筆請題。景雲以「秋月」命題，章臺一揮而就。題云：

往復都從造化鈎，寒光分卻十分春。桃花半逐青皇駕，桂影高懸赤兔輪。

花草一天還似錦，關山萬里瑩無塵。人心那個昭如許？五夜何愁寸點雲。

景雲曰：「兄可謂英雄妙手，若不即答，必答笑我無能。」

乃賦其詞云：

涼回一氣轉洪鈞，玩月今宵無限春。朗逐玄霜飛寶扇，光籠寒水印娥輪。餘輝打盡千山暗，爽氣清消萬頃塵。影落樑頭魂夢醒，徘徊暮雨與朝雲。

時或談笑，或歌吟，不覺已五更漏滿，俱擁衣急起。陳辭歸，阮臨歧拜別。

數月後，景雲持一梅枝至，謂章臺：「聊贈江南一枝。」阮曰：「多謝，多謝。」因相邀，還家對飲。酒畢，共賦梅一律，用堯夫格。阮生吟曰：

隴頭先放一枝春，占得清香最可人。蕊薦微香冰骨格，枝橫疏節玉精神。

西湖月瑩挑寒雪，東閣風來逐暗塵。直向竹松相做伴，隴頭先放一枝春。

陳生吟曰：

一番春到一番春，風味曾供宋賦人。皜皜冰姿冰骨格，輕輕玉蕊玉精神。

窗前明月還生色，門外清風不染塵。聊贈於今勞遠涉，一番春到一番春。

正談笑間，忽阮生家信報歸，赴省應試。生雖切感友誼，然功名之際，自古難逢，不得已，整飭行裝，臨程相別。且行且顧，躊躇不能捨。按章臺於回鞭之日，景雲有情詞一幅，及五言詩一絕餞之。其詞曰（二）：

一身事業，萬古榮花；莫戀未伸之誼，枉虛自勉之功。青燈已遂三餘，十載之工夫到底；桃浪勉登三級，一生之志願獲償。

因復聯以詩云：

欲別猶未別，向你渾難說。願步入蟾宮，桂枝雙手掇。

阮生亦有一情詞以答之云：

雨驟風馳促去春，有情人憶有情人。此回若遂功名志，一片鐘情日日新。

相別之後，其悽慘之情，悽然可掬。生自往於省，溫習經史，屆期入試，然其戀友之心，未嘗少置。而陳景雲亦於朝夕之間，臨風對月，觸景興懷，不能盡述其勤渠之念也。

生以三期試畢，放榜之後，名遺第外，而略不以介意。遣童持書回家問安，而復駕爲南城之遊。既至，見景雲已於道上迎接，相對極歡。因携至住所。陳生質其中落，阮生一一告其詳。景雲因戲一律云：

在昔曾居魁傑榜，於今翻作外函文。豈因漏促吟無鬼，抑亦題難筆不神？

是夕，相携至東家，共叙其渴望之情。阮生或中夜長呼，陳因慰之曰：「功名有分，何必介懷？」阮生曰：「原來赴省之日，有一甚麼事，好笑。」景雲曰：「吾兄做得如何好事？」願聞。」阮生曰：「經過一處，不知是何鄉風景者，有一個青嬌，年方登於二九，忽見我顧，謂其侍婢曰：『良人至矣，當回整筵恭喜。』吾停眸視之，則千嬌百媚，光彩動人，頗有留戀之情云。迄夕，遂即其東鄰寓焉。逮夜更深人靜，月淡星稀，我於東窗下，因撫胡琴，作『求凰』之曲。俄聞窗外足音，自遠漸近。乍投琴就之，即彼矣。延入相待甚歡。交會間，一如狂蜂采花，一如新花向蝶，不覺樂甚。因占『一剪梅』律^四，以記其樂云：

今如何夕偶相逢，一夕相逢，一夜相通。芳容相對五更風，夢到巫峰，夢會巫峯。素娥今日到蟾宮，共宿東窗，共卧東窗，纔逢到別便匆匆，空憶嬌容，乍憶嬌容。

夜五更末，急起爲別。好漢語之曰：「君他日有青雲之信，當與妾一會。」今日名落孫山之外，不敢與彼相見，故憶嘆耳。」景雲曰：「愛哉，如許佳人，宜君之長嘆。」因偶題一絕云：

露露半枕月三更，半爲功名半爲情。寄語秦娥何處在？空教五夜夢魂驚。

吟罷，景雲從容言於章臺曰：「秋闈過了〔五〕，歲聿其暮矣。吾將少緩書燈，相與遍求佳景，歷涉芳洲，以終其暇日。可乎？」章臺曰：「及時行樂，遊玩何妨。」

次日各整飭就程，且行且吟。陳景雲吟曰：

江湖佳趣趣無邊，樂我閑天別有天。半枕乾坤拋俗野，一壺世界迴塵緣。
滿腔風月怡神耳，顧目江山適性然。名分個中無限樂，閑來無事小神仙。

阮亦吟云：

名利何干半枕邊，偷閑別有一般天。漫將風月拋塵慮，直把煙霞訂好緣。
身歷芳洲心爽若，迹纏佳景思悠然。時人幾識予心樂，陸地怡閑陸地仙。

相與馳聘優遊，縱覓他鄉風景。凡遇山奇水秀，古寺樓臺，無不觸景頭吟，互相對答。一日，過一處，處有山，山有古寺，寺邊有一石泉湧出。阮見，謂陳曰：「佳哉，好底山水，盍爲賦一律乎？」

陳聽命〔六〕，題一首云：

樓臺一簇聳山巔，忽訝蓬萊咫尺天。洞裏金身妝赤色，巖肩石乳滴青泉。
僧敲鼓響催仙夢，風遞鐘聲到客船。借問此中誰做主？相傳採藥古神仙。

阮生題云：

巍巍碧嶺雪繽紛，一簇樓臺在半雲。淨境易媒天上客，清泉洗却世間塵。鼓聲近接遊魂醒，鐘響遙聆客夢頻。寄語路旁風月客，盍將佳景共尋春。

題畢，忻然而出。

時日已含光，共赴東廂，見一座道館。急進至東房，有一道僧見之，下階迎接。既入，分賓主而坐。道人曰：「敢問尊人何處？」高姓大名？因甚到此？」各徐答曰：「陳、阮姓，字景雲、章臺。緣尋芳過步，願留一宿，何如？」道人曰：「久聞二貴才名，今日得見，天也。」因獻芙蕾，繼獻以茶。茶了，繼進齋飯。致詞曰：「仰二尊人偶臨庵舍，下情不勝瞻仰，今居齋境，禮物從宜，幸蒙垂照。」生曰：「今日幸遇大菩提，孔幸孔幸。」吃齋了，道人從容進曰：「二台海內才名，今既辱臨庵舍，乞賜一佳句，庶得陋屋生輝，亦遭逢中一幸也。」生聽了，因援筆着一絕云：

學海波澄慧日光，一臨梵宇一東庠。今朝相餞隨相別，僧儼金蓮士玉堂。

次日，二生致謝而返。僧亦厚禮相答。

一日，經過長安市。天氣黃昏，因即市舍投宿。至次日，共即市觀看。忽見兩個嬌姐，立於東廂下。遙望二生，相掩面而笑。阮生謂陳生曰：「此女用情挑我，若不即問，彼必笑我無知。」因就問之曰：「姐姐何緣好笑？」姐姐曰：「欲笑即笑耳，哥哥何須詰問？」生曰：「欲問即問耳，吾豈不解人意。」因相笑而別。阮謂陳曰：「細察姐姐甚有好事意，於你何如？」陳曰：「任生圖之，若不果諧，亦當作一笑柄耳，庶免空行空返。」言了，潛睨姐姐回迹，步隨之。既得其詳，因歸於鄰家投寓，具將其事對觀主說〔七〕。觀主曰：「他係是里中豪長之女，未曾受聘，知客何由？識得詳盡？」生具以實告。豈意他與

那姐姐，頗有親屬之情。正談笑間，忽見那姐來叩曰：「大叔家今宵做何等事？有那兩個書生，於何相識？」觀主曰〔八〕：「他是旅客，因步到此，吾看你心，不甚無意於書生矣。」女急曰生微笑。頃間，姐姐回，各於東西兩房，整頓衾幃枕席。却說那二姐家世居要地，其父人稱為相公，家資甚殷，年逾五十，早生二女，次生一男，甚鍾愛之。因於院左別作一院，名曰蓮花院，處二女於中。每姐各有侍婢器具。是夕，各延兩生至，吃西時飯〔九〕。飯了，繼以茶。茶了，因共枕而卧，共叙情緒，不覺情興方濃，遂做風雲狀。戰休，題詩以記其樂云。阮章臺題云：

千里相逢係有緣，洞房別有一般天。雙雙好做黃鶯友，去去休憑青鳥箋。

漁父今朝還到洞，劉郎此度再登仙。求凰不貫相如曲，千里相逢係有緣。

陳景雲云：

人遙千里偶相逢，轉眼相思一夜通。一枕秀容妝秀態，滿衾春色笑東風。

芳姿綽約芳心動，玉露霏微玉面紅。此度尋花真樂趣，雙雙仙侶醉花叢。

五更末，擁衣俱起，欲別則又躊躇不能相捨。逮旦，為家人所覺。二姐以事出不允，自為訴於母曰：「妾姊妹昨見兩個書生，不覺神飄魂蕩，幾於喪身，自非宿分安排，係是有緣前定，今日偶成底事，罪當萬死。仰慈量見容。」其母恐玷閨教，因誘於公。公允之。至院，見兩生豐姿綽約，眉秀目清，類燕人物。公悅之，問曰：「要你是何家貴子？」忽對曰：「俱是探花郎耳。」公怪之，叩其故。曰：「不是探花郎，緣何赴蓮花院？」公器其言，笑曰：「探花郎，探花郎，盍亦為俗者做一詩乎？」應曰：「受教」。相執筆請題。公即指「素女繪」及屏上寫「竹鶯」命題。雙掇筆，一揮而就。其一《題素女繪》云：

這般尤物假難描，對看嬋娟價獨高。樣做青春妝百媚，質凝秋水弄千嬌。向人欲說渾難說，開口如嘲却不嘲。幾得真容如許媚？閑低玉帳伴良宵。

其二：《題屏上寫竹鶯》云：

蕭疏綠竹止黃鸝，故向枝頭未向飛。擘透涼風毛欲動，屏敲古韻口如啼。撩人如促纏綿念，留客翻成契闊思。自是傍牆飛不到，不然直向上林棲。

相公覽之，每誦一句，必曰：「奇才，奇才！誠所謂文翰妙手，筆陣佳章，國中之墨客才花，亦多讓也。」因叩其姓名貫址，則相對微笑。已而延至家堂，交杯對飲。是飲也，尊堂主席，文士當筵，花童風動，掌上生輝。酒淡香飄，座前宴笑，微醺而逸興遄飛，醉後而詩神增色。兩生因題折柳詞以奉云：

佳景軒前不捲簾，景幽然。阮

嬌紅嫩綠着鮮妍，色連天。陳

日向花前誰是伴？秀嬋娟。阮

對花酌酒樂無邊，小神仙。陳

公覽之曰：「字字鮮妍，聲聲響亮，真才貌兩全也。」陰有東牀之願。遂與夫人商量。夫人允可，然猶嫌其遙遠，頗疑兩生已配，以告二姐。二姐曰：「妾姊妹生長名門，深居邃閨，今業與生有債，死則已，生則決不着主衣裳，向他人做風花樣也。惟雙慈見諒。」父母無奈，乃許之。

却說阮生同里長者姓范者有女名芳徽，亦甚有艷質，阮生悅其姿色，因告於父母，而納聘焉。及是，遂欲了然後報家眷知。以告陳生，陳生曰：「不如待成名之後，告於父母而娶之，不亦善乎？」阮生難

之。陳生曰：「來科我等取進士，殆拾芥耳。若功成名遂，何難之有？」阮生然之。明日入謝。相公曰：「老夫幸得二姐，長曰嬌容，次曰嬌娘，年垂笄齡（二〇）。今日托於二郎，不啻如楊柳之流蔭於金園，蓮荷之蟠芳於玉井，則有迓條風而舒眼，凌綠浪以鋪妍，幸二尊見愛。」二生謝曰：「卑等猥以凡宗，獲聯花族，不勝忻幸矣。顧念四方弧矢，男子初心，宇宙和平，吾人分事。願早登三級之門，然後訂霓裳之約，則幸又幸矣。」二姐徐徐進曰：「丈夫以功名爲志，妾等誠不敢久戀芳情，而重違其願也。」公喜，因泛觴與生爲約。次日兩生辭飯，公厚贈之。二女各遺己物以爲質，作詩以餞之。其一餞阮生，則《西江月》格，嬌容手筆也：

天台客，逢遊客。章臺人，送情人。殷勤謝底思殷勤，確把芳心休放，永對天長地久，羞言暮晉朝秦，別君此去剩思君，一段芳靈戰悶。

其《一剪梅》詞，則嬌娘之送景雲也：

舉目歸鞍淚暗垂，方與君期，忽別君歸。一朝花草暫分歧，月下相思，花下相思。愁聚眉

峰蹙五眉，鸞自孤棲，鳳自孤飛。問君此別幾多時？再合佳期，再會佳期。

又七言一律云：

昨夜東風透絳帳，悠悠此度送君歸。滿身香汗羅裳濕，一點芳靈玉伴知。

塞外鵑聲啼客去，軒前雁信爲誰飛？情中宛轉如心索，一日思君十二時。

兩生登程，悠然得意，自謂塵囂有路可登仙，而親愛之情愈於昔日矣。

是日還到停所，留得一月許。時已十二月中，葭飛灰而春溫始孕，梅占榜而光景迎春，舊歲將周，新

年在邇。阮生親詣陳所，共圖明年計。逮天氣黃昏，點燈共叙悲歡聚散之懷。景雲曰：「兄思兄之情人乎？」曰：「思甚，思甚。」因各笑。已而就眠，共枕而卧。一點燈夜永，雪月和梅影以斜穿，殘夢雨聲中，霜風間竹聲而迭送。相宛轉不寐，因起秉燭索書，共於東窗觀看。覽至《長相思記》，阮生喟然嘆曰：「開時便有斷腸人，吾今蕩了心神矣。」乃占一律名《同相思》：

花有香，月有陰，花影重重月影沉，相思只浪吟。愁難禁，恨難禁，一般愁恨一般心，爲我道知音。

寫畢，景雲覽之曰：「何其不約而合耶！某自往日製《憶秦娥》詞韻，亦如之。第二句意亦相似。」章臺曰：「願聞。」景雲乃口誦曰：

憶知音，憶知音，無語只狂吟。暮煙慘淡，鄭重情深。厭看野鳥啼陰，秦風楚雨倍傷心。愁也難禁，恨也難禁。

讀了，夜已四更半，不復就寢，相與咏吟。景雲曰：「某常愛順逆吟調，而未常着筆，不覺作得否乎？然亦甚難。」章臺曰：「作一得二，難則難矣，而難易由人耳。你今看我作。然何以爲題？」景雲曰：「願得『冬月』。」阮執筆一就順逆成二首。其辭云：

清清夜氣曠雲收，耿耿長空灝氣浮。晴弄竹霜橫竹院，影妝梅雪照梅樓。
玲瓏彙出山容笑，爽朗光開海色幽。明月炤燈寒夜永，更深對月夜同孤。

題畢，相與談笑。片時，不覺東方已日。阮生辭別。後數日，各整飭行還鄉。回鞭之日，互送以詩云：

關山萬里契相知，一旦親朋梓里歸。隴上花容愁容去，樑頭月色爲誰輝？雲馳柳陌金鞍趁，風送花衢玉步移。舉目岩邊梅蕊綻，問君後會幾多時！

又

握手多年絳帳陪，悠悠此度送君回。柳衢隱隱歸程遠，槐步輕輕梓里催。夜夜索纏梁月夢，朝朝悵望隴頭梅。此回相餞還相別，共約梅村玉蕊開。

相別之後，其注念之情，何能盡述！

景雲還家，則念友之情，戀花之思，交迫於中矣。一日朝起，忽聽東牆鳴鳥，慨然寓一首云：

十思良友九思情，一枕囂囂月五更。院裏愁瞻花錦色，軒前悶聽鳥嚶聲。

窗斜雪月三更夢，夜對寒燈一點明。惆悵倚窗愁寂寂，十思良友九思情。

時同里中姓楊者有女名碧桃，年方半月，千彩千嬌，人以女中第一流許。爲人純淑。其母與陳氏夫人相善。夫人欲納聘焉。至是，謂生曰：「吾觀楊氏女德色兼優，亦不忝一世佳人也。汝今年垂長大，不可久乏藻蘋。吾以配汝。」生聽了愀然不樂，具將前事對老母說，且曰：「業已有盟，不可背也。」母曰：「吾察汝言，亦甚好事。但吾已與楊公有約，畢婚有日矣。諺言『捨近謀遠，何時當成？』吾終不若聽矣。」生以事出不允，欲從母命，則嫌壞了前盟；欲踐前言，又恐怒違母命。因復謀曰：「不如命卜之。」既而命卜之，兆得「歸妹」，生以事不可違。元旦後數日，策馬直抵阮生家，具告以事。阮生曰：「二姐與我有約，辭甚殷勤，決不移他人手。今事已如此，歸而圖之，庶免爲老親憂也。姑待秋闈中了，然後重訂舊盟，具以實告，彼必聽從。」陳生如言，赴家完婚事。星期之後，略不以房幃爲意，惟務以溫習而已。

及聞慶隆府有胡榜眼，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生即日入謝老母，並以家事委娘。然後及阮生登程。其母戒之以詩云：

聖朝天子重文章，孔戶程門富貴鄉。放浪休貪花酒鬼，一身事業萬年芳。

碧桃亦以臨歧送良人出。行程既遠，餞以詩而返。其辭曰：

一線春風透海棠，送君今日赴東庠。陽關到處程途遠，學海閑中日月長。

勉弩杏燈趨雪案，早登桃浪赴雲場。四方弧矢男兒債，一路功名萬古芳。

二生既到，及門拜謁。時場中角手者近五百人，有梁必達者，獨擅高名。先生每曰：「此生舉進士，特探囊取物耳。」及二生至，五期倒壓梁生。榜眼驚曰：「文章藻麗，噴玉吐珠；筆下凌雲騰雨，句成鬼泣神驚。他日奪蒙正之先籌，拾夏侯之地芥，吾於此子決之矣。」二生以是悠然自得，愈相親矣。坐則同窗，眠則同枕，凡臨花對月，未嘗不與之俱者。如此者幾半年間。時則菊開而風送吹金，梧落而月循流火，恩詔式頒，秋闈在邇。則有望侯門而進步，睇京國以問津。接步駢眉，皆步玉登金之客；騰衙驟轡，舉看花折桂之才。兩生抵家問安，然後訂期赴省。時梧葉黃飄，桂枝清徹，行步迎桐樹之風，香衢趨浪花之步。二生慨然共賦一絕云：

文士紛紛赴選場，文波揮洒墨花香。多年玉琢金鎚力，筆陣今分弱與強。

入場之日，第三期，二生幸得連區。場官命題，皆素所貫熟。阮生喜謂陳生曰：「今科首選，屬我無疑。」景雲曰：「蕭何第一，曹參次之。」因而各笑。時日方正午，景雲已寫至今文，自謂甚得力，只此句亦應中舉人。章臺見日未斜，叫陳生曰：「吾當換作今文。」則陳生已寫畢。因枕劄而卧，浪吟一律云：

十載攻書問學堂，今朝提卷赴雲場。今文寫了猶停午，長策編成未夕陽。
筆陣寫成花錦樣，硯波畫出玉珠章。今番喜着先人步，奚怕西岩日影藏。

放榜日，阮果得首選，陳生次之。榮回後數日，遣仆持書報信，期以某日赴約。相公聞之，舉家大喜。至日開筵，大設宴歌舞凡三日許。次日，阮陳入謝，具陳履歷，均請以同日納完娶禮。公與夫人許之。

是後俱赴會試。章臺後登進士第，歷仕至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每以澤民致主爲心。景雲深以舉不進士爲恨，歸家閉門謝客凡二年，日夜勤劬，朝夕策勵，用工百倍於未第之時。及會，又試，果中進士，又連登黃甲榜，時年二十四。南場文士，年少取危科，未有如生者。其友阮進士賀以詩云：

同榜同年同一家，喜公今又占高科。雲呈色五天門榜，浪跨登三日影斜。
殿上袞裳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皇都得意榮回後，錦上還添錦上花。
榮歸日，人多賀以詩，姑記其一二傳於世。

十載書燈少小勤，一朝事業億年春。禹門直誇三層浪，宋榜先呈五色雲。
名遂早酬弧矢志，榮回好着錦袍身。男兒了得功名債，天下稱奇第一人。
一代鴻儒蕊榜升，高科奪得獨公能。幾年霧隱南山豹，一旦雲搏北海鵬。
宋榜先得雲五見，禹門直跨浪三登。錦回鄉日人知貴，一甲名高駿譽騰。

又公有詩云：

十年燈火十年勤，剩喜文章可致身。寄語吾儒須貫肆，皇天不負讀書人。

居家凡六月餘，方奉旨回京。天子賜書褒美，乃賜以上馬看花三十六宮，寵幸無比。一歲中仕至太師兼左右丞相，追封衛國公。與阮進士俱爲本朝名臣。居官得五餘歲，後以養親乞致仕。阮公遇事敢言，不避貴幸，多爲權臣所憚。公私念曰：「自古人臣多貪權固寵，爲富貴所累。吾今宦成名立，位重權尊，可以退矣。」其夫人揣其意，從容進曰：「丈夫以富貴爲塵塗，視功名如脫屣，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惟公見諒，庶得保全功名，免爲讒鋒見忌也。」公即日啓奏九重，力辭去位。奏章凡百餘言，其中有曰：「臣幸際明時，獲逢盛會。丹墀射策，駕桃浪以登三，紫陞聯班，際龍光於第一。君民致澤，自愧無能；富貴功名，斯榮已足。願早希張子之閑踪，訪子陵之逸迹。」天子覽奏許之。

時公年未三十得歸，喜不自勝，浪吟一律云：

密接龍光歷幾年，退休今又覓岩泉。重携詩首供吟興，笑把春風伴醉眠。

喜帶春花開雨後，任他秋葉墜霜前。從今了却功名債，陸地怡閑陸地僊。

公歸日，其友陳公使仆持書來賀，書中有曰：

出處有二道，仕止各隨時。敬惟我友阮生，蘊櫃中之玉，懷席上之珍。方其出而仕也，黃閣風清，茂相臣之偉烈；錦堂日麗，高宦業之勳名。及其處而止也，等功名於物外塵囂，履旋其吉；頤性命於衡門茅屋，謙尊而光。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公之謂歟！

於是二公不復以仕宦爲志，往來交際，迭爲賓主，結髮同遊，一如平日。到老無有間言。

【校勘記】

- 〔一〕「其詞曰」，「詞」原作「祠」，據文意改。
- 〔二〕「吾兄做得如何好事」，「得」前原衍一「得」字，據文意刪。
- 〔三〕「乍投琴就之」，「乍」原作「怎」，據文意改。
- 〔四〕「因占《一剪梅》律」，「一剪梅」原乙作「剪梅一」，據文意改。
- 〔五〕「秋闈過了」，「闈」原作「圍」，據文意改，下同。
- 〔六〕「陳聽命」，「聽」原作「咱」，為越南俗體，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 〔七〕「具將其事對觀主說」，「其」原作「甚」，據文意改。
- 〔八〕觀主曰「觀」原作「館」，從上文改。
- 〔九〕「吃西時飯」，「時」原作「辰」，避越南阮朝翼宗阮維時之諱，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 〔一〇〕年垂笄齡「齡」原作「齡」，據文意改。

[General Information]
□□=□□□□□□□□ 4
□□=□□□□□□□□□□□□
□□=312
□□□=□□□□□□□□
□□□□=2010.12
SS□=12774217
DX□=000007658101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
Number=000007658101&d=09DFFA633B64975BC8341
C1196767166&fenlei=0904&sw=%D4%BD%C4%CF%BA%
BA%CE%C4%D0%A1%CB%B5%BC%AF%B3%C9

□ □
□ □
□ □
□ □
□ □